

小說新報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年第二期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小說新報 第四年 第二期 目錄

●面封

陳南慶女史花卉冊頁第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八。大。山。人。楹。聯。墨。蹟。

上。海。名。花。芙。蓉。小。影。

邊。壽。民。蘆。雁。冊。頁。第。二。幅。

上。海。名。花。陳。憶。甄。小。影。

上。海。名。花。吟。香。樓。小。影。

石。濤。和。尙。山。水。真。蹟。

岳。口。名。花。魯。桂。香。朱。玉。蘭。合。影。

天。門。名。花。李。小。娥。小。影。

石。濤。和。尙。花。卉。真。蹟。

蘇。州。名。花。花。麗。春。小。影。

寧。波。名。花。李。鳳。英。小。影。

●說滙

目 錄

近。史。人。女。蘇。秦。

清。代。匿。名。信。

哀。情。苦。力。之。情。史。

清。代。賊。道。員。

明。季。女。騎。將。

怪。說。異。手。

趣。情。霧。中。花。

軍。事。碧。玉。小。傳。

俠。情。啞。秀。才。

警。世。謀。及。婦。人。

社。會。稻。香。亭。

俠。義。何。伶。別。傳。

機。情。禪。房。僧。話。

哀。情。紅。顏。慘。劫。

小。說。情。無。邊。風。月。傳。以上短篇小說十四種

(指嚴)

(定夷)

(厘父)

(少芹)

(綺緣)

(瘦鷓)

(蒼然)

(明道)

(民哀)

(瘦梅)

(逸盒)

(歸雲)

(慶霖)

(瀟耶)

(雙熱)

偵探。恐怖。黨。
小說。靈河三影錄。
言情。好女兒。
寫情。新上海現形記。
社會。新上海現形記。
小說。新上海現形記。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談會

戊午隨筆

白雪紅梅館隨筆

鈿影釵光錄

憶紅樓漫錄

劍光軒零墨

豔藻

燕支詞

念奴曲

勸夫書

擬為某君復鬢雲女史書

諧藪

(瘦鷗)

(茗狂)

(爛柯)

(定夷)

(定夷)

(爛柯)

(廬父)

(綺緣)

(劍山)

(長木)

(寶甫)

(鬢雲)

(秋水)

禁煙節詔煙鬼文

戲為花神女夷討封家姨檄

懺淫文

同室操戈篇

戲測鼠疫治療法

滑稽新語七則

劇本

言凱旋

報餘

燃脂織錦

梔子同心圖續錄

方言新解

越諺解

鐘聲吟什

梯園詩鐘

燈市謎場

補白

文虎四十條

名不備載

(秋水)

(秋水)

(詩隱)

(東園)

(秋水)

(卓呆)

(葦園)

(二厂)

(子威)

(叔香)

畫集

花奴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宗 正 說 小

著 李

刊 合 種 十

元 四 價 定 刊 合 角 四 元 五 價 原

昆 陵 李 定 夷 先 生 著 等 身 名 滿 藝 林 每 出 一 書 閱 者 莫 不 以 先 觀 為 快 口 碑 載 道 衆 議 僉 同 盛 名 固 非 倖 享 也 以 前 出 版 之 書 歷 印 七 版 不 版 或 三 四 版 不 等 銷 行 之 廣 獨 步 坊 間 惟 以 出 版 有 先 後 本 式 頗 不 一 致 殊 非 尊 重 名 著 之 意 本 局 茲 擇 其 尤 佳 者 十 種 重 行 排 印 定 名 李 著 十 種 合 刊 海 內 人 士 凡 傾 倒 先 生 著 作 及 想 望 先 生 著 采 者 當 必 歡 迎 此 精 製 之 名 著 也

- | | | | | | | | | | |
|------|------|------|------|------|------|------|------|------|------|
| 第十種 | 第九種 | 第八種 | 第七種 | 第六種 | 第五種 | 第四種 | 第三種 | 第二種 | 第一種 |
| 茜窗淚影 | 寶玉怨 | 曇花影 | 雙縵記 | 遼西夢 | 紅粉劫 | 千金骨 | 鴛湖潮 | 同命鳥 | 伉儷福 |
| 原價六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四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以上十種原價共洋五元四角茲經重付梨棗格外廉售以公同好全書合裝一錦匣計凡十部定價七大洋四元七折發售可以視原價極廉謂廉極惟分售仍各照原價另書有舊版者書合刊者李著十種不能分售也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八大山人楹聯墨蹟

山

水

還

鄣

礙

圖

書

入

漢

朝

八大山人

印

印

影小蓉芙花名海上



67

邊壽民蘆鴈冊頁第二幅

淺水
平沙落
鴈聲
蕭蕭
秋已
斜曛
放
他空
淘盡
縵不
遣驚
雲
飛入
斷

葦間

壽民



上海名花陳憶甄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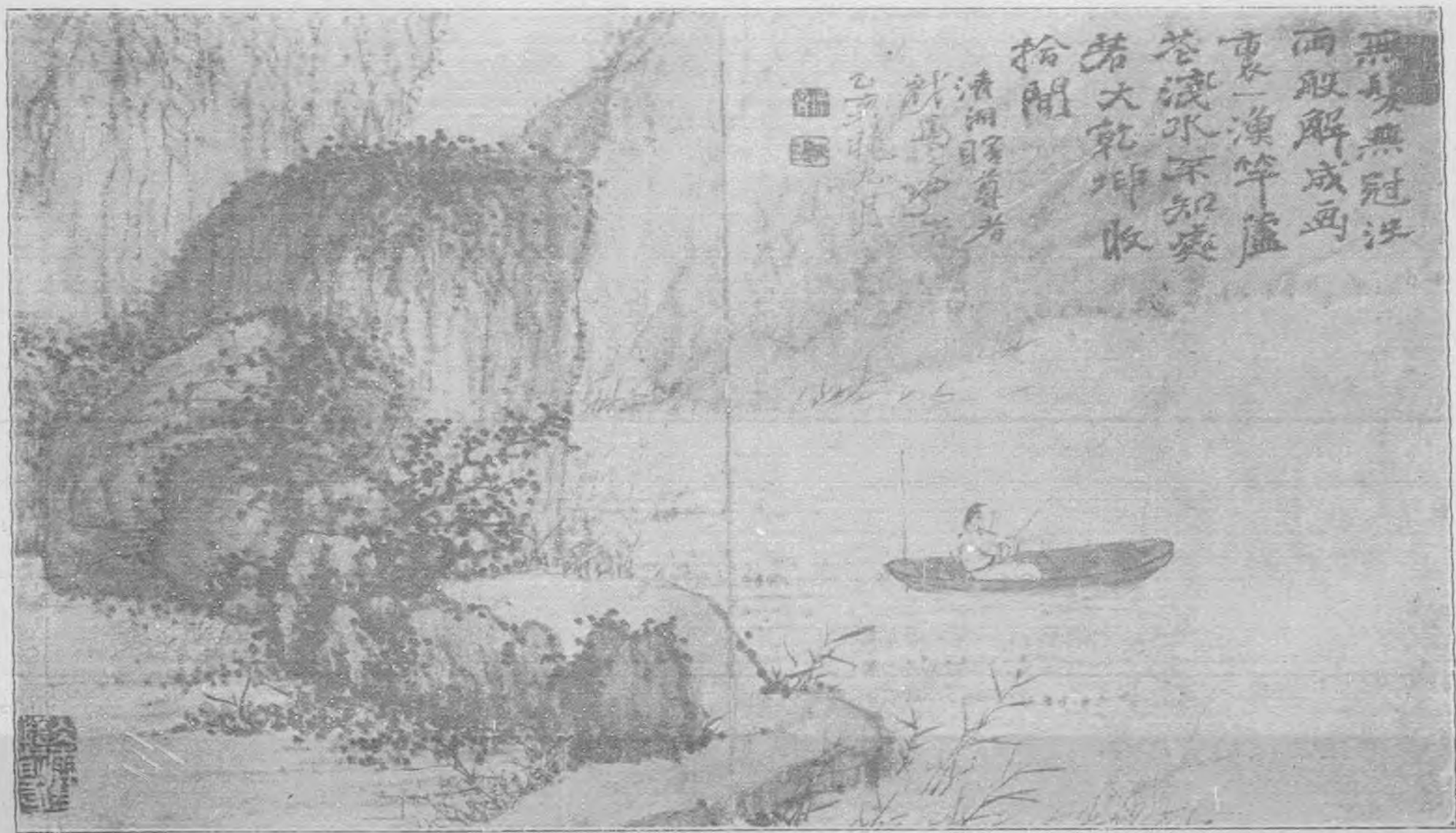


上海名花吟香樓小影



24

石濤和尚山水真蹟



藏珍氏同叔陸興吳

岳口名花朱玉蘭桂香合影



坐地者朱 坐石者魯

2.5

3.5



天門名花小李娥小影

5.5

石濤和尚花卉真蹟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蘇州名花花麗春小影



寧波名花李鳳英小影



說
滙

卷
奴
陸

奇書風行

家庭必備之書 閨房金鑑

業已再版

◎第一集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為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皆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莫大之責而為人母者實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為首集

◎第二集御夫術

貢少芹著

吾國夫婦道者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為男子所凌虐是集專述男子之心理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駕御之術亦因之而異

◎第三集行樂術

吳綺綠著

人生如朝露原貴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為窄尤不可不注意惜花愛月園亭之行樂也涉水登山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第四集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粧飾為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為文學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穠纖瘦肥皆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第五集理財術

吳綺綠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頗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為黃金勢力所佔有婦女寄男子離下事事仰給於人為至苦惱之事本集為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第六集爭寵術

呂紅俠著

女為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矯揉造作轉覺可憎故爭寵亦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寵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出版書籍首貴實用主義 閨房金鑑一書純

以適合婦女實用為宗旨男子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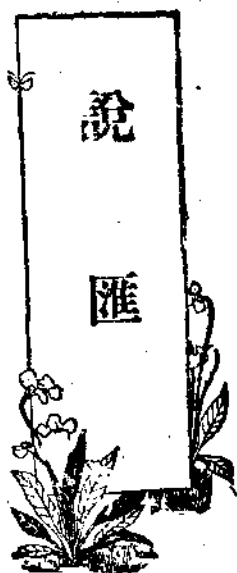
之可以稔婦女之種種功用尤有無限妙趣著

者皆知名之士以上六集 每集析為五六

編每編又分數十節總計三十萬言

分訂六厚冊定價大洋二元加送布製錦匣一只外部

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近世 女 蘇 秦

(指 嚴)

歲暮東裝南歸。出都門。登汽車。意灑然也。車客綦繁。爭擁一席地。羌無坐處。忽鄉人子招予以手。知必有佳境。從之。果得後轅一區。三五人蹲踞倚裝。免譁擠。宛然世外桃源矣。少頃。喘息定。菸茗相慰勞。因引起劇談。鄉人子曰。子知都門近日新發生之女蘇秦案乎。予謝不知。轉詢曰。政客中乃容女子露頭角耶。曰。唯唯。否否。不然。請進述之。厥事既豔且秘。而暗幕中饒有趣味。大足實子稗史中資料也。予笑諾。傾耳焉。宣南八埠中有高才倡者。與錢塘小小同宗。而肇錫嘉名。有靈均。紉蘭之志。即與某巨案有關之洪憲。偉人。曾擊之。偕游滬濱。宛如伉儷者也。倡既擅色藝。又盛名譽。高掌遠蹠。輒足傾倒。一時豪傑。凡都門顯要者。流罔不冠。蓋過從。渠乃出牢籠。百態亭毒。萬彙之手段。徐起而收。拾羣倫。幾莫敢脫。其窠臼則偉大之魔力。可想見矣。所舍曰松翠院。蘭閨繡闥。陳設華侈。衣服飲饌之費。月必逾千金。近侍婢媼。咸能以眉語。以目聽。當洪憲帝制議方熾。諸元勳策士會議。其幕中視為秘密機關。又若前朝之樞密院。軍機處焉。無以名之名之曰女魔王。其間招權納賄。汲引人物。不可縷指數。蘇固坦然視之。行所無事也。顧蘇以勾通貴人。故淹滯京師。所與游者皆鬚鬢多髯。或為肩火色。輩而顧影翩翩者。流懾於大人先生之威望。不敢

窺其室。况京師風氣。又不若海上。一隅之自由。可以招致御者。伶人而有之者也。蘇大以爲苦。聲言吾苟得抽身。必圖南矣。無何。洪憲敗。政局驟變。達官貴人多流轉。蘇處亦大改觀。始喟然歎曰。吾視彼等富貴。若敝屣耳。前後雖獲數萬金。揮斥殆盡。今而後。斬獲如意。郎君託以終身。則所願也。乃變綱羅爲物色。一日有年少客。過訪。丰儀都雅。而談吐性格。又復温存。蘇大悅。竭生平魔力。以羈縻之。客顛倒若喪魂。魄蘇徐審之。客乃蓮花六郎。後身而大行人之僚屬也。雖不齒於位。尊金多之數。而京曹清貴。裘馬輕肥。亦自可人所惜者。使君有婦。未知金釵畫屏。能否相容耳。既而往來。逐漸親密。熱度日增。一日。願銷金窟中。所耗正復不貲。雖蘇以愛張。故加意體卹。而奩中所積。帝制造孽。錢年來亦揮霍漸罄。張探知之。以互相體卹。不忍不勉力爲之。鋪張釵鈿脂粉。時有所點綴。而月二百金之俸。給往往不敷。於是稱貸以益。挪移以應。而箇中苦况。與温柔鄉之樂趣。相抵不足。以償矧值歲時。設宴施犒。動輒百金以上。而平日之歌筵博局。猶不在此例。張之困難。自在意計中。蘇之慧黠。寧不解此。因乘間謂張曰。妾爲君故而茹荼。自甘。君恆期期以爲不可。然自是日。卽涸轍亦豈妾之所能獨樂哉。無已。其爲弋人之慕乎。苟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此間得少佳趣。則於君無所不利。而妾之慾壑。旣滿。然後作菘菘計。乃長策也。君其有意乎。張聞言。嗒焉似有媿色。太息曰。堂堂七尺。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以對卿。且吾終不忍使卿自爲謀也。蘇喻其意。乃曰。妾心如皎日。願君勿疑。設有不信。第觀其後可耳。張唯唯。自是蘇皇皇若有所謀。其門前恒有貴人車馬。放汽聲鳴。鳴然而室中酒味燈光。頓增異彩。同院羣姬。嘖嘖羨曰。聞此客乃財神。第二固赫然高位者也。學貫中西。名播京外。彼蘇蘇者。居然獲得誠好身手哉。自是此貴人者。遂日爲蘇小鄉親。而蓮花六郎。則

惟蹈隙一來。

貴人既變蘇甚乃卜香巢於某秘密所自是不復高張豔幟一般漁郎無津可問相顧作陌上之蕭誰敢望入幕之鄰即貴人自命獨占春光金屋中穩貯阿嬌不許閒蜂蝶飛來探信可謂絕無疑義矣而無如蘇每晚必出則深夜始歸貴人或先至問所往則非手帕交之博局即某姨某媼借赴劇塲也貴人欲自挈之游戲輒謝以憊累十請始一應焉或貴人有事不及值宿室中喁喁唧唧若仍有相與爲偶者婢媼咸知之皆曰蓮花六郎實吾主人也而大官顯者則傀儡耳然貴人不知也一日貴人因赴某議會駕蒞中央公園甫入門彷彿見甬道旁綠陰花圃之際有麗人長身玉立倩影亭亭雖所相者背而衣飾神態宛然爲蘇對立者一少年丰致閒逸衣冠極合時宜瞥見貴人來若甚驚愕佯注視花朵以避日電之刺激貴人固識蓮花六郎者心知有異方欲迂道入花間窺察真相忽聞有人呼己某總……長乃足恭迓迎之某某部員也不得已稍假詞色部員捧夾而進周旋間亟顧目的地一對野鴛鴦已不知飛向何處去心甚懊喪怏怏如不願行部員疑語言不慎致忤貴人意倍極殷勤而不知貴人意別有屬也會事訖赴宴某所因借杯澆塊壘竟至酩酊疾驅至秘密外交室時逾三鼓蘇猶未歸婢媼多方掩飾貴人忿不可遏擲冠投器遷怒他人臧獲輩皇皇罔知所措正無奈間忽報女主歸矣貴人倚榻臥寂無聲瞠目向外視若急盼其人之入室者而女主殊遲遲蹀躞庭中喁喁若與人語久之始牽簾入雙頰酡然醉態可掬而益增其媚殊不遽願貴人貴人亦不問訊但注視其行動而已蘇徐解外衣置之桁上衣香拂拂過鼻觀釧影燈光相映射髮鑑眼波令人意也銷矣婢媼進盥具蘇不卽就洗從容攬取腰間荷囊出金

盒如桃啓其鑿。拈豈蕤若干粒。走近貴人前。以指塞貴人口。中貴人至此。意不自持。遽拔其腕。蘇瞋以白眼不笑也。復過奩。積前取玻璃瓶。諦視橄欖紺碧色。盈其中。乃於積底。出一翡翠盤。傾橄欖數十色。香可愛。持之置貴人榻旁。復不瞬而去。須臾。又一玉碟。盛黃橙金刀。已剖香液。淫如此者。數四。貴人乃不復能默。曰。爾蹀躞何勞也。盆中水已涼。盍且盥洗。蘇頓聲謂曰。吾憾不能每夕操勞也。今日非吾候。駕於公園者。恐又無福消此紆降矣。貴人愕然曰。爾乃往公園覓我耶。蘇歎曰。人家一寒士。攜所眷行花陰。雙雙軟語。意態纏綿。遇所心愛之物。則解囊立購也。妾望之殆若神仙。妾枉嫁貴人。僅爲一鑽石指環。乃於稠人廣衆中立。受索債之辱。幸而夫君至。竟漠然視同陌路人之幸。不幸其相越竟若此。語畢。目光晶瑩。似含泣。意貴人心大不忍。乃曰。吾不解爾何語。爾何嘗白我以故而屈怨我。何謂鑽石指環。何謂索債。蓋明以告我。蘇頻撼其首曰。何必饒舌。忤貴人雅興。貴人止之曰。勿爾第言之。蘇曰。爺不來此數日矣。未知何所眷而遺棄。若是今日。滿擬公園相見。一陳衷曲。而竟爲細人所阻。謂爺議國政。遂致有懷。莫訴。微爺來。妾乘醉。幾自殺矣。貴人下急頓足曰。吾欲聞逼債事。而子絮聒以亂之。何也。蘇曰。無他。前日妾允客轉售之鑽石指環。值三千金。爺來早了。此重公案矣。望眼欲穿。而約期難踐。今日冤家狹路。竟遭立索。妾生平未有此奇辱。不覺怨及爺。女流量窄。幸爺恕之。貴人怡然曰。爾欲金錢耳。胡不早言語。頃摸索衣囊中。取一紙裹若書函狀者。擲蘇懷中。曰。此摺本擬置卿處久矣。明日爾卽自往交通銀行。支付可也。蘇拾其物。伴嗔曰。何故惡作劇。累人奔馳第昇我銀券三千。寧非彼此方便。貴人笑曰。爾今日一鑽石指環耳。明日或復一金釧。後日或更一珠圈。我事大忙。索之不獲。行且怨我。予取予求。縱不瑕疵。亦復膩煩。已甚。得此

則爾可自由取攜癡妮子。乃不謝而讎我。何也。蘇笑曰。此所謂野人不識文繡也。雖然。此物代爺保存。亦妾之責。分應爾。貴人見其莊諧雜出。亦一笑置之。而於是隨意支金之憑證物。入蘇囊而不復出矣。是時貴人之疑雲毒霧。消釋已盡。仍與蘇歡若平生云。

花國春秋寒煥靡定。貴人初以疑蘇。故幾至決裂。而蘇以一席談反倍增。其眷戀固由蘇之操縱多術。而亦足見貴人之感情易變也。無何。貴人以廣事漁獵。故得某娼之殊色。更優於蘇。孽海波深。輒復滅頂。此間樂不思蜀。而蘇乃爲明日黃花。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貴人蹤跡漸疏。而蘇之怨懟亦日增矣。無何。蘇以事赴津。偶過某遊戲場。瞥見一汽車鳴鳴。來中有高坐者。儼然貴人。而其旁則靚妝豔冶。十六七許之女郎。固名妓某。蘇所素識者也。風馳電掣。一瞬即過。蘇在馬車中視之。頗真。而貴人得意忘言。似不甚注意。於是蘇知貴人之果有新寵矣。既歸。乃電召蓮花六郎。至與之約曰。今而後君即居此衣食供給於我可也。渠既厭故。喜新儂亦舍此圖他。而名義上不容不蓄養我。且有證物在我。但取之宮中而自足。與君優游娛樂。尙復何求。六郎曰。渠有責言。奈何。蘇曰。妾自有術。毋煩君。鰓鰓也。於是蘇乃出貴人所留之憑證書。令六郎填寫。且謂之曰。妾意每月支二千金。屆時煩君一行肆中。計員設有問。即以貴人面囑對之可也。六郎曰。憑證書固也。而填寫於下。無簽字姓名。鈐記則例不得支付。此手續有關。計將安出。蘇笑曰。吾知之。稔特尙未與君言及耳。曩日妾支三千金時。曾索渠鈐記。今固猶在。豈惡盒中也。昨渠遣人索取。妾以要物須請自取。拒之。渠竟以迷戀新人。故不復措意。今而後持此爲質。誓不復返矣。語次取盒授六郎。六郎啓視之曰。信乃壓朱泥而鈐之。欣然命駕去。不須臾。二千金攜以奉蘇。蘇乃具酒食。

相慰勞。六郎自是雙棲。蘇室舍到。署辦公。而外形影不離。愛情之篤。膠漆不足喻也。蘇所居。宜南名勝處。香車寶馬。輒與六郎比肩。而出壁人雙影。見者嘖嘖稱之。而亦竊議貴人之空花無賴。然民國以來。風氣丕變。此等事。司空見慣。亦復恬不為怪。轉譽蘇之能操縱貴人。贈以私號曰女蘇秦焉。

金錢魔力。足以傾倒美人。而有時反為美人所侮。弄世之面團團者。以多金蓄姬妾。不啻卵翼。輕薄少年。成全他人之好事。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者。比比然也。而貴人遂無計可以避此。蘇既與六郎合謀。循例取金者。三月會歲終。貴人與銀行核計一年之出入。見此三月支額。愕然曰。吾未嘗有此。因詳詢取金者。年貌情狀。艷然曰。此必奸人竊吾印信。詐取財物耳。設再至。當為我捕付。廷尉治鞠。情由庶得水落石出。耳。蓋貴人事繁。已忘鈐章之遺。留蘇處。方疑會計吏員之舞弊。不知一段豔史之由於自作孽也。銀行員唯唯承命。未幾六郎果再至。銀行立扣其憑證物。執付法庭。指為冒取。六郎無以自白。俯首對簿。但言貴人囑我無何。蘇聞之。投袂起曰。妾累六郎不往。救何以為情。且勿使貴人得志也。乃束裝自首。詣廷尉聲請。廷尉遣官訊之。蘇侃侃言曰。貴人妾夫也。取財憑證。由渠面給。為蓄養費。妾倩六郎代持。取理由正。當六郎何罪之有。設以為罪。當先罪妾。今第試問貴人。既認妾為筵室矣。此贍養金。妾所當取。乎抑否乎。但獲答復。自易解決。勿無端累及他人也。廷尉無以難。乃告貴人以狀。貴人爽然自失。曰。開門揖盜。吾竟忘此一節。而輕易發難。寧不貽人戮笑。不如速已。乃致意。廷尉使釋六郎。六郎不肯出。謂廷尉官曰。貴人倚勢占吾妾。吾以力不敵。而讓之。自謂受屈已甚矣。渠出金養妾。憑證具在。安得指吾為詐。騙今無端辱付廷尉。視同罪犯。吾亦職官也。既入獄矣。尙何面目復出。吾寧死於此。決不復出也。渠貴人何難。置人死。

地官大窘。以告貴人。且曰：蘇既出而承認於法。張自當脫離關係。而蘇以家主。瞻養名義。亦不成立。犯案此事。頗棘手。非勸張出。不可。貴人乃紆尊。謂承審官曰：願子善爲我辭。苟使渠通融了事。即有所需。吾當受商。且此妾既與彼有舊情。吾即舉以贈彼。亦無不可。毋致決裂。貽人笑資。承審官自任爲調人。唯唯受命。而退。翌日。告貴人曰：張以業受拘捕。無顏復供。職京曹恐爲同僚所指。摘明公如願息事者。則渠亦不固執。但請畀以三萬金。俾渡重洋。留學於美國。可耳。貴人囁嚅良久。曰：三萬金耶。容吾徐思之。承審官既退。則蘇妾已踵門求見。貴人矣。貴人懼不敢復接見。但令家人問所需。蘇曰：妾既委身事爺。蓄養費義所當取。今憑證物既失。其效用妾特賚。至以便繳銷。但問妾之後日所需。將安所出。爺不以代價收回。此憑證物者。妾惟有延律師保存之。而登新聞紙聲明其事。求天下人爲妾公判耳。家人以語入告。貴人愀然曰：渠竟無賴。至此。協以謀我。毋乃逼人太甚矣。不得已。給以萬金。自此斷絕關係。何如。蘇不允。使者往返再三。卒以萬五千成約。而張獲二萬金。赴美留學。案遂結。

指嚴曰：女蘇秦。其應運而生之人傑也哉。世變既亟。朝士無復節概。勢交利誘。詭詐不可名狀。其甚者挾縱橫捭闔之術。欲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而不意帷薄之中。聲色炫惑。奪其精爽。即以彼所制人者。還起而制之。顛倒反覆。玩之股掌之上。蕩逸自由。取求任意。稍不措注。則且能發而不能收。其愚可嗤。其得報又可一快人心矣。雖然。大宦富家。以漁色爲己能者。睹此亦庶知警歛也夫。

揚州某甲。年逾花甲。忽斷絃。而角枕淒涼。不耐獨宿。乃娶同邑之小家碧玉爲繼室。入門後。婦私結所歡。爲甲所偵。婦老羞成怒。因鳴諸官。請求離異。廳長批飭冰人調處。經衆說合。復言歸于好。甲乃呈請廳長。撤銷離婚稟詞。聞該詞乃出某士人手筆。語含滑稽。錄之如下。呈爲不願離婚。請求銷案事。竊公民之妻。某氏。前因不安於室。自請離異一案。奉批因未得雙方同意。未便作片面之主張。仰冰人調處。具覆以憑核奪。等因奉此。伏思老漢愛妻。鍾情最篤。自該氏入室以來。穿網著緞。渾身裝束時新。兩飯三茶。每日珍饈羅列。聽其揮霍。但求博得歡心。敢惜精神。只願盡情報効。不料誅求無厭。衣衫首飾。日日翻新。居然放浪不羈。惡少青年。朝朝勾引。因芳心之他屬。乃反目以相讎。阿家翁假作癡。軟壳龜甘心忍耐。只爲攸關場面。往來皆舊日同寅。也須顧惜聲名。冀復作新朝顯宦。中韓之言。不可道也。半途而廢。有是理乎。念他年幼無知。往事乞從寬免。究倘使芳心未死。從今可特別通融。會開龜費相迎。諒必前生之因果。詎願夫妻離異。結成不解之冤仇。敢教醋海波濤。翻來宦海。一任春風楊柳。沈醉東風。祇須名分之保全。奚必形骸之拘束。門前僕從。半是俊童。昔日賓朋。也多英俊。穿房入戶。大家相習成風。賭酒敲牌。男女及時行樂。自顧重心未化。老年尙學時髦。憐他春興方濃。大欲何能淨絕。本人道爲主義。免醜弊之外。揭僱替工。以作轉圜。乞廳長准予銷案。昨日家庭談判。已經屈膝求和。任他身體自由。俾得從心所欲。謹陳蕪粟伏候鈞批。

(少芹)

清代
佚聞
匿名信

(定 夷)

官方之不修。吏治之腐敗。至有清而極。無辜良民。往往死於非命。故終清之世。冤獄不可數計。余舊著有「冤海明星」「蛾媚血」「秣陵冤獄」三篇。皆清吏枉法之政績也。顧前所述者。或以官吏之剛愎執一理。以武斷之。或以仇家之中傷。賄多金以網羅之。其受冤也。猶專制時代之常情。乃有官吏已曉案情。而不得不枉法成獄。仇家並無厚賂。又能逼官吏不得不從此。其情節更離奇而黑暗。亦尤甚。如嘉慶初元定王邸內之匿名信案。真所謂暗無天日者也。

距蘇州城十五里外。有七子山者。一清涼幽寂之境也。山有三官殿。每當上中下三元節期。進香者絡繹不絕。烟雲繚繞。蠟炬爭輝。則一變冷落而爲熱鬧矣。三官殿之住持僧。名雪心。坐擁廟產。富類紳衿。不但不守清規。抑且無惡不作。與邑人皇甫某頗莫逆。箇中實有特殊關係。鄰里嘖嘖稱異。皇甫之子麟。蒼聰聞人言。唧雪甚深。第無力以逐之。會雪心與某孀婦和姦事。發捕於官。麟蒼密與羽士湯鐵華。李鐵印。謀乘間奪取廟產。湯李正涎羨。三官殿香火。聞麟蒼語。雅表同情。適張天師來。吳湯李請於天師。乞以三官殿歸道家掌管。天師可之。厥後雪心案結。被釋。誓與湯李不共。願尙未知。麟蒼亦預其事。歷控湯李霸佔廟產於府縣。皆不得直。雪憤益甚。上控至撫憲。案下奉批。三官殿向係禪院。應由僧掌。湯鐵華李鐵印。可各回城隍廟。圓妙觀。雪心不守清規。勒令還俗。另招吳江戒僧德和主持。完案。其結果雖兩敗俱傷。然雪心怨毒之心。終不稍去也。還俗後。復名顧錫祚。仍往來於皇甫家如故。麟蒼之母。遽以次女字之。麟蒼以家醜日彰。頗弗善其母力爭。不可。且言誓逐雪心。雪心知之以囊內金。盡無從吐氣。乃北走京華。求爲掩

士重來計。然由是遂與麟蒼爲仇矣。

雪心旅京有年。寄居於孫某家。久無所得。幾不自存。屢馳書皇甫。求予扶助。爲麟蒼所抑。皆不得報。追念前塵。益恨湯等不置。遂起設謀毒害之念。投匿名信於定王邸中。內具硃帖二紙。一書白蓮教敕封兵部尙書。昭信侯。湯鐵華。下註住江蘇蘇州城隍廟。一書白蓮教敕封兵部侍郎。前隊先鋒李鐵印。下註住江蘇蘇州圓妙觀。內封簽上書啓承機密字樣。外封開明寄北京甘石橋北塊。定親王府王二爺。雇一素不相識者。送往王邸。護衛問所從來。其人如封面以告。擲函逕去。閱者持函入徧詢。姓王者僅得一小寺人。而又與江蘇人夙無往來。閱者乃自拆閱之。覩此二紙。爲之驚絕。立覓來人。則已遠颺。乃以來信逕呈定王。定王震於白蓮教之名。知此事非同小比。隨傳駐京江蘇提塘官查問。時本員告假回南。由四川提塘代辦倉卒之間。慌忙失措。不查有無。此信遽以江蘇提塘轉來。爲答定邸。以聞於朝。仁宗立頒六百里加緊諭旨。兩道一發。蘇撫費某着令由清江工次趕回。查辦附以原信。一發江蘇織造官舒璽着傳駐蘇提塘官弔查發信號簿中丞奉旨之下。不及啓節。卽札蘇藩查封城隍廟及圓妙觀。並先逮禁湯李二人。檢搜者再除經卷。而外一無所得。湯李亦經分別鞫訊。極口呼冤。承審官訊以有無仇家。湯李僉稱無有。惟七子山僧人雪心前因爭奪圓妙觀。微有嫌怨。諒不至以殺身罪相陷害。况彼已還俗去鄉。茲事殆非所爲。此外則別無仇人矣。又訊雪心何在。則謂此人向出入皇甫某家。探之可知其蹤跡。藩司乃委三縣馳往皇甫家。檢得雪心由京寄回之信。并知京中寓所。正欲開庭再鞫。而中丞適歸。藩司星夜上轅。密議取定邸匿名信視之。則與雪心寄回之信儼然一人手筆也。撫藩大喜。知端倪已得不難迎刃而解。又派人

至三官殿。提取雪心往日所記簿件。勸之字跡。亦復相類。於是雪心之爲誣告犯。斷然無疑矣。中丞乃與織造會銜奏聞。請逮雪心歸案。雪心方謂所謀極密。卽不能報復私仇。亦無反坐之虞。緹騎至。正如飛將軍。從天下降。出乎意料。逮捕入官。旨派軍機某大臣嚴鞫。雪心異常狡展。堅諱不承。問官設辭誘之。曰。汝感皇甫麟蒼已供汝蓄意陷害。湯李尙有何辯。雪心辭窮。陰念麟蒼既揭。吾之私。吾獨不能同人。彼於罪乎。乃俯首直承。且曰。信固爲我所寫。皇甫麟蒼實與其謀。我入都後。彼方遞寄耳。某大臣見雪心業經供認。乃覆奏。請旨仁宗覽奏。親筆硃批。略云。朕說此信必係江蘇寄來。該犯既已供承。道士應卽釋放。可將駐蘇提塘登號書吏及皇甫麟蒼等一千人。犯解京候訊。自有此批。而信從江蘇遞寄。遂成鐵案。不可復改。終至釀成大冤獄矣。

軍機大從尋以硃諭轉寄蘇撫。中丞立拘麟蒼。至麟蒼矢口不認。謂爲誣攀。且言雪心平昔不法事甚詳。中丞審知爲冤。乃曰。此案情節已達天聽。聖意指明江蘇所寄萬無翻案之理。無已。其將錯就錯耳。於是集司道於撫轅。共議口供。中丞曰。事已如此。惟有難爲提塘程鏞書吏吳秀華及皇甫麟蒼三人。但本部院爲三人計。當極力避重就輕。磋商終日。方有定見。在麟蒼方面。供認雪心託彼寄信爲常。有事此次出行。並不知其所往。臨行之前。一日致書於吾。囑送提塘案下。塘中寄信例須制錢百文。吾與書吏吳某素相識。書款均面交之。在秀華方面。供認麟蒼送信交款。是實。吾以貪此蠅頭。未經登號入賬。及包封遞發。暗將此信附入。絕不知爲違法之物。如是麟蒼之罪。不過受人之愚。無知誤犯耳。秀華私得僅百錢。附帶書信。提塘通病。尤無甚大過也。程鏞罪在失察。充乎所至。不過革職而已。

全案既移都下。仍由某大臣審讞。麟蒼秀華具如前供。雪心忽言圖害道士。麟蒼實與其謀。問官訊以證據。則言吾曾告以使能奪得三官殿香火。即以百金爲酬。渠貪此利。故同謀耳。以問麟蒼。麟蒼呼冤不道。雪心又力白非誣。官怒用刑。逼供。麟蒼不勝肉刑。頷首誣服。問官又訊秀華。是否同謀。雪心言。吾與麟蒼約。使此信。而能安然。遇到王府。則包封書吏。應分潤之。秀華聞言。固言其妄。某大臣高喚掌責甫三下。而齒落。其半秀華痛極。亦遂招承。蓋雪心已知已之無所逃罪。故任意陷人多陷一人。即彼多洩一分憤氣。於皇甫尙有夙嫌。若吳固一面不相識者。乃亦信口害之。其爲洩憤可知矣。案定。雪心擬斬。皇甫麟蒼吳秀華發黑龍江。達呼爾爲奴。程鏞失察革職。奏入奉旨。雪心立決。皇甫麟蒼吳秀華各重責四十板。再行發配。提塘程鏞革職不足蔽辜。發近邊烟瘴充軍。此後江蘇官吏。上自撫藩。下逮府縣。莫不知程吳皇甫之冤。然而莫敢一言也。

定夷曰。查辦是案之江蘇長官。故入人罪。其荒謬固已極矣。而承審之某大臣。不計湯李。早經撤回。三官殿已歸德和主持。雪心遠俗之人。如何再能奪轉。乃徧信誣攀。嚴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其荒謬尤難想也。

苦力界之情史

(厲父)

天纔亮的時候。某村地方。圍集了幾十個人。鬧做一堆。只見他們圍住了一件黑魃魃的東西。有指點。嘆息的。有稱奇道異的人。多口雜。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更不曉得那黑魃魃的是甚東西。這日我一黑早從友人家回來。路過那裏。不覺觸動了好好奇心。當下挨開眾人。趕去一看。阿呀。那不是一個死屍麼。但見他眼珠兒凸了出來。舌頭兒長了下來。鼻子裏。又淌着一點鮮血。這分明是吊死無疑。又見他穿着一件七零八落的黑布襖兒。繫着一條百孔千瘡的藍布褲兒。下面又赤着雙足。皮色兒半黃半黑。分明是一個苦力人兒。照我看來。這人多半是受那經濟影響。向閻羅王想法兒去的心裏。這般想。嘴裏却不期然說了一句道。阿呀。這個人是怎麼死的好怕人呀。當下有一位年老人告訴我道。老漢是本村賣羊肉的。每日早晨。要趕到鎮上挑羊肉去。今兒剛出了門。就見那樹上掛着這東西。唬了一跳。險些把擔子都丟了。這才喚起眾人。把他解了下來。這人好像不是本地人。認了半天。簡直沒人認識。忽地一位小兒。喊道。你們快瞧。那不是一封信麼。說着。眾人眼光都跟他指着的地方瞧去。果見死屍袋裏。露出一個信角兒來。便有一人上去。扯了出來。送給我道。先生。請看一看。是什麼話。我忙忙拆來一看。只見信封上寫道。各位先生升啓。我道。這分明是他的遺囑。是要給我們看的一面說。一面把那信抽出。看時。不多幾句說話。却也非通似通。道是

我是鐵路局的工人。因我妻之原故。所以要死。倘要問我之事。除非去問西黃村我之丈母娘可耳。丈母姓周。即周大媽之收生也。

我讀完。便問衆人。西黃村在甚地方。一人說道。西黃村就是東黃村的前面。離這裏不過十多里路。我道。這周大媽是收生的麼。衆人說道。我們這裏自有收生婆。認得什麼周大媽。且到西黃村查問一下子。就有着落了。我道。既這樣。我和你們同去。當下有七八人一哄的趕到西黃村。指名去尋那周大媽。恰喜西黃村地方甚小。更不用三查二訪。只一問就問着了。我們會見了周大媽。周大媽正在吃飯。見了衆人。倒唬得他驚疑不定。我便當先告知原委。誰知不說猶可。一說時。那老婆子。早阿呀一聲。哭倒在地。衆人趕忙扶了起來。大媽也不說話。又捶胸頓足。大哭起來。口裏嘮嘮叨叨。帶便訴說他不但哭死。還夾着怨活哩。哭夠多時。我纔問他原由。他道。這話甚長。一時說他不完。等我同去見一見我那女壻。再說。衆人就簇擁着大媽。仍就回到某村。日色已有晌午時分。我料道老婆子還有一陣啼哭。趁這時到家裏吃了一口冷飯。忙又趕了過去。老婆子已經哭完了。方才對衆宣布原因。他說道。

我姓周。便是那死者的丈母。死者叫蔡順發。向來在家中耕田度日。後來遭了水旱。連年歉收。把他逼得無路可走。那時候我家那天殺的老不死。他叫牛阿四。正在鐵路局裏做工頭。順發原和我家有親。因此託那天殺的想個法子。棄了本行。也去做那鐵路。這順發是一個勤儉穩當的人。一天到晚。巴巴結結的做着生活。省下錢來。一個兒也不捨得用。他是無家無舍的人。終年兒也不回去。只在局中做活。因此師爺們都稱讚他。加了他的薪俸。我有一個女兒。叫做金姑。因我年輕時候。曾在李斯盛李老爺家做工。李老太太喜歡金姑。因此把他留下。當個丫頭使喚。每年也給我幾塊錢工資。這李老爺家就在鐵路局相近地方。順發本和他時常會面。兩口兒狠說得來。有一天。金姑不曉得爲甚在那荒塋中。獨自一人走着。

這時天色已晚。忽地來了一個男子。金姑不認識他。他却叫得出金姑名字。看看曠野無人。就要調戲金姑。金姑那裏肯依。兩人扭住一堆。金姑大喊救命。恰巧順發完工之後。在鐵路外面閑步。聽得聲音忙忙。趕了過去。一見金姑被人纏住。不由得大怒起來。趕上前就打那男子。男子也不肯歇手。狠命抗拒。順發偶不小心。給那男子對心窩踢了一脚。順發掌不住。伏在地上吐血起來。那男子見打傷了人。方才逃去了。金姑守着順發。只是痛哭。順發扎掙起來。叫金姑不必心焦。兩人攙扶着回到順發寓處。順發又吐了一陣子鮮血。金姑忙着央人把他抬去醫治。順發這一病。整整過了一個多月。方才復原。只累得金姑天天跑去伏侍他。順發心裏甚是不安。等到病好之後。兩人的情義又深了一倍。這年金姑回來。對我講起順發說他的做人又好。又肯勤儉。這等人算是世上難得的了。我笑道。那孩子原是真的。你既愛他。我替你作主。把你嫁了。順發可好麼。金姑聽了這話。女孩子們自然有些怕羞。一時答應不出。過了幾日。李太太差人來叫我去。說金姑年紀大了。在府中服役多年。總算小心謹慎。現是老爺作主。要替他許給人家。郎官也好。家產也薄薄有些。問着金姑。偏他死不答應。不曉爲着什麼。要我自己問他。我聽了此言。却有所悟。復喚住金姑。悄悄問他。金姑這番却不比從前。竟自老老實實說道。我們是鄉間窮人。想攀什麼高親。雖承老爺太太好意。但據我看來。世間的人。再沒比順發哥哥好的。待我的心。要算他頂真。愛我的心。也算他頂厚。我要不嫁人。便罷。若要嫁人。那是一定要嫁給順發的。我曉得金姑脾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也奈何他不得。况我心中本來有這意思。何必再去拘他。便笑着說道。虧你還是女孩子家。這等話也說得出來。但是你便這樣說了。知道順發是甚意見呢。金姑道。我自有主見。我道。你有甚主見。我的

意思。倒不如喚了順發來。待我當面許了他。豈不完了事麼。金姑道。那不能。他自己不來求我。我們怎麼先去開口。那是一定做不到的。媽。你且不必急急。現時先去回復了太太。是正經。我想了一想。也便據實回復了老爺太太。老爺倒說得好。難得金姑有此義氣。一向倒看錯了。他既這樣。我也不能相強。你該早替他們完了心願。才是。我又把金姑意見稟知。老爺太太都笑道。這妮子也真個麻煩極了。偏有許多張致。可笑得很。我也笑道。小婦人一生只生他一個女兒。委實過愛他些。却不料他這般倔強。如今倒辜負了老爺太太的美意了。李老爺說不妨。空的時候。你倒把蔡順發叫來。我瞧瞧。我遵命辭出。湊巧半路上遇見了順發。他說媽打那裏來。我有心探他意思。便說李老爺替我女兒做媒。叫去問話的。說時眼光牢牢注定着他。只見他呆了一呆。半晌方才問我說的是那一家。我隨便說了一個名姓。順發聽了。急問媽怎麼回答他。可應允了。沒有。我道。怎麼不答應。聽說那家子人才又好。家私又大。像我們這等人家。金姑這般人才。配了這樣人家。可算攀高得緊了。何況又是李老爺李太太作主。面子上也下得去。我說完了話。順發面上便一陣紅。一陣白。一霎時轉了好幾樣顏色。看他神氣。差不多要哭出來。好一回似嘆非嘆。似哭非哭的說道。照此說來。媽畢竟許了他了。我道。這個自然。難道我好意思和老爺太太們頑笑麼。順發又呆了一呆。忽地放聲大哭起來。我道。順哥兒作什麼了。爲甚這般傷心。順發一言不發。只是痛哭。我知他臉嫩。那句話。他是不肯說的。我便笑道。你想想。聽見金姑許人家。你不捨得麼。順發聽了。似乎吃了一驚。我笑道。如果如此。足見你愛你妹子。我如今把那家退了。再許給你。可好麼。順發一發摸不着頭腦起來。我方笑着告訴他這個原因。又教了他求婚的法兒。順發聽了。方才歡喜得了不得。忙着朝我

作了個揖。我道：拜丈母還早哩，你且跟我去見了李老爺再說。當下我帶了順發去見李老爺。老爺一見，倒也狠稱許他，說將來是有造化的。太太又吩咐我：該早早替他們成全了。我滿口答應。方纔帶了順發一同出來，找着了牛阿四，也和他說明白了。他起先有些躊躇躊躇，我說是李老爺太太做媒，他這才應允了。後來順發照着我的方法，向金姑求婚。金姑自然答應，不用細敘。再說阿四有一個姘婦，叫做張花娘。我和阿四本來沒甚感情，自從阿四姘識花娘，益發和我疏淡起來。好在我們母女都是自攄自吃，儘夠有餘，狠不用他幫襯，便疏遠些，却也不妨。這花娘是個極壞的浪蹄子，他有一個兒子，叫彩玉，向來在北京，跟着一個老爺，當長隨。後來這老爺死了，他就回到家裏，不知怎麼看中了金姑，逼着他娘要金姑作他的老婆。他娘和阿四說了，阿四說已經許給順發，他娘沒有法兒，裝嬌裝癡，定要阿四退了順發的婚。阿四本是昏透了的昏蛋，他心中有甚青紅皂白，給花娘一陣瞎纏，早答應了。回來和我商量，給我睡了一頓。阿四也發了脾氣，說偏許彩玉，又有花娘替他想法，說順發雖允許在前，好在沒有行聘，我就趕緊下了定，就不怕他們了。阿四一想不差，當日就央了媒人寫了帖子，竟自收了聘金，硬把金姑許給彩玉了。金姑得知此事，啼啼哭哭，尋死覓活。我道：我的兒，你別怕，有我呢，拚着老性命不要了，定要退那彩玉的婚。看他有甚法兒。金姑哭道：媽這話錯了，那原是我們的失着，爲什麼說明白了不早，早下聘，如今給人家走了，先着去便告到官府，也是不會準的。我道：你倒去求李老爺看，他肯說句話兒，那老不死的也就怕了。况且我原說是李老爺作媒，那老殺才答應了，如今就由李老爺出面去唬他一唬，看他怎樣。金姑搖頭道：使不得。李老爺是性急的人，這事鬧將起來，怕爹爹要吃虧，我心裏怎麼過得去。寧可我死，這

是使不得的。我嘆道：我的兒，你又要倔強，又要孝順。這可怎麼弄得好呢？正在商量，可巧順發也趕來了。他也得知了這事，便對我們說道：「你道彩玉是誰？原來就是那會子捉弄妹妹的人。我昨兒才會見過了。他倒笑嘻嘻和我說話，像不認識我的。我恨不一拳打死了他呢。」金姑道：「哦，原來就是那混賬東西。怪道他識得我，我不認得他呢。這也不必管他橫豎，我是決不改嫁的，就完了。」當下我們商量了半天，始終沒個計較。他們都回去了。我整整的又想了一夜，倒底還是去求李老爺。這法兒頂好。第二日一早起來，我就想到李府去。正在梳頭，只見順發慌慌張張跑了來道：「丈母可曉得李老爺家出了事情了。我吃了一驚，問是什麼事情，順發道：『昨兒金姑回去之後，就有許多警察兵把李老爺家圍了起來。老爺少爺都捉了去了。』」僕婦人等一齊趕出，現在房子還封了起來。妹妹放心不下，跟了去打聽去了。我聽了這話，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心中好像十七八隻小鹿橫跳直衝，快把頭髮擄上，就跟著順發趕去。到了半路，金姑已哭着回來。我忙問怎麼了。金姑哽咽道：「李老爺因和革命黨裏通信，事情破露，現給警察兵拿去。早晚就要殺頭了。我聽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順發道：「事已如此，我們小百姓也救不了李老爺，只得靜靜的再等一下子。」李老爺果真不幸。我們把太太和小哥兒接來奉養起來，也算盡了我們的心了。我和金姑都說是極。三人重復趕到李府，只見偌大一座房子，黑漆牆門上，貼着兩張封皮，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金姑想著傷心，又哭起來。打聽了一聲，才知道太太已帶着小哥兒到親戚人家去了。歇了幾天，得知李老爺父子已經蒙恩減罪充軍。到黑龍江去。金姑便對他老子說：「自己受過李府大恩，現在他家充軍出去，本來打算去服侍，無奈自己是個女子，跟了去，倒增了他們的累。」老爺少爺也是不答應的。如今我却

定了一個主見在此。想那順發和彩玉都是狠愛我的。順發是媽準我嫁他的。彩玉是爹許他的。做女兒的自己。也定不下主意。打算試一試。他們心思誰真些。他們不拘那一個肯替我。跟了李老爺去。服侍幾年。才見得待我的情義。我便把身子嫁他。爹倒問他們。看他老子聽了。喝道。胡說。我把你許給彩玉。現有媒證在此。那順發算得什麼。李老爺自己犯了罪。又不是你害他的。干我們甚事。要他們跟了去。算什麼。別再弄出是非來。連累我不得安靜。金姑聽了。也不說話。差人去問彩玉。果然彩玉母子。也和他老子一般見識。說金姑是個瘋子。金姑又問順發。順發毅然道。妹妹。這話極有道理。妹妹受過他家好處。現在正是報恩的時候。本來我和妹妹有甚分別。妹妹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妹妹便沒吩咐我。我也有這個意思。如今請妹妹快去對李太太說了。李老爺幾時動身。我就跟了回去。金姑聽了。不覺又哭起來。向順發拜了兩拜道。哥哥真是我的知己。我心中怎捨得你吃這苦楚。但義氣上該應如此。我也說不得。忍心一遭。哥哥放心。金姑活一日是蔡家的人。死一日是蔡家的鬼。萬一我爹有甚作難。我金姑死而無悔。決無二言。哥哥主意已定。我就找李太太去了。順發一一答應。金姑去見了李太太。說明來意。李太太初時不肯。後來金姑說如太太不教順發跟去。婢子情願自己跟了老爺去。婢子說一是一。決無悔心。只求太太賞個臉。準婢子盡這麼一點兒心罷。太太正愁着老爺少爺沒人服侍。便竭力誇獎了金姑。答應教順發跟去。却把金姑認作了義女。又過了半月多些。李老爺少爺發配上道。順發果然跟了去了。誰知那天殺的老不死。完全沒些恩義。他見順發走了。顛倒催着彩玉婚娶。張花娘定了日子。發了帖來。金姑向來最是孝順。自從順發去後。早已變了一個人似的。性子忽然剛強起來。接了帖子。扯得粉碎。又把來人狠

罵了一頓給那老不死得知了。又受了彩玉母子一陣責罵。他便趕回來。要把金姑處死。他拿起刀來。金姑就伸着頸兒請他快快砍下。他拿起鹽滷金姑就張着口兒請他快快灌下。依老牛的性兒。他也真個做得出來。却給我攔住了。拚和他大鬧一場。他也奈何不得。忍氣吞聲的去了。却和那邊定下一個搶親之計。布置妥當。我母女一些也不曉得到了。這日他家來了幾十個人。金姑正在淘米。給他們拖了就走。金姑大喊救命。我也得知了。趕忙喚人去。奪死值田工極忙的時候。隣舍們都下田去了一時。只找得四五個人。夠什麼用。眼睜睜看他們把金姑搶了去了。我便捶胸頓足。嚎啕大哭起來。鄰舍嫂子們都來勸我。說人已搶去了。哭也無益。不如趕去打聽打聽。一想不差。忙着也趕到張家。只見門口擠着了許多人。都嚷着出了命案了。我便知道死的是我女兒。金姑不由得耳朵裏啞的一聲。眼門前黑得漆也似的大哭。一聲向後便倒。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我才醒了轉來。開眼一看。原在我的家裏。我那老不死的昏蛋坐在一旁。另外還有許多四親八舍。擠在一堆。都道好了。醒過來了。一齊過來。慰我勸我。我自覺身子疲敝。做聲不得。便札掙着趕去了老牛。央人去打聽金姑消息。當下有人告訴我。不必再去打聽。我們已經得知你女兒搶去之後。他家逼着拜堂。你女兒抵死不從。順手兒掣了一個大燭檯。向他們打去。他們避得快。沒傷着人。你女兒就把又一個燭檯往自己頭上狠命一敲。一霎時。腦漿迸裂。死於非命。現在他家已拚着化錢。和阿四說妥了。把你女兒掩埋完事。你一個婦道家。那裏尋他們的事去。我勸你不如丟開手罷。我聽了這話。又哭得死去還魂。央人抬我到衙門。叫起屈來。一面進了狀子。知縣老爺準了。當時前去相驗。狠心的阿四已把金姑棺殮。抬出老爺喝命抬了回來。開棺驗過。把張家母子和阿四一齊捉

了。去。定。了。罪。名。我。方。平。了。氣。自。去。葬。了。金。姑。也。不。去。通。知。順。發。免。他。尋。死。覓。活。誰。知。本。年。革。命。黨。打。平。了。天。下。李。老。爺。逢。赦。歸。家。順。發。也。跟。了。回。來。可。憐。他。苦。了。幾。年。弄。得。和。叫。化。一。般。樣。子。一。到。家。鄉。連。忙。趕。來。尋。我。我。一。見。順。發。就。哭。得。說。不。出。話。來。順。發。問。起。金。姑。我。知。道。瞞。他。不。住。竟。一。老。一。實。告。訴。了。他。打。量。他。必。有。一。場。悲。苦。誰。知。他。並。不。做。聲。在。室。中。躑。躑。去。躑。躑。多。時。我。倒。有。些。摸。不。着。頭。腦。起。來。便。說。順。哥。兒。如。今。李。老。爺。回。來。可。憐。這。幾。年。的。苦。處。也。夠。你。受。了。你。看。這。一。身。衣。服。還。像。個。人。麼。該。快。換。去。了。阿。呀。我。知。道。了。你。是。記。罨。金。姑。急。了。連。李。老。爺。家。還。沒。去。過。麼。我。儘。說。順。發。儘。自。躑。躑。一。句。兒。不。說。語。不。知。道。我。的。話。聽。見。了。沒。有。又。過。有。頓。飯。工。夫。方。見。他。立。定。了。說。道。我。拜。妹。妹。去。我。道。天。夜。了。明。兒。去。罷。順。發。也。不。答。話。匆。匆。的。去。了。我。等。了。一。夜。不。見。他。回。來。只。道。他。到。李。老。爺。家。去。了。誰。知。他。死。在。這。裏。呢。

蘆父曰。吾記茲事竣。乃題之曰苦力界之情史。定名似嫌膚泛。雖然吾有深意在焉。方今言情者多屬之才子佳人。似必才子佳人。方有用情之資格。然吾欲問今之號稱才子佳人者。其用情真摯。有如順發金姑者邪。嗟夫。若茲所紀天下類此者甚夥矣。正以出自苦力界。我人見聞。匙耳亦既知之。何敢秘焉。

都門詠景

(胡長木)

苦力界之情史

● 都門煙樹

都門東樹色。靄煙霄。曉來染新霜。望臨榆。關外松。衰杏老。齊
 報淒涼。往日青墩紫陌。細雨。翹塵香。雙闕雲中。鳳煙柳。成行
 莫問平泉綠野。與秋風賭墅。負了林塘。累紅襟。雙燕無處
 覓。雕梁。莽天涯。寄愁何處。向野鷗。重賃荻花。莊夜飛鷓。一枝
 難穩。冷繞宮牆。

● 太液秋風

望清池。遠接甕山湖。便橋掩風荷。比芙蓉。三片鴛鴦。兩灤清
 景偏多。昨夜西風乍緊。玉鏡。蹙微波。處處紅衣。褪。歷亂黃螺
 一自璇宮人渺。任桃奴。杏婢。暗泣銅駝。怕胡笳。羌笛。輕換
 采菱歌。早安排。排畫船。簫鼓共白雲。秋雁濟汾河。却忘了。玉牀
 冰簟。好夢由他。

清代 賊道員

(少 芹)

有清末葉。賣官鬻職之風盛行。而操其全權機捩者。以某邸爲最。某邸爲愛新覺羅氏之近支。其生平別無他好。惟知視金錢爲生命第二。凡京內外之拜門牆稱假父者。咸知其所嗜。於是悉各有餽贈爲常。供以博某邸之歡心。而珍奇寶貴之品物更無論矣。顧某邸猶貪婪無厭。謂僅恃若輩之報効。爲數不鉅。殊未足滿己之慾望。於是思得一大宗入款之策。其策維何。卽賣官鬻職是也。其法以官階之大小。定賄賂之多寡。凡京內外尙書侍郎督撫藩臬各缺。但得按照其規定之價格。致送彼皆有是權力。償要求者之願。至道府以下之席。區區賂金。本不足當某邸顧盼。然既設此。偌大之拍賣場。脫不大小兼收。又殊非招徠之術。故不得不予以容納。卽以其所得資。悉數給臧護輩爲酬勞之典。以故臧護輩無不出死力爲某邸兜攬也。此端一開。一般有官迷者。靡弗爭先恐後。而某邸門前。鎮日車馬喧闐。絡繹不絕。無晷刻寧息焉。

江南有某甲者。以賤業起家。遂成巨富。生子一。極聰穎。延師課讀。十餘齡。居然能文。戚鄰咸以大器目之。數年後。應縣試。冠其曹。時邑廩生皆出而阻撓之。更提起訴。謂操賤業者之子。何得與試。實爲泮宮增莫大污點。蓋滿清定例。凡士子身家弗清白者。邑廩有稽核權。是以邑廩藉此爲要挾之具。實則欲假公令以償私慾耳。其始某甲亦頗願出資和平了結。奈若曹所求甚距。終未得要領。而甲之子竟不獲與府院兩試。甲懊喪不可名狀。欲使其子棄儒而宦。以雪此恥。顧年甫弱冠。年齡與資格。兩有未合。甲乃出資爲己捐納道員。指分鄂省聽鼓。上峯鄙其胸無點墨。弗加青睞。甲盼缺心切。且欲得關道一席。然未獲大

吏。信。任。即。多。方。資。緣。恐。終。無。效。果。乃。與。老。於。官。場。者。商。計。不。如。入。部。運。動。某。邸。或。可。貫。澈。其。目。的。議。既。決。遂。輦。巨。金。晉。京。先。晤。某。洋。行。買。辦。黃。乙。請。為。先。容。黃。乙。蓋。某。邸。爪。牙。中。之。一。份。子。為。人。極。機。警。多。能。凡。外。省。人。員。來。京。有。所。圖。謀。皆。乙。為。招。待。且。牽。合。之。交。易。果。成。乙。得。什。二。之。酬。資。計。每。年。經。承。是。事。不。下。百。數。十。起。其。所。得。亦。為。數。不。貲。也。黃。乙。既。與。甲。接。洽。叩。其。欲。膺。何。缺。甲。以。江。漢。關。道。對。乙。故。作。惋。惜。狀。曰。子。來。何。晚。恐。不。能。如。願。以。償。矣。甲。驚。而。詢。之。故。乙。曰。是。缺。為。鄂。中。首。屈。一。指。覬。覷。此。者。極。夥。近。有。子。之。同。僚。某。某。等。先。子。而。與。吾。磋商。者。數。日。矣。祇。以。論。價。未。定。故。延。至。今。日。迄。未。解。決。逆。料。結。果。必。為。如。定。值。以。償。者。所。獲。耳。甲。聞。是。言。面。呈。愧。悔。色。曰。如。子。言。吾。望。絕。……乙。不。俟。其。言。畢。亟。致。詞。曰。子。苟。必。欲。得。是。者。尚。有。轉。圓。餘。地。吾。當。為。子。籌。之。甲。面。色。稍。霽。叩。以。所。需。幾。何。乙。屈。指。再。三。曰。十。萬。金。可。矣。甲。笑。曰。吾。詢。據。個。中。人。云。關。道。代。價。一。等。十。萬。次。者。少。之。江。漢。關。乃。二。等。缺。也。何。索。值。如。是。之。昂。乙。微。作。慍。色。曰。子。勿。憎。其。值。之。昂。也。某某。已。出。價。九。萬。有。奇。尚。未。允。其。請。今。以。子。諄。諄。囑。我。我。故。力。為。設。法。子。而。曰。鉅。也。吾。固。弗。與。子。較。今。與。子。兩。言。解。決。脫。躓。吾。言。則。諾。之。否。則。不。如。其。已。言。已。拂。袖。起。甲。急。挽。之。謝。過。不。遑。且。曰。必。如。約。乙。復。坐。詢。以。該。款。攜。來。否。甲。曰。攜。之。已。存。儲。某。銀。行。但。得。子。速。成。其。事。當。如。數。奉。呈。也。乙。曰。定。章。凡。何。關。說。者。先。給。半。價。俟。所。事。告。成。再。納。全。金。度。子。必。聞。斯。例。甲。曰。諾。乙。即。趨。向。室。之。西。隅。挈。電。話。與。語。願。所。言。悉。皆。隱。約。聽。之。殊。難。猝。辨。有。頃。乙。釋。聽。筒。告。甲。曰。幸。不。辱。命。老。王。已。首。肯。矣。甲。大。喜。邀。乙。詣。餐。館。飲。讌。且。交。半。資。乙。曰。僕。與。子。會。晤。之。日。甚。長。胡。必。亟。亟。為。今。夕。余。尚。擬。赴。振。貝。子。之。約。恕。不。奉。陪。明。日。吾。當。設。筵。為。子。洗。塵。聊。盡。東。道。誼。然。繳。值。一。事。子。既。承。諾。何。必。限。於。今。日。須。知。老。王。此。時。固。不。需。是。微。款。也。甲。領。之。遂。

告別。瀕行。乙又詢其住址。並出鉛筆誌之。及明日。乙果來。坐談數語。即邀甲詣六國飯店小酌。列坐者。皆衣服麗都。趾氣高昂。類顯者狀。乙爲介紹。始悉亦外省達官。來京有所運動者。主賓酬酢。極盡歡樂。席散後。衆興辭去。甲出銀券一紙予乙。曰。乞君便呈老王也。乙略一展視。即納諸衣袋中。復出一紙。質堅韌之。取鉛筆書。鑿行字迹於其上。雖弗能辨認。然以意度之。似殆收據者。乙書畢。舉以授甲。曰。吾即往謁老王。且有他事。就商君款。吾當面交之。發表之日。不出期月以後。俟見明令。吾再置酒爲子慶賀耳。茲有一事爲君告。不卜君許我否乎。甲請其說。乙曰。老王邸中僕從。約數百輩。平時極清苦。悉恃外來之門費爲活。注子苟弗予。若輩能操縱。老王遷延。其時日鄙。意子不可短少。此項規例也。問所需若干。乙曰。視原值加二成耳。甲若有難色。曰。少予之可乎。甲搖首曰。是不能更宜。先給爲得計。甲躊躇曰。吾未計及此。乞稍緩數日。乙曰。君毋慮。吾行與彼婉商之。甲喜而感謝。乃相與執手而別。此際甲之心理上。自以爲潭潭之。江漢關道如操左券。指日奉一紙明文。即過程南下。挾其豔妻美妾。榮赴新任。雖南面王不能易其樂。而抑知天下事有大不然者。

越數日。黃乙匆匆至。作歡愉之態。謂甲曰。余昨晤老王。謂子事已成熟。約星期後。當可發表。甲喜欲狂。邀乙赴餐館。紅牋四出。廣招名花侑酒。歌聲喧雜。絲竹噉嘈。其樂無雙。正興高采烈時。忽館傭入手一刺。示乙。乙視之。自語曰。渠亦在此間乎。吾即來也。於是謂甲曰。君稍坐。吾往晤一友。少時即至。語次。逕入室。甲傾耳聽之。第聞隔壁有笑語聲。大作。與乙謔浪笑。傲乙亦以諧語報之。少頃。乙復入。甲方欲叩以隔壁者爲誰。驟見一人趨至。捉乙肘曰。君欲逃席乎。速去。速去。乙曰。吾有契友在此。未便令其一人寂處。不可不

從事周旋。君趣想我姑坐。尙有事告君。其人笑而從之。乃坐乙之左側。甲視其人丰采俊逸。舉止大方。乃叩以姓氏。其人未及答。乙卽趨甲前。低聲作鄭重之語曰。渠卽老王第二子。某貝勒是也。甲聞是語。肅然起敬。向之爲禮。某貝勒亦弗傲倨。答禮如儀。並詢甲邦族。乙卽代致詞曰。是君亦政界中人。來此乃趨叩老爺子者。某貝勒曰。曾見之乎。乙曰。尙未。須俟老爺子後命耳。某貝勒亦不再詰。第執乙手絮絮語他事。移時卽去。又諄囑曰。吾前日託子代購之物。何遲遲不報吾命也。乙曰。一時頗難。當選乞君姑假。我以時日當爲君物色之。某貝勒笑而去。時甲與乙餐事既畢。爭欲給值。卽見館傭入謂乙曰。貝勒爺命小人來白餐資。已代償矣。甲殊不自安。擬出而鳴謝。乙亟尼之曰。是可不必。渠一飯之值。往往破中人產。何論區區微數乎。君果謝彼。彼轉笑。君不免小家氣也。甲乃止。於是共出。乙更偕詣甲寓。坐談良久始去。屆期簡放江漢關道之諭。旨果下矣。甲如置身雲霧中。幾難喻其樂。而黃乙亦趨前致賀。更傳某邸諭。謂明日午後召甲入覲。甲以不諳禮節爲慮。黃一一教之。且曰。爾時吾再偕君往。或不虞脫略也。至明日。黃果至。囑甲袖萬金爲贄。甲如教。兩人共乘輿入邸。旣覲。見周旋應對。無或隕越。某邸大加激賞。旣返。黃開譙爲甲賀。且東邀他客列席。迨席終。甲出五萬金予黃。付最後之尾值。更以千金爲黃壽。黃嫌其菲。璧之曰。吾儕交誼。爲日綦長。涓滴微勞。何足掛齒。姑存諸君處。他日苟有所需。再向君索也。甲以黃言乃推誠之語。遂罷。黃曰。疇昔未給之門費。若曹屢向我追索。乞君予我。以清經手手續。甲自思吾事今已如願。卽弗與度。亦無他害。乃曰。吾前攜之金。茲已告罄。曾馳書回籍。囑豚兒速匯巨資來京。俟款至。再償。負逋。黃乙知其詭詞。卽亦不再語。悻悻而去。甲初不知也。自是黃乙弗與甲晤。甲亦以無求於彼。而足跡亦不履。

黃氏之門庭一步矣。清例凡簡放人員不領部憑概不能赴省就任。甲自得江漢關道後所有引見及到部之一應手續曾按式履行。惟俟至月餘而部憑迄未頒發。其始猶以爲公令迂緩。向來如是亦不之怪。及候至年餘仍音訊寂然。甲詫爲異事。亟造黃乙之廬探詢。底蘊闡者僞言乙他出已數日不返。客請明日來如期。又往闈者仍以前言對甲不得已乃危坐其室以俟。傍晚黃始歸見甲驟作驚訝之語曰君何日到京得毋欲榮升他缺而有事賜教耶。甲以前事告黃乙詫曰烏有年餘而竟未領部憑乎其中蓋顯有別故。吾行爲君刺訪之翌晨黃乙詣甲寓忿息曰曩者君所欠某邸僕從之規例胡至今仍未償耶。甲曰是事誠有之。然此後君未促我我幾忘却。咎誠在我。黃乙曰殆矣若輩小人憾君誑已曾於老王前媒孽其詞謂君欲運動他缺囑部中暫將文憑捺擱。故君久久不克赴任實則若輩藉此爲報復私怨計。君誠自誤矣。言次代爲扼腕者再甲忿極自擲且曰茲事有斡旋方法乎。黃乙沈思良久曰吾不敢必然。君果敦囑我我安忍不爲君力哉。吾將往探之再爲報告也。甲悵悵歸寓數日黃乙未至。甲卽造其居方出門警視黃乙匆匆來挽甲手入室曰昨吾見邸中僕從道君事渠頗怪君食言卽如前金効納渠亦不可。吾正擬爲君緩頰適有骨董家以一漢鼎求售渠視之果係古物乃出萬五千金受之謂是物苟有兩具當賞之。老王惜祇其一耳。因笑謂余曰某果欲吾捐釋前憾盍爲此古鼎覓一偶卽立申前約否則簡放之道員缺成泡影矣。余明知其設是格以難君然使君苟官星照耀者安知不如願以償。子歸而求之吾更爲子留意。甲以未見古鼎之形式是慮黃乙曰吾行以攝影機攝其狀畀君子按圖索驥可矣。甲諾諾而返未幾黃乙果攝圖授甲並註明修短尺寸。甲繇是數千于於五都之市尋覓殆遍迄無得所。一日甲

行經珠寶市口。見一人手攜既黑而黝之物。摩己之肩側而過。睨之狀似古鼎。嚙蹶之行。至一湫隘之旅館而入。甲踵其後。僞言亦投宿。此間者乃擇其人居室之旁下榻焉。藉同寓名義。與其人接洽。其人自述何姓。籍隸粵東。茲來京師。係應其戚鄰之召。何言時。以手摩娑其古鼎。已而置之牀頭。甲故詢以何物。曰是漢器也。乃吾戚傳家之寶。日前曾函致余。託余便道攜來者。甲乞借一觀。何慨然昇甲。時館傭趨而入。告何有客造訪。何囑甲姑坐已室。乃匆匆出。甲瞰何不在。側潛出。黃乙遺己之圖帙。比對之。其形式無毫髮異。仍恐其爲贗鼎也。計不如招黃乙來。以鑒別真僞。俄而何至。甲曰。子既至此。曾晤戚鄰否。何悵然曰。余來稍遲。渠已出都矣。顧余本寒士。由粵首途時。摒擋資斧。已羅掘一空。不圖竟未遇其人。茲難以返里矣。甲代爲扼腕。已而曰。都中有戚友否。脫有之。盍向其稱貸。何曰。無之。恐流落異鄉之痛苦。所不免耳。甲曰。子胡不市古鼎。得值以去乎。曰。是惡乎可。吾既受彼囑。弗忍作此不規則事。他日何以見彼乎。甲曰。君應彼召而來。彼已先君而去。子今歸里。無資不得已。出此下策。度彼亦弗能咎子。不爾。子舉目無親。安知不流爲窶人子耶。何意爲之動。曰。君言具有至理。余姑從君命。然其奈一時難覓受主何。甲詭詞曰。吾友某君。最嗜骨董。不惜重值。以求眞品。子果欲售。吾行介紹。彼至鑒賞之。脫中式。巨金弗吝也。何領之。甲乃別何往訪黃乙。告以故。要與偕來。視之。潛謂甲曰。此鼎與邸中物不差累黍。速購之。因詢其值。何曰。僕實門外漢。然曩聞戚鄰告余。謂此鼎乃希世寶。本無價之物。今余急欲返粵。不得不廉其值。五萬金可乎。甲噉其妄。曰。是區區者。烏值此多金哉。吾方憫子窮困。而子竟居爲奇貨。何也。以吾估之。三千金足矣。何不可。黃乙代益之。於是此增彼減。益至兩萬金。何仍作不舍狀。甲作色欲行。黃乙挽之止。且讓何曰。子再不

售過此恐難再得重值矣。何乃首肯。甲亟返寓。取金交易。遂成。黃乙謂甲曰。子將此鼎歸。須盛以錦。匣較壯觀瞻。俟裝飾就緒。再賚送余處。甲曰諾。黃乙先行。甲攜鼎出行。未數武。忽有警察三兩輩。逕來拘甲。至警署。署長升堂。鞠訊。謂甲盜邸中寶鼎。甲譁辯不已。署長出報案單一紙示之。蓋先數日。某邸曾失鼎一具。已報告各官署。請爲緝獲。茲人贓並獲。富科甲以罪也。甲呼冤不止。謂係購自何姓者。署長派警士拘甲。至某旅館。而何姓則杳如黃鶴。甲牽涉黃乙。署長不容置辯。竟以道員作賊治。以應得之罪。且據情上詳。褫其職銜。越日而江漢關道一缺。則已另補他員矣。甲累訟經年。始釋重負。事後與人道及此事。始悉黃乙怒已措給其所謂加二之門費。並酬金。故掉此玄虛。以洩其忿。固足徵其勢力之偉大。然亦可覘亡清妖孽中黑幕之一部份焉。

都門詠景

(木長胡)

●瓊島春陰

罨春陰。澹沱釀花天。去年燕來時。愛闌干。東角棠梨。一樹淡抹燕
支任寫同心院。本莫唱十香詞。空倚妝樓。望長日。簾垂。祇道瓊
華先剗。甚蓬壺碧島。尙蠹風漪。惹啼鵲。那樹紅淚。一絲絲。望輪臺
紫駝西去。問玉真前世。幾人知。晚煙。迥夕陽。難透。欲下還遲。

●居庸疊翠

渡沙河。遠指十三陵。一鞭自東來。看重巒。回巘。雄關兀兀。高傍雲
開。忽碾長安。鈿轂到此響。晴雷遙念。黃花塞。笳管吹衰。往日防
秋何處。怎紅亭粉堞。半萎蒿萊。祇山光難畫。千疊碧於。苦嚙銅烏
畫竿。風細問。屬車誰是勒銘才。這回去。雁門還好。莫向龍堆。

明季 女騎將

(綺緣)

明季有劉參戎者。擁一旅之衆。操百乘之權。深嫻韜略。兼擅弓刀。威鎮一方。盜賊無敢入其汛地者。時值天下騷然。武備不振。參戎怒然憂之。親督士卒。且夕操演。且授武技陣略於諸兒。有女媀孃。年未及笄。請與列焉。參戎笑却之曰。吾之所以授武技於汝諸兒者。非令蹈好勇鬥狠之習也。將使盡力於國事耳。若兒以女子身。何堪當此。誠不若以餘暇習文事。若兵兇戰危。則匪所宜問津也。媀孃驟然曰。娘子軍。威夫。人城固。苟無其事。胡能名垂竹帛。傳誦迄今。兒縱陋劣。獨不能效法前人乎。且方今國政凌夷。萑苻蠶起。習此亦可用以自保。至若文事。儻白妃黃之技。錦繡纂組之工。兒亦已稍稍能之。久且生厭。以爲徒耗吾心力。勞吾形骸。耳曾無所用不足習也。參戎壯其志。遂命與諸兒共習。乃媀孃天賦敏慧。力不亦弱。未及一年。卽能彎五石弓。舞雙股劍。且熟讀孫武諸書。悉心揣摩。背誦如流。諸兒驚駭。非其敵也。父嘗嘆曰。不圖我技乃僅傳之弱息。良可惜也。媀孃尤嗜劍術。苦無良師。參戎亦不甚諳此。因徧詔部下。謂有能以劍術授媀孃者。可得上賞。且遷其秩。久無應者。後忽有部下某將之母。年事已高。髮且白矣。來謁參戎曰。老身縱年邁無能爲。然少時亦嘗習末技。聞女公子多才。且亦嗜此。故不辭孟浪。來共切磋。勿求酬賞也。參戎姑令試之。媀孃其結束假長劍一舞之光寒影疾。風動雷鳴。令人目眩心駭。媀孃喜而拜曰。果吾師也。遂以禮待之。旦夕謀盡其技。未嘗稍懈。媀孃亦喜其慧而有禮。竭其所能授之一歲後。忽求去。媀孃道泣留之。媀孃曰。子已青出於藍矣。我技授自一厄。惜無所用。且恐失傳。故轉授於子。子更能精習。當尙有進。營中殊苦煩瀆。勿慣久居。余其行矣。遂去。媀孃秉其訓。仍日習之不懈。每舞時。能使其身爲劍光所蔽。不可復見。命侍

婢灑之水悉散落數武外無點滴沾其衣履又精弩箭能於百步以外貫蠶穿楊侍婢從而習之亦復能之軍中無此材也娟常集侍婢數十輩衣以彩衣部署成軍授以擊刺進退之法令互爲攻守埋伏井井有序娟自側督之怡然自得不久而侍婢皆能兵即弱者亦足敵壯夫矣諸兒皆目爲兒戲殊不知娟嫵固亦有深意存也

時值張賊揭竿而起川滇等皆爲所下尋且侵入湖廣掠及參戎所駐地賊勢浩大數逾十萬衆居民相率遷移輾轉流離泣聲徧野參戎不能忍自起討之然自度兵寡不能勝因詔其家人曰賊勢披猖至此我素具威名胡可坐視不討諸兒皆同受國恩俱宜從征娟兒可奉母移家避賊娟毅然曰國之將亡家於何有兒縱弱女亦有雄心自度非深閨待死掩面嬌啼者可比今亦願隨父討賊父阻之曰而母年高不慣見戰禍兒當移忠作孝我或得勝再召兒共往長驅直入以殲餘孽娟始怏怏退參戎留三百兵歸娟娘乃率諸子出征所部雖多精壯然賊衆銳氣正盛兩軍衆寡懸殊交鋒之下賊知其虛分兵自間道出趨其後以圍之參戎腹背受敵猶力戰不却迴顧部下傷亡殆盡厲聲謂部將曰今日何日直我輩殉國成名日幸各奮力交綏與賊同盡勿得有一人降以貽吾軍羞苟有之者當斬以徇語次鬚髮皆豎躍騎直前諸子爭護之與賊衆相殺過富自晨迄午力戰不衰參戎以瘡痍徧體力竭而殞諸子亦無一生還者全軍盡沒賊衆亦伏屍徧野流血成渠後有一卒哀參戎之忠烈乘夜潛竊其屍掘土掩之而單騎出走以報於娟嫵

娟嫵既奉母歸仍日督軍士操演以備應用惟中心懸懸無時或釋常仰天浩嘆而以未得殺賊立功爲

憾及是聞耗不禁痛哭失聲。暈絕而甦。母轉不及啼。方翼之起。與侍婢共慰之。而噩耗又至。蓋娟孀之未婚。夫亦於某地陣殞矣。娟孀時猶未嫁。其夫亦爲武職。驍勇善戰。參戎愛之。故字以女。至此竟亦殉國。娟孀益椎心泣血。痛不欲生。立號召士卒。期以復仇。且盡鬻家產。并釵環之微。亦盡易之。以充餉。復廣市酒肉。以犒之。旋拔劍而顧部屬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諸君明達。當亦知之。今日此行。無異破釜沉舟。卽不幸而兵敗身死。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亦足愧彼食國祿而臨陣却走者。流雖然。人各有志。胡能相強。有不願者。可先歸田里。餘則修其戈矛。卽於翌日啓行可也。言猶未已。士卒哭聲四起。皆拔刀擊案。謂甘受指揮。期以死戰。娟孀復大聲曰。有家室者可歸。老弱者亦然。衆同聲白。吾輩亦具人心。豈木石耶。今願隨女將軍討賊。有私遁者。當共誅之。娟知軍心可用。然患其不敷應敵。則四出招之。會官軍失利。逃卒四散。皆乘此來歸。甘爲前驅。娟遂整軍而行。紀律森嚴。軍容煥赫。所過民間。秋毫無犯。爰是萬民感戴。爭簞食壺漿以迎。餉饋之常足矣。

軍中男女有別。娟與侍婢別隸一營。不與男卒相雜。每出。二婢執繡旗爲前導。大書曰。復仇衛國。娟亦躬自臨敵。摻摻纖手。矯橫柳葉之刀。楚楚細腰。低跨桃花之騎。侍婢數十。皆衣軟鎧。佩輕劍。左右交擁。有如衆星之捧月。觀者無不謂花氏木蘭復見之於今日也。麾軍前進。日走百里。未逾時。已抵賊境。娟偵知殺參戎者。爲一李姓賊。適屯於此。欲前討之。乃李所部之衆。過娟十倍。孟浪前進。決無勝理。乃俟夜詔部下曰。賊安居久。其氣已衰。今可乘夜攻之。四出縱火。賊防務久弛。此必勝之策也。然宜急而不宜緩。若以明日出之。則其敗也必矣。衆歡然諾。立飽餐整甲待命。三鼓後。娟卽督之。刼營火光。熊賊衆皆倉卒起。然

以無備。勿能拒戰。或轉自相攻。殺四散奔潰。而娟衆則誓死。殺賊無不以一當十。未久而賊營墟。李賊單騎出走。有小校告娟。娟飛騎逐之。李遁。殊疾。勢已不及。娟彎弓射之。中其背。創重立墮。娟挾之歸營。斷頭。灑血以祭。其親已復。縱聲恸哭。士卒皆爲下淚。祭既。娟立命退軍。曰。賊寇援軍。不日當至。初來多銳氣。非吾輩所能敵。當暫棄此地。以走更圖他計。可也。衆從之。而賊軍已至。娟無奈。列隊迎之。互有殺傷。而賊將涎娟顏色。擬生致之。乃止部下勿進。而自與數將出陣挑戰。娟初不懼。力前迎之。賊將果敗。則三人合力攻娟。然仍志在生擒。終不忍創娟。娟戰益驍。擲刀地上。拔雙劍來敵。勢如旋風。賊雖勇悍。而所持者多爲長槍大戟。無此便捷。不足與敵。未幾。娟忽作聲。嬌叱。熱血四濺。一賊已喪其元。餘二人心胆俱落。返而却走。娟復揮劍。斬其一。餘一人遁。已遠。娟橫劍騎上。出弩射之。亦顛爲部下所殺。有指以告娟者。殺張將軍者。卽此曾也。張卽娟夫。娟又下騎。決其首以歸。時賊衆雖多。然憚娟勇。無敢進逼者。娟亦勿再前進。整軍緩緩退去。而自爲之殿。賊亦毋敢稍動。軍旣歸。娟復以賊首祭其故夫。語部下曰。此行幸不敗。北悉諸君猛戰之功。然賊已洞悉吾軍虛實。行且來。此合圍吾軍。單薄又乏。後援非其敵也。今惟有利用地。勢嚴守此邑耳。

厥後明祚旣覆。賊勢益張。雖曾小挫於娟。致創其將數人。然仍長驅掠地。不爲稍阻。且欲得娟而甘心焉。顧娟士卒雖少。而能善用之人咸效死。不二。且其行止亦不可捉摸。遇賊兵支隊。則立麾軍與戰。娟每隻身直入。不避鋒鏑。當者無不披靡。如賊大隊來。則引兵避之。不與戰也。以是賊咸苦之。且憚娟殊甚。呼爲女將軍而不名。無敢加以輕視者。娟雖輾戰數月。部下之傷亡者纔數十人耳。然是時寇氛徧地。援兵終

無。至。者。而。糧。食。亦。漸。匱。乏。娟。嘆。曰。大。事。不。可。爲。矣。因。泣。語。其。部。下。曰。初。期。與。諸。君。子。戮。力。討。賊。終。始。如。一。無。如。大。勢。已。去。殊。非。吾。儕。孤。軍。所。可。挽。回。徒。死。無。益。然。鼠。寇。亦。終。不。能。成。基。業。諸。君。姑。留。此。有。用。之。身。爲。他。日。復。國。計。可。也。妾。自。此。長。齋。繡。佛。不。問。外。事。矣。衆。皆。泣。下。娟。遂。以。侍。婢。分。偶。將。士。之。少。年。英。俊。而。無。偶。者。咸。令。散。去。已。則。仍。隻。身。仗。劍。并。所。騎。亦。贈。之。於。人。曰。吾。蓄。此。無。所。用。也。娟。母。先。已。病。故。其。戚。恐。阻。娟。討。賊。之。舉。故。秘。不。令。知。至。是。娟。歸。撫。棺。大。慟。曰。兒。無。狀。既。不。能。盡。忠。復。未。能。盡。孝。尙。得。覩。然。立。於。人。間。耶。橫。劍。欲。自。剄。衆。力。奪。之。始。已。會。前。授。以。劍。術。之。嫗。來。其。子。蓋。亦。從。參。戎。陣。殞。久。矣。娟。泣。謂。之。曰。余。無。意。於。濁。世。行。且。遜。跡。入。山。盡。儼。俗。障。子。能。從。我。乎。嫗。曰。吾。蓄。是。意。已。久。不。圖。子。乃。先。得。我。心。遂。相。偕。去。隱。於。湘。西。某。山。結。廬。禮。佛。未。幾。而。此。山。之。害。蟲。惡。獸。乃。悉。爲。二。人。所。盡。行。旅。咸。安。誦。其。功。德。不。止。數。歲。後。忽。俱。杳。或。云。已。死。或。則。曰。雲。遊。他。去。不。知。二。說。孰。爲。信。也。

綺。緣。曰。何。明。季。女。傑。之。多。耶。吾。前。記。劉。淑。英。事。已。覺。不。數。數。觀。良。可。愧。鬚。眉。之。不。忠。不。孝。而。覩。顏。事。仇。者。矣。不。圖。娟。孀。所。爲。猶。有。過。之。其。事。其。人。洵。足。風。世。又。烏。可。勿。傳。哉。

都 門 詠 景

(木 長 胡)

● 玉泉垂虹

敞。蠡。窗。一。角。玉。泉。山。雨。餘。夕。陽。紅。聽。涓。涓。細。溜。穿。花。過。竹。香。引。連。
簫。又。見。魚。雲。散。盡。碧。鏡。曳。雙。虹。影。落。芙。蓉。沼。愁。照。驚。鴻。一。樣。長。
安。通。客。騎。黃。襟。紫。帶。不。辨。雌。雄。問。玻。璃。天。上。何。事。挂。雕。弓。歎。翠。華。
搖。搖。無。定。也。曉。來。西。現。晚。來。東。玉。橋。外。翠。甌。誰。泛。寂。寞。秋。宮。

● 金臺夕照

上。高。臺。滿。眼。夕。陽。紅。杜。鵑。一。聲。聲。自。燕。昭。去。後。池。荒。烟。冷。樹。古。雲。
平。到。底。千。金。駿。骨。馬。重。故。人。輕。空。灑。興。亡。淚。極。目。重。城。聞。道。招。
涼。閣。住。縱。山。伴。侶。試。學。吹。笙。聽。冰。丸。花。外。驚。斷。上。林。鶯。一。霎。時。
大。紅。門。裏。任。柳。風。吹。散。亞。夫。營。倚。闌。望。雁。行。斜。處。可。是。歸。程。

怪異 手 法國大小說家毛柏桑原著

(瘦 鵝)

去今可八閱月前。友人路易招同學數輩。聚其寓廬中夜話。各進淡酒及紙烟。以佐談興。或言文學。或言美術。或則侈述詼諧之故事。笑風與淚雨並起。大抵少年之人。多健于談。故凡少年場中。談鋒最烈。方譁呼間。陡見室門洞闢。一人狀如颶風奔突而入。衆爭視其人。亦爲同學之一。與予尤相得。無殊骨肉。其人足甫逾闕。卽揚聲呼曰。諸君試猜之。吾從何許來者。一人應聲曰。吾意君必從梅彌爾來。且爾爲狀。滋樂必有得意之事。意者此來。殆向人貸得巨資。足供揮霍。或則令姑母死。以巨產遺爾矣。又一人曰。以吾度之。爾必從酒家轟飲而歸。道中遙聞淡酒之馨。饑復熾。故又奔就此間。吾言然否。其人笑曰。諸君誤矣。吾適從璠門台來。淹留可八日。得識一獯惡之罪犯。今姑紹介以見諸君。語次探懷出一乾黑之手。見之令人生怖。手長而巨。膚革已皴。筋絡狀頗堅強。隱隱可見。膚外裹絳肖羊皮之紙指端。尙留指甲。旣狹且尖。作黃色。此其爲狀。固類罪犯之手。雖在一里以外。已能知之矣。其人又曰。當吾在璠門台時。拍賣場中。方拍賣一老巫之什物。此巫于璠門台夙有名。每當來復六日。輒以帚柄代馬。揚長入禮拜堂。擅魔術。變幻百出。能令母牛分泌藍色之乳。奇詭無匹。此手爲巫生平恩物。愛之如己。手聞本屬之一罪犯。以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受刑而死。當其生時。嘗以結髮之妻溺之于井。并縊曩年證婚之牧師。高縣于禮拜堂鐘塔之顛。後遂出亡。行蹤幾遍全球。途中復恣行惡劫。旅客十二人。并燬一修道院。死僧侶二十。如是猶未足也。復入尼菴。縱淫清淨之地。夷爲花柳之場。厥罪大矣。衆咸問曰。然爾又何需此手者。其人笑曰。吾負債巨。無以爲償。將以此手縣之吾寓門鈴之上。俾債主見之。生慄。一一鼠竄而去。時座中有一頎偉之

手

一

英國人曰亨利施密司者。向好辯難。聞來友語。則冷然言曰。吾友吾意。此手初非人手。特爲印度之獸。肉而以新法醃成。此狀者。君如製爲牛茶。味當不惡。中有一醫學生。已含醉意。猶怡然言曰。諸君勿調謔。容吾一言。因面來友曰。庇亞爾。吾今進一忠告。願君納之。此死者。遺骨取之不祥。法當代爲掩埋。以全人道。否則死者之魂。不死將向君索取。此手矣。且此手生前嘗殺人。結習未除。置諸家中。亦殊非福。古人有言。殺人者。終必殺人。當凜之也。時主人路易。又注酒于醫學生。蓋中嗑嗑笑曰。飲酒者。終當飲酒。醫學生頷之以首。把盞一飲。而盡。酒盡而身亦蒲伏案下矣。座人見狀。皆拊掌大笑。庇亞爾則高擎其盞。向手擊折曰。吾以此酒爲賢主人壽。果過吾者。實所歡迎。聞者復大笑。尋各閒談他事。置手弗道。燭三跋。遂皆告歸。翌日。予偶經庇亞爾寓。叩關訪之。時在午后二時。庇亞爾方吸烟讀書。狀至恬適。予因問曰。庇亞爾。君安耶。庇亞爾歎然答曰。謝君存問。吾殊無恙。予曰。然君所得手。又安在。庇亞爾曰。昨夕。吾自路易許歸。卽以此手懸于門鈴之上。夜半。果有人來。擊吾鈴。作聲甚厲。吾匆匆而起。問擊鈴者誰。凡三發。問初無應者。乃復就寢。吾意。彼人殆以見此枯手。故駭走矣。方語時。鈴聲陡作。居停主人躡步入。其人粗獷。不學。初不知禮。衷爲何物。入時。傲不爲禮。岸然謂庇亞爾曰。先生趣去。此門鈴上。死人之手。幸勿少滯。脫非然者。此間將不容先生。一日居矣。庇亞爾正色曰。先生辱此手矣。須知此手出處。非卑不能受辱。居停主人抗聲曰。吾但欲去此手。他非所知語。旣挺身出室。躡步而去。庇亞爾從之出。卽門鈴上取手下。將入室中。懸于牀畔。電鈴之次。含笑謂予曰。縣于此。亦得大類。脫拉泊黨人。予人以警告曰。兄弟爾當死。以後吾夜夜就寢。當發奇想。且藉此自警。計亦良得。一小時後。予遂別庇亞爾歸。夜中就寢。頗作惡夢。益以日中所見神經。

受震過甚。夜遂見之於夢。竟夕憧擾。往往驚醒。有一次似覺有人闖入吾室。瞥然弗見。亟起覓之。牀下初無所見。啓櫥視之。亦杳無蹤影。侵晨六時許。方沈沈入睡。陡聞叩門聲。大震躍起。啓關。則見一人挺立門外。震震而顛。衣履未整。顏色慘白如死。諦視其人。則庇亞爾僕也。僕見予。卽嗚咽曰。先生吾主被殺矣。予略事盥洗。匆促赴庇亞爾家。

時則途中人已大集。紛紛聚論其事。羣人面上。咸作激動之色。予排衆赴庇亞爾寢室。步步如蟻行。門外有警吏。梗予不聽入。予告以姓名。始縱予入室。心有四警吏。各執手冊。遍檢室中物事。厥狀滋切。時復竊竊私語。若有所議。議畢。則記之于冊。牀次有醫士二。方聚語。庇亞爾則偃臥于牀。聲息都寂。時猶未死。而爲狀絕。可怖。雙眸大張。眼珠沈定。弗動。似有無限之恐怖。呈露於外。二手緊握骨節。皆齧然。外突。身上覆一黑布。上及頰際。予趨前揭之。遂見頸上有五指之印。深刻其膚。襯衣濺血數滴。尙鮮豔如桃花。予偶仰首。則見牀次電鈴之上。手已烏。有意者。醫士恐人見之。震懼。故已移置他處。因亦弗問。翌日新聞紙中。已詳載其事。蓋皆得諸警吏手冊中者。其文曰。

· 嚆昔之夕。法學生庇亞爾君。幾遭兇人謀殺。此君系出璠門台望族。今以就學巴黎。遂寓于此。是夕君歸時。在十時許。自言憊極欲眠。屬其臧獲龐文先自歸寢。夜將半。龐文陡爲鈴聲所醒。聲發。自主人寢內。似有萬急之事。于是大驚起坐。然燭傾。聽聲少寂。復作厥聲。益厲。龐文飛奔出室。往呼閤人。閤人則出召警。察破門而入。旣入室。慘象立逼。目驗蓋見家具已凌亂。弗整。似曾劇鬥。而庇亞爾君則僵臥。室心昏不省。事色朽如死灰。目定弗動。頸際有五指之痕。入膚若刻。醫博士包度氏。應召來視疾。據云。兇

人必孔武有力。非尋常之人。其手必瘦削。五指如鉞。故頸際指痕洞爲小穴。至此兇人爲誰。則未得迹。兆而其行兇之主。旨何在。亦未之知也。

閱日。此新聞紙中又記曰。

庇亞爾君遇險事。本報昨已詳載。幸得醫博士包度氏力加救治。始得不死。惟受驚過劇。心志不能復元。案中端倪。亦尙未得。

此新聞紙中所載。固爲實事。吾友雖得保其軀命。而癩病作矣。七閱月後。予往省之于瘋人院中。庇亞爾心志終未復。長日作譫語。蟬嫣弗絕。心中常有幻想。謂爲厲鬼所逐。每見一人。輒喊呼以起。以爲厲鬼至矣。一日。瘋人院中忽以人招予。謂庇亞爾病又加劇。予聞耗立往。時則吾友方靜臥。不言不動。者可兩小時。尋忽虎躍去牀。張臂作撲人狀。嘶聲呼曰。趣去之。趣去之。彼又扼吾吭矣。呼時繞室狂走。走兩匝。遂撲地死。庇亞爾者。孤兒也。舍一身外。初無家族。予忝爲知友。因爲之屏當後事。殮後。卽扶柩赴璠門台。將歸葬于其父母之側。回憶數十日。前庇亞爾方自此間歸。巴黎來路。易家痛飲。淡酒并出。枯手相示。不意今日復至此。問已作長眠之人。人牛朝露。良可浩歎。閱四日。卽庇亞爾下窆之期。予與老牧師同赴小墓場。中心悽惻萬狀。此老牧師者。實爲庇亞爾幼時就業之師。前此高坐授書。今則揮其老淚。送葬矣。是日天色頗明媚。長空一碧。無盡不翳。纖雲羣鳥。隱山坡矮樹叢中。啾晰作歌。尙憶兒時與庇亞爾同嬉時。至此山上。插桑子。啖之。今吾悵悵前趨。似猶見庇亞爾。循籬落而奔。就籬隙蛇行。而出其地。吾亦識之。蓋在義塚地盡處也。每嬉罷歸時。吾二人唇頰皆黑。桑子之汁塗澤殆遍。今則矮樹叢中。桑子又盛結矣。迴憶

前塵彌增。今恨不期。擷取其一口。中嚼之甘芬之味。初無異于兒時。益令吾苦思。庇亞爾不置。斯時已近墓場。老牧師喃喃作禱辭。聲細如蟲吟。場中方爲庇亞爾營壙。微聞丁丁下鋤之聲。予及老牧師甫入場。壙工忽大呼。招予僂趨前。老牧師立合其聖經。健步至于壙側。時則壙工輩忽于層土之下。得一古樁。斧著其上。蓋乃立闕。中有骨骼一具。爲狀絕偉。目眶但餘細骨。似猶灼灼作視人狀。予不審何由。彌覺刺促。弗寧。恐怖之念。排之不去。陡聞壙工中有一人呼曰。嘻。爾曹曷視之。此陳死人一手。已斷而手乃在。是遂于樁底取一枯黑之手。舉以示予。予大震。欲却噤不能聲。又一人笑曰。吾觀死者似方。停目視爾。瞬且躍起。力扼爾吭。索還此手。爾其慎之。老牧師亟曰。諸君勿爾。死者已矣。宜聽彼安睡。勿加驚擾。今曷嚴闔此樁。趣爲密司忒庇亞爾營壙。傷哉。吾庇亞爾也。明日葬事已畢。予卽買棹返巴黎。臨行以五十法郎授老牧師。屬爲彌撒之禮。蓋所以安死者幽魂也。

吾友李涵秋所著廣陵潮一書。久膾炙人口。是書蓋逐日登載大共和日報副張也。李君又擔任遊戲文一欄。乙卯夏四月。因嫁女大忙。故未寄稿。錢君須彌倩余爲之庖代。且以賀涵秋嫁女命題。囑余作之。余思若作普通賀嫁女滑稽文。毫無意味。冥思半日。乃就涵秋所著之廣陵潮中事實。組成賀詞。雖不敢自謂詼諧。然使移贈賀他人嫁女。則不能用。大約讀過廣陵潮者。閱余之作。自覺其妙也。文曰：俊父必生美女。是伍淑儀。抑是明似珠。至親且作冰人。請秦洛鐘。莫請何其甫。妝奩早備。買馬桶。應倩林雨生。帳額高題。畫鴛鴦。須請朱小姐。阿爺伍晉芳。抱轎僕婦黃大媽。陪房。豈章美娘。下嫁書痴。非雲繡春。誤嫁劣婿。花轎縱然抬錯。幸喜未遇惡願。三柴堆誰敢偷眠。也應預防。饒孫大送親。造府親家翁。不睡水櫃檯。餉客有餚。戚友們飽啖。葱油餅。臉落紅之點點。新郎官。是否癩頭。叫快活之聲聲。丈人峯。非關洗脚。此日遊戲欄內。聊伸幾句賀詞。他時廣陵潮中。又添一段佳話。

(少芹)

小說情霧中花

(董然)

看官。在下這篇小說的起點地方。是法國京城巴黎。那巴黎局面。也不消在下說得。可算得數一數二的繁華地方了。一到日影銜山。那般墮鞭公子。走馬王孫。一個個對酒興歌。開懷暢飲。甚麼白蘭地。喇威士。克。咧。總。喝。他。一。個。西。江。水。盡。所。以。那。班。酒。館。在。華。燈。初。上。時。候。都。打。起。精。神。應。酬。主。顧。這。也。不。在。話。下。單。說。就。中。有。個。叫。做。福。珍。酒。館。是。一。般。貴。族。子。弟。聚。集。的。地。方。這。天。晚。上。那。班。音。樂。隊。奏。着。愛。情。的。歌。曲。顧。影。自。憐。的。少。年。個。個。攜。着。意。中。人。的。手。傾。那。情。愫。芳。菲。醞。郁。的。酒。氣。和。那。美。人。身。上。的。香。氣。混。成。一。片。化。做。一。股。熱。騰。騰。的。蒸。氣。喝。酒。的。客。人。耳。朵。裏。聽。着。男。女。相。悅。的。歌。曲。鼻。子。裏。聞。着。這。種。蒸。氣。頓。時。好。似。跌。入。愛。情。的。波。浪。裏。一。般。嘻。開。着。嘴。合。不。攏。來。這。個。當。兒。那。室。門。開。着。忽。地。來。了。一。個。少。年。頓。時。把。全。場。目。光。好。似。吸。鐵。石。一。般。吸。住。你。道。爲。何。原。來。進。來。的。是。巴。黎。鼎。鼎。大。名。的。美。少。年。叫。做。羅。賽。爾。金。絲。的。頭。髮。蓋。了。一。頭。映。着。燈。光。分。外。覺。得。美。麗。羅。賽。爾。的。面。目。本。來。常。常。帶。笑。的。今。天。却。氣。憤。憤。地。只。管。拿。手。巾。揩。額。角。上。的。汗。珠。撇。起。嘴。唇。不。住。嘆。氣。說。也。奇。怪。隔。坐。也。有。一。個。人。在。那。裏。長。吁。短。嘆。羅。賽。爾。心。中。詫。異。便。抬。頭。瞧。望。那。人。覺。面。熟。得。狠。只。是。記。不。起。他。的。姓。名。來。回。想。我。羅。賽。爾。因。情。場。失。意。在。那。裏。納。悶。難。道。天。下。竟。有。和。我。一。般。境。遇。的。嗎。看。官。你。道。這。位。朋。友。是。誰。一。望。而。知。是。戎。馬。中。人。但。是。沒。有。武。夫。傲。慢。的。態。度。衣。服。修。潔。丰。采。麗。都。那。股。英。挺。不。拔。之。氣。和。羅。賽。爾。不。相。上。下。當。下。羅。賽。爾。便。和。他。對。坐。看。那。朋。友。鬱。鬱。不。樂。忍。不。住。問。道。朋。友。恕。吾。失。禮。吾。原。不。該。冒。昧。動。問。不。知。你。爲。甚。長。吁。短。嘆。可。否。請。教。一。二。那。人。聽。了。搖。頭。嘆。道。歡。場。失。意。彌。復。可。憐。此。中。苦。况。那。堪。爲。外。人。道。呢。但。是。既。承。下。問。不。妨。奉。告。一。二。在。下。原。是。

軍人槍林彈雨的滋味。兀是嘗過不少。九死一生。方始還鄉。不是在下自誇。任憑甚麼刀山劍樹。在下却都視同無物。不道今天却遭愛情的槍彈打了一下。說到這裏。羅賽爾早雙眼噙着淚痕。黯然欲泣。原來羅賽爾今天也吃着愛情的槍彈打了一下。聽着那人的言語。兀是同病相憐呢。那人接着又說道。前幾年在下相識了一個女友。那女友正是天上安琪兒化身。在下一見便傾倒石榴裙下。彼美也含情款款。數年如一日。今天早晨咱們却相遇在博物院裏。他挾着一個翩翩顧影的慘綠少年。竟把在下置之度外。人非木石。遭了這個激刺。那得不痛心呢。說罷。決瀾滿袖。羅賽爾聽了。早也潯陽江頭送客的司馬第二了。執着那人的手道。老友。自今以後。吾却結着了一個朋友。吾住在歇古路四十號。請老友時常惠顧。說罷握手而別。

羅賽爾原是英國人氏。僑寓法京。徵逐交際社會中。不知有幾多閨閣名姝。傾倒檀郎。只是他情有獨鍾。任你粉紅黛綠。燕瘦環肥。他却當作哀鴻一例看呢。他的意中人。是花都（巴黎別名）之花默芬女士。做書的沒有本領描寫這位女士的風貌。千言萬語。併做一句說。這位女士看官如果遇見。有分教。也要色授魂與。咧。羅賽爾得識個儂。那豔福。正是不淺。可惜來了一個情敵。把默芬的愛情分了一半。去這情敵是誰。也是世家子弟。叫做忒克。羅賽爾雖沒有會見過。却早憤火中燒。恨不得將忒克一口吞下。一天早上。忽地從郵筒中飛來香牋數幅。那娟秀的筆墨。一望而知。是意中人手筆了。羅賽爾接着。不覺心花怒放。好似奉了上帝綸音一般。向那粉紅色的霞牋上親上幾個吻。便慢慢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像牧師念聖經一般。越看越有味兒。原來信上是約羅賽爾。下午到公園會晤。那羅賽爾怎的不心猿意馬呢。當下

羅賽爾把那芳函鄭重藏着。忽忽喫了午飯。換了衣服。對鏡着意端詳了一會。便飛也似的套車到公園裏來。不一會。那葱葱鬱鬱的園林。早已在望。便下了車。兩步作一步。走進了園門。接連兜了一個圈子。却不見意中人的倩影。便在鐵椅上坐了一會。等得不耐煩。額上汗珠淋漓而下。羅賽爾定了一定神。信步四下尋覓。只見公園內游客都攜着姣妻美眷。我我卿卿。分外親熱。羅賽爾好不羨慕。說也奇怪。這個時候。他一眼早瞧見鐵椅上坐着一對鴛鴦。兀是在那裏情話。那女子背影好生眼熟。便走上細細一認。千真萬真。真是他意中人。花都之花。默芬小姐。不看猶可。一看早氣得羅賽爾一個發昏。當下也不去驚動他們。退出園來。切齒痛恨。道這厮一定是吾的情敵。忒克呢。羅賽爾出來便一脚到福珍酒館坐了一會。不住納悶。那一股無名火。幾何要冒穿天靈蓋。上騰霄漢。這時却不道結識了一個萍水之交。就是在下這篇小說起首的一段故事了。

明天那一位朋友忽然惠顧。不及寒暄。就拖着羅賽爾一同去訪一個朋友。蹄聲得得。走在路中。羅賽爾忽然詫異起來。原來這條路是羅賽爾常常行走的地方。心中想着道。這位朋友吾一時大意。還沒有問他姓名呢。正要啓口動問。那馬車忽然停住。羅賽爾抬頭一望。喫了一驚。原來停車的門首。却是他情人默芬家裏。只見那朋友不問情由。拖了羅賽爾。橫冲直突的走了進去。默芬便迎着出來。一見兩人。也喫了一嚇。那位不知姓名的朋友。早對着默芬。盛氣勃勃的大聲說道。那無賴的英國人羅賽爾。和馬丹訂了婚。麼。默芬不及回答。羅賽爾早跳起身來。攔住這位朋友。喝道。休得胡說。在下就是羅賽爾。那人聽了。便抬頭向羅賽爾望了一眼。大呼道。吾遇見了魔鬼。咧。說罷。便頭也不回。一溜烟去了。當下羅賽爾和默

券。摸。不。着。是。甚。麼。道。理。相。視。了。好。一。會。默。芬。忽。然。拍。手。笑。道。吾。明。白。了。便。在。桌。上。取。了。一。張。新。聞。紙。指。着。

一。段。與。羅。賽。爾。看。道。

德。國。某。子。爵。近。攜。其。新。夫。人。來。法。京。旅。行。新。夫。人。丰。姿。傾。倒。一。時。所。最。奇。者。與。吾。國。名。姝。默。芬。女。士。貌。極。相。似。云。

默。芬。笑。對。羅。賽。爾。道。適。間。那。位。朋。友。就。是。忒。克。你。與。他。遇。見。的。想。是。這。位。子。爵。夫。人。了。吾。昨。天。忽。抱。采。薪。公。園。之。游。遂。至。失。約。你。與。忒。克。却。不。道。都。是。霧。裏。看。花。呢。羅。賽。爾。當。下。恍。然。大。悟。深。自。引。咎。却。趁。這。當。兒。向。那。意。中。人。求。婚。默。芬。也。不。答。應。却。與。他。接。了。一。個。吻。這。大。約。就。算。他。答。應。的。意。思。表。示。咧。

軍事小說 碧玉小傳

(明道)

碧玉法之白雲村人。幼失怙恃。爲婢於赫德森夫人家。性伶慧。貌尤佳。望之如臨風。楊柳楚楚。可憐。以故夫人鍾愛之。輒加青眼。夫人有兩女。皆肄業於鄰近學校。與碧玉甚親愛。暇時課以文字。旁及英德。皆能領悟。且讀甚勤。尤喜瀏覽乙部。記憶力甚強。長女每嘆謂夫人曰。碧玉小妮子。聰敏過人。惜生長蓬蒿中。不及受高等之教育也。夫人亦爲之惋惜。然碧玉讀書雖不多。而深明大義。已非尋常女子所及矣。

歐戰起時。德軍直逼巴黎。其少主人克萊司亦從軍出征。克萊司爲航空學校畢業生。年方弱冠。英姿颯爽。與碧玉雅有情愫。願以主僕之分。尙覺有所扞格也。後克萊司捐軀死於沙場。碧玉每念及小主人。傷心之間。常沾襟袖。其時法人因被德軍施放毒砲。戰輒敗績。連失壕溝數道。退守萊姆。德軍乘勝銳進。白雲村遂亦陷於敵。人初碧玉聞法軍敗耗。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荷戈執矛。殲彼醜虜。以衛社稷。及德軍進迫村東。砲聲隆隆。竟日不絕。村人聞警。皆四散奔匿。夫人同其兩女。亦往他方暫避。碧玉願獨留。夫人語之曰。汝一弱女子。處茲危地。脫彼兇暴之敵人入境。汝不殆乎。碧玉笑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哉。婢子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德軍若來。我必有以報之。少女曰。汝欲報國乎。誠善。第宜見機而作。毋以性命爲孤注。夫人見碧玉之意已決。乃聽其獨留而去。次晨。碧玉起時。見日光射窗紗上。隱然作淡紅色。似含殺氣。村內居民。已遷避一空。閨無人聲。耳畔惟聞鎗聲震地。如燃爆竹。碧玉毫不驚恐。晨餐既畢。取書閑讀。頃之。出克萊司小影。笑貌依然。而骸骨已埋無定河邊矣。把玩之餘。不禁淚下。比日晚。法軍完全敗北。而人喊馬嘶。德軍已至村前。碧玉就窗中觀之。暮色蒼靄中。遙見騎士數人。荷鎗而來。面貌猙獰。

可怖口操德語且笑且以手指點村屋。一若嘲法人之無能者。此時碧玉疾趨下樓。伏於一暗室之隅。以物自蔽。腰藏一匕首。銛利無匹。所以預防不測者。頃之聞打門叫囂聲。有數德兵破扉入。一德兵趨入廚下。搜尋食物。其二則拾級登樓。餘二人在餐室中休憩。少頃德兵自廚下出。顧謂兩人曰。少佐欲飲乎。此間有香檳數甕。且下酒之品甚多。足供我等痛飲也。兩人聞言。亦出室。履聲托托。往廚房去。復頃之。登樓者已下。聞一德兵言曰。此村已無人迹。敵人之膽可謂小如鼯鼠矣。言時笑聲格格。又聞杯蓋之聲。雜陳桌上。蓋德軍已聚而飲矣。餐室之後爲書室。有門通碧玉所匿之室。至是碧玉膽氣忽豪。欲一覘德軍之狀。遂躡足至書室。自隙中窺之。暮靄隱約之中。見一人衣少佐制服。鬚髯戟張。英氣逼人。餘四人分坐其旁。方舉杯牛飲。少佐曰。此村今又爲吾曹飲酒之所。他日當攻入巴黎。與諸君痛飲黃龍也。一人曰。得彼巴黎猶反手耳。英法連戰不利。銳氣盡失。俄人又喪師東方。一蹶不振。我德意志用兵。詎非神乎。但惜前爲比軍所阻。以致興登堡元帥之偉畫。未獲奏功。否則恐今日之法京。已無法人蹤跡矣。又一人曰。英人夜郎自大。與我開釁。若我國潛艇一出地中海。彼不列顛人民。不將束手自斃乎。少佐笑曰。汝言誠然。但令齊泊林飛船隊往來天空。彼人已畏之如天魔矣。豈真以爲天塹不可飛渡耶。碧玉聞德人自誇。不禁爲之髮指。少佐又曰。昨大佐得無線電報告。謂法步軍將會合英國第十九聯隊。共襲我後。取道於泊洛斯萊。今大本營已遣喬弗萊大佐率軍埋伏於其處矣。法兵若來。必全師覆沒。言訖。縱聲狂笑。四人和之。聲震屋瓦。碧玉聞言。大驚自思。此計若行。我軍殆矣。不若我速遁。至大營報告使早自爲計。遂返身出室。思踰垣逸。垣高難躍。墊以桌椅。詎料人方出屋。德兵已聞聲馳至。見碧玉方狂奔。卽鳴一鎗。子彈掠碧玉。

鬢旁而過。德兵大喝曰。速止。否則余鎗再發矣。碧玉氣雖勇。然不覺玉容失色。不得已。止其步。德兵牽之入室。羣笑曰。何處來一美嬌娃。食得豹子。膽敢獨留於此。耶少佐笑曰。我等正嫌寂寞。子可侑觴。碧玉知已入羅網。難免一死。遂強自鎮定。從之一人問碧玉曰。汝爲誰。何故居此。碧玉答曰。我乃赫德森夫人之婢也。夫人令我守此屋者。少佐謂其屬曰。此多娟娟。我見猶憐。四人皆曰。少佐若眷愛之。則一塊禁臠。願讓少佐獨享。少佐樂不可支。舉杯狂吸。碧玉如坐針氈。苦不能脫。而少佐兩目直視。碧玉之身似眈眈欲噬人者。忽以身捱近碧玉。摟之入懷。欲吻其頰。碧玉不禁勃然。繼念我死不足惜。然明日法軍存亡之運。係於我身。豈可輕性命如鴻毛哉。遂忍辱受之。少佐見碧玉不拒。樂愈甚。與軍士擊桌高唱國歌。碧玉思灌醉之。盡力侑觴。德軍豔其色。無杯不盡。咸醺醺大醉。少佐覺不勝疲倦。乃與諸人別。獨攜碧玉上樓。德軍紀律雖嚴。然常戰勝之餘。驕汰自生。且對此如花美眷。玩之如俎上肉。安得不饑涎欲滴哉。少佐既擁碧玉上樓。已頹然醉倒。碧玉思此時不取彼性命。以脫於禍。更待何時。遂鼓其勇氣。出匕首。乘間力刺之。少佐既醉。已失抵抗之力。遂斃於此。名姝之手。碧玉既誅少佐。卽下樓往餐室。聞四人鼻息如雷。已入睡夢。乃往廚下取柴。盡堆門內。縱火焚之。然後出門。就樹下跨德軍所乘之馬。加鞭疾馳而去。回望廬舍。紅光大作。想見諸人已赴火窟矣。黎明。碧玉已抵法軍大營。一躍下馬。同守卒入見。霞飛將軍於帳中詳告緣由。法軍見碧玉血污衣袖。竟能手刃德人。不辭疲勞。來此通報。愛國熱誠。可歌可泣。由是皆稱之曰。女豪傑。是役也。英法兩軍奉霞飛電文。卽變計進襲。卒大敗德兵於泊洛萊。皆碧玉女郎之功也。將軍欲褒其功。碧玉泣曰。吾亦法蘭西之國民。今茲所爲。亦稍盡吾職而已。豈望報乎。不受而去。

碧玉小傳

明道曰。人謂培塿無松柏。信乎。若碧玉者。婢耳。而能立志報國。卒奏大功。觀其辭賞之言。大義凜然。足可與梅村女子輝映千古矣。詩云。誰之恩。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遂譯既竟。感想無窮。使我國而有其人者。吾當鑄金事之。

小俠情
啞秀才

(民哀)

中州林一鳴。世家子也。其父曾任滇省某縣令。因生性鯁直。不得上峯歡。蒞任未久。卽罷吏議。乃棄職歸故里。桑梓文士。咸景仰其才華。爭來執經問字。更有敗德鄉紳。朝夕游說。欲其干預地方訟務。以羅致其入濁流。林父不堪其擾。喟然曰。故鄉靈秀。爲此輩玷辱。盡矣。遂徙家蕪湖。閉門讀書。蒔花種竹。客來均屏謝不見。彼都人士。但知其爲怪僻性成之寓公。殊不知爲懷才抱奇之廉吏也。

時林父年已知非。妻苦不育。經家人再四勸諭。始納竈下婢爲妾。期年得一雄頭角嶄然。啼聲震四鄰。一家咸愛之。日月如梭。兒已四歲。舍哭笑外。不復能作他聲。奴婢交口曰。小公子殆天生啞吧耶。兩母戚然以爲憂。林父達人。坦然曰。林某捫心自問。身列仕版。以來從未作虧心事。苟蒼蒼者。猶在頭上。吾兒決不致終身爲廢人也。遂名之曰一鳴。冀其成也。

一鳴旣長。孔武多力。父教之讀。一鳴兩目灼灼。視紙上喉間格格有聲。惟苦不能發音。聰慧異常。凡病啞者必重聽。而一鳴則非。一日能認方字五六百。教授之法頗新異。先書一字。令其認明。筆劃然後藏之於書包下。乃翻書上。暫識之。某字令其指辨。再取書包下方字中之字。相勘。久之復令抄寫。未幾掩書而令其默寫。苦心孤詣。教之不易。幸一鳴亦樂爲此。每日清晨至暮。非認書卽默寫。不二年通四子。舉五經。居然能放筆爲文章。其父更授以李杜詩集。辛姜詞譜。故一鳴旁通小品。尤擅於四聲協律。推敲吟咏。間得未經人道之句。年十三。冒籍補博士弟子員。逾年有道人踵門求化。見一鳴。謂林父曰。令郎學貫天人。苦患暗症。貧道能爲之治。居士苟不以草野妄人之言爲非。則請以令郎隨我去。三年爲約。富有報命。家

人盡指道人爲歹人。僉曰不可。兩母尤甚。獨林父忽有觸悟。毅然許之。無難色。於是蕪埠遂不見此啞秀才。蹤迹者三年。

瓜期將屆。林父病劇。忽思一鳴。令人尋覓。作最後之訣絕。家人私議曰。海底撈針。奈何奈何。正惶急間。一鳴忽自外歸。發音宏亮。頓異曩時。直趨病榻前。頻呼阿爺不止。林父含笑曰。我聞兒呼聲。我目瞑矣。遂卒。一鳴號哭。躑躅。暈厥者再。喪殮既畢。扶柩歸葬於中州祖塋。復來蕪家。爲一鳴侍兩母極孝。而治家亦頗幹練。設米肆於市上。凡貧苦來糴。均賤價售之。或以虧蝕之說進。一鳴微笑不言。然一鳴經商之法。實勝他人。終未見其蝕本也。家人竊議其三年中所學何術。究不能悉其要領。詢之一鳴。亦不吐實。故其秘藝始終未爲人刺探得實。實則道人乃黃衫之亞。一鳴隨往山左。道人日以藥洗其筋骨。繼復投以刀圭。一鳴遂能作聲。後復授以劍術。騰挪跳躍。絕技超人。飛劍取人首級。百里內如探囊取物。藝成道人屬以善自韜光。毋爲世忌。故一鳴返家後。恂恂執禮。與人交際。訥訥不出之口。類十五六女郎。聞人談婚嫁時。狀態因是啞秀才之稱。又一變而爲雌秀才矣。殊不知一鳴固有驚人之藝。惟不肯輕洩於人前。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者也。

鄰女盛素娥者。小家碧玉也。雖不事修飾。而一種天然媚媚。足以惑陽城而迷下蔡。然潔身自好。閨範頗嚴。父業醫。苦術不精。以故名不甚著。幸有薄田一家數口。賴以贍給。蕪有嚴仲彬其人。虎而冠者。有田與盛產接壤。強欲購之。盛不允。遂構訟。久不決。會新縣令隋某蒞任。嚴以五百金央人關說。盛訟遂負。盛大憤揚言欲控上峯。素娥時年十九。急泣諫曰。嚴仲彬雄冠一鄉。人咸畏之。父欲挫之。而徒事矜誇於實。何

益。苟有好弄。是非者。以父言洩入夫己氏耳。中恐禍慘。有不忍言者。父勃然曰。妮子何知。亦來曉舌。余欲先聲奪人。使彼有所戒。勉暗箭傷人。君子不爲。况其毒已溢於里閭。受其害者不鮮。余言一播。必有人接踵繼起而訴嚴者。卒不聽女言。嚴黨聞其語。走告仲彬。仲彬酷毒性成。頓萌斬草除根之念。陽使人與盛委蛇。陰實偵其秘而中傷之。未幾。果有人指盛與革命黨人相往還。訴之。隋令繫盛於獄。不三月。瘦斃。盛無子。其妻慟哭曰。生女不生男。緩急何所益。際此天日全無之世界。誰復能雪此覆盆黑獄中之冤鬼。雖千載以後。目亦不瞑矣。素娥聞之。痛甚。含涕進曰。兒不肖。荏弱一身。不能作謝小娥爲父雪仇。媿痛何如。然有人能代得仇人首者。兒願終身奉箕帚。貧賤不計也。

時一鳴父服已闋。其大母欲與之論婚。一鳴輒婉言却之。私告人曰。今世女子。無一足與我匹者。與其強違母命。而苟且完婚。貽將來噬臍之悔者。不若緩娶爲愈。况余年尙輕。決不至一世縲老也。人或以盛素娥事告一鳴。且道其殺仇身事之誓。一鳴撫膺起曰。如此。邑宰何足臨民。邑有豪猾。不爲剪除。而反貪其賄賂。虐害無辜。殆恐虎狼噬人不猛。而更益以爪牙。非盡殺之。不足以警巨奸而懲汚吏也。是夜。一鳴入嚴家。梟仲彬首。復入邑署。欲刺隋。隋驚起。林叱之曰。余林一鳴。非盜非竊。特來取汝貪官頭耳。盛某何辜。汝乃鍛鍊成獄。草菅人命。貪暴若此人。問尙有皂白耶。言次。遂抽所佩劍。令大懼。齒震震有聲。叩首乞宥。林曰。宥汝不難。嚴某已誅。却死當其罪。余實爲之。汝不得株連盛家。卽便宥汝。不然。劍鋒到處。汝首領不保矣。幸唯唯聽命。林從容自櫓端飛去。輕捷如猿。倏不見。明日。嚴氏以被殺報縣。而得其首於東門鼓樓上。隋令知林而未敢言。陽許緝捕。陰思設計以圖之。

林當夜事竣歸臥。已爲其兩母所覺。察嚴詰之。一鳴吐實。其大母識見超常。謂與其養。難貽禍。曷若追本清源。卽令一鳴赴大府自首。一鳴深聽老人言。慨然首途。詣省垣。歷陳代盛家復仇及隋某貪虐狀。大府以自首可原。并覓悉。隨與嚴實。狼狽爲奸。惡誘載道。乃從輕治。一鳴流陝三年。

一鳴將赴成所。盛氏母女乃從林家。同至省垣。逆行且乞訂婚約。一鳴粲然曰。我之所爲。我行我志。非市恩於汝家也。苟娶汝女。人將譏余。因色而援手。何必爾爾。盛母力白女之誓言。堅請一諾。一鳴不顧而去。盛母無如之何。乞於兩母。兩母視素娥賢慧。心略動。遂以佳兒賜環。後再談之語爲答。既歸燕埠。兩家往來如戚。申流光似箭。轉眼間。一鳴歸矣。時素娥之母方淹留牀蓆。聞一鳴歸。堅請一見。一鳴往視。盛母見面卽高呼。壻歸來乎。我也去也。氣遂絕。素娥號哭而進曰。林公子能踐賤婢之誓否。否則請一死以明賤婢之志。一鳴長歎領首。迨素娥母喪既闋。一鳴請於兩母。擇日親迎。合卺後。伉儷極篤。期年舉一子。越年一鳴忽亡去。一家惶急。獨素娥侍姑撫兒。悉如常態。似預知一鳴蛟龍。決非長處池中者。兒旣長。從師求學。弱冠登賢書。惟一鳴蹤迹。終無人知。或云。燕趙屠沽市上。曾一遇之。

警世小說 謀及婦人

(瘦梅)

武林左公之棣。高士也。以進士宰湘水。清潔廉敏。政聲卓著。一日獲盜數名。再詢而服。將處以極刑。惟一盜衣冠楚楚。不類綠林中。人且愁眉雙鎖。負負頻呼。公恐其冤。將詢之。左右僉謂若盜雖孱弱。不肖暴客。而劫奪侵掠。皆彼主裁。不啻羣盜之參謀。雖非魁首。且巨惡也。公終疑之。復閱其供辭。則直認不諱。絕無轉圜餘地。入夜。乃短衣微服。僞爲獄卒。入禁所。叩其姓氏。盜以譚稚舟告。問其籍貫。答本湘產。乃謂之曰。吾視子似非盜類。然聞令已決汝罪。明日將棄市矣。奈何。盜聞言。面如死灰。幾無人色。已而拭淚曰。此天亡我。非我之罪也。夫復何言。公曰。雖然。子得毋冤乎。請有以語我。盜長嘆至再。因懊喪言曰。予乃書香裔也。以洪羊亂。致家道中落。終日不能舉火。不獲已。設帳課徒。藉供俯仰。寒儒生涯。言之淚下。去年冬。有一不識姓氏者。登門懇予司筆墨。并言歲俸二百金。予以無故見召。乃辭。其人笑曰。聞君亦茂才也。愛君才學。是以見邀。矧事極清簡。俸亦不薄。如恐長才短馭。耶。則較之執鞭牧童。似勝一籌。如恐隕越貽羞。耶。則筆札細事。亦書生本來面目。今畏縮不前。何也。予因感其意殷而言直。且所入固較勝於設帳。遂欣然諾。明日一肩行李。遽與俱行。水陸兼程。約二日夜而抵其第。則廣廈也。其中僮僕工役。治理井然。下榻於第之西側。所謂筆札者。月僅數起。簡單異常。以寒儒得此噉飯地。心頗安之。居數月。乃得其廬山真面目矣。初予之抵其地也。叩主人之姓氏於僮僕。均笑而不答。往來工作。多係武夫。絕不見女主人及諸女僕。卽主人爲誰。亦未謀一面。內外相通。均藉僕人傳說。而奢華揮霍。一如宦家。心滋惑焉。後始知爲盜窟也。不禁心戰股慄。以爲予雖寒儒。然以身事盜。不特斯文掃地。且玷辱祖宗。不淺。卽作書托故告辭。盜不之允。

言至再四。盜遽出惡詔曰。自君抵此。待君不爲不厚。今遽見辭。是必別有意外。將不利於吾儕矣。當以相當辦法相對待。勿謂言之不預。蓋盜窟訂有規則。既入其地。卽入其夥。除死亡外。不得中途告退。恐其通消息於外也。予於是深悔前者之非。然亦無可如何。欲乘間遁。而守望綦嚴。又不可得。方危急間。則官軍至。噫。事至今日。百口莫辨。噫。臍莫及。惟家中尙有八旬老母。我死之後。將何以爲生。言至此。淚如綆。良久。乃袖出五十金奉公曰。此區區者。卽盜窟之薪水。被逮時。攜之而來。請足下憐我之黃口。無兒白頭。有母以四十金奉吾母。餘十金聊謝高誼也。復指所著狐裘曰。此一襲衣。亦不義物。不知盜自何處劫來。而贈之於我。明晨請君爲我易棺槨。昇歸故土。老母問時。答以病死。獄中否則聞吾枉死。老母亦不復爲人矣。離此地六十里之桃花村。柳樹叢下。短竹籬前。卽吾家也。矮屋二楹。內一龍鍾老嫗。卽吾母也。請君識之。九泉有知。亦當泥首言至此。泣不可仰。公亦淚下。乃璧其金而謂之曰。承子叮囑。敢不唯命。五十金請暫存君處。明晨當走領也。言已。卽與盜別。乃大喜曰。予幾殺一無辜矣。翌晨卽召稚舟至。謂之曰。汝非盜。予已知之。今特釋汝去。汝其好爲之。勿貪區區。而再蹈前轍也。譚疑公之明。仰首一望。知昨之獄卒。卽今之堂上官也。不覺叩首至再。乃欣然去。明年湘大水。平地成澤國。數旬水退。田禾盡萎。哀鴻遍野。公以力爭免稅。逆鱗罷官去之日。道途老幼餞送。牽衣頓足。依依不忍。舍公亦揮淚謂之曰。予自下車以來。無一善及吾民。天災之後。復不得令汝免稅一二載。皆予之罪也。今行矣。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送我千里。總有一別。汝儕其善事桑麻。以供俯仰。前緣未盡。相見有期也。

公歸之日。鶴俸外本不苟取一錢。而家中又無恆產。數載後。益不能支。嘆相如之壁立。悲阮籍之囊空。一

官至此。千古幾人。家人多擲榆之。公亦不以爲意。復數載。家道益落。家人多怨公不善經營。忽聞譚稚舟已觀察某省。戚黨多勸公往。公曰。施恩望報。不謂之恩。且除暴安良吏之責也。前者以譚非盜而赦之。此又理之常。何恩爲我性。慙直不善。乞憐不願往也。言至再四。卒不可家人復竭力懇懇。且動以利害曰。自茲以往。家道不可復問矣。豈將以慙直終耶。恐清潔兩字。適足以自斃耳。公不獲已。勉強措貲往。

先是稚舟被釋歸里。爲其老母言之。彼此均感謝不置。其母且謂稚舟曰。汝死吾必無生理。是吾一家生命再生之於左公。世世不可忘也。乃囑善畫者畫公小影懸之庭中。晨夕拜禱曰。此生無可報。聊祝九如耳。稚舟復理前業。得不見簪。有中表沈菊君者。以亂時相失。音耗久梗。至是來書招之。謂前者流落某地。刻已鉅富云云。稚舟大慰。尅日奉母往。至則廣廈萬頃。婢妾盈庭。一切情形。大非昔比。見稚舟母子。以亂後重逢。欣慰萬狀。卽治西院爲之下榻。婢僕供應。無一不備。嗣稚舟詢沈別後狀況。答以避亂至此。理陶朱業。故致富云。轉詢稚舟。乃爲一言之。沈代扼腕曰。不圖數載之別。幾及於危。而復一寒至此。耶。惟君乃書香裔。仍當繼先人業。在此可免奉養憂。請努力自修。以圖進步也。稚舟唯唯。是秋沈遽贈金。使其應鄉試。榜發。果捷。復由沈代納粟。知某縣事。以勤於聽政。并得某公提攜。累遷。至觀察。使沈大慰。時其母已早物故矣。稚舟是時之心目中。惟左公及菊君兩人。以彼之有今日。皆二人致之也。

及公至。稚舟狂喜。倒屣相迎。備極懇懇。曰。微公不及此。此來大好。得圖報於萬一也。嗣詢公別後狀況。公乃一一言之。稚舟詫曰。范叔一寒至此。耶。然肯再出而爲蒼生謀。幸福否。公不答。稚舟會意。卽治室爲公下榻。供應異常。及夜復設膳。享公。并爲公詳述年來狀況。一語一感謝。公曰。此蒼生之福。非我之力也。

嗣公復詢堂上無恙否。稚舟以棄養告。彼此皆太息。時稚舟極思有以報公。欲代請復職。以百里侯。不足以辱公。所報亦太微。欲另畀優差。以不得機緣。恐需時。日五中自訟莫衷。一是乃謀之於其夫人。蓋稚舟初娶湘中陸氏。數載而卒。今娶陳氏。乃續絃也。陳貌雖不揚。才實機警。故事無鉅細。悉出主裁。稚舟因有季常之懼焉。是日請其代下一籌。陳大笑曰。君何其愚也。君前以身事盜。彼憐君而釋之。今窘極來此。意在求援。如報之過薄。反足招怨。報之過厚。反將不利於君。不如婉言謝絕之爲愈。稚舟曰。左公非等閒比。料無他意。陳曰。君誠誤矣。君今貴矣。不宜再道前事。貽當世羞。設一旦彼以君隱揭之大衆。不特物議沸騰。而祿位性命將均不保。此中利害。盍三思之。稚舟意動。明日即謂公曰。予下車伊始。舊者難去。新者接踵。已有人浮於事之患。公事恐不能從速報命。只得徐圖機緣矣。乞諒之。公知稚舟已變心。唯唯而行。及抵里。懷喪萬狀。會公姻婭某以功擢戎帥。招公入幕。數載復保舉。公知某縣事。無何復擢爲知府。府屬舊有城隍廟。每至二月。香火極盛。公亦入廟進香。坐肩輿。載犧牲。前呼後擁。前清官僚進香之習慣。往往如是也。遊人知公至。紛紛迴避。惟一丐跛足。不能行。仰臥途中。役吏呼叱立至。公急止之曰。是殘疾人。勿害之言。已丐忽仰首大呼曰。爾等毋顯揚若是數年。前若輩均須跪見我也。公聞言異而探首望之。則譚稚舟也。公駭問胡以至此。譚捧目視之。知意即左公。不禁愧憾交集。汗流遍體。惶悚不知所對。公再詢曰。汝誠譚某耶。譚啞啞答曰。然……然。公知有異。即命吏載以入署。詢其顛末。稚舟曰。予以惑於婦人之言。不特施恩不報。且加公以非禮。今日豈尙有面目見我公乎。惟公大度不究。已往故尙得使某一告。顛末也。予供職數載。以貪墨故。被某憲控。予以十大罪籍沒家產。流落爲丐。今又嬰殘疾不良於行。苦楚不可言。

狀言時。淚如綆下。公均一笑置之。不以爲意。仍使人治餘屋棲之。衣食供應有加焉。稚舟益愧怍。公曰。前事我已忘之。此間不愁無一席地數斗糧。汝安心處之可也。稚舟不知所答。惟叩首再拜而已。

瘦梅曰。左公以貴而貧。貧而貴。稚舟以貧而貴。貴而貧。天道好還。豈偶然哉。若左公者。誠千古幾人。而稚舟以牀頭人之一言。遂置恩怨於腦後。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敗也。

都 門 詠 景

(木 長 胡)

● 蘆溝曉月

指天邊。破月冷如刀。一彎挂幽州。歎新亭。愁侶梁園。倦客都
上橋頭。到處鸞鳳泊。慘淡帝城秋。鳴咽蘆溝。水長是東流。
試倚危闌。凝望望芙蓉。鏡裏殿狎江鷗。恨窗前。朱鳥不爲
玉人留。隱悲笳山樓。粉堞問赤眉。銅馬幾時休。過橋處。曉霜
如雪。冷逼貂裘。

● 西山晴雪

擁西山。殿閣鬱崔嵬。玉樓幾層霞。看璇宮。銀榜纒題。德壽還
暑重。華處處。天吳紫鳳倒碾。白龍車堆起。千峯雪。高對黃衙。
冷落天邊。鬢髻早慵描。翠黛細綴梨花。喜鷓班融。溼流出
御溝斜。酌紅蠶碧窗凝望。莫玉梅方好不歸家。祗愁是灞橋
相見。約略寒些。

小說會 稻香亭

(逸 盦)

天色朦朧。細雨霏霏。田間初熟的禾稻。偃臥泥水中。僵萎欲死。葉已呈黃綠色。穗則搖曳空中。諶諶有聲。時正新秋。大風雨後。四野絕無行人。雲霧迷迷。漫漫恰罨在一座亭上。四面圍着如帷。這個亭叫做稻香亭。別的時代。農人閒話。桑麻都聚在這裏。鄉間也算一處熱鬧地方。現在却冷落已極。好算大殺風景了。那時亭內只有二人坐着。一位老人。年歲約有六十光景。面紋縱橫。如棕櫚的筋。頭禿鬚白。短衣已敝。僅蔽其枯瘦的體。一位是老婦。傴僂衰顏。同老人相仿。右手拿了一把無緣的蕉扇。左手支着頭。靠在一塊石臺上。臺上羅列許多零星物品。若香烟燒餅以及小兒玩物。在所都有。想是賣給行人。做小本貿易的。那時老人把雙眉蹙了幾蹙。眯着眼兒。瞧瞧那僵萎的田禾。又看看這霧濛濛的天色。回過頭來。對那婆子說道。唉。吾妻。你看田裏這麼樣子收成。還有望麼。我們活了六十多年。早年水年。那一樣沒見過。從未。有海潮直通到這裏來。將成熟的禾稻。統統漬死。這裏不是水旱不收的肥田麼。如果這裏沒有收割。別處那能還有收割呢。舊歲鬧了一年荒。我們都苦得不得了。不料今歲又遭了水災。且比舊歲更利害十倍。老天豈不是要餓死我們不成麼。老人說畢。把頭慢慢低了下去。似乎有莫大的憂愁。壓在頭上。那個光禿禿的頭皮。不能擔當起了。婆子聽罷。把蕉扇拍了幾拍。嘆一口氣說道。我們橫豎老了死也不妨。其如瑞兒花兒。何。阿瑞年又輕。力又小。不能夠擔挈重量。且志氣高傲。不肯低就人家。阿花這小妮子。更加嬌羞。見人如畏虎。恐怕我二人老死了。瑞兒花兒活不成呢。婆子那時哽哽咽咽。泣了起來。這句話已不成聲。淚珠兒流瀉在面紋上。同水溝一般。良久方斷續道。舊歲把傢伙當當賣賣得了。這幾畝田放

了許多工。本想今年收獲上來。吃用。吃用。不料今年遇着這等年。歲目下米價飛漲。近方穀又很缺。昨日隔壁阿大出去買米。弄了一天。人家都說只夠自己吃。沒有穀可糶。出阿大只得空手歸來。幸他家還有些豆。麥。可度日。像我家。既沒有一粒豆。又沒有一顆麥。豈不是要吃草根樹皮麼。那老人聽了。婆子這番話。慢慢將頭抬起來。搖了幾搖。說道。不是。不是。這樣說。穀何嘗沒有。只怕沒有錢呢。近來米價日漲。聞今天已是九元多。積穀的人。看市面這樣緊急。還想格外居奇呢。你不見對戶的李老麼。積穀至三四倉。逢人却說得乾乾淨淨。你偷加了他幾角幾分的時價。他就悄悄賣給你了。你道這等人。可恨不可恨。但社會上這等人。正多呢。總之今日人心險惡。還有什麼公德。公益。人人只管自私自利。誰肯發一點慈悲心賑濟我們窮人呢。婆子插嘴說道。啊。嗚。我幾忘却了。今天祥姪來說。有怎麼義賑會呀。你可知道沒有。老人聽下。嘖的一聲答道。你像貓兒。要吃。天鵝肉了。義賑會年來極多。浙江有安徽。有廣東。也有祥姪所說的。聞說即爲着我們沿江沿海一帶。颶風爲災。淹斃人口。漂沒田廬。籌集鉅款。運了大批糧食。前來賑濟災民的。此事原是極好。惟恐有名無實。終靠不住的。婆子聽得這段話。已出了神。但自語道。這又何說。老人道。此事必須轉了許多人的手。這許多人未必個個熱心。公益到了手。打個八折七折。再轉了打個六折五折。等轉到我們身上。自然沒有多少了。這不是吾推度的話。你曾記得吾鄉周某。上年非有二千金的鉅款。給濟濟鄉人麼。他將二千金交給縣知事。代派縣知事。得此儻來物。就給周某。急公好義的匾額。一方。纔了幾石米。散了一散。說二千金已散完了。你想我們有吃着幾粒米呢。唉。人家不可靠。官府更不可靠。終是要靠自己的。老人講到此間。遂閉了口。老婦也不作聲。靜悄悄坐了半天。老婦似甚無聊。把

臺上的東西檢了一檢。又把賣去的錢一數。歎氣說道。今天生意格外不好。只有三十錢。昨天還做一百錢。與瑞兒湊合。恰得三百錢。糴了兩升半米。今天瑞兒若不賺二百幾十錢。回來我家。一輩子還要餓肚子哩。時老人發半痰半啞的喉嚨。哀聲答道。瑞兒的生意實在不可靠。瑞兒今晨又去得不早。只恐……這句話尙未說下。只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子。亂跑而來。氣喘聲嘶。大叫道。爹爹……媽媽……不好了……不好了……老婦急答道。阿花。你又着魔了。大驚小怪。爲着什麼。快說罷。女子帶喘帶哭的說道。哥哥被警察捉去了。時老人力握女子手。問道。畢竟爲着什麼。你快說。勿哭。女子道。哥哥今晨起得不早。走到碼頭貨物。早被人家擔完。只好空手回來。剛走到半路。遇一客有一件行李。叫哥哥代挈。幾里後來。給他五枚銅圓。哥哥想天將晚了。媽媽又沒回家。就拿五枚銅圓向對戶李家去糴米。一升李老謂五銅圓不值得。一升米價。哥哥說等媽媽回家。當再給五銅圓。李老不信。哥哥強辯。李老怒擲五銅圓於庭外。哥哥尋拾銅圓少了一個。要李老賠償。李老益怒。遂持烟桿擊哥哥的頭。頭破血流。哥哥亦怒。直撲李老。李老仆其僕。卽喊警察至。捉哥哥到官裏去。迨吾趕去。哥哥已不見了。旁人告我如此。爹爹媽媽這還了得嗎。女子這時哭得淚人一般。那老人把禿頭力抓。目瞪口呆。旋向婆子說道。瑞兒真不懂世情。我們窮人那可同富人鬪氣呢。兒子吃了虧。還要我老人家向這個人道的衣冠禽獸。磕幾個頭。賠個不是。求他釋怒。這不是晦氣嗎。說着。就搖搖擺擺。趕速出亭去。那老婦也收拾臺上貨物。牽了女子緊緊的跟着。

女子自稱曰妾曰妹曰儂曰兒。祇此一字已覺柔情萬種。輓近女志士動輒有一種口吻。自稱鄙人。直令人聞而却步。猶憶粵中某女校開幕。延某英雄演說。彼姝秃袖長裙搖曳。生姿未嘗不心焉豔之。及登臺一鞠躬。破口便是細老二字。細老粵語也。即我兄弟之意。噫。今時女界醉心男女平等。閨秀之氣盡歸烏有。初未嘗不一洗巾幗之恥。予竊謂女子而稱細老。匪特不雅聽。更忘却本來面目。我兄弟實莫敢贊一辭也。

粵中俗語多有令人噱笑者。如保險曰燕梳。白臉曰白板。白靚仔曰流氓。白難仔。妓女曰老舉。老搗曰寮口。尚有種種不勝枚舉。自海上女健兒運動衣興起後。傳流四方。粵中女界亦爭效之。願粵婦女衣服素大而長。今僅去其長而仍其大。不覺成爲又一種時裝。寬而有致。搖曳生姿。較之柳着硬磳磳的實覺好看。

(慶霖)

小俠義 何伶別傳

(廡雲)

伶人何某。佚其名。廣東嘉應州人。自幼失父。奉母村居。彩舞。萊衣。歡承。菽水。怡然自樂也。其亡父某。爲少林弟子。負絕技。蛇行壁上。蛛掛簷頭。常執劍作龍蛇舞。僅見白光燦灼而已。然深自藏鋒。未敢輕相嘗試。與人輒揖讓進退。性至溫。和。故鄉里無有知其爲技擊家者。何年少。膂力過常兒。與村童鬥。皆敗之。某秘授以術。技成。某輒戒之以忍。何謹遵父教。忽某年天燥。某與鄰人以故爭田水。偶不經意。揮拳相擊。鄰人意其懦。舉足迎之。某笑以手執其足。隨意擲諸丈外。鄰人頭破血流。奄奄垂斃。衆乃大驚且憤。各歸攜犁鋤之屬。將共擊某。某大怒曰。豎子何敢爾。爾竟欲與乃公鬥耶。因順手拔道旁樹。衆來舉樹狂舞。傷數人。餘鳥鵲散。鄉董聞事大駭。訴諸縣令。誣爲盜。下於獄。未幾鬱鬱死。何時未弱冠。聞耗痛哭曰。獄成三字。難招東市之魂。恨賚千秋。莫葬兩湖之骨。嗚呼。阿父竟亦沈寃於莫須有乎。兒非弱不禁風之書生。獨不能一雪阿父寃乎。其母聞言。泣然規之曰。世路崎嶇。人心險惡。汝年尚幼。萬勿鹵莽從事。夫功成汗馬。讒起營蠅。古今來正不知埋却幾許英雄志士。汝父以一村夫不幸亦陷。是却抑亦傷矣。惟汝技旣成。事事須守以忍。以汝父之謙和。一旦不慎。猶且如斯。况汝輩血氣方剛乎。滿招損謙受益。古訓固昭也。殆汝年歲稍長。事苟逢機。當不難一雪汝父之寃。今非其時也。何唯唯。然事梗心頭。中懷固未嘗稍釋。

野店鶴鳴。空舞劉琨之劍。窮路驢伏。遽吹子胥之簫。何家固清貧。復以椿蔭失護。益形不支。縋袍猶是。執憐范叔之寒。漂渚依然。誰進王孫之食。其母則鏡碎青鸞。悲深寡鵠。風翻黃菊。瘦到殘枝。於是一病而不復起矣。鄰有憐其貧者。助資以葬其母。何自是孑然一身。更無聊賴。偶憶及父事。不覺憤火中燒。作色曰。

萱堂春去斗室人孤。此何時乎。正風蕭易水。壯士一去不返之秋也。因攜濁酒一壺。採野花數朵。羅列其父母墓前而祭之。紙錢片片。化爲胡蝶飛來。血淚斑斑。拚作杜鵑啼去。且哭且語曰。兒不孝。父冤不能雪。母病不能養。上天有知。必餉兒以雷公之斧。今幸苟全。殆天亦以兒事未了。固未可遽死乎。烏乎。父耶。母耶。兒今來謁。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時則夕陽黯淡。暮靄蒼茫。墓外之松。濤虎。一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者。

村烟寂寂。野曠無人。燐火星星。墓叢有鬼。殘月朦朧。風獵獵從黑林生。此荒涼之夜景中。乃有人狂步獨行。短衣窄袖。手中灼灼有光。綠林虎耶。紅鬚客耶。讀者不問而知爲何某矣。何旋抵一村落。一躍登屋。破窗而入。久久始出。遍身鮮血淋漓。手攜一物。時方晨光熹微。曉鳥飛鳴。何舉步如飛。至城叩關。逕往縣署。擊鼓狂呼。無應者。久之。邑令始傳呼升堂。左右挾何往。何擲腰懸之人首及刀於地。鏗然有聲。觀者皆失色。何坦胸而立。抗聲述殺人之原由。令曰。前令業經易去。此事吾亦微有所聞。特未加探究耳。惟汝此舉亦殊孟浪。雖屬爲父雪冤。究非光明正大者。恐難越法網之外也。何大怒曰。勿再絮絮。請速重處以法。吾苟畏死者。早已杳如黃鶴矣。令大奇之。知非常士。叱退左右。加何以禮。因詢何技。何笑曰。某僅得阿父什之四五耳。如蒙不棄。敢奏以博一粲。因却立堂前。令左右之力壯者。揮拳擊之。拳未落而人已跌。若有鬼神驅使之者。何大笑復取適所擲之刀。夷然起舞。往來邑令前。颯颯有聲。大有項莊之意。在沛公也。久之始止。擲刀狂笑曰。汝幾嚇煞邑侯矣。令大慚。繼喜形於色曰。衣冠竟多禽獸。草莽不少英雄。壯士負此絕技。竟埋沒無聞。予令是邑有目。乃等盲矣。方今正家國多事之秋。是英雄用武之日。壯士其亦有

意於干城之選乎。何曰：名心已死，難展鵬飛。公如貸某一死，請歸可乎？區區薄技，不足爲世用也。令固留之。何堅却不得。自是遂彈鋏侯門爲食客矣。居久之，縣令以事他調，何亦去。

先是縣令喜觀劇，何亦表同情。梨園聘目之餘，因與菊部之子弟狎。何固嫻此調，且音腔洪亮，偶濫竽於粉黛場上，亦殊有聲有色。及令易去，何失何依，一腔塊壘，滿腹牢騷，不得已藉歌場舞榭以發洩之。青衫誤我，偶羈此地之萍蹤。白髮催人，忍續當年之菊部。抑亦傷矣。何善演古今來之英雄志士事，每戎服登場，鬚眉翕張，腔調激昂，能將前人之身分口吻，一一傳出。觀者咸趨之若鶩。何遂以名伶名於時。然而實出於事之不得已耳。固雅非其所願也。而况氍毹一片羞說興亡，絃管千場難平坎坷。誰是傳人翠衣曲空餘，悲恨已成絕調。廣陵散早，恨消沈乎。

粵俗每大吏至，必演劇署中。三日乃罷。會某歲大吏以按試抵州城，邑人循例應故事。何遂與焉。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邑之士女咸來觀覽，衣香鬢影，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不意天公作惡，有意凌人。衆方逸興雲飛，歡聲雷動，忽焉而火起。廚中風狂助勢，倉卒不及撲滅，衆乃狂奔。思逸門闔不得出，於是啼哭聲呼，援聲救火聲，喧成一片。何此時大動，其不能忍之心，一躍登牆，力援婦女百人。出最後十數人，何勢難顧及，然意終不忍。遂跳入火焰中，掖而一投諸牆外。忽火及何衣，撲不得滅，嗚呼死矣。

隔雲曰：勇哉何伶，俠哉何伶。其可以風世乎。憶幼時肄業小學，教科書亦載有此事。惟不及其父冤死，并何爲父雪恨事。茲事係予聞諸友人包君聚五者。包君吾知己，其言定不我誑。卽以事理度之，觀其於火焰中援人時，苟無薄技，必不克至是也。噫，勇哉何伶，俠哉何伶，洵可以風世矣。

石頭記黛玉葬花爲千古至韻之事亦千古至傷心之事某女士近以所題
黛玉葬花圖古風一首見眎情詞淒婉頑豔動人顧余意未愜作書以報之
曰僕嘗謂花與美人二而一而二者也美人卽解語之花花卽不語之美
人耳是以美人與花相依爲命花落不啻美人死美人之死亦猶花之落耳
然而花落得美人而葬之美人死則花莫得而知之花殆有情而無情者也
美人則又較花爲更苦矣想見黛玉葬花時自有無限深情無窮隱恨如第
就若人若花若囊若鋤其肖像則黛玉不啻與落花俱死蓋黛玉萬縷情
絲一緘淚血誠不得不藉落花而洩非僅表面文章已也此書尙有見到語
故憶錄之以補餘白

(定夷)

懺情 禪房僧話

(慶霖)

余蟄伏鐵城隆都公廨。日除侍候家君外。無所事事。此地境僻。居民鮮。山多樹木。頗不惡。本可靜心養氣。奈素性好動。誠不能耐。惟有讀報章小說以消遣。翻閱再三。不覺生搜羅殆盡之嘆。舍此則越巔探邃。而所謂人家。屈曲。居山腹。客騎盤旋。走樹頭者。今日乃親見之。詩人信不我欺也。連日春雨綿綿。枯坐室中。思潮偶起。心緒如焚。念余大志未償。烏私尤切。似此微塵之身。處茲貪鄙之世。又何可爲。思至此。百念俱灰。苟非恐傷我慈愛父母心者。其早與世界脫離而長辭矣。時牆外波羅之聲忽起。有如擊石而音節沉。悲若有言曰。不可。不可。心爲大動。意此禿何。不憚煩。乃爾晨夕必聽其擊木魚誦佛號。從未一日輟。余素輕視宗教。故此賢隣佛子未嘗通問。訊今又爲木魚介紹。頗願往見。至而叩關。門上橫石額曰。菩提禪寺。久之始聞。木魚劃然而止。餘音未盡。山門闕矣。現一老僧。兩目炯炯。有光與蒼白鬚髮相輝映。貌極軒昂。身偉而壯。不減其少年時。英氣見。余稽首曰。居士何來。以隣對。僧速余入。進門堂爲佛殿。轉殿而禪房在焉。雖不必花木。曲深。然清幽。潔樸。堪稱佛地。坐而茗進。僧自爲也。蓋無侍者。叩余姓名。告之。轉請佛號曰。老衲。不可和尙也。余默付曰。奇哉。老僧之名。無怪。木魚聲中。亦時時以其暇。字達菩薩。聽聞也。曰。大師曷以不可。字法號。抑有故。與可得聞乎。僧閉目。若有思。俄張眼。喟然嘆曰。豈無因哉。第說來煩瑣。居士苟不厭聞。請陳述之。余知其中殆有一段深奧故事。亟曰。誠願洗耳就教。老僧顛聲曰。衲之幼時。居里世家。名姓均不足爲居士。告且衲亦忘之矣。惟憶少年時。家甚窮。然清白。父舉孝廉後。鬱鬱不得志而終。衲不肖。未克承父志。讀書不成。學劍亦不成。願小有才。嘗爲鄉里判曲。直所

思尙不大誤。因得智囊號。衆皆相呼。隣有顯紳。具鄧氏之財。惟伯道無兒。僅有弱女。堪慰桑榆。女美而豔。正所謂眉似春山。眼如秋水。面芙蓉而腰楊柳者也。年十九矣。小姑居處尙未有郎。蓋紳愛女如掌上珠。非女所當意者。不願受鏡臺禮也。一日。納過紳後園。見樓頭有女。當窗攀折紅梅。驚其豔。意爲紳女。頗涉遐想。女見人窺。亦不避。望納再三。始掩窗去。納歸後。神思若有失。嗟乎。少年人本血氣未定。而况食色性也。乎。納家有小齋。比連紳園。遙對小樓。乃居其中。冀得再睹玉人。果也。明日之晨。立廊下。見女伏窗而眺。若有所待。因未見已。咳而挑之。女回首見納。一笑而逝。納心甚喜。博得美人一笑。福真不淺矣。然受寵若驚。又疑夢境。及夕。滅燭臥。輾轉不寐。聞剝啄聲。問爲誰。不答。叩益急。乃大斥之。而門外細語曰。痴郎。君儂隣婢也。請勿高聲言。既吃吃笑。納深疑訝。急趨拔關。見一年可十六七之小鬟。手携紗照燈。舉視納面。謂納曰。若其窺我家姑姑折梅之郎。耶。耶曰。汝家姑姑爲何人。耶。鬟笑曰。賣甚痴。呆。今早木立廊前。故故作咳者。爲何人。耶。納莞爾曰。子將何如。曰。請隨儂去。姑姑有言奉白。願爲永好。納時正如夢境。思有頃。謂之曰。真耶。假耶。鬟不語。捉納行入一小門。卽至紳園。鬟蓋由此來。萬字迴文。路頗平整。行至樓前。鬟導納上。低聲曰。請仔細留心。勿得高步。登樓見女立燈下。而嬌羞殊甚。見納乃曰。汝爲何人。夜昏入人家。閨閣非。：納不覺大驚。手足無所措。幸小鬟解人。譏笑曰。真是鴛鴦不愧。鸚鵡郎君。纔作癡呆。姑娘又賣風魔矣。彼非姑娘。使婢子速來者乎。女始無語。低頭一笑。百媚俱生。嗟乎。居士納心醉而魂銷矣。乘勢道仰慕之語。更近而搯女手。媿告相思之苦。海誓山盟。定於一夕。夜闌始別。後納求父執往紳家。執柯父執聞而。囑納以鼻曰。子何憤憤。彼紳家女。既才且貌。家復多金。父母愛之。若命多少。王孫公子。巨宦達官。往乞紅。

絲都遭擗斥。子何人妄想吃天鵝耶。余甚不願去。遭人白眼。衲不得已。懇之再四。幾崩角泣下。父執不可。却勉往晤紳。辭頗啍啍。紳已知來意。謂之曰。客非爲某家郎來欲繫小女紅絲耶。父執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紳曰。可吾聞此子頗穎。雖貧不足慮。吾當助膏火。然與之約名未成。不能完婚也。父執喜以告衲。衲樂若狂。於是銷紳家。極勤讀。後乃聞紳之許婚。實徇女請。初女以情盡白堂上。並求嫁衲。父母始不肯。女嬌啼不食。父母懼慰而允之。

明年衲屢試不售。憤極而咯血。紳父女百端安慰。謂此天也。非才不及耳。會衲伯氏亡於某撫幕。必往迎其櫬。遂辭紳父女行。女甚依依不捨。直有鶯鶯送張生之慨。往返月餘。迨衲星夜馳歸。而紳適去京。欲晤女。互慰小別之情。婢以病辭。衲必欲見之。終不得。正焦灼。問家人以紳留書。進略謂余以要事。斡旋。故親躬去京。子屢試不第。前約不能爽。吾愛女亦不能老死閨中。若月內以萬金聘禮來。卽行。登禮不然。前議毀之。可衲閱信後昏絕。二次因念紳本儉也。不足與計。當日亦逼於女意。今不知何故變卦。衲去意已決。第必面女而後行。謀之。昔日小鬟曰。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吾家姑姑人極曠達。爾時吉士誘之。適逢其會。豈真甘從窮措大。操井臼而終哉。子癡男兒也。尙啾啾奚爲。曷去休。勉遣人白眼。嗟乎。居士設身處地。情胡以堪。聞婢子一夕話。若諷若勸。非紳變卦。殆女變心耳。不得已。請其故。婢笑曰。君忒鍾情哉。子知吾家姑姑吉期將至耶。先是衲去後。女有中表某生來。生本富家郎。近則名場得意。蹄馬春風。偶來省紳與女一見。兩心相印。女遂以待衲者而待生矣。父女商權。乃以貧難衲。知衲不可留。前約可毀矣。當時衲尙未自悟。猶作書別女。累寫千言。書末有言。幸善事貴人。勿以窮措大爲念。想女必不閱。卽閱亦不過一

笑。置。之。衲。既。去。紳。家。彷彿。失。却。靈。魂。信。步。所。之。初。不。知。去。鄉。已。六。百。餘。里。蓋。衲。未。眠。食。者。已。三。日。矣。但。從。事。於。步。驅。也。時。值。六。月。長。日。如。年。酷。日。薰。風。受。熱。而。疾。沉。迷。不。省。人。事。而。吾。師。了。凡。雲。游。至。此。見。吾。臥。病。道。中。以。藥。救。衲。一。服。而。醒。是。師。恩。生。再。造。矣。師。謂。衲。曰。孽。哉。子。也。曷。暇。法。我。佛。拯。爾。癡。情。衲。再。拜。受。戒。乃。披。髮。從。師。去。依。皈。至。今。殆。四。十。有。六。年。衲。本。名。覺。悟。係。先。師。所。錫。師。升。遐。後。衲。遂。更。名。不。可。其。意。有。二。願。普。告。衆。生。曰。不。可。窮。不。可。癡。惟。我。佛。祖。雷。音。最。堪。敬。聽。言。際。二。目。婆。娑。似。生。倦。意。余。正。咨。嗟。未。已。忽。窗。外。春。雷。挾。風。雨。而。交。馳。一。若。助。不。可。和。尙。喚。醒。世。上。多。少。癡。兒。者。然。

哀情 小說 紅顏慘劫

(瀟 郎)

西湖之濱。白堤之陽。有小樓數楹。主人謝某。胸羅墳典。以淹博聞於時。藉此數椽。屋爲其著書之所。優遊自得。每當風清月白之夜。則置酒吟咏。樂乃無極。雖南面王不易也。有一女名素娥。麗若天人。幾疑安琪兒。下降人間。居常淡妝素服。愈顯娥媚。性耽吟咏。針刺之暇。輒就乃父問字。而又酷好武事。嘗曰。身列戎行。豈徒男兒之事。女子獨不可爲英雄乎。紅玉木蘭。彼何人也。我獨不能步武。其後乎。故繡讀之餘。常習擊劍蹴踘。諸藝如是。年餘已楚楚可觀矣。

謝姓比鄰。爲吳下張生所傲居。生年已冠。而神采煥然。一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以屢躓塲屋。遂灰心功名。惟家道頗豐。見西湖風景之麗。愛不忍捨。爰賃屋而居。爲娛樂計也。以鄰居故。恒與謝某往還。謝某讀其文。頗重其人。且容貌舉止也。自不俗。因是蓄意欲選爲東牀。商於妻。妻亦可之。惟囑其慎重將事。謝遂遣媒灼示意於生。生本知謝女絕色。愛慕已久。今既來就。實獲我心。乃納聘焉。素娥聞之。亦無異辭。謝因招張生遷居園中。園雖不廣。而頗饒山林之味。小樓兩幢。東西對峙。一爲素娥妝閣。一則今爲張生之書室矣。女自生遷入後。以爲己與。若人尙未正式結婚。安能不避瓜李之嫌。故從不越妝閣一步。練武之課亦因之罷。輟張亦不甚外出。暇輒與乃岳痛論世事。每痛哭流涕焉。

時有李某者。知杭縣事。李固目不識丁。以資緣故。得握斯篆。生平以刻剝小民爲務。故人呼之爲李剝皮。某日因進香大竺。路經謝居。適見素娥在樓頭眺望。素娥未及避入。已爲所覩。斯際。李某身雖在輿中。而神魂已繞女左右。祇以鹵簿相從。未能飽餐秀色。深以爲憾。草草進香畢。卽行回署。明日謝家忽來一不

速之客謝某。逆之談次。始知李某。遠來求婚者。亟却之。曰。小女與吳中張生。已訂。萬羅且結。禱有日矣。斷難從命。祈先生善覆明府。世上不乏美女子。儘多佳偶。况小女。蓬門弱質。豈能上攀明府乎。客初願擬設辭。恫嚇。既念事已如此。難以啓齒。遂怏怏而歸。告縣令。備述所言。李聞言。勃然怒曰。此老不識抬舉。膽敢違抗本縣之命。今本縣定欲得彼女爲妾。否則枉爲長官矣。乃更遣人往謝某。知禍胎已成。告其妻曰。爲之奈何。今日不可使女兒知悉。恐有變端。妻頷之。然二老心中。已酸楚不堪。惟相對泣然而已。方一籌莫展間。忽女自屏後珊珊來曰。阿父阿母。頃間所言。兒已盡知。命之不辰。尙有何言爲。今計不如姑遣兒去。兒或得脫身而歸。決不有玷清白。否則彼賊行將肆其蠻橫。手段則阿父阿母苦矣。旋又曰。此去凶多吉少。可否與吾夫一訣。謝某作色曰。有父在。決不使兒受此苦也。素娥且泣且言曰。兒之出此。良非得已。但請速召張生至。謝某遂令張生出見。素娥將禍事告之。並謂之曰。妾此去。生死莫卜。君果愛妾。幸以妾之心爲心。而善事我父母來生。當爲犬馬以報。言畢。嗚咽不成聲。暈絕於地。家人灌救之。始復蘇。斯時合家之悲痛不言可知矣。翌日。李某以綵輿來迓。素娥拜別堂上。泣不可仰。一路前行。百感紛集。思吾完美之家庭。竟爲貪官破壞。會當生啖其肉。既付事已如此。姑且隱忍。俟有機會。當報此不共之仇。及抵署。遂如平時之和顏悅色。是日。官僚及士紳之來賀者。極衆。酒闌席散。已交二鼓。李某頹然入房。則已醉矣。素娥僞爲殷勤。捉之使睡。已乃凝神靜聽。及李鼾聲大作。遽掩其扉。取并州快剪。指李某曰。強賊。汝亦有今日乎。須知謝素娥。雖貧安肯覬覦事。二夫汝既必欲致之。今特以此報汝。遂直前奮勇刺之。命中喉結。血花四濺。李某乃赴枉死城而去。素娥自付。余心雖坦白。然人將謂余已失身。豈百喙可辨乎。不如乘此了此。

一。生。既。全。余。之。名。復。全。余。之。節。遂。亦。自。戕。死。謝。某。乃。歷。述。原。委。上。之。大。府。大。府。以。李。某。霸。佔。民。女。迫。令。爲。妾。死。當。其。罪。并。爲。素。娥。請。旌。焉。謝。某。哀。生。之。無。偶。也。以。素。娥。之。婢。歸。之。生。以。愛。屋。及。烏。亦。竟。娶。之。遵。素。娥。遺。囑。奉。養。謝。某。夫。婦。以。終。

● 清 明 曠 曠 體

(韋 沛 霖)

清。明。時。節。雨。紛。紛。泥。滑。芹。香。幾。處。墳。履。險。如。夷。知。有。恃。扶。筇。緩。步。過。淮。濱。
斷。續。錫。簫。隔。巷。聞。清。明。時。節。雨。紛。紛。墻。間。不。見。齊。人。乞。一。片。梨。花。媚。暮。雲。
芳。草。芊。綿。依。舊。絲。傷。心。有。客。吞。聲。哭。清。明。時。節。雨。紛。紛。不。識。替。誰。訴。衷。曲。
禁。烟。節。過。會。湔。裙。槐。火。茶。鑪。代。夕。嘯。野。外。踏。青。鞋。濕。透。清。明。時。節。雨。紛。紛。

小說 無邊風月傳 (續)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二回 良辰乞巧姊妹聯歡 競繡敲詩主賓盡興

槐綠蟬稀金風送爽入秋矣。春雨樓講席重溫諸弟子別來無恙。杜蘭閨中又有意珠爲長夜之伴。珠以三月三日生差長鏡郎數月鏡郎因姊之晨夕無事恆與其珠姊妹共游嬉且得出入閨中無拘霄漢斯時意珠既恆居留孔氏其視杜蘭若鏡郎較他學侶更形親密身心幾幾忘家而不啻爲孔氏家庭之一分子而尤奈珍與鏡郎爲姨表行當然亦在親密之列。故若而人之游戲場不囿於園中而恆聚於內院。若孔夫人之繡閣杜姑娘之芳閨蔑不可以流連談笑追隨徵逐焉。旋周慧鸚以從孔夫人學繡故亦得出入內院。遂隊而嬉。夢花不嘗語其妻謂鏡郎剛躁乎在理知子者當莫若父。詎意不然。鏡郎在姊妹行中其周旋應對却甚委婉和柔。甚言之絮軟。錫甘在在足以賺人歡喜。設若鏡郎爲紅樓夢裏人置身大觀園中當爲怡紅公子之情敵。幸鏡郎不似怡紅。儉俗如呵。香齋嘗口脂聞袖麝瀟湘館枕泥並頭黑甜鄉夢迷驚幻。凡此狎褻風情鏡郎未嘗一效其尤也。夢花嘗發奇論曰小兒女互相愛好亦人情之常毫無足怪。爲之長上者宜督視於無形中懸禮教而料量操縱若顯然詔以男女有別瓜李爲嫌而於中間設內外之防拘其形跡諄諄訓戒步步約束是不啻爲之揭開兒女私情之幕俾知男女相處殆有一種至可玩味之問題於是小兒女轉因此而爲情場之解人雙方各縈綺想防之愈嚴其凝集力亦愈厚則不如純任自然無形防堵之爲得也。一日婦語夢花鏡郎若杜蘭年事皆長矣男室女家謀之匪易君已胸有成竹否以妾管見蘭與鏡倒是一對鴛鴦也。夢花躊躇曰予年來爲阿鏡擇婦未有所決。端莊莫

如蘭溫婉。莫如柰伶俐。莫如慧鸚柔媚。莫如意珠各有可取。予轉不知所可矣。還當摩挲雙睛。詳加甄別。卿其稍待。勿急急也。婦微哂曰。粥粥者。日接於目。猶擇也。而不能決。他人僅憑媒妁之言。以耳爲目者。將奈何。夢花曰。不入五都市。則亦已耳。旣入矣。不當於五光十色間。擇其尤耶。婦又哂曰。然則看君擇婦。到幾時也。於是鏡蘭之婚。字問題。又暫擱置不議。著者乘此擱置不議之時。又得瑣瑣敘彼一行兒女之情。傷佳話矣。一日爲七月七日。春雨樓之誦聲暫輟。杜蘭於先一日約其同學姊妹。行在梅花館中。作乞巧之會。慧鸚等皆稱善。柰珍曰。蘭妹。盍簡招素秋。李棠來乎。杜蘭曰。然。素秋姊妹近數愆期。不登師門。得毋病耶。慧鸚拍手曰。儂知之。儂知之。渠何嘗病。殆眼巴巴盼佳期。喜好事。近賦鵲橋仙。效天孫下嫁也。柰珍曰。妹何以知。慧鸚曰。姊如不信。可問諸李氏姊弟。指棠棣。蓋素秋嫁期。卽在明春日來忙甚。方繡鴛鴦枕。被裁製嫁衣裳。自不暇來耳。柰珍笑曰。妹亦知牛郎誰歟。慧鸚掩口啞笑曰。擗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杜蘭恍然曰。呂鵬。呂鵬意珠曰。其人非長身玉立某日來先生案頭。默誦秋聲賦者乎。杜蘭點頭曰。然。慧鸚笑語意珠。此一對未婚夫婦。設復同時請業來師門。吾儕當默識其神情態度。他日恣調笑也。意珠微嗔曰。促狹兒。虧汝不惶恐。春水一池。干卿底事。設汝他日。牛女鵲橋亦屬同門。桃李汝之神情態度。亦不畏人調笑耶。杜蘭方欲僂言。而鏡郎出自內院。鏡郎貌亦殊麗。可頡頏。呂鵬斯時。渠玉立於姊妹羣中。彼意珠若慧鸚不禁同時起一種審美的感觸。各以一雙激波慧眼。眈視鏡郎。而於意像中。揭掛一呂鵬之影。以與鏡郎較看。鄙忌與城北徐公執美。旣而慧鸚失聲告雲。郎陳素秋字呂鵬。行且嫁矣。杜蘭哂曰。人家婚嫁。關汝底事。豈以素秋一人故。罷乞巧會之議乎。鏡哥趨爲妹捉刀。作小啓報李棠素秋知也。素秋或

能撥冗來亦未可知。豈一經字人便與姊妹行疏往來耶。鏡郎曰：乞巧會乎？妙人妙事，怪底適聞阿父語。我母謂梅花館又添一重佳話矣。得毋即指此乎？蘭曰：然。妹固稟命雙慈而後行也。斯時柰珍欲留看鏡郎作小啓，慧鸚曰：日暮矣，吾儕歸休。詰朝常早來向蘭妹乞巧也。遂曳柰珍同出。杜蘭叮嚀曰：必踐約。柰珍等既去，杜蘭挽意珠鏡郎入梅花館。館中亦有書案，墨於牀筆於架，箋於匣。鏡郎據案坐，屬草作乞巧會啓。杜蘭意珠坐兩旁，蘭喃喃言授以意。珠則爲鏡郎含毫而磨墨，已而脫稿。其文曰：

蘭言入秋來第一良辰，非七月七日乎？稽之古昔，不少美談。乃若開襟樓上，玲瓏穿七孔之鍼，百子池頭，連愛羈五色之縷，妝樓翦綵，吉慶花落，遍空庭果食翻新，笑鬢兒別饒異味。流星夜墜，金梭自天上飛來，喜子秋榮，珠網占匣中神巧，重重佳話，永永流傳。雖今人不必從同於古人，而良日亦當別開一良會。蘭也胸慚鳩拙，心靳龍雕，爰逞良辰而乞巧，願同學以偕來，記取梅花館裏瓜果紛陳，姊妹盡竟日之歡雅，集極一時之盛相，與拾韻賦詩，穿鍼翦綵，如有餘興，未妨卜夜看雙星渡河，亦七夕韻事也。所冀不我遐棄，惠然肯來，臨穎叮嚀，竭誠翹盼云云。

杜蘭意珠聚首讀一過，蘭詫曰：哥安得如許故事？腹中何時置書廚耶？鏡郎曰：七夕佳話，不僅此。此三數年前，阿父與阿母於七夕坐月下，盡談靡遺，爲予所竊聞者也。杜蘭點首微笑，旋謂意珠：此啓佳甚，妹與姊各端書一紙，分簡素秋。李棠何如意珠曰：諾。鏡郎亟啓錦匣，出薛濤箋，授其姊。若妹伏案，左右顧看，渠等運玉腕，作蠅楷狀，忙甚亦樂甚。已而意珠書且竟，忽撲嗤一笑，舉其螭首視蘭鏡郎曰：儂度素秋，得此小啓，必不肯來。蘭鏡齊叩以故，曰：簡招素秋當於穿鍼翦綵之下，文直接七夕韻事。句杜蘭曰：語氣亦自可。

接。然。姊。意。何。居。意。珠。但。笑。不。言。鏡。郎。固。促。之。意。珠。之。面。微。絳。俯。其。螭。嶼。之。領。曰。七。夕。雙。星。入。間。天。上。素。秋。竹。抱。虛。心。方。且。羞。答。答。地。以。爲。字。裏。行。間。分。明。調。侃。以。是。知。其。必。不。來。也。鏡。郎。曰。姊。非。素。秋。安。知。其。芳。衷。委。曲。杜。蘭。曰。珠。姊。殆。以。己。度。人。也。於。是。意。珠。之。面。益。絳。益。俯。其。首。捉。筆。續。書。如。原。藁。蘭。於。案。底。蹴。其。舄。曰。請。恕。妹。子。唐。突。意。珠。乃。以。一。笑。解。嘲。書。已。俯。而。整。鞋。乘。間。力。撮。杜。蘭。蓮。瓣。曰。汝。之。舌。當。亦。尖。銳。如。錐。如。此。裙。底。雙。弓。也。杜。蘭。亦。下。其。手。欲。還。撮。之。意。珠。持。蘭。手。皆。起。立。鏡。郎。爲。之。解。圍。一。笑。而。罷。明。日。之。晨。鏡。郎。味。爽。卽。起。匆。匆。衣。著。竟。卽。往。蘭。閨。覷。其。義。妹。以。杜。蘭。隔。夕。與。之。約。詰。朝。誰。先。起。者。勝。負。者。罰。搗。鳳。仙。花。朶。供。諸。姊。妹。染。甲。云。鏡。郎。既。抵。蘭。閨。門。乃。未。關。欸。之。亦。無。聲。則。喜。自。語。蘭。妹。負。矣。而。門。內。笑。聲。作。肩。亦。隨。拔。曰。鏡。哥。負。耳。妹。起。久。矣。鏡。郎。曰。信。耶。因。上。下。目。杜。蘭。結。束。則。見。鈕。扣。兒。有。未。整。者。而。鞋。縑。且。未。繫。其。一。日。靴。焉。鏡。郎。拍。手。曰。妹。妹。欺。我。妹。果。下。牀。久。自。暇。整。有。餘。地。今。也。鈕。不。盡。扣。寫。亦。未。整。必。因。聞。予。叩。扉。倉。卒。起。然。則。妹。妹。負。耳。二。人。斷。爭。不。已。帳。中。戀。曉。之。意。珠。被。擾。不。得。安。枕。遂。微。愠。曰。鏡。弟。蘭。妹。各。癡。絕。直。恁。起。早。可。知。天。孫。此。時。方。在。廣。寒。宮。裏。香。夢。沉。酣。不。因。此。間。開。乞。巧。之。會。而。夙。興。也。杜。蘭。揭。其。帳。曰。天。孫。儘。可。溫。汝。香。夢。何。喋。喋。爲。意。珠。語。塞。遂。推。枕。而。起。杜。蘭。置。不。顧。復。與。鏡。郎。爭。曰。妹。實。先。哥。起。待。儂。入。園。去。帶。露。摘。鳳。仙。來。哥。其。搗。之。鏡。郎。曰。莫。又。滑。跌。且。妹。負。乃。強。予。搗。花。耶。杜。蘭。竟。翩。然。去。鏡。郎。欲。尾。之。而。意。珠。忽。失。聲。曰。咄。阿。蘭。惡。作。劇。匿。我。鞋。矣。鏡。郎。爲。之。搜。索。室。中。得。於。施。下。意。珠。疑。鏡。郎。同。謀。鏡。郎。力。白。其。誣。但。曰。好。姊。姊。今。日。可。以。證。渠。我。誰。先。起。者。惟。姊。待。蘭。妹。來。請。以。一。言。判。勝。負。好。姊。姊。其。許。我。意。珠。笑。曰。索。得。雙。舄。便。望。報。耶。弟。且。助。蘭。妹。採。花。去。儂。自。有。以。解。雙。方。之。爭。也。旋。杜。蘭。兜。花。於。衣。鏡。郎。亦。手。三。四。朶。相。將。入。意。珠。

曠。蘭曰。子爲竊履而來。歎。蘭嬌然曰。此妹所以向天孫乞巧也。意珠曰。無端惡作劇。猶強辯耶。是當科罰。因指鳳仙花朵曰。元霜之搗。非異人任當屈妹爲玉女耳。鏡郎鼓掌和之。杜蘭急曰。哥肯爲珠姊拾鞋。乃不肯爲妹子執搗鳳役耶。鏡郎不能答。勉應曰。可旣而爽然曰。予乃呆甚。爲美人執役。乃韻事人有求之不得者矣。遂欣然從。杜蘭索得磁製之小杵。白擣豔揉香。其聲得得。杜蘭意珠則開奩。曉妝且與鏡郎絮絮話短長。迨夢花夫婦睡起。珠蘭已妝罷矣。已而慧鸚恣珍李棠先後至。意珠曰。何如。固知素秋必不來也。杜蘭戒姊妹行曰。素秋若來。勿題婚事。亦勿加以調笑。以言者受者。胥可羞也。慧鸚等皆曰。諾。於時雜坐。蘭闈競拔鳳釵。撥鳳泥成丸。染其指甲。意珠曉曉饒舌。以鏡蘭賭勝事告諸姊妹。諸姊妹皆粲然有頃。而素秋竟姍姍來在。慧鸚等竊視其貌。以爲豐麗較勝。平時兩頰笑渦中似儲滿歡情。喜氣者而在。杜蘭眼底但覺素秋之貌益莊與鏡郎不復周旋。言笑如平時矣。維時夢花無事。偕其婦廁身於梅花館之乞巧會。閒看一行姊妹花之樂。其所樂是日。鏡郎亦爲會外人。意殊怏怏。恨不易弁而釵。一與其盛也。而孔夫人殊高興。令曰。予昇汝曹素縑各一方。彩線若干。縷鍼一繡。以文曰。七月七日先成者。資以香奩瑣物。各有差遲而劣者。罰灌花一通。鏡郎鼓掌曰。善。杜蘭等亦各欣然從事。素秋最先成。李棠次之。意珠慧鸚又次之。杜蘭竟殿焉。孔夫人以銀製之小粉合。賜素秋以輕羅帕子。賜李棠以口脂。各三寸。賜意珠慧鸚而命。維餐取灌花器。至笑語。杜蘭曰。以此賜汝。往執園丁之役。俾秋花簇簇。悉沾雨露之恩。杜蘭受器。微笑。玉容驟生嫩紅。移其可憐之步。蹴入園中。素秋等呼而止之曰。妹妹真個爲女園丁耶。纖纖蓮步。弱不禁風。請師母收回。成命何如。杜蘭顧笑。鏡郎乘間趨而出曰。蘭妹我代汝。孔夫人遂呼杜蘭復入。笑曰。姑

貸。汝飯熟矣。且聚餐餐已。杜蘭請夢花拈韻命題。俾與諸姊妹相酬唱。夢花曰。毋須也。人作一聯可矣。若
 杜蘭若李棠。若柰珍。若慧鸚。若素秋。正不妨山鳥呼名嵌字而屬七言之對。看誰佳也。鏡郎請於父曰。兒
 亦得以影生二字措一聯乎。夢花頷之。且自爲倡曰。『衆生夢夢何時醒。世界花花莫當眞。』鏡郎率爾
 而對曰。『花前月下。儂雙影。酒底詩邊。樂一生。』夢花哂之。鏡郎會意。自悔率爾操觚。語乃失檢。雙影之
 儂。何所指歟。遂赧然退就杜蘭坐。次惟時蘭方屬草於紙。數數塗改。仍未愜意。鏡郎來則以手掩映。不令
 觀。鏡郎奪其手。攬而視之。聯爲『杜陵詩逐清秋健。蘭谷春聞小草香。』鏡郎笑曰。病在腹虛。予請治之。
 遂援筆爲之塗改曰。『杜陵風月開詩境。蘭谷鶯花護國香。』已而素秋等聯先後成。夢花一一閱竟。評
 隲而甲乙之。以杜陵風月一聯爲冠。其次則意珠之『玉露香濡如意榜。紅雲高捧蕊珠宮。』又其次則
 素秋之『梅抱高懷稱素客。菊饒佳色妬秋孃。』又其次則李棠之『繡陌錦坊桃李豔。綵章紅燭海棠
 驕。』又其次則慧鸚之『靈運慧心詩詠絮。絮巧翻鸚舌。偈持金。』又其次則柰珍之『香流雲鬢花簪。柰珠點
 波心月。顥珍。』鏡郎笑語杜蘭曰。妹之繡字予之詩聯。指影生一聯。不幸皆落人後。已而已而乞巧不
 如藏拙耳。杜蘭曰。妹獨拙耳。若哥則以風月鶯花奪得文章魁首。而妹坐享其名。思之殊可愧。今後當以
 哥爲問字之師。鏡郎笑曰。毋寧謚我爲詩醫。杜蘭曰。諾。妹於靜夜坐燈前。偶墮思親之淚。恆爲哥逗而破
 涕。然則並謚哥曰。淚醫。不更新穎耶。鏡蘭語時。至低密。姊妹行當不能聞。迨慧鸚等覺而就之。鏡蘭各無
 言。時夢花已入內院園中。一抹斜陽照耀。秋林悉成紅樹。相與盤桓園林間。笑談無忌。顧盼生姿。柰珍曰。
 今日之會韻甚亦樂甚。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也。杜蘭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姊等尙能卜夜乎。皆曰。

否。遂各興辭去。固留不可。留者獨柰珍耳。

第四回 醉書生花底悄求婚 新嫁娘人前羞作態

是夜杜蘭等徘徊園中。作清夜游。時則天半彩雲捧出一鉤新月。亦復澄澈。宙合清光。朗然別饒。斌媚之意。珠亭亭玉立。袅袅臨風。大有顧影自憐之意。柰珍則展帕爲茵。據石小坐。舉其螭首。閒看星月。狀殊沉默。似涉遐想。杜蘭鏡郎似尙爛熳。有孩子氣。各手小扇。競撲流螢。捉入琉璃小瓶中。倏有螢團。因風下墮。鏡蘭猛撲之。至於手舞足蹈。爲狀直如蚊蝶。一雙翩翻而舞。是時熠耀之光。零落四散。沾花惹草。竄伏避扇底之風。或則落人衣袂。間小作迴旋。卽復颺去。柰珍意珠亦復捕得一二。鏡郎索之。柰珍爲納於瓶。而意珠則不與。笑曰。儂執俘弟。乃爭其功耶。坐享其成。無此便宜事也。言次。略事躊躇。遂握螢趨牆隅。摘含苞之玉簪花。一拔。斂微微撥開。納二螢。其中光若籠紗。又如明玉。矜示人曰。此雙星之洞房也。水晶宮無此香豔矣。鏡郎不覺稱善。曰。珠姊小小作劇。亦見慧心。於是杜蘭柰珍亦各葫蘆依樣。納螢於玉簪花中。插之頭上。鏡郎鼓掌曰。好好新翻花樣。玉搔頭已而夢。花夫婦亦來園中。看杜蘭等作麼。生鏡郎以儲螢之瓶。示其父曰。其光瑩瑩。果可作讀書燈也。又拔杜蘭頭上之玉簪花。示其母。復於言次。誇意珠之慧。其母點首微笑。鏡郎亦笑。簪花於阿母頭上。母啞然曰。予髮斑矣。不辱沒此花耶。遂拔以授鏡郎。鏡郎乃復還簪於杜蘭之頭。杜蘭回首報以低語曰。要汝忙甚。不慮人竊笑耶。著者曰。畢竟蘭姑心細。所慮果不謬。是夜意珠於歸寢後。諷杜蘭曰。奇哉。儂兩臂忽麻木。不能伸舉。明日簪花掠鬢。當倩人代耳。然而倩誰乎。言次。面向妝臺。視菱花之鏡。復視杜蘭而笑。蘭味其言。會其意。不覺雙面驟絳。避而他顧。答曰。姊無慮。妹

請爲梳備。何如意珠。觀狀知蘭已爲所窘。轉念己之謔。彼亦殊多事。明日彼且與鏡郎竊竊私語。嘗已爲促狹兒。或因之交。疏失平日聯歡之誼。享情場閉門之羹。是未必損人而適不利於己。非計也。於是適可而止。不爲己甚。漫與杜蘭曰。好妹妹。謝汝卽復。畚以他語。曰。蘭妹合懸玉簪花於帳中。待到一枕夢回。領略些兒溫馨花氣。掩映花光。其盪氣迴腸。當勝於平旦之氣也。杜蘭曰。諾。遂各就寢。柰珍與杜蘭共榻。意珠之牀。與之櫛比。各於枕上絮語良久。漸寧靜。沉沉睡去。時則殘月將下。蘭燈欲花。遙知此夕。三姝香夢中。或有因鏡郎拔花簪花事。縈其綺想。癡癡然幻爲佳境者矣。然在鏡郎其於杜蘭頭上拔花簪花。絕無若何之用意。故聞杜蘭慮人竊笑之言。竊竊不解。突起疑雲。旣而恍然曰。渠亦鮑鮑過慮哉。豈此所謂瓜李嫌耶。渠我分屬兄妹。何用嫌疑。爲而杜蘭其後復背人囑鏡郎。謂在人前勿再孟浪。如七夕簪花事。彼意珠若慧鸚一例。舌尖促狹。動輒誣謔。人當局雖出於無心。旁觀誤以爲有意。哥其慎。諸鏡郎癡然曰。妹有意者何意耶。杜蘭甚羞。無辭以對。怪個郎呆甚。抑故故作態耳。是歲中秋之夕。杜蘭又集其閨友於小隨園中。爲其義母孔夫人稱生日之觴。蓋小宴耳。席間李棠言。素秋于歸之期。前云來春者。傳聞之誤。其期實在今年小春之月。轉瞬且至。吾儕姊妹行亦宜有以餽贈。否。孔夫人曰。宜也。贈以香奩物。飲其歡喜酒。又顧鏡郎曰。及期汝亦當往兩家登堂一賀也。夢花時方把酒軒渠曰。飲歡喜酒乎。予食指動矣。朝入陳氏座。夕登呂氏堂。與良朋會飲。做一日之醉翁。亦吳門十狷之一重佳話也。鏡郎因竊語意珠。阿父嗜飲醉中。每多笑史。某年飲於瀟溪翁許。酩酊倒地。臥嘔唾狼藉。沉酣入睡矣。一黃奴一黃奴犬名見清異錄。得得而來。啖其唾餘。旣盡。舐其長舌。及於醉人之口。鼻此尤堪發噱者也。意珠掩口胡盧。偷目視其

師夢花不覺笑聲縱矣。慧鸚以問意珠語之故。一時展轉告語靡弗忍俊不禁。迨夢花離座起去。笑聲遂闕。慧鸚拍手曰：素秋于歸之日。吾儕當破工夫去看先生於醉中演新笑史也。既而秋盡矣。黃殘籬菊紅綻。芙蓉已是小春時候。是月之旬有七日。爲秋娘出閣之辰。其師夢花其同學兄弟姊妹咸惠然而至。獨杜蘭櫻小極不果行。秋娘之家渠渠廈廣亦有園亭。雜栽花木。其結構且勝於小隨園。是日亭午。慧鸚與姊妹角酒不勝。託故逃席。小步園中。手拈梨片一二且行且噙。之潤其燥。吻且解微醒。忽聞語聲似出於葡萄架下。曰：姐姐請坐。茶來泡好。茶來卽之。則架左有亭亭中有巨鏡一架。額其亭曰：玉鏡臺。其檐頭掛雕籠一。中坐綠衣娘兀自一聲聲喚客呼茶。弄其慧舌。見人至側目作熟視狀。慧鸚探以手可及。籠試以噙殘梨片飼之。綠衣娘徐徐啄食且呼曰：好姐姐。謝謝你。慧鸚遂向之點頭一笑。忽又有聲作於亭下。曰：鸚鵡果然慧甚。慧鸚愕顧乃見李棠之弟棣。醉痕被面。掬笑盈盈立亭外。芙蓉花下招手呼慧姊。慧姊調鸚鵡樂否。姊去來此看人面芙蓉亦能解語否。慧鸚曰：諾。遂詣花下各據石牀分東西向而坐。慧鸚問棣外間熱鬧否。新郎呂鵬來未。曰：尙未。又問孔先生當未。輟飲。或且醉矣。曰：方擊鼓傳花飲正酣也。言次棣囁囁曰：影生與……遂不復言。慧鸚急問影生何如者。棣仍笑而不答。慧鸚益疑促之。益力。棣曰：無他。渠與杜蘭將結朱陳耳。慧鸚矍然曰：信耶。弟烏知之。曰：先生於席間向小杜言之也。曰：小杜允否。鏡郎與聞否。聞之而色喜。否。棣曰：小杜允矣。鏡郎來此卽去云。往呂氏未聞也。慧鸚又問蘭鏡婚事。遂以一言而定。乎。棣曰：想當然耳。慧鸚遂默然無語。若有不豫色。良久盈盈注視芙蓉之花。由花而下及於李棣之面。遽斂視低頭紅雲冉冉。侵耳被顚。殆爲霜風吹拂。酒力上炎耶。李棣偷覷玉盃以爲豔絕。惺忪醉眼爲之。

灼灼眈眈一腔綺想遂爾兜上心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斯時也除却前頭鸚鵡可喜四顧無人幾度含情欲語然而啓口殊難僅呼慧姊慧姊者斷續凡三四次無他言而目光如錫注視慧鸚之面藉傳心事於默息之中慧鸚初異之繼而微覺之則亦不能措辭且覺耳熱遂避入玉鏡臺去李棣隔花低喚曰姊且少留弟與姊平日同羣嬉戲兩好無猜而朝夕往來又爲同途之良伴且以姊之慧美能不令人傾倒哉慧姊乎弟甚愛姊願姊亦愛我李棣此時已逡巡拾亭堦而上正色怡聲待彼妹之答語慧鸚嗔之遽迴其首李棣大慚遂又逡巡而去而櫓頭綠衣娘又饒舌呼好姐姐慧鸚憮然得問故故揚聲曰綠衣娘靈心慧舌儂愛汝儂甚愛汝斯時李棣去猶未遠聞之當狂喜作雀躍矣慧鸚此時尙徘徊玉鏡臺前芳心怦怦然不知所對鏡自窺自覺赧然紅甚默念阿父愛儂不啻掌上珠故相攸良苛如個郎者不知阿父以爲可妻否也萬一拒婚儂將奈何思至此心益恹恹其時一陣笑語聲自內而出蓋姊妹羣飲罷姍姍而來矣旣覩慧鸚譁曰慧丫頭狡甚遽從席間兔脫而出早謀獲當以醍醐灌汝頂看汝成醉鼈也慧鸚不答點首憨笑而已而暗牽意珠之裾離羣耳語諸姊妹溜之以目但見意珠面色微變狀殊頹喪旋冷笑曰個妮子每向人前強撇清原來薛寶釵已與怡紅公子訂金玉良緣矣阿蘭阿蘭待儂今朝歸去盡情調侃渠也慧鸚目視意珠而笑曰不知亦有林琴卿其人作向隅之泣否意珠聞之面乃立赤則故咳唾作嬌喘用自掩飾隨顧孔氏之侍婢傳呼肩輿行矣歸視杜蘭方臥牀觀書破其沉悶渠寒疾數日矣勢且瘥可惟尙疲不能興意珠向之點首曰恭喜妹妹前度簪花者今爲畫眉人矣蘭曰姊何言得毋醉耶意珠披其櫻唇曰尙假惺惺作態耶妹妹放心此間無瀟湘妃子與汝爭

玉無庸瞞也。杜蘭惑甚，不知所對。忽聞足音，蹙然。鏡耶歎呼而入，曰：「蘭妹寂寞否？予歸矣。」意珠拍手曰：「恭喜妹妹，畫眉人來矣。」儂當引避，讓若曹喃喃情話也。又迎襲鏡耶而語之，曰：「弟歸何早，想是記掛著蘭妹耳。」鏡耶曰：「奇矣，姊先我歸，然則亦記掛誰耶？」意珠遂曳笑而出。惟時杜蘭甚疑意珠之言，一念而慍，再念而羞，遂拋書陽寐不理。鏡耶以爲真也，遂爲下帳躡足而出，覓意珠閒話得之於繡佛齋。是齋一斗室耳，爲春雨樓之東廂，中懸絨刺之觀世音像，一供以香花像爲孔夫人手製妙相，如生蓋神品也。鏡耶此時于于過其門，門以內若有人微啣者，從帷隙偷覷之，則意珠方蘇蘇膜拜語喃喃，不可悉辨。若曰：「我佛慈悲，願竟玉我於成。」云。鏡耶微嗽而入，曰：「姊姊朝佛胡爲者？」因就地扶之起，挈其手曰：「蓮池一水澄清，盍往觀魚去。」意珠受鏡耶一握一寸方衷，待颺下教人，怎颺不覺流露真情，發爲長歎曰：「魚水之歡，弟與蘭妹共之耳，而儂……遂不復言，然其纖纖玉葱仍入鏡耶掌握，不覺隨之行。鏡耶且行且答曰：「姊言何突兀也？弟無親姊妹，視姊姊與蘭妹一以眞忱盡我友愛，無異同懷。推而至於其他同學，予亦親愛無間，不啻親兄弟親姊妹也。」意珠慨然曰：「弟誠愛我，恨儂無福消受耳。」鏡耶曰：「何也？」意珠默然。旣而曰：「蘭妹獨眠岑寂，弟盍往乎？」鏡耶曰：「否，弟以渠方入夢，故來就姊談耳。」意珠哂曰：「渠何嘗寐，殆見汝而故作態耳。」感弟多情，來就儂談，然弟設知蘭妹之假寐者，便當泥之作情話，其尙肯就儂耶？言已，自覺措詞孟浪，心蘊畢宣，遂俯首釋握，托故離鏡耶而去。鏡耶疑爲負氣，呼而止之，不應，遂追隨入蘭閣。鏡耶拳帳視蘭睡息，咻咻然呼之，亦不應，回顧意珠亦和衣登牀，面壁而臥，果若賭氣者。然鏡耶乃無聊甚，方逡巡問適一雛臺收取蘭等所曝之衣，捧而入，臺十歲耳，頗伶俐。鏡耶伺其出，亦出教之語，命入伴報。蘭珠曰：「老夫

人來矣。於是意珠立下牀，杜蘭亦坐起。半身自鈎，其帳鏡郎大笑而入，曰：「來者仍我耳！一個兒佯睡，一個兒面壁，何爲者哉？」珠蘭亦各爲之失笑。鏡郎乘間以款款溫語周旋兩間，第覺杜蘭對己之神情落落難合，迥異平時。彼意珠則頻頻以目語杜蘭，點首撮脣似笑非笑。鏡郎大惑爲之，沉吟殊不知杜蘭此時亦方思索意珠頃間之一番恭喜幾聲，畫眉語意吞吐莫釋疑雲，遂爾羞見鏡郎，路阻囁嚅，意珠竊視其旁，大有春水干卿之感。而其芳衷亦復兔起鶻落，波譎雲詭，其味爲酸爲辣爲甘爲苦，蓋有莫能名者矣。其明日有媼來自呂鵬之家，以糖果之屬爲餽。三吳婚習然也。孔夫人笑問新婚夫婦狀，媼亦笑曰：「新娘嬌羞，新郎笑樂，不知其他也。」遂去。越數日，慧鸚李棠特過素秋妝閣，意珠亦從行至。時已日逾三竿矣，而素秋方坐碧紗窗下，理妝其嬌客鵬郎。正傍妝臺看梳頭，侍婢入報客至，鵬郎倉皇出迎，一笑避去。慧鸚等牽帷入，素秋握髮而起，肅坐。已曰：「來何早也？」慧鸚曰：「尙言早耶？洞房真別有天地，別有日月哉！」因指一窗紅日曰：「秋娘起何晏也。」素秋曰：「早知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儂當黎明，卽起逐珮環矣。」意珠是時支其頤於鏡臺之左，凝睇秋娘，目灼灼如賊笑。曰：「入時哉！眉樣也，秋娘紅霏雙頰，曰儂非衛玠，看煞則甚。」意珠曰：「奇矣！嗔笑春風之面，豈遂獨許一人看煞不容他人作劉楨平視耶？」素秋益窘，不覺低俯其首。維時李棠慧鸚戲競爲秋娘之梳，備綠綰雲鬟，施以膏沐，意珠則調脂弄粉爲之傅頰點唇。於是鏡裏秋娘嬌豔欲滴，籠以絳羞，更饒斌媚。慧鸚戲問秋娘曰：「唐詩有妝罷低聲之句，妹健忘不知問字之下云何？」好姊妹其告我秋娘，愈羞他顧，不答。李棠意珠爲之鼓掌，秋娘急曰：「女孩兒家且莫調侃，人他日看儂報復不輕饒也。」李棠哂曰：「算汝爲新嫁娘，輒呼吾曹爲女孩兒家，不亦羞乎？」素秋曰：「汝平日謹厚，今亦欲弄唇槍舌劍耶？」

維時。鵬。郎。竊。怪。客。來。多。事。破。其。鬢。眉。工。夫。數。數。徘徊。於。紗。窗。之。外。探。客。去。未。而。竟。泥。坐。不。去。又。不。可。下。逐。客。之。令。則。恨。甚。而。微。聞。慧。鸚。等。之。雅。謔。意。珠。得。得。急。欲。一。覩。閨。人。今。日。之。新。妝。入。時。也。否。遂。於。窗。外。故。故。揚。聲。以。嗽。爲。逐。客。之。表。示。而。客。若。弗。聞。也。者。坐。而。談。笑。如。故。素。秋。聞。聲。則。慍。窗。外。個。郎。胡。便。須。臾。弗。忍。則。傍。帷。而。立。潛。出。一。手。於。帷。外。頻。頻。搖。手。示。勿。爾。鵬。郎。乃。逡。巡。而。去。慧。鸚。等。坐。久。聞。壁。上。時。鐘。已。煞。尾。聲。乃。興。辭。而。去。素。秋。欲。食。之。慧。鸚。曰。吾。曹。特。來。一。省。耳。豈。爲。哺。噉。哉。姊。新。婚。當。與。姊。夫。雙。坐。舉。合。歡。杯。無。吾。曹。噉。飯。處。也。遂。一。笑。而。別。素。秋。送。之。及。於。中。門。之。外。比。入。閨。中。則。鵬。郎。已。先。在。握。手。比。肩。噉。噉。情。話。新。婚。夫。婦。之。旖。旎。纏。綿。有。如。是。者。

(未完)

●寶山風俗談(一)

寶山一斗大之城耳。鎮峙於揚子江頭。建有南北觀臺。爲大江之門戶。誠要害之區也。人民風氣。早已開通。獨惑於迷信。牢不可破。實令人百思而不解。全縣周圍約百餘里。居民八萬餘戶。每歲每戶。焚化錫箔。非四五元不可。一年計之。已三四十萬元。十年許之。非三四百萬元乎。以極鉅之金錢。付之一炬。寧不愚哉。邇來經濟日窘。民生益艱。能不歸咎於此乎。而尤以三月二十八日之貢餉爲特甚。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東嶽聖帝壽誕。閩邑各廟宇中。在二十八日前。先行張貼告示。催各戶投繳餉銀。屆期彙造成冊。卽由各廟轅下焚化。上陳天府之庭。下布蒼生之福。蓋爲謂餉銀者。卽上東嶽帝之壽金也。寶山一縣共分十四區。除城廂市外。尙有十三鎮。曰吳淞。曰江灣。曰殷行。曰高橋。曰真如。曰用浦。曰羅店。曰大場。曰廣福。曰盛橋。曰劉行。曰劉行。曰彭浦。而尤以城廂與淞二區之貢餉爲卓著。蓋各區之貢餉。不過於各戶繳納銀錠等項。焚化而已。城廂與吳淞。則更有勝會及大元寶也。故又名元寶大會之稱。城廂與吳淞之貢餉。又有大貢餉及小貢餉之別。大貢餉者。三年一舉行。於各廟界善信。多釀金錢。祭成大元寶無數。盛排儀仗。大興勝會。盡將大元寶及銀錠等。解至南門城外之東嶽廟中。齊集焚化。每解一次。非五六千元不辦。卽所謂元寶大會是也。小貢餉者。卽於各姓。稍釀銀錢。祭大元寶數座。各於本廟轅下焚化。不解至東嶽廟者也。此則數百元足矣。(左丹)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吳門周瘦鵑譯

第一卷 二萬鎊

第四章 請君入甕

這一夜夜報中。早把那快車被炸的事登載出來。可巧這天並沒戰事消息。倒把這事排了第一號。挺大的大字。惹人注目。這麼一來。自然轟動了倫敦全城。人人伸長了。舌子。縮不回去。知道這一件事實。是恐怖黨開場的傑作。警察們雖要掩飾過去。也沒法掩飾。不過那恐怖黨敲詐二萬鎊的事。除了警察偵探和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勞格勳爵外。外面却沒一個人知道。但這炸毀火車。已足使人大大的吃了一驚。可是這種手段。最是狠毒。大眾的性命。都握在他們手中。就要防備也防不勝防。這一回事。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車兒雖毀了。却並沒死什麼人。一小半搭客都受了傷。內中有三個人受傷最重。其餘一大半人。却安然出險。那火車頭已完全毀壞。前面的兩輛客車也壓了個粉碎。那司機人和火夫都逃脫。只受了些輕傷。也算有幸。不過壞了那火車頭。和客車在公司中。已損失不小了。一般知道內幕的人。見出了這件事。都想恐怖黨魄力不小。說得做得。並不是空言恫嚇。未來的日子。正長。不知道要鬧出甚麼大事來。咧。南爾遜李原早已知道這一回事。實是恐怖黨一種警告。倘不把二萬鎊好好兒送去。一定不肯干休。只那勞格勳爵。雖是大吃一驚。却還不願意軟化下來。勳爵本是個很固執的人。他倘定下了主意。誰也不能阻擋他。他那顆心。倒像把銅鐵打成似的一百二十個。推動不得。明知恐怖黨是個勁敵。很不容易對付。先還想這事是個頑意兒罷了。如今眼見得快車被炸。那裏是甚麼頑意兒。瞧來他們一定要這

二萬鎊到了手纔肯放手然而勳爵決意堅持到底不肯白白化這一筆錢週身的血也都提了起來無論那賊黨中用甚麼手段過來自己準備和他們決鬥那最後的勝利畢竟是勳爵的這當兒警察們仍是沒法相助勳爵也不去請教他們自管抱定主意悄悄地等着第二天便是四勳爵一清早就坐了汽車趕到格蘭客寓街一會兒已進了南爾遜李辦事室彼此握手坐下南爾遜李抬眼向勳爵瞧時見他多分是受驚過深也帶些兒憔悴的模樣臉兒白白的沒了血色兩個眸子深陷在眶子裏委實說昨夜一夜中他並沒進過睡鄉一步呢勳爵坐定便開口說道密司忒李我此來要求你相助替我想個抵抗的法兒一面儘蘇格蘭場進行一面很願意見你單獨進行和那賊黨一決雌雄以前曾有好幾件案子警察們都遭失敗却給你完全成功的我如今懷着這信仰之心特地前來料你一朝着手也一定能毀成功呢南爾遜李微微笑了一笑悄然說道勞格勳爵我可不是個百戰百勝的大將大概你單聽得我成功的事不知我也有好幾回失敗呢勞格勳爵道但我很信任你很佩服你的大才昨天新聞紙中所登快車被炸的事諒你已見過了這事全是一班萬惡的賊人喚做恐怖黨的在那裏搗鬼諒你也總知道了密司忒李只那內幕裏的事你可知道了沒有南爾遜李道勞格勳爵這事我在從頭開場時早就知道一二聽說他們曾向勳爵要求二萬鎊勳爵却不依他們可不是麼勞格勳爵道我仍然不依他們瞧他們怎麼樣密司忒李昨天的事你既已知道那是再好沒有不道今天早上又收到了他們一封萬惡的信真教人恨入骨髓咧南爾遜李道我早已料到他們一定再有信給你勞格勳爵掏出一封信來惡狠狠的授給南爾遜李道你瞧你瞧我一輩子從沒有這樣動怒過瞧了這信我那萬丈怒火便

不由得冒穿天靈蓋了。南爾遜李瞧那信時見信紙信封都利以前的兩封信一樣一樣用印字機印成的。上邊說道：「爾敢抗吾黨命可云。愚甚昨日之事。卽所以示爾懲創也。吾黨之殘刻無所不用其極。爾當知之。今限五號晨間務必踐約地點時刻。悉如前函。」一恐怖社會「爲吾黨唯一之格言。幸記取毋忘。此爲第二次之機會。千萬勿誤。後此如欲求第三次之機會。恐不可得矣。恐怖黨」南爾遜李讀罷。便向勞格勳爵道：「勳爵這一個黨委實神通廣大不易對付。昨天那件事我也早已料到。勳爵一得這消息。可不是大吃一驚麼？」勞格勳爵道：「怎麼不是一時我倒給他呆住了。南爾遜李道：「當初我也猜到他們沒有這二萬鎊到手。定要演那種炸毀火車拆壞鐵路的惡劇。因此見勳爵小覷他們。給他們個不理會。心中就不以爲然。可是對付之法。決不能用這不理會二字。你雖不理會他們。他們却偏要理會你。勞格勳爵氣噓噓地喘着說道：「密司忒李。如今這事須要仰仗大力探他個水落石出。那警察們都是些蠢驢。笨伯。不中用的。南爾遜李道：「勞格勳爵。你小覷警察也未免過分。一些事兒剛起。他們可來不及探查呢。勞格勳爵大聲道：「我們有了警察做甚麼事的。照理說來警察們該在事前竭力防備。萬不能聽這恐怖黨存在國中。倘不早早撲滅。可不要使全國的人都落在恐怖地獄中。天天發抖麼。如今我要是依了他們的話。把這錢送去。從此怕就長他們的驕氣。社會中可沒有太平日子。咧。南爾遜李道：「勳爵的話。原也一些兒不錯。但他們的要求。可也不得不應酬一二。如今你恰又第一個掉在他們手中。他們爲將來打住地盤。起見。更用了全力對付你。你要是當真不依時。怕要受更大的損失。目下單是這二萬鎊。加上。一輛快車。還算是便宜的。賣買咧。勞格勳爵大呼道：「呀。你怎麼……南爾遜李忙道：「且慢。我還有話兒勳

爵。此。來。可。不。是。求。我。相。助。麼。可。不。是。要。打。破。那。恐。怖。黨。麼。勳。爵。點。頭。道。密。司。忒。李。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南。爾。遜。李。道。既。是。這。樣。我。自。然。答。應。你。相。助。總。得。盡。了。我。的。力。做。去。決。不。肯。放。棄。責。任。只。你。這。樣。固。執。可。就。帶。些。兒。呆。氣。了。勞。格。勳。爵。微。微。現。着。怒。容。放。聲。說。道。這。麼。說。你。可。是。要。喚。我。把。這。二。萬。金。鎊。雙。手。捧。着。輕。送。給。他。們。麼。南。爾。遜。李。道。我。的。意。思。正。要。請。勳。爵。照。這。樣。辦。去。勞。格。勳。爵。搖。頭。道。這。是。那。裏。說。起。這。是。那。裏。說。起。南。爾。遜。李。道。勳。爵。如。此。執。拗。我。倒。很。替。你。担。心。勞。格。勳。爵。道。這。事。可。不。能。照。辦。我。那。有。這。許。多。錢。送。人。况。且。送。錢。也。須。有。個。名。目。照。這。個。樣。兒。好。似。拋。在。路。邊。小。溝。裏。很。不。值。得。這。二。萬。金。鎊。原。沒。有。甚。麼。希。罕。但。要。喚。我。低。首。下。心。降。服。他。們。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事。南。爾。遜。李。道。別。這。麼。說。我。瞧。你。多。早。晚。仍。要。降。服。他。們。勞。格。勳。爵。不。瞞。你。說。我。雖。全。力。助。你。一。霎。時。間。怕。也。不。能。成。功。你。倘。要。成。功。時。眼。前。惟。有。忍。着。氣。犧。牲。這。一。筆。錢。勞。格。勳。爵。道。密。司。忒。李。我。今。天。趕。來。求。你。相。助。不。道。你。却。喚。我。降。服。他。們。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南。爾。遜。李。靠。在。椅。背。上。吐。了。口。氣。慢。吞。吞。地。說。道。勞。格。勳。爵。你。別。誤。會。了。我。就。爲。了。要。助。你。纔。進。這。忠。告。現。在。第。二。封。信。又。來。了。你。倘。一。百。個。不。理。他。們。一。定。又。要。鬧。出。旁。的。事。來。此。刻。我。們。就。急。起。直。追。要。打。破。這。黨。一。時。可。也。來。不。及。不。如。依。着。把。這。二。萬。鎊。送。了。去。免。得。受。旁。的。損。失。以。後。我。便。着。力。探。去。替。你。追。還。這。筆。錢。豈。不。很。好。勞。格。勳。爵。道。有。甚。麼。法。兒。南。爾。遜。李。道。這。須。隨。機。應。變。不。能。預。定。總。之。這。麼。一。來。在。我。就。能。從。容。探。去。警。察。們。也。能。撒。開。網。去。定。一。個。一。網。打。盡。之。計。可。是。他。們。這。回。取。了。錢。去。總。得。安。靜。一。兩。個。禮。拜。這。一。兩。個。禮。拜。中。我。便。打。起。了。全。副。精。神。替。你。探。去。勞。格。勳。爵。勃。然。道。密。司。忒。李。這。個。我。萬。萬。不。能。照。辦。就。我。們。公。司。中。也。斷。不。能。受。了。恫。嚇。便。軟。化。下。來。萬。一。我。們。付。了。這。筆。錢。他。們。狼。子。野。

心又要第二筆錢。這便怎麼處。南爾遜李道據我想來。斷沒有這種事。勞格勳爵決然道。但我已立了決心。不能變動。這一回倘若降服他們。未免太失體面。我可不是個沒骨氣的漢子。要我低頭求降。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密司忒李你既沒法助我。我倒有個法兒。在這裏你瞧怎樣說着。彎了上半身向南爾遜李低低的說道。明天是五號了。我就在早上三點鐘時照約把那二萬鎊放在那桑甘德車站外冬青樹下。那邊去車站約摸三里。又四分之一是全路最荒涼的所在。我准把……南爾遜李道你既說不願意降服他們。怎麼又要把錢兒送去了。勞格勳爵微笑道。錢兒儘送去。却不給他們安穩享用。我的意思是要設個圈套。拿住那取錢的人。然後從他口中打聽那機關所在。可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我做這計畫。却不願意給警察們知道。因此求助於你。請你在三點鐘光景伏在那邊。等那賊徒們來取錢時。不是生生拿住他。便悄悄地跟他回去。你只相機行事好了。南爾遜李聽了這話。現着躊躇不決之狀。一會兒纔道。我瞧這事做。雖能做。得怕也。勞而無功呢。勞格勳爵道。做了再說。別管他成功不成功。可是他們要恫嚇我。我却偏要恫嚇他們。顯了這辣手段。給他們瞧。纔知道我不是個好惹的人。少不得要縮回手去。好似握着了一塊火熱的熱石頭似的。沒命的拋將開去。從此再也不敢和我們作對。所以我想這個法兒。簡直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倫敦警察們去辦理。很不妥當。禁不得他們一派耀武揚威。早已漏出消息去。你要捉賊。只落得水中撈月。休想撈住。因此我想你偷去辦這件事。定能成功。除了你以外。可沒有第二人了。南爾遜李道這件事。或能成功。也未可知。然而成功之後。怕也未必有益。我勸勳爵還是依我的話。好好兒送了他們二萬鎊。何苦生出旁的枝節。可是那恐怖黨比不得一二人的機關。你拿住了一二人。濟

其。麼。事。怕。他。們。恨。極。了。便。在。你。身。上。報。仇。呢。勞。格。勳。爵。道。你。這。話。原。也。不。錯。拿。住。了。一。二。人。並。不。濟。事。但。我。想。來。這。趕。來。取。錢。的。人。一。定。是。他。們。黨。中。重。要。人。物。牽。一。髮。動。全。局。關。係。可。也。不。小。不。論。怎。樣。總。求。你。助。我。就。是。南。爾。遜。李。見。勳。爵。已。抱。定。主。意。任。是。怎。樣。勸。他。可。也。沒。用。譬。如。死。人。的。額。角。誰。能。推。得。動。他。然。而。這。麼。一。來。怕。那。鐵。路。和。火。車。仍。要。受。他。們。暗。算。所。受。的。損。失。怕。要。在。二。萬。鎊。上。加。上。十。倍。二。十。倍。也。論。不。定。到。那。時。勞。格。勳。爵。纔。知。道。恐。怖。黨。神。通。廣。大。他。萬。萬。抵。敵。不。住。以。前。的。一。番。作。爲。無。非。是。笨。伯。的。行。徑。最。後。的。勝。着。依。舊。落。在。恐。怖。黨。手。中。待。要。懊。悔。也。來。不。及。了。這。當。兒。南。爾。遜。李。也。不。能。說。甚。麼。話。只。得。許。了。勳。爵。可。是。不。許。他。不。免。要。給。勳。爵。瞧。不。起。只。當。是。沒。有。膽。量。呢。勞。格。勳。爵。見。南。爾。遜。李。已。一。口。答。應。滿。心。歡。喜。就。興。興。頭。頭。告。別。而。去。一。壁。便。報。告。蘇。格。蘭。場。說。已。願。意。付。那。筆。錢。只。是。南。爾。遜。李。相。助。的。事。他。却。絕。口。不。提。在。南。爾。遜。李。一。方。面。呢。明。知。這。事。非。常。危。險。不。易。擔。任。況。且。恐。怖。黨。早。有。信。來。警。告。他。不。許。干。預。他。們。的。事。但。他。心。雄。萬。夫。那。裏。放。在。心。上。決。意。打。疊。精。神。替。勞。格。勳。爵。走。遭。他。明。明。是。張。着。眼。故。意。向。危。險。中。走。去。尼。柏。爾。又。是。個。喜。動。不。喜。靜。的。人。整。日。价。沒。事。兒。做。很。不。得。勁。兒。難。得。來。了。這。麼。一。件。事。倒。當。他。是。個。很。好。玩。的。頑。意。兒。高。興。得。了。不。得。一。天。到。晚。兀。在。他。主。公。跟。前。湊。趣。說。這。樣。說。那。樣。忙。個。不。了。這。夜。過。了。夜。半。南。爾。遜。李。和。尼。柏。爾。已。悄。悄。的。伏。在。那。許。多。冬。青。樹。下。那。邊。有。一。個。白。色。黑。標。記。着。里。數。去。倫。敦。約。摸。五。十。三。里。和。桑。甘。德。村。却。相。去。不。遠。不。過。三。里。多。路。這。所。在。甚。是。荒。涼。好。算。得。個。紅。塵。不。到。之。區。鐵。路。兩。面。都。是。荒。田。和。沒。有。草。的。荒。地。三。四。里。內。也。並。沒。一。間。半。間。屋。子。連。竹。籬。茅。舍。都。不。見。單。有。這。濃。翠。亂。綠。的。常。青。樹。林。點。綴。一。片。野。景。罷。了。鐵。路。近。邊。有。一。條。小。巷。和。路。線。並。行。一。百。多。碼。直。通。

到外面大路上那賊徒們特地揀定這地方多分就爲了這小巷只消錢兒到手走路很容易呢這夜天上潑着墨似的一片黑漆既沒有月又沒有一顆星半空中陣雲如山兀在那裏往來泊奔驀地又起了風刮得好利害一點鐘光景便下起雨來幸而不久就停倒造化了南爾遜李和尼柏爾沒有變做落湯雞他們的藏身之處很不舒服但他們倆年來探案子像這種事已慣了所以此刻在黑夜風雨之中並不着惱有時有火車駛過便聽得車輪隆隆之聲和汽笛嗚嗚之聲車兒過後早又還他個寂靜無聲連一些兒牛氣都沒有了南爾遜李和尼柏爾耐心兒等着却見恐怖黨那邊並沒動靜除了他們倆近邊也並沒第二個人這樣等到兩點半鐘知道自己來的太早了只是來時原想早些伏在那裏瞧那恐怖黨事前可有甚麼預備却想不到捱了一二點鐘並沒瞧見甚麼他們本帶着手槍便握在手裏等着這當兒風聲呼呼在樹中掠過彷彿有人歎息似的樹枝上還帶着雨腳時時飄下一點兩點雨來到二點三刻鐘時有一輛貨車從倫敦駛來正到南爾遜李和尼柏爾伏着的所在斗的停了暗中見有一個人從車中慢慢兒下來把兩個大包子放在那裏標近邊一叢小樹下邊接着那人就跳上車去車兒又飛也似的駛過車聲既遠四下裏又寂靜了南爾遜李知道那兩個包子裏頭便是二萬磅眼見的不久就有人來去咧誰知一等又等了一點鐘光景纔聽得那小巷中來了一陣車聲倏的停住了忙抬頭瞧時見是一輛小汽車車中但有一個人坐着那人一停了車便撲的跳將下來直趕到那裏標旁邊一叢小樹下邊取起那兩個包子來尼柏爾咬着牙齒低聲向南爾遜李道來了來了這一定是賊徒了主公我們老等了半夜沒的撲了空快上去拿住他纔是南爾遜李不則一聲早像貓兒伺鼠子一般蹑手蹑

脚溜將出去。尼柏爾不敢怠慢，忙在後邊跟着那人。正要提起包子來，南爾遜李早從背後撲上去，把他緊緊抱住。那人却並不抵抗，伸出手兒來，給他用手拷拷上了。惡狠狠的說道：「很好，很好，你們用這惡計策對付我們，但那鐵路公司可小心一些，怕要受更大的損失。」說完，自管回到那汽車中，在前面坐下。尼柏爾立在車邊，赤緊的監着他。南爾遜李便把那兩個包子放在車中，自己也跳了上去。他一壁想這廝多分是個先鋒，後面定還有牛力軍在着。爲了這二萬金磅，怕免不得一場廝殺。咧誰知停了好一會，却沒有甚麼意外之變。當下就駕着汽車飛一般向倫敦趕去。路過一處大鎮，就把那人交了警察。警察長審問時，他只一聲兒不言語，任你舌敝唇焦的問他，依舊磕不開齏兒似的一百個不開口，只滿臉現着怒容，分明有不報此仇，不能甘心的意思。南爾遜李和尼柏爾就借着那汽車回到倫敦，把這事報告蘇格蘭場。又報與勞格勳爵知道，居然把他的計畫告成了。但是南爾遜李心中却很覺不安，料知那鐵路公司前途正有無限危險。那拿到的人不過是黨中一個無名小卒，任是拿到了一打兩打也沒有用。或者故意打發他來送進我們網兒的，也未可知。事到如此，還有甚麼話說？只索張眼瞧他們以後的動作了。

第五章 降賊

這天九點半鐘時，勞格勳爵聽了南爾遜李報告快樂得甚麼似的，握着手說道：「呵，這一回的事，可就教那狗頭們一首功課，瞧他們吃不了兜著走，咧密司忒李，你瞧我是甚麼人，難道肯降賊不成？」南爾遜李道：「勞格勳爵，我瞧你倒抱着樂觀。」勞格勳爵道：「怎麼不是我的計畫已告成功，好教那恐怖黨知道我。」

是個勝利的健將呢。南爾遜李冷冷的笑道：「如今我單望你行了這個計畫，別後悔。至于我心中的意見，也不用再說。可是我昨天所進的忠告，爵爺既不聽，此刻說他做甚，但願你這計畫永遠成功。沒的生出旁的枝節來。到頭仍給那賊黨占了勝利去呢。」勞格勳爵聽南爾遜李話中隱隱有譏刺之意，但他自己仍是意得志滿，分外高興，以為這一回已打敗了恐怖黨，恐怖黨決不敢再來冒犯他，一面却仍吩咐公司中人好好兒防備着，全路的路線也加意保護。到了晚上，並沒發生甚麼意外的事。勞格勳爵也就興興頭頭回住宅去。一路上在汽車中暗暗笑着，想一天已過，那賊徒們可軟化下來了。第二天早上，勳爵還沒有起身，猛可裏却聽得電話機上鈴聲一陣子，亂響連忙披衣起來一聽，那話又吃驚不小，急急趕到哀奇惠街公司中。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天還沒有大明，那一輪旭日正隱在雲屏之後，做着新娘子羞澀見人的樣子。勳爵一到公司，滿腔子懷着怒，兩個腮子頓時泛做雪白，一面兀是發抖，直從頭上抖到脚尖。一點鐘後，南爾遜李也在睡夢中被電話機鈴聲驚醒，即忙起了身，趕到鐵路公司見勞格勳爵正在辦公室中往來躡着額上滿着黑氣，寫出一肚子的怒意，瞧他那副神情，倒像是大風雨時陰雲密布，雷電交作的模樣。南爾遜李是何等聰明的人，早已瞧科三分知道今天又出了新鮮新聞了。勞格勳爵一見南爾遜李，便怒氣勃勃的瞧了他一眼，咆哮着說道：「密司忒李，請你猜一下子，今天可又出了甚麼事？」南爾遜李悄然答道：「我早已料到，又有一輛火車給恐怖黨炸毀了。」勞格勳爵大呼道：「再毀一輛火車，倒也罷了。這一回的事，却比毀壞火車損失更大，雖沒有傷人死人，然而我們全路的路線，都免不了他影響。」南爾遜李忙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爵爺見告。」勞格勳爵停了步，顛聲說道：「那洛瑟台爾。」

大橋已炸毀了。密司忒李你可聽清楚麼？那炸毀的是洛瑟台爾大橋。我們公司中曾化了很大的一筆錢和一年半的工夫纔把這橋造成。在我們全路路線中要算是最大的了。南爾遜李道如此。那橋受損很不小。麼勞格勳爵發發笑道：「不小，那橋全個兒毀了。今天四點鐘時就炸了個粉碎。鋼片鐵塊飛滿了一天。天殺的賊黨他們用的是很猛烈的炸藥呢。南爾遜李微微歎了口氣，想要和勳爵說我原勸你別固執呢。只轉念一想這話未免太刻怕勳爵聽了難堪。因此便勒住了不說。誰知勳爵甚是乖覺早已猜到南爾遜李的心思。勃然說道：「密司忒李，我知道你心中一定想我的計畫失敗了。昨天要是聽了你的話，便沒有這毀橋的事。然而我雖受了這打擊，我的決心却並沒變動。無論公司中董事和股東們說甚麼話，我却至死不變。要是我做一天總理，決不降服那些萬惡的賊徒。南爾遜李道：「勞格勳爵，你倘能堅持到底，倒也見得是個好漢。臨了兒，倘仍降服他們，那就受人恥笑。在下敢忠告勳爵：你這樣固執可沒有用。不見公司中目下所受損失已不止二萬鎊麼？勞格勳爵暴聲說道：「那裏止二萬鎊？禁不得他們這樣兩轟早損失了好幾十萬鎊。但我原是個很固執的人，決不爲了這幾十萬鎊降服。那班不見不聞的惡賊南爾遜李道：「那就難了。我們倘能知道恐怖黨中究竟是怎麼一班人，便要一網打盡也。很容易。巨耐這黨又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一時間。叫人沒法兒着手。就在倫敦警察們心目中也是破天荒的事呢。勞格勳爵又怒又恨，暴跳如雷。雖又受了這很大的損失，却依舊不屈不撓，不肯聽南爾遜李的忠告。但那鐵路公司中辦事的人都已狼狽萬分。全路的路線已斷做兩截，不能連合。但有倫敦一路還能通車。可是那洛瑟台爾大橋早完全毀壞。倘要造一條新的，不是一年半不能完工呢。那時南爾遜

李便又勸勞格勳爵依着恐怖黨把二萬鎊送去免得再受損失很懇切的說道勞格勳爵你請子細想想快把這錢送給他們依了他們的心願這回你倘拒絕時怕又要見第三回事發生所受的損失更要加上幾倍又何苦來呢你倘能依我的話我也能盡力助你不上幾時包管你水落石出勞格勳爵握着個拳兒在寫字檯上搖了一下大聲說道我決不送他們一個法訂(銅幣)這是我最後的話任他們用甚麼手段我可不怕別說是要我二萬鎊一些兒銅屑也不給他們呢到此南爾遜李委實沒法打動勞格勳爵的心只索聽他心知這鐵路公司中後患正長怕要爲他一個人做了犧牲那恐怖黨又神秘不測不易對付他們就要毀你全路路線你也沒法防備勞格勳爵兀是要顧全體面未免太沒意思了正在這當兒猛可裏見一個書記取了封信氣噓噓地趕將進來勞格勳爵接了那信一瞧便怒呼一聲噉的拆開來讀了一遍臉兒已漲得通紅接着授給南爾遜李說道李你瞧這信他們又來恫嚇我了南爾遜李瞧那信時又是恐怖黨的信箋依舊用印字機印成的那信中說事務總管霍華得伊文司已給他們擄去明天早上三點鐘時倘不把二萬鎊放在原處或再派警察偵探們守着拿住他們的黨徒便須在四點鐘時殺死伊文司做個儆戒就是那錢給他們領去後更喚偵探們探查如此仍須把伊文司生。生。慮。死。決。不。放。他。生。還。這。信。中。的。話。益。發。斬。釘。截。鐵。比。前。一。封。分。外。強。硬。南。爾。遜。李。讀。罷。便。悄。然。向。勞。格。勳。爵。道。勞。格。勳。爵。你。不。見。這。事。越。鬧。越。大。了。你。那。車。務。總。管。已。給。他。們。擄。了。去。性。命。甚。是。危。險。你。倘。說。一。個。不。字。時。就。要。宣。告。他。死。刑。諒。來。未。必。再。固。執。下。去。罷。勞。格。勳。爵。似。乎。沒。有。聽。得。喃。喃。自。語。道。這。事。奇。怪。伊。文。司。怎。麼。被。他。們。擄。去。了。今。天。早。上。他。一。得。了。大。橋。炸。毀。的。消。息。就。坐。了。自。己。汽。車。親。自。到。場。瞧。去。怎。

麼會進賊黨的手。南爾遜李心中自然明白。那洛瑟台爾大橋被炸以後。近邊定還有黨徒們在着。人數很不少。到得車務總管到來。便一窩蜂聚了起來。連人帶車。一古腦兒擄去了。接着他又把那信讀了一遍。抬眼向勞格勳爵瞧。勳爵早坐在一把挺大的安樂椅中。兩眼呆呆的。停注在前面。似乎還不知道這事的輕重。一般南爾遜李又道。勞格勳爵。你偷再打定主意。固執下去。怕要葬送密司忒伊文司的性命。勞格勳爵掉頭道。李他們並沒這意思。並沒這意思。南爾遜李微怒道。你怎能知道他們並沒這意思。那恐怖黨是個無法無天的賊黨。諒你總已知道了。不見他炸毀快車。不管傷害搭客們性命。如此要殺死你一個。車務總管可也沒有甚麼希罕。勞格勳爵緊緊地握着兩個拳兒。切齒呼道。這個好不可怕。簡直是驚心動魄的事。南爾遜李道。可怕原可怕。但你口口聲聲說着可怕。可也沒用。明天早上三點鐘時。倫不把那二萬鎊送去。密司忒伊文司可就沒有性命。那是一定的事。勞格勳爵呻吟道。難道沒一個急救之法麼。南爾遜李道。那裏還有甚麼法兒。一日一夜他們都能做事。時候既短促。可也來不及和他們作對。這回這信更說得斬釘截鐵。不容你不依。且還不許你查探。偷想拿住他們。黨徒時就立刻把密司忒伊文司處死。這一枝毒箭恰發中你的心窩。你可不能不降服他們了。勞格勳爵不做聲了。半晌痴痴的想着。一會纔道。密司忒李待我。且把這事子細想他。一想停會兒。定了主意。便報與你知道。只你體着上天好生之心。請替我設法救密司忒伊文司。唉。天哪。這一回的事。委實使我陷進了恐怖地獄。好不難受。單是這二十四點鐘。我倒好似加了二十四歲年紀。咧。這時外邊恰有報告。到來說密司忒伊文司的汽車已在倫敦三十五里外一條小街上發見。車兒已毀不能開駛。瞧來密司忒伊文司去瞧那洛瑟台

爾大橋時便在半路上給黨徒們截住了。毀了他車兒。把他擄了去。或已受了傷。也未可知。那街又是個很荒涼的所在。自然沒人瞧見。只除了這汽車以外。再也沒有甚麼端倪了。南爾遜李自問不出三天。定能尋到伊文司。但那恐怖黨限時不到二十四點鐘。怎能捱這三天。只一面仍安慰着勞格勳爵。說替他盡力探去。就是了。少停就告辭了出來。心知這回遇了勁敵。很難招架。以前所探案子。委實算不得甚麼。如今纔遇了個難題目。咧出了鐵路公司。他就坐一輛街車。回格萊客寓街去。到得託頓哈姆街。却被許多車馬擠住了。在奧克斯福音東院前停了半晌。猛可裏南爾遜李却覺得有一件東西擦過他左面耳輪。恰恰掉在腳邊。低頭一看。見是一個紙團。當下拾了起來。即忙回過頭去。瞧但見後面有一輛汽車慢慢地行着。也不見甚麼可疑的形跡。心想這多分是路邊小孩子拋着這紙團兒。頑罷了一壁。這樣想一壁。閑閑的把那紙團展將開來。只一瞧。却張口。獐笑起來。原來那紙兒當中正印着一個紫色圈。圈中有四個字道：「記取毋忘」。南爾遜李瞧了暗暗想道：「嘆他們難道也跟着我麼。這也沒有甚麼奇怪。那恐怖黨中都是些很聰明很乖覺的人。到處派着黨羽。做探子。助他們做那種強詐軟騙殺人放火的傑作。瞧他們詭計百出。我倒很覺得有趣呢。想着把那紙兒摺好了。藏在半臂袋中。接着嘴的一笑。已忘了那「記取毋忘」的警告。可是他剛下手要去救伊文司。那肯爲了這四個字。截然放手。任是用甚麼毒手對付他。他也一百二十個不怕呢。他回到寓所。已是早餐時候。就把洛瑟台爾大橋被炸的事告知尼柏爾。使尼柏爾吐了半個舌子。半晌縮不回去。又聽得主公被黨徒們拋了個紙團。更大大吃了一嚇。變色向南爾遜李道：「主公這如何是好。他們要是在明槍挑戰。倒容易招架。叵耐在暗中放箭。委實使人防備。」

不得南爾遜。李用着早餐。狼吞虎咽似的。分外有興。一面說道。尼柏爾那恐怖黨的。政策全是暗中放箭。決不肯用明槍挑戰。你不見他們炸毀那洛瑟台爾大橋。這一枝暗箭放得好。不利害就他們恐怖黨三字也名副其實。那南部鐵路公司。兀是吃盡了恐怖。壓尼柏爾道。聽說那車務總管已給他們擄去。這事可是真的。南爾遜李道。怎麼不真。可憐那密司忒伊文。司此刻正在仇人手掌中呢。尼柏爾停了一停。忽又問道。主公。我們今天的課程表。可已定了。沒有南爾遜李道待我用罷。早餐收拾了。杯盤便往蘇格蘭。場走。遭和我那些吃公事飯的朋友們商量。一下子。尼柏爾這幾年來。我經手案件不少。却從沒見過這種胆大妄為。無法無天的大盜。這幾天。使我神經也大受刺激呢。尼柏爾道。主公。你出去倒沒有甚麼萬一被那賊徒們用槍放死了。便怎麼處。南爾遜李喝着咖啡。笑着答道。尼柏爾。我料不到你胆兒却變得這麼小了。難道我爲了怕他們。請我吃手槍。便一輩子斷了脚。坐在屋子裏。不出去說着。一口氣吃罷早餐。急急勿趕往蘇格蘭場去了。到了場中。就和偵探部長黎那德討論那鐵路公司的事。據黎那德說。場中也並沒探到一絲頭緒。那拿到的黨徒。又老關着口。一百個不做聲。任你用甚麼刑罰。加在他身上。也不能使他開口。南爾遜李一出蘇格蘭場。便想探查伊文。司蹤跡。先到倫敦三十五里外。發見汽車的所在。查看了一會。却見地上。又堅又乾。並不留一個車印。足印。更到洛瑟台爾大橋。瞧時。見全部已毀。恰在全路路線中央。所有火車。不得不停止。駛行這一下子。頓使鐵路公司中。受了最大的損失。恐怖黨的。手段。可也潑辣極咧。南爾遜李回到倫敦。已在黃昏時候。白白奔走了一場。仍是沒有結果。八點鐘時。便去見勞格勳爵。勳爵聽說沒有消息。倒也不說甚麼。只歎了口氣。現出一派失望的神情。以前那股怒氣。

很氣。早。全。個。兒。化。做。輕。烟。瀉。雲。消。散。開。去。了。末。後。他。便。沒。精。打。采。的。告。知。南。爾。遜。李。說。事。到。如。今。堅。持。也。沒。用。只。得。降。服。恐。怖。黨。了。

第六章 空屋

尼。柏。爾。在。那。暗。暗。街。燈。下。邊。沿。着。格。蘭。客。寓。街。走。去。那。燈。暗。得。甚。麼。似。的。雖。是。點。着。却。和。不。點。沒。甚。分。別。一。條。挺。大。的。街。上。單。有。那。豆。兒。似。的。幾。點。燈。光。有。甚。麼。用。這。當。兒。正。在。八。點。鐘。光。景。南。爾。遜。李。已。往。史。龍。廣。場。見。勞。格。勳。爵。去。尼。柏。爾。却。上。理。髮。店。剪。髮。一。路。回。寓。所。覺。得。頭。上。舒。服。了。許。多。剪。去。了。一。重。頭。髮。倒。像。減。輕。了。好。幾。磅。重。量。加。着。那。理。髮。匠。分。外。討。好。洒。上。了。好。多。香。水。香。馥。馥。的。好。似。變。成。一。了。美。人。頭。咧。尼。柏。爾。一。路。回。去。甚。是。得。意。這。夜。色。很。黑。星。月。俱。死。大。風。瑟。瑟。地。響。在。空。中。刮。過。街。上。行。人。稀。少。但。有。幾。個。小。販。把。頭。逆。着。風。一。壁。喊。一。壁。走。去。四。下。裏。黑。黑。的。兩。面。邊。道。也。都。隱。在。暗。中。尼。柏。爾。却。生。着。一。副。野。貓。子。似。的。銳。眼。甚。麼。都。能。瞧。見。回。到。格。蘭。客。寓。街。一。逕。向。寓。所。走。去。心。中。却。在。那。裏。想。恐。怖。黨。的。事。那。顆。心。免。起。鵲。落。瓦。是。不。能。按。定。又。想。起。他。主。公。連。次。所。得。警。告。很。覺。不。安。驀。然。間。又。起。了。個。幻。想。彷彿。見。他。主。公。已。吃。了。恐。怖。黨。的。手。槍。倒。在。街。上。正。不。住。的。呻。吟。着。呢。轉。念。想。他。主。公。是。何。等。乖。覺。的。人。斷。沒。有。這。種。事。纔。安。了。心。一。步。步。捱。近。寓。所。兩。手。在。袋。中。摸。索。着。鑰。匙。預。備。開。門。那。知。他。剛。上。邊。道。眼。前。斗。的。一。閃。像。有。個。人。影。兒。蹀。到。門。前。定。睛。一。瞧。見。是。個。矮。矮。的。人。穿。着。長。外。衣。戴。着。圓。頂。帽。從。袋。子。裏。掏。出。一。封。信。來。塞。在。門。上。信。箱。中。並。不。向。四。下。裏。張。望。自。管。向。霍。而。朋。街。飛。也。似。的。去。了。尼。柏。爾。瞧。了。這。情。景。暗。暗。奇。怪。立。時。在。三。秒。鐘。中。定。了。個。決。心。一。壁。想。這。斷。定。然。是。恐。怖。黨。人。這。回。又。來。投。警。告。信。的。這。真。是。一。萬。

個機會中最好一個機會跟着他前去沒的輕輕放過了。但是不瞧那信到底不敢決定他是恐怖黨氣喘喘地追將前去豈不是笨伯當下裏他便把鑰匙刷的開了門從信箱中取出那封信來也是事有湊巧這天箱中單有這一封信一瞧那封面不是恐怖黨的警告信是甚麼尼柏爾不敢怠慢忙把那門隨手帶上拔脚就跑不到二三百步早已追到了那人長衣郎當正飄飄蕩蕩在前面走着那人却並不覺得有人跟在後面依舊大踏步走去尼柏爾滿心歡喜想今夜我做這獵狗可不給那兔兒逃去呢但是他雖是十八九歲的少年却也謹慎小心和老成人一模一樣想這事可不能冒冒失失胡亂做去單瞧了那信封究竟不能指定是恐怖黨萬一這信是雜貨店送來收賬的那信封恰恰和恐怖黨用的相同也一樣用印字機印的字如此平白地追一個雜貨店夥計豈不是鬧了個大笑話麼要是那信和恐怖黨並不相關如此轉身回去也來得及但是瞧他剛纔投信時的模樣兒總覺得有些鬼鬼崇崇的十停中有八九停像是賊徒想到這裏把那信封拆將開來就着那半明不滅的街燈下細細一瞧見是一張薄薄的紙片紙兒甚是光滑當中有一個紫色圈顏色很鮮明當下他並不再看字迹把那紙片插入信封向懷中一塞連忙抬眼去瞧那前面的人却見他並不回頭來于是暗中向自己說道哼我可沒有錯的這斷果然是恐怖黨人可是千真萬確的了。我偷能生手拿住他可是天大的得意事如今只緊緊地跟着瞧他到那裏去這時尼柏爾得意萬分想自己這般乖覺委實和他主公不相上下要是剛纔只顧了那封信費了十分鐘在屋子裏死讀如此那賊早已遠去豈不失了個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偏偏在三秒鐘中立了個決心居然追到了這賊徒偷能從這賊徒身上解決全案把那神通廣大的恐怖黨打

得個落花流水。豈不榮耀。將來倫敦的人。都要稱讚我。佩服我。我的大名。可還在主公南爾遜。李。上邊咧。想着。禁不住歡天喜地。好似一交。跌倒在青雲裏。頭手脚都輕快了。許多。又加緊了幾步。追在那人背後。心想。此時就給他回頭。瞧見也。只當我是街上行人。決不起甚麼疑心。誰知尼柏爾這樣想。那人兀是向前走去。頭也不回。一直穿過霍爾朋街。走到一面邊道上。却斗的立定了。尼柏爾原像膠水一般。牢牢的和他黏在一起。一見他停了脚。也就在遠處立住了。斜乜着眼。偷偷的向那邊瞧去。心中又想道。呵呵。他在這裏等電車。我可也跟着他。到天盡頭地角裏。我也跟他到天盡頭地角裏。決不放這兔兒輕輕跑掉呢。那時有三四輛電車開過。那人仍站着不動。末後又來了一輛。纔迎將過去。撲的跳上了車。尼柏爾趕上十多步。也跟着上去。這夜夜色既黑。街燈又暗。陰地連那電車裏頭的燈光。也不甚明亮。尼柏爾暗中謝上帝造化。他不致被賊徒認識。瞧那人時。正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却後面空座中坐了。下來知道這車兒是往波得奈去的。便從袋中取了幾個銅幣。預備買票。那賣票的走將上來。他也不要。那人到那裏。下車自管買了一張。到波得奈全路的票。多化幾個錢。倒並不在意。一會兒聽得前面那個人。也在那裏買票。說是到蕪爾哈姆草場去的一路上。並沒甚麼意外的事。那人坐在前面閒閒的吸着。一斗烟。瞧他模樣兒。也和尋常的人一樣。尼柏爾心想。這車中許多搭客。可知道五尺以內。却有個無惡不作的恐怖黨人。在着麼。那時他抖擻精神。注在那人身上。兩眼也停注着一閃也不閃。車兒到蕪爾哈姆街時。那人忽地抽鈴。停了車。跳下車去。尼柏爾瞧那人沿着街走去。車兒又開了他身體何等靈捷。只像猴子般一跳已下了車。望着那人。便跟心中懷着鬼胎。那人起疑。誰知那人仍和剛纔一樣。並不同。

過頭來。分明是自信的心。很重。以為千穩萬安。斷沒有人敢和他作對。尼柏爾見他老不回頭。早放下了。一百個心。想他這樣大意。恰便宜了我。往後教他掉在我手中。還能大意。不能只不到五分鐘。尼柏爾却大失所望。他原想那人一定是回恐怖黨巢穴去的一路。跟着他來。好識個門路。那裏知道那人走了一會。却斜刺裏。竄進一所小影戲園去了。尼柏爾一瞧牆上。花花綠綠的報貼。纔知這園子喚做安樂影戲園。當下裏打定主意。仍跟着進去。那人已到賣票處。買了張七辨士的戲票。揭開了厚厚的毛絨幔子。大踏步到裏邊。坐下。尼柏爾也照價買了一張。趕到裏面。見那園子雖小。却收拾得很清雅。當真是個安樂窩。他揀了後面一個座位。坐定。就把兩眼向四下裏一溜。瞧那人坐在那裏。却見那坐處和自己相去不遠。又啣着烟斗。悄悄地吸着。一屁股坐在那毛絨軟椅中。活現出一派舒徐安靜的樣子。尼柏爾直把他恨得牙癢癢。地。肚子裏向自己說道。這是那裏說起我一路趕來。難道撲個空不成。瞧他似乎已完了。一天工事。特地到這裏蘇散來的。今夜怕白費了一番心。探不出甚麼頭緒來。呢。接着他便向着那人背。心橫着眼。瞅了幾下。倒像借此洩怒似的。這當兒。影戲已開場。燈光已熄。四面都騰着笑聲和拍手的聲音。尼柏爾暫把眸子離了那人。注在前面白幕之上。却見此時正演着著名小丑却利却泊林的滑稽戲片。瞧他一舉一動。都引得人家笑得肚子發痛。然而尼柏爾全副精神。都被那人拘管着。瞧了一笑也不笑。末後這滑稽戲片演完了。接演一套戰事影片。演罷。便是十分鐘的休息。燈光霍的都亮了起來。尼柏爾借着一燈。光。細細向那人瞧去。見他年在四十左右。態度很穩重。倒像是個上流人。不像甚麼窮兇極惡的賊徒。尼柏爾暗暗詫異。想世界上上流君子。難道都是強盜惡賊。那強盜惡賊。難道都蒙着上流人的假

面。具。麼。正。在。遣。休。息。時。間。白。幕。上。又。現。了。幾。張。廣。告。片。不。是。說。那。一。家。木。器。店。木。器。優。美。便。是。說。那。一。家。
 酒。樓。酒。食。精。良。其。實。都。借。着。這。影。戲。園。一。幅。白。幕。大。吹。法。螺。一。會。兒。廣。告。片。完。了。換。上。了。一。種。美。國。長。片。
 是。照。着。一。本。有。名。的。哀。情。小。說。編。成。的。此。時。尼。柏。爾。雖。是。瞧。着。白。幕。假。做。很。留。意。戲。情。的。樣。子。但。他。兩。個。
 眸子。却。睜。睜。的。注。在。那。人。身。上。並。沒。動。過。一。動。那。戲。片。一。共。三。卷。須。要。一。點。鐘。纔。能。演。完。那。人。却。仍。得。意。
 洋。洋。的。瞧。着。還。沒。有。回。去。的。意。思。直。到。第。三。卷。完。結。纔。開。開。的。站。起。身。來。望。外。走。去。尼。柏。爾。心。中。一。喜。也。
 連。忙。跟。將。出。去。幸。而。這。時。也。有。好。幾。個。人。一。同。出。去。不。致。使。那。人。起。疑。那。人。到。了。園。外。斗。的。掏。出。錶。來。瞧。
 了。一。瞧。穿。過。街。心。在。邊。道。上。立。住。了。尼。柏。爾。好。不。着。惱。暗。中。蹂。腳。道。來。了。來。了。他。又。在。這。裏。等。電。車。累。得。
 老子。跟。着。他。上。車。下。車。真。麻。煩。死。咧。當。下。裏。他。決。意。不。管。麻。煩。不。麻。煩。仍。跟。他。前。去。可。不。願。意。見。這。天。樣。
 大。的。大。功。半。途。而。廢。最。多。也。不。過。拚。這。一。夜。無。眠。踏。遍。了。倫。敦。城。可。沒。有。甚。麼。大。不。了。事。正。在。這。樣。想。見。
 有。一。輛。往。波。得。奈。的。電。車。疾。駛。而。來。車。中。寥。寥。落。落。的。沒。有。幾。個。搭。客。那。人。跳。了。上。去。尼。柏。爾。也。跟。着。上。
 去。大。家。都。買。了。一。張。往。波。得。奈。的。車。票。好。在。那。人。分。外。大。意。依。舊。沒。有。留。心。到。尼。柏。爾。不。到。一。刻。鐘。光。景。
 車。兒。已。到。波。得。奈。火。車。站。門。前。那。人。匆。匆。下。了。車。又。瞧。了。瞧。錶。穿。過。上。立。區。孟。街。上。波。得。奈。小。山。去。尼。柏。
 爾。也。緊。緊。跟。着。相。去。約。摸。二。三。十。步。仗。着。自。己。穿。的。橡。皮。底。靴。子。走。路。時。毫。沒。聲。響。那。人。倘。不。回。頭。瞧。時。
 決。不。會。被。他。覺。察。這。時。已。十。一。點。鐘。波。得。奈。小。山。上。鳥。睡。風。定。萬。籟。俱。寂。簡。直。冷。靜。到。了。極。點。似。乎。倫。敦。
 城。中。開。着。個。世。外。桃。源。一。般。平。時。晚。上。還。有。一。鈎。新。月。照。在。山。中。伴。那。些。山。石。山。樹。這。夜。又。偏。偏。沒。有。月。
 光。因。此。益。發。覺。得。冷。靜。尼。柏。爾。步。步。前。去。甚。是。小。心。生。恐。做。出。甚。麼。聲。響。被。那。人。聽。得。少。停。已。到。了。一。叢。

矮樹林前面那人並不停步。仍是向前趕去。脚步之聲隱隱送到尼柏爾耳中。尼柏爾却像夜遊神似的躡手躡腳跟着。雖在黑暗之中並不碍他手脚。這一種工夫實是南爾遜李把他打練成功的。但他雖有這工夫還時時迷失不見。那人可是這矮樹林中黑壓壓的都是矮樹。上面蓋着繁枝密葉。把天光也遮住了。任你怎樣明眼可也瞧不見。甚麼正摸索着又覺得一陣陣的冷風劈面刮來。還帶着幾點雨吹在他面上。尼柏爾暗暗叫苦。想這樣追去不知道追到幾時纔罷。難道真要拚這一夜工夫麼。正想着已出了樹林那邊有五六宅屋子彼此相去很遠。靜悄悄地一些兒沒有聲音。每一宅屋子前而都有園地。高樹岔出牆外。枝葉亂亂的結成一團。那人到了第一宅屋子門前便立住了。三腳兩步暫將進去。尼柏爾趕過去一瞧見園門沒有關上。那人正過了小徑走向屋後去。尼柏爾甚是激動心兒。別別跳個不住。抬頭向門上瞧時。隱隱見有一塊木牌像有召租字樣。于是萬分詫異。想那人爲甚麼進這空屋子去。料來決不住在空屋中的。況且更深夜半又進去做甚麼。來這分明是強盜惡賊的行徑呢。他在門外立了十分鐘就悄悄地進了園門。像鬼影般向那屋子走去。那園中樹木雜亂。枯葉滿地。瞧來已空關了好久。沒人居住。他捱過了一條亂草的小徑。走向屋後。抬頭望時。見有幾扇窗。黑黑的沒有燈光。內中一扇窗上忽地現了一絲明光。像是點着蠟燭似的。這光很細很暗。不能照到二十尺。加着那窗上又遮着木板。只在罅兒裏漏出光來。尼柏爾暗暗點頭。想那人一定在這窗中很要進去。瞧他一瞧到底在那裏做甚麼。恰見離窗不遠有一扇小門。一半兒給枯葉掩着。輕輕把門一推。便推了開來。一壁取出手槍一壁走入黑暗中了。

第七章 最後之勝利

話說南爾遜李從勞格勳爵處回來後。正在起居室中吸雪茄。借着休息一會。驀地裏却來了個黎那德。便一塊兒到辦事室中。嘖嘖啣啣談論那恐怖黨的事。直談過了夜半。方始分手。黎那德緊緊握着南爾遜李的手。欣然說道。老友。明天會。明天望。我們大家努力。顯些手段出來。這一案拖了許多日子。使人怪麻煩的。我們要是通力合作。諒來總能抵得住恐怖黨呢。南爾遜李微笑道。怎麼不是我們和恐怖黨不兩立。總得打敗了他們。纔是。至於這南部鐵路公司的事。日內總能了結。勞格勳爵爲了伊文司性命分上。可也不得不出這筆錢。只我們仍須盡力查探。免得旁的人家再受他們敲詐。可不是麼。黎那德夜半已過。你快回去睡罷。我還須坐一會。子子細細想他。一思想出個計較來。好在尼柏爾不在家裏。沒有人和我歪厮纏。這小蹄子見我一出去。便像沒籠頭的馬。不知道撞到那裏去了。黎那德笑着慢慢的踱下樓來。心想。南爾遜李今夜滿臉現着深思之狀。禁不得一夜苦想。明天定能想出甚麼好法兒來。想到這裏。已下了樓。便開了前門出去。不道正在這當兒。潑風價來了一輛汽車。直到門前。接着有一個瘦小的人跳下車來。趕上邊道。險些兒和黎那德撞個滿懷。黎那德倒退了一步。很着驚似的說道。咦。我道是誰原來是尼柏爾。看官們那時那汽車中跳下來的人。一些兒不錯。當真是尼柏爾。尼柏爾一見了黎那德。就嘶聲說道。咦。偵探長。你也在這裏。再好沒有。我已探到了他們蹤跡。你快到樓上來。我講給你聽。只主公可回來了。沒有黎那德。道早回來了。我和他已談了好久。此刻剛回去呢。尼柏爾喘着說道。快上樓來。快上樓來。今夜的光陰分外名貴。一秒鐘一分鐘也不能輕輕拋去的。說完一旋身向樓上奔去。黎那德詫

異着隨後跟着上去。尼柏爾好似颶風一般直衝進辦事室。南爾遜李正坐在火爐前安樂椅中，脚着了大煙斗吸着煙。這斗他叫做思想斗。吸煙時瞧着那那一縷縷煙紋盤在空中，就會生出許多思想來。他這時正在想入非非的當兒，却聽得有人打門進來，便皺了皺眉，抬起頭來，瞧接着見闖進來的不是別人，却是尼柏爾，便大怒道：「尼柏爾，該死的小蹄子！尼柏爾還沒坐定，就興興頭頭說道：『主公，我已找到了。』」

密司忒伊文，我已知道了那賊黨的機關，我們快去救他，愈快愈妙。汽車正在樓下等着……南爾遜李懶洋洋的立將起來，冷然說道：「尼柏爾，你貴忙得很，到這時纔回來，滿口子胡說亂道，又造了甚麼新鮮話，快快給我說來，短些也不打緊。」尼柏爾不敢怠慢，把剛纔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怎樣跟着那賊徒到影戲園，又怎樣跟着他到波得奈矮樹林外那宅空屋子中，口講指畫，煞是高興，接着又從袋裏掏出那封信來，信封中有一張紙片，並沒字迹，當中但有一個紫色圈，雖然不着一字，却分明是一種警告。南爾遜李和黎那德聽了，尼柏爾一番話，又見了這紙片，都顯出很着意的樣子。尼柏爾又道：「那時我既見那賊徒進了空屋，走向屋後，便也悄悄地跟着進去，却見後面一扇窗上漏出一絲燈光，分明有人。在着接着見窗下有一扇小門，就推開了，走到裏頭，四面都黑黑的，似是一個地窖，不道剛要尋路深入，却聽得頭上隱約有人語之聲，內中有一個人怒聲說道：『你們都是萬惡的惡賊，我此刻儘你們虐待將來，可要向你們取償呢。』我聽了那聲音，立時知道是密司忒伊文，心中好不快樂，幾乎要脫口嚷將起來。黎那德道：『好乖覺的孩子，竟給你探到了這件事。』尼柏爾又道：『接着我又聽得有一種粗暴的口氣和密司忒伊文說他的性命全靠着一封信，這信在三點三刻鐘時遞到，偷說錢兒已送到了，便在天明。』」

以前把他發放。要是沒有錢送。到便在四點鐘時把他殺死。不到天明性命便沒有。咧黎那德大呼道。這麼說來。他們可不是說空話了。南爾遜李接口道。那裏說空話。他們說得做得的不見快車炸毀洛瑟台爾大橋炸毀手段何等潑辣。可不是虛聲嚇人呢。今夜勞格勳爵已答應送錢去伊文司的性命。總能保全。只如今陷在恐怖黨巢穴中。很是危險。我們須得快快救他出來。偷能拿住幾個賊徒。也是保持威信之道。黎那德你想可不是麼。如今事不宜遲。我們快快趕去。尼柏爾忙道。外邊有汽車在着。好趁趕路。剛纔我出了那空屋。就穿過矮樹林。下了波得奈小山。向一家汽車公司租了一輛汽車。把主公名刺存在他們那裏。由我自己開着。回來一路上開足了速率。也顧不到警察署中定章。咧南爾遜李見尼柏爾這回智勇兼全。探到恐怖黨機關。真個喜心翻倒。恨不得生了一百隻嘴稱讚他。但是時間短促。也不便多說。甚麼拉了黎那德和尼柏爾。趕下樓去。自己開着車飛也似的趕向波得奈黎那德。想帶了警察同去。好和賊徒們廝殺。南爾遜李却竭力反對。說帶了警察。定要敗事。不如且是三個人去。出其不意的拿他們幾個。黎那德只索依了。這時街上行人已斷絕。但有一二輛街車。轆轆趕回去。四面街路都寂靜。如死。南爾遜李便開足了機不住的飛跑。街頭警察見了這樣兒。都着了慌。高聲喝住他。也給他們個不理。會只管趕着黎那德。坐在前面。暗暗好笑。想萬一給警察們拿住了。說是違章捉將官裏去。倒也有趣呢。不一會。那車兒已駛過了。碎開。逃來和俠士橋。到勃洛姆登街三分鐘後。已轉到菲爾哈姆街。街中既空。路又平坦。上波得奈小山時。不過一點鐘光景。好算得快極了。一到矮樹林。面前立時停下。牛怕太近了。給那屋子裏賊徒們聽得。可不是頑。因此把車兒停在林外。三人躡足躡腳。走到林中。走了一陣。和那屋

子相去不過一百多碼左右。黎那德低聲向南爾遜李道：「我們可是突然間攻進去麼？」南爾遜李點頭答道：「只得如此。你偷偷摸摸反給他們聽得了聲響，溜將出去，不如突然進攻，使他們來不及防備，纔能拿到幾個據我。瞧來從地窖中進攻，可不是正路。」萬一那上邊的門是鐵板做的，一時打不破，他們倒帶着伊文司打旁的路上逃了。料想這地窖近邊，或者還有門戶在着，直通到那屋中去的。我們就找到了這門口，拚命進攻好了。說時已到那空屋子門前，三人偷進了圍門，溜到屋後，果然見那地窖門右面兩三尺模樣，又有一扇小門，全個兒被蔓草和樹葉遮掩着，急切却瞧不出來。子細瞧這門，不知道已經了多少時候，早不甚堅實，裏邊雖下着鎖，偷用身體用力撞去，定能撞倒下來。南爾遜李退下了十多步，便做了個虎勢，側身撞上門去，但聽得彭的一聲，那門早倒將下來。他一手執着手槍，一手擊着電炬，回頭喊道：「快跟我來！快跟我來！說時遲那時快，他把電炬向前一照，見有一條短短的甬道，甬道盡處有一個房間，漏着燈光，聽得裏邊有移動東西的聲音和驚呼之聲。南爾遜李趕上幾步，直到那房門之前，門上並沒下鎖，一推就推開了。抬頭瞧時，見房中空空的，並沒甚麼東西，但見火爐架上點着一枝蠟燭，被風吹着，光兒搖蕩不定，靠着一面牆脚，有一個人躲在那裏，手脚都綑縛着，動彈不得。這人非別正是那南部鐵路公司車務總管霍華得伊文司。壁爐旁邊有兩個惡狠狠的人，立着地上，有一隻木箱也點着一枝蠟燭，旁邊還散着些銀幣、銅幣和一副紙牌，似乎正在那裏賭呢。南爾遜李打量了半晌，銳聲呼道：「快擊起手來，不許動一動，誰敢動時，教他吃我手槍說時，擊着手槍，照準他們兩人，但他們倆却還不肯降服。臉兒上還現着殺氣，內中一個便是尼柏爾所見的那個矮人，一個却是個又長又大的漢子，張着

血盆大口咆哮着說道那裏來的烏偵探你說不許動我却偏要動咧一壁說一壁掏出枝小手槍來動手就放那彈兒嗤的一聲恰在南爾遜李耳邊掠過砰的打在牆上南爾遜李不等他放第二槍就扳着自己手槍彈兒不偏不倚可巧中了那漢子右腕於是怒呼一聲嚷着痛那小手槍也撲的掉在地上這當兒黎那德和尼柏爾也進來了彼此廝打起來究竟那漢子已傷了右腕只能用左手招架禁不得黎那德鐵拳打在他面上就跌倒在地尼柏爾也用了全副氣力發付那矮人南爾遜李瞧他一個人不是對手連忙趕來相助那矮人着了慌連說投降投降接着便用手拷拷了他手又把那大漢也拷好了黎那德見已得勝一陣喘一陣笑南爾遜李見伊文司還細縛着忙過去替他解了開來伊文司又快樂又感激倒把以前所受恐怖所受痛苦全個兒忘了很高興的告訴南爾遜李那天怎麼樣被賊徒們擄去說是洛瑟台爾大橋被炸以後他就趕去察看不道剛到半路上前面斗的來了一輛汽車攔住去路把他劫入車中飛也似的送到這空屋中來說完又向南爾遜李道這一回我以為掉在這些惡賊手中一定死的了却不道今夜遇了救星仍還我一個自由之身這可要感謝上帝的了但是勞格勳爵怎麼樣可肯付那錢麼南爾遜李道他已答應了伊文司道如此很好他老人家倘再固執時怕又要鬧出甚麼大岔子來當下黎那德和尼柏爾留着守那賊徒南爾遜李伴着伊文司回去又到波得奈警察署報告了這事伊文司甚是歡喜先打了個電話告知勞格勳爵隨後同着南爾遜李坐了汽車趕往史龍廣場去那時勞格勳爵早在客室中等着歡迎他們瞧他神情依舊像以前一般高興握着手向南爾遜李道李這事很湊巧你們倘不打電話給我我可要把二萬鎊送去咧南爾遜李忙道怎麼說你沒有把那錢

送。去。麼。勞。格。勳。爵。道。這。個。自。然。密。司。忒。伊。文。司。已。回。來。了。我。白。白。化。這。筆。錢。做。甚。麼。南。爾。遜。李。怒。道。勞。格。勳。爵。你。別。這。樣。發。默。今。夜。不。把。錢。送。去。明。天。又。要。鬧。出。事。來。了。勞。格。勳。爵。笑。道。密。司。忒。李。你。別。怕。那。恐。怖。黨。已。使。盡。了。手。段。過。了。今。夜。的。事。着。實。給。他。們。一。個。大。打。擊。以。後。可。不。敢。和。我。作。對。了。呵。呵。到。底。還。是。我。占。了。最。後。的。勝。利。怕。他。們。則。甚。怕。他。們。則。甚。南。爾。遜。李。也。不。理。會。他。掉。頭。走。了。第。二。天。早。上。那。倫。敦。快。車。忽。又。遇。了。炸。藥。毀。了。一。半。鐵。路。中。一。節。已。完。全。炸。斷。傷。了。二。十。個。人。壞。了。好。幾。輛。客。車。近。邊。又。散。着。許。多。雪。白。金。邊。的。名。刺。上。邊。印。着。個。紫。色。圈。不。是。恐。怖。黨。做。下。的。事。是。甚。麼。倒。好。似。甚。麼。大。文。學。家。大。科。學。家。所。做。的。傑。作。特。地。署。着。名。的。一。般。到。此。勞。格。勳。爵。很。懊。悔。昨。夜。不。聽。南。爾。遜。李。的。話。沒。有。把。錢。送。去。瞧。那。恐。怖。黨。又。一。不。做。二。不。休。的。萬。萬。拗。不。過。他。們。只。得。低。首。下。心。降。服。他。們。了。這。一。天。南。部。鐵。路。公。司。中。就。預。備。了。二。萬。鎊。送。到。那。桑。甘。德。村。外。冬。青。樹。下。也。不。敢。再。派。警。察。們。去。蹤。跡。他。們。這。一。下。子。就。給。那。萬。惡。的。恐。怖。黨。占。了。最。後。的。勝。利。竟。仗。着。他。那。副。窮。兇。極。惡。的。手。段。把。勞。格。勳。爵。軟。化。下。來。然。而。這。二。三。回。事。已。損。失。了。一。百。多。萬。要。算。是。鐵。路。公。司。中。從。來。未。有。的。劫。運。了。停。了。一。天。南。爾。遜。李。忽。又。接。到。那。恐。怖。黨。一。封。警。告。的。信。上。邊。印。着。道。『。本。黨。曾。屢。致。警。告。所。為。爾。一。身。計。者。至。矣。而。爾。乃。岸。然。不。顧。必。欲。與。本。黨。為。敵。今。如。何。者。茲。體。上。天。好。生。之。心。予。爾。以。最。後。之。警。告。而。今。而。後。本。黨。如。有。所。事。爾。慎。勿。驕。入。其。間。明。哲。保。身。此。其。時。矣。脫。非。然。者。本。黨。必。不。爾。恕。將。撲。殺。爾。如。殺。一。飛。蠅。也。恐。怖。黨。渠。魁。白。』。南。爾。遜。李。讀。罷。微。微。笑。了。一。笑。就。把。那。信。藏。了。起。來。向。尼。柏。爾。說。要。是。他。一。天。牛。在。世。上。決。不。放。過。這。萬。惡。的。恐。怖。黨。可。要。盡。了。腦。力。膽。力。和。他。們。一。決。雌。雄。咧。在。南。爾。遜。李。意。中。原。已。料。到。恐。怖。黨。鬧。了。這。回。事。不。算。定。還。要。鬧。

出。旁。的。事。來。前。途。日。子。正。長。正。有。很。好。的。把。戲。做。給。他。瞧。但。他。却。已。暗。暗。準。備。要。亂。他。們。場。子。把。那。些。做。戲。的。假。面。具。一。個。個。剝。將。下。來。這。一。回。他。們。雖。是。鑼。鼓。喧。天。做。得。一。場。好。戲。往。後。可。要。偃。旗。息。鼓。做。不。成。戲。了。南。爾。遜。李。這。時。打。定。主。意。暗。中。還。立。了。個。誓。想。恐。怖。黨。不。過。是。個。賊。黨。罷。了。我。做。了。十。年。偵。探。難。道。就。敗。在。他。們。手。中。不。成。只。是。那。恐。怖。黨。到。底。在。甚。麼。所。在。恐。怖。黨。中。有。多。少。黨。員。恐。怖。黨。的。頭。領。是。誰。任。是。絞。乾。了。腦。汁。也。想。他。不。出。呢。

(第一卷完)

蔣心餘士銓先生之長公子。貌美而俊。天資聰穎。善屬文。工詞賦。早歲舉於鄉。爲畢沅秋帆尙書所賞識。時尙書方撫吳。乃招致幕中。令掌奏章。所爲無不如意。因愛逾所親。出入闈闥。弗禁也。尙書第三妾。爲吳下嬌娃。才貌雙絕。寵擅專房。公子日與之狎習。兩才相遇。愛慕益深。一日。忽相攜遁去。尙書盛怒。異尋常。蓋以兩人均所素愛。竟有背己之舉。必擒返質。令幹僕分道偵緝。越日。果追返。先令公子入面。公子見尙書。默無一言。惟手呈一詞進。略謂以互相憐才。不覺越禮。今旣若此。請置某死。或可稍贖前愆。伊人爲師。素愛誠憐。而宥之。某當銘恩。九泉。至老。父性嚴正。體浸衰。某死後。勿以事故達老父。則師所以惠某者。尤深矣。尙書閱良久。喟然長嘆。擲呈於地。卽以第三妾所有裝奩衣飾。儲蓄悉付之。揮之使同去。公子於是載歸。西江下宅。以居。詭告老父。謂此姬係尙書家侍婢。爲師所賜也。云云。公子深知尙書爲性情中人。因感之以詞。果動之。計亦譎矣。

(慶 霖)

小奇情 靈河三影錄 (續)

第二章

茗狂譯述

由茂瀉海股而至薩特奶其航路爲一直線道絕坦夷無危礁梗于其間質言之卽兩地相距僅千里之海程苟得一帆風順者不出二來復卽可駛抵其地耳當拿安鉄起碇未久微風自東南而起旣而風勢益張變爲貿易風遙望空際白雲點點散布如棉球推行極迅似將聚集成團而風浪相激舟行絕速黑甲必丹閒倚舵次見此種種中心大樂以事皆順遂適如所期舟之速率且增至五海里也矧尤有一事足令甲必丹心花怒放者則恩特萊已簽押于南威而斯銀行支票之尾一抵薩特奶此五百金鎊卽爲其囊中物矣其責任祇須以後籍口不言此事耳然甲必丹亦非漫無成算竟不備此三人之殺已滅口者特以恩特萊爲狀尙正直而其他二人恩特萊皆力足以制之必不有他故坦然不之懼也然舟行不及一旬鐘傑恩忽發野性手一小刃向甲必丹而擲不中落于舵次刃鋒入木可數寸甲必丹未及起與搏恩特萊已自艙次奔出扼傑恩之頸而痛毆之于是其事始寢後此數日安靜如恆祇有一事足記則甲必丹拭去船尾拿安鉄之名而易之曰柯兒薩克其原名也舟中人皆相處極歡有如家人卽傑恩等偶有錯誤甲必丹厲容責之二人亦默受無一言似已水乳無間矣惟二人間亦微有不同之點開脫貌殊沉毅終日不發一言傑恩則談笑殊豪所操皆法蘭西語甲必丹初不解法語頗疑其爲謾罵幸恩特萊力白無他因亦淡然置之每當休息之時二人惟在大桅之次初不入艙遵甲必丹教也恩特萊遇有事故則逕往桅次覓二人與語勿以爲忤又以舟中少一大副恩特萊卽毅然代行其職甲必丹則視舟

如家。船尾舵次張以敝舊之天幔。用蔽陽光之下。炙幔下近輪機處。則設一巨椅。當下值時。輒小坐其上。悠然自得。時或向水際閒望。波紋漪漣。至足賞玩。一帆如雪。嚮之而進焉。而濤聲復鎮日作怒吼。一爲狂飈所引。更翻騰而起。衝打船身。一時帆桅皆震。衆聲齊起。在他人聞之。鮮有不爲膽落者。而在甲必丹則司空見慣。不啻一曲催眠歌也。惟夕間則頗存戒備之心。不如日間之閒適。則猶未能忘傑恩之行刺一事耳。其于航海學識。至爲淺薄。且皆一秉舊術。雖有測程器以記速率。然彼輒置之不信。常憑其目力而得之。而欲識其地緯度所在。則僅于正午引日一視。日以爲卽已得其大概矣。復恃其卅載航行之經驗。益沾沾自喜。不更求新學識。嘗洋洋謂恩特萊曰。航海易事耳。初無學問之足云。余但置吾舟于海中。正其所嚮。彼卽能駛行無誤矣。每當日中。則披一陳舊之海圖。手指圖中而呼曰。今大約至某處矣。今距某處約不遠矣。綜其所指。無非忖度之詞。不能有所確定。故箇中。人上其稚號曰。糊塗黑。彼亦樂受之。勿以爲忤也。

四月十四號之晚。行近薩特奶矣。距其預定之期。約後一來復。中間曾經颶風。水手存者祇二人。是晚泊于渥脫森海灣內。揚言明晨入港。比中宵。人靜。乃悄然下一小艇。載三人至一荒僻岸。次直睹其分道而散。始歸大舟。命水手輩取上小舟。卽匆匆入艙。自櫥中出旨酒一瓶。取巾拭盞。意將小飲。願是夕熱甚。甲必丹又適當划舟之後。汗尤如瀋。不復能闕閉艙中。乃攜酒及盞。出至艙外。就船尾巨椅中而坐。舉杯自酌。其樂無藝。久之。竟手舞足蹈。縱聲而歌。沉醉之中。憶及彼至新喀里多尼島時。見三人首御奇形之草冠。裸體立于岸次。不禁失聲而笑。又憶及生番一大羣。自巖石間奔來。矛下如雨。而每思及一處。其狀卽

歷歷見于目前。如是者周而復始。遂至撩亂不可究詰。最後諸狀悉滅。惟傑恩憑伏槩上。曠目凶視之狀。尙留腦中。不能去。乃將首亂搖。思斥去此幻象。正于此時。忽有所見。兩目大張。木然向一人而視。則傑恩也。傑恩亦卽一躍而前。舉臂似有所刺。甲必丹急支身。欲起。顧首重後嚮。而垂其面向天。一縷寒光。遂飛向其頸際。甲必丹乃砰然仆于椅旁。傑恩猶恐其未死。復舉足力踢之。至于略無聲息。始攀船尾而下。划一小舟。飄然向來處而去。少頃。一值夜之水手來至舟尾。觀鐘俾依時醒。其同伴而爲己代。忽覩見甲必丹。偃臥于地。初以爲醉極而仆耳。卽俯身解其領處。違甲必丹所預教也。詎手所觸處。乃有一匕首。拔之出。則血濡其上。乃如飛奔去。復引其同伴一人來。圍尸旁。密商久之。卽揚帆拔碇。倉皇駛出。時天南一角。烏雲密集。有如黑幕之張。而雷電交作。狂風如吼。急雨至矣。柯兒薩克乃旋轉于風浪之中。雪帆翻動。不已。不復能自主。二水手一緊握輪機之柄。一惰立大帆之下。皆默無一言。惟待颶風之至。蓋急雨之後。必有颶風。固航海者所夙知。今苟得風。卽可揚帆遠駛。當不復犯殺人之嫌疑矣。

第二卷

第一章

波平如鏡中。一巨鱗忽鼓尾而起。漪漣作縐紋。半小時內。此巨鱗倏上倏下者屢矣。一釣者匿于岸次。一水柳後。似欲得而甘心。顧窺伺既久。終歸失望。雖嘗見巨鱗張動其吻。如有所嚼。然不審其所食爲何物。繼見蒼蠅成陣。飛繞水面之上。嚙嚼不已。私念其所嗜者殆此物耳。乃撲取其一。置之鈎上。以爲必可引之上鈎矣。顧巨鱗一見。仍復翩然而逝。釣者大窘。則坐而向小河中熟視久之。忽有所悟。急自其敝囊中。

出白鱸魚一小尾。垂之綸端。遂涉足至河中。將絲略揮。順水勢而下。詎巨鱗略向一睨。復瞥然沉水底。正懷喪間。忽水中流下一物。衝打其膝際。僕身取視之。則一金漆燦爛之畫槩也。乃持而返岸。次奮然擲之草中。喟曰。若可厭之。小怪物。吾魚爲汝驅去矣。旋復取而把視。見其上有一行字。爲純金所鐫而成者。則喃喃曰。吾意汝主人必爲一女。郎今失汝。且瀕于難矣。言次。遂引日向河之上流而望。意謂必可見被難之船。詎窮目力所及。初無所得。乃燃其烟斗。負槩及釣竿于肩。循河岸而行。以覓之。約一里許。至一河折處。水勢湍急。自一巨瀨猛流而下。怒咽作聲。瀨首距岸可數碼。有一磐石。一小游艇適膠擱其上。艇中坐女郎一人。御荷蘭絨灰色之衣。方引目而視來人。其人既至小艇。之對嚮。乃擲竿於地。舉冠作禮。而心乃大躍。以女郎風貌美麗。殊足動人。襯以紫花冠。益賦媚絕。世復私幸已所測。乃不謬果爲一女。郎特尙未瀕於難耳。於是舉槩於手。含笑呼曰。此槩非女士物乎。余膝間乃爲所打。女郎謝曰。此事余乃歎極。其人且下至水濱。且言曰。否。女士當引以爲幸耳。女郎嫣然笑曰。誠然。余初謂當永永葬身是間矣。余既不善泅。而欲涉水登岸。水勢又湍急。遲遲不敢也。其人曰。噫。嘻。女士此又何可者。汝不見此間水勢絕險。深且三尺乎。言時。即持槩柄下探水中。以示之。女郎曰。然水底皆爲光滑之亂石。余已以鈎竿試之矣。亦欲以鈎竿授君。否。言已。即引身而起。似欲取而授之。而左手之上。乃裹一帕。其人急銳聲曰。女士且坐。余無需是物也。隨涉足水中。以槩爲助。徐行而至小艇之次。既立足於磐石之上。乃俯身置槩于舟中。率然言曰。女士且往坐艇尾。女郎橫波視之。似嫌其太唐突者。顧仍從其言。其人亦覺推舟下水。且言曰。今勿論同意與否。必當引舟行矣。時艇尾已下水。爲怒流所引。且立駛。其人即一躍登鷁首。蹲身其上。艇即如飛向

瀨底倒駛。費盡氣力。始引向瀨首而行。此瀨於全河諸瀨爲最長。且最難行者也。維時二人皆默無一言。比至靜水之中。女郎始言曰。謝君。今余能自划矣。君衣履不致十分濕乎。其人時已衣履皆濕。然不欲承。乃詭對曰。謝女士垂詢。固未也。女士腕上殆受傷乎。女郎曰。此微傷不爲病也。當余於不意中。忽失去一槳。乃欲引舟傍岸。詎爲急流所引。致膠攔不能進。而當進退倉皇之時。遂傷余手。幸此去以上諸水。皆平緩易行。余固力足自划。雅不欲久溷君垂釣之時也。其人曰。且令余一觀女士之手。女郎曰。實告君。祇微傷耳。時其人已引舟傍岸。止於一水柳之下。復言曰。幸賜余一觀女士之手。及見女郎有拒絕之色。卽僂身逕握其玉纖。解帕而視。則拇指之間。有一血泡。其周圍約等一六便士。乃呼曰。女士。此何可再划。艘者創處且作腫矣。遂徐釋其手。女郎慍聲曰。君太鹵莽矣。其人默然。卽下舟。往拾其釣竿。而一枝畫槳。仍承其肩。上女郎乃呼曰。君取余槳去矣。其人含笑答曰。否。僅用以爲抵押品耳。女郎太息曰。君何酷哉。其人旋卽攜釣竿而返。解舟復行。默然無言。女郎細玩兩岸景色。狀尤沉默。已而卒然詢曰。君謂余出舟步行善否。其人曰。女士此言何謂。則伸其玉纖向舟外遙指而言曰。余舟似在此樹之對。嚮已歷多時矣。乃久久勿有所進也。其人曰。此言勿確。女士太不諒人矣。女郎曰。否。余特謂君恐不任此勞役耳。其人曰。否。此役余殊樂爲之。今且力划以進。女郎略一俛思。復曰。雖然。此去尙有一英里之遙。且尤有巨瀨無數。其人笑曰。嘻。女士頃不云此去皆平緩易行乎。女郎曰。此自余言之耳。余固恆試舟彼間。至爲熟悉也。其人曰。余亦如是。女郎曰。此言確耶。其人曰。安得不確。余固生長此河之上耳。女郎哂之。默然有頃。其人復曰。今余儕且毋鬭爭。女郎乃微露愕色。舉目直視其面曰。君何所云。余豈能與一不相識之人鬭爭耶。而當其

注視之時。雙波中露見一褐色之繫。狀絕撩人。其人卽答曰。此亦易事耳。余爲曲蘭佛名威約姓也。女郎乃復呼曰。嘻。威約詫曰。女士聞余名何呼耶。女郎第曰。余氏馱兒也。揆其意一若告以己之姓氏卽足答其所詢者。然威約仍不解曰。此豈足解釋之乎。女郎曰。固爾。君非傑斯福勳爵之公子乎。威約仍露窘色曰。誠然。第笨伯天成。仍不能了了耳。女郎乃徐徐言曰。君且聆之。余家固爲君家散克蘭別墅之租客耳。威約始恍然曰。固嘗聞之。余頗喜此老屋有人賃也。女郎曰。余僑賃居彼間已二載矣。惟老勳爵時有違言。今晨余父得其一書。中間頗多指斥。威約乃露不樂之色曰。余父固有時恆喜固執。已見汝當知此亦其脚風病使之然耳。然余儕之交誼或不以之而問乎。女郎曰。此不待言。固無所問也。威約乃莊容言曰。是則余彌引爲幸矣。夫以父母之事而欲人子任其責。實天下最酷之事。且余去家已六載。近方自澳洲歸。尙未省見余父。以父方居愛爾蘭別業中也。故於余父之事一無所知。其書中所言殆頗使人難堪乎。彼當怒發時。固恆任其筆之所至。略不爲人設身一思耳。女郎曰。事固如是。威約復曰。實告女士。余父子固至不相得。前者父欲余居家不出。而以漁獵自遣。余勿願。負氣走澳洲行役。以餬口。當數月前。余家經理遺業之老蒼頭。忽卒。父乃招余返命承其乏。始過歸耳。女郎曰。然則君乃以餘時行漁耶。威約兩目閃閃作光。答曰。余固恆偷閒從事於此。天下最樂之事。無過行漁。僅求行舟者不失落其槩。驚走吾魚。足耳。女郎暨乃大絳。微笑曰。失槩之事。亦余生第一遭耳。已而指一處而呼曰。此余家之埠頭也。余母已立其上。盼余之歸矣。威約聞言。乃自艇中引目而望。見岸次舊有水柳數株。今已斫去。由水次傾斜而上。則爲一草塢。古橡三五參差而立。塢後有果園在焉。更進則蔓草離離。途徑皆迷。直抵一小園之石牆而止。

而森林在其左一望無垠而於小山之側掩映於一叢山毛櫛之後者則卽散克蘭別墅也此別墅舊爲傑斯福爵夫人奩物今長期賃於女郎之家塗丹堊白煥然一新外宇皆沉沉作綠色爲狀絕俗而埠頭亦非復舊觀密昔司鐵兒則卽立于其上焉凡此諸狀威約盡收於眼底私念余去英倫時此老屋殊破舊不圖一旦變易至此然而殊不足入通人之目耳此時艇已傍埠矣女郎卽飛步登岸威約爲水濕其履舉步殊徐旣登乃向密昔斯引冠作禮密昔斯頗露錯愕之狀則引目視其女冀有所白密昔斯身度絕小年將四十髮已微斑衣絕簡陋攜一青色小傘而溫溫有度望之藹然可親聆其音吐似非英倫產呼其女曰西麗斯意似命其一爲紹介於生客者女曰此爲威約先生此爲余母阿母兒頃間乃失去吾槩舟膠石上幾遭不測幸得威約先生拾槩還兒惠然送兒寧家惟腕上略受微傷特無碍耳密昔斯乃薄責之曰西麗斯汝固當十分留意也頃間余見汝久久不歸此心殊爲懸懸料汝必遭變故矣言已迴面威約稱謝不已復邀其至家進茶彼已知威約卽傑斯福勳爵之姓也威約婉謝曰余衣履已濕急欲歸矣女乃橫波睨之曰嘻似怪其何不早言者威約急曰頃間余實勿覺及起立始有水流入余足間耳密昔斯曰西麗斯然則汝速歸家命哈脫以四輪車送威約先生歸威約曰此可勿需車行殊費時不如舟行較速也余擬借尊舟一用夕間卽當遣人送之返密昔斯曰是則亦佳惟毋急急返舟爲得便飭价送之來可耳余亦願公子早歸毋以余女故致令公子受寒也威約遂與二人作別步入舟中二人目送其行直至旣遠密昔斯始柔聲曰西麗斯可歸而進茶矣此少年余至愛之惟若父對之不知作若何品評耳遂挈女徐步而歸女曰此人行止直率外觀頗不修飾也外史氏曰女郎歷世雖淺然鑑人殊別

具慧心。觀此二語。意殆謂行止直率。外觀不修。初未足爲病。其芳心蓋深許之矣。

傑斯福邸第在渥喜斯脫雪之遠郊。輪奐軒敞。至爲壯觀。惟歷時既久。頗呈黝黯之色矣。威約所居。僅爲一角。餘仍塵封蛛罨。曠無人居。執役其中者。僅有老夫婦一雙。伺主人起居外。兼司灑掃之役。老勳爵則長年在愛爾蘭別業中。初未一至。據鄉人傳說。謂威約呱呱墜地。爵夫人卽以產難而死。老勳爵悼之甚。遂目之爲不祥之物。不欲長面其人。故自悼亡以後。足跡未嘗一至故鄉也。當威約晤女之次晨。方巡視田間而歸。見几上已置有二函。其上一通書法潦草。一辨而審。爲乃父之手筆。審其中必無好語。氣雅不願卽啓讀。乃坐而進晨餐。而此御紫花冠之女。耶雙瞳。撩人之媚眼。乃時時映其心目。間彌爲溫馨。已而餐畢。幻想亦終。始燃一烟斗。取書讀之。則乃父書中措詞殊平。和雅。不似前之嚴厲也。書曰：

親愛之威約。汝於田事。必有治理之善法。余但求租金交納如數。不他求也。以余觀之。勿論如何。汝終常有勝老蒼頭。樸刺耳。余且將以覘汝澳洲一行。果有裨益於汝乎。果能將平等之謬說拋棄否。此種謬說。余至惡之。願汝深體余心。而有以慰之也。

「附筆」汝萬不可自失貴爵之身分。而與僮人爲友。此等處。余生平處之最謹。汝宜步我後塵也。再汝一聞余召。卽星夜遄歸。余殊欣悅。望汝好自爲之。他日余乘化歸盡。此業卽爲汝所有矣。

余今茲復思及一事。彼賃居余家。散克蘭別墅之賤僮。近竟貿然致書於余。欲購余業。嗟夫。今世何世。彼僮何人。敢有此狂妄之舉。誠萬惡不赦矣。余初未嘗見彼僮。且不欲見之。惟前聞之樸刺。彼僮曾於別墅四字。盛加塗墍。僮俗萬狀。望之有如一咖啡館。嗟夫。爲事而確。是亦散克蘭別墅一劫運也。然而

彼於租金每如期而償。吾亦未如之何矣。雖然。汝於別墅四周之樹木。宜時加守護。不則彼僮或且斫取之。以爲花架。是固余所夙知者也。

「附筆」頃得汝稟。知哈福拉（犬名）方坐尊。余意此老物。或且不保其生矣。就中有佳者。望送一頭來。余足疾仍未愈。未可旅行。今歲恐不能來鄉間矣。想汝亦不以爲意也。

傑斯福字

其書拉雜萬狀。有如老嫗之嗷嗷。威約讀畢。默然置之。復讀第二書。書角有發自倫敦納兒司旅館數字。其書曰。

余親愛之威約。舟次快敘。歡慰平生。臨別復殷勤訂約。囑其趨訪。以萍水之交。而稠摯至此。洵末世所罕覩者也。茲以赴渥喜斯脫雪之便。擬順道一修謁。藉溫前好。剪燭清談。樂可知矣。矧爵邸宏規。仙鄉雲物。自聞君言。實怦怦於吾心。尤思一飽眼福爲快。足下其亦許我乎。老勳爵其亦許我乎。平原十日之飲。匪所敢望也。喬治海倫啓。

威約續畢。欣然呼曰。余固極歡迎汝之來也。立至書案之前。作一書招之。海倫者。當威約自薩特奶歸時。與之有同舟之雅。相得甚歡。有如故人。今聞其至。故欣喜。至於不可名狀。初不以其居澳洲已久。沾彼邦好客之習。實目覩此世朋交之薄。思欲一破其例。蓋舟次訂交之友。當時縱極莫逆。而一分袂。卽漠然不復相憶。固十居其九耳。而海倫年事已高。直可爲威約之父。威約竟與投契。至是。意者必有所以悅之之道。則以海倫頗能先意迎合。曲識其心耳。威約作書既畢。默念海倫爲人。至可人意。卽老勳爵見之。當無間然。旋復憶及其父書中。曾言及散克蘭別墅中事。因猛憶此小艇尙未返之其家。乃於午後四句鐘。划

小舟而往。既至。引目而望。見屋前草塢之上。立有一御荷蘭絨灰色衣之女郎。剪水雙瞳。亦正注向河濱。威約乃躡舟于岸。口噴烟斗。靜以待之。念玉人果翩然馳來。則爲事佳矣。此時女郎果嬌喘奔至。亭立石級之上。下睇舟中。而言曰。余以爲君飭人送舟至耳。故奔來告其置舟何處也。威約囊其烟斗。答曰。余固極盼君馳來。余乃不審所以。置此舟。遂奔上石級。引握其柔荑。曰。女士無恙。

(未完)

寫情
小說

好女兒

(續)

(爛柯山樵)

第三章

苦哉。意珠以一清淨潔白之女兒。而備受鄭氏如此之揶揄。試爲意珠計之。其一寸芳心中。果能無介介乎。鄭氏者。慣爲聲東擊西之論調者也。其痛詆黃鶴。卽所以隱嘲意珠。天真爛漫之女孩兒。其何以堪。宜乎潛赴叢竹中。而悲涕此淋漓。多情之綠竹。受春風之激發。頗作瀟瀟之聲。似爲意珠鳴不平。意珠之心。曲益復不堪。其意若曰。拘蘭搗麝。世儘多此輩。不義人安得黃衫俠客者。儔伸一臂之助哉。正悲涕間。而此叢竹瀟瀟悲鳴之聲。乃愈厲。意珠益涕不可仰念。天下之大。而無人引爲同調。僅此翠竹爲鳴不平。不亦大可憐乎。思未竟。此不平之竹。忽乃放聲大哭。意珠不覺爲之一驚。默念竹豈能哭者。必非竹而爲人。顧名勝之區。來者率爲尋樂。而至此間。又無蘇小之墓。岳王之墳。安所用其憑弔。則此悲泣失聲之人。必亦別具傷心之事。而來此一洩。其積憤頗欲一近此人。叩其悲泣之由。俾得一釋疑竇。願細聆其音。不類女子。安有女兒家。輕降其玉趾。而叩其悲泣之由者。而此不祥之音。實足以增益意珠之悲。梗而有餘計。不如離此俾免舅母之疑。而亦避瓜田之嫌。抑且得稍殺悲思也。乃收拾涕淚而行。意珠行矣。而黃鶴自後亢聲呼曰。妹緩行。妹且緩行。音響而微。怒意珠聆爲黃鶴。停步微睇。黃鶴方淚絲界面。淋漓不止。意珠亦不禁淚下沾襟。則以帕拭淚。乃至不能仰視。鶴已近前。詢意珠曰。妹欲絕我。今尙非其時。須知我非能噓人者。我亦無逾分之希冀。事之成否。天實主之。妹何必避我也。意珠聞言。泣曰。兄欲絕我。斯絕我耳。何必誣人。苟我有此存心。天立殛之。言畢。更指天爲誓。鶴見此。色始霽。曰。我在竹林中。

妹豈勿見耶而我固見妹之盈盈也意珠曰然則仰天而號者汝乎鶴曰然也以目微視意珠覺其亭亭之態有如雨後海棠又如濕露之薔薇乃益增其豔麗癡視良久已置其悲切之念於無有矣既而微嘆曰薄命哉黃生也天既生我而胡爲摧折我意珠聞言突現爲驚詫之狀正色謂鶴曰兄失言矣苟爲人所聞且不知兄之是言誰指况天之予汝甚厚也予汝以才予汝以翩翩之丰采何摧何折惟我乃薄命耳語次自覺其言較黃鶴尤爲失檢靨紅如赤霞矣隱隱聞笑語聲近知與鄭氏相去不遠也乃趨步迎之。

遊已倦矣衆乃駕舟旋家自是鄭氏之束縛其子益嚴其詞曰意珠正青年禮男女不同席今雖以家境故不能分食平時亦當知所避也厥後黃鶴舍聚食外不能一見意珠之顏色在鶴意中以爲此亦良佳蓋相聚愈久爲別愈難他日既不能成伉儷必有相離之一日等是離耳不如從此絕裾亦可免却許多煩惱而意珠心中殊不作是想以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操守果堅天下安有不成之事鄭氏非頑石比頑石且有點頭之日况等是血肉軀之鄭氏乎哉故其心曲中殊不減昔之殷殷所冀黃鶴能脫離此萬惡之地則此事有望矣願家庭安能脫離窮其思慮得一方法然以鄭氏防閑至嚴終日不得與鶴相見則此語何由得達欲其達焉惟有乞靈於文字於是授書於黃鶴曰

夫置身於險惡之家庭聞詬詈而自甘在兄固純孝在我視之則兄之大不幸事也男子當有四方之志豈可終老隴下今科舉已廢進身之階莫若陸軍兄之舅父既爲統領且又與兄相得若以書求之則此陷阱且夕可脫何必低首簷下而自處此拂逆之境乎妹惟慚弱女子身不能自衛焉能衛國若

若兄巧於機變。足智多學。豈不能爲國宣勞行矣。吾兄吾當刮目相看。見兄衣錦還鄉。則妹與有榮矣。初黃鶴之母舅曰鄭褒。爲淮軍統領。駐淮揚。治下極嚴。頗有威名。性又鯁直。鄭氏憚之。憚者以其勢壯而多金也。蓋天下人公共之理。惟炙手可熱者是崇。而囊橐豐裕者亦在崇拜之列。鄭褒不惟多金。抑且有勢。宜乎鄭氏之敬畏有加矣。褒于鄭氏爲同胞之長兄。素不直妹之所爲。恆以正言規之。鄭氏雖不聽。而唯唯諾諾。若甚敬從。推鄭氏之意。以爲陽從其命。而陰違其言。貌既恭順於己之初旨。又不相背。苟得不失貴人之歡心者。則其榮幸實隨日而俱增。續續而無止境。此兩全事也。褒雖明知其如此。以爲本是同根生。則不爲己甚之事。其言之從否。聽之而已。而於甥則愛之滋甚。聞生善爲詩詞。甚喜曰。吾爲鎗林中。人不能置身筆陣。以與文人相競。甚恨事也。今有甥如此。定能成吾之志。故珍視過於所生。褒有二子。膏梁子弟也。褒又嘗囑其妹曰。鶴甥非凡才也。汝宜善視之。然鄭氏卒不能聽。黃鶴素不喜暴人之短。以取快。以爲我既惡人之毀我。我苟長短其人。其人聞之。亦必深滋勿悅。故鄭氏雖虐待黃鶴。而鶴未嘗一日訴于其母舅之前。鶴既接意珠書。味其言。推其意。自念殷殷之情。吾何能負彼之屬望。如是之切。吾苟不能奉行其意。則是自暴自棄。抑且爲意珠所笑也。於是投函於舅父。略謂不孝之子。日事蕩廢。遺門楣。羞馬援投筆。祖逖擊楫。先賢盛業。竊深慕焉。願母舅爲吾圖之。越五日。復音至矣。盛獎鶴之勇慨。已爲請於鶴父。蓋軍中擬添聘一文案。而黃鶴適當其選也。

第四章

人之常理。己所不欲者。必不願其在側。黃鶴將有淮揚之行矣。鄭氏心中深喜其能離己。喜者大婦孤立。

將無助矣。故鶴父以斯事求同意於鄭氏。鄭氏力贊成之。惟恐鶴父梗於大婦之議。而阻鶴之行。則更申其意曰。男子志在四方。宜圖有爲。鶴雖不肖。然固吾子也。天下焉有爲之母而不願其子發揚蹈厲者。且舅父久居政界。此去亦可稍學禮節。爲黃鶴計。亦有後望。可希鶴父深然其說。故雖經嫡母再三相阻。而鶴之行期卒定。鶴乃書別意珠曰。

珠妹惠展。曩得手書。字裏行間。均現愛我之情。而望我成人之意。尤躍躍紙上。妹之厚意。何敢辜負。僥倖此計已成。啓行之期將屆。此後迢遞雲山。都入夢中。聚首何時。非可預計。則安得不傾吐我心。中之所欲言。以爲我珠妹告哉。珠妹知之乎。愛情者。實乃造化小兒所佈設之陷阱。以網羅天下之青年男女者也。我初固潔身自好。性尤拘謹。與情相去。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自與吾妹相見。覺漸趨漸近。今則已與情相接。而不能或離。我知我擊愛之珠妹。當亦同此景象也。我之於妹。我固自覺其有情。妹當亦自覺其有情。而悠悠之口。亦無不曰。我儕之有情也。特我所自覺與妹所覺之情。與悠悠之口之所謂情者。有天淵之別矣。嗟。手人者。血與肉所成者也。安得不有靈機。我覺妹之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一不接觸我心。則我之於情。更何能自遠乎。今者分離在即。人自東西。心何能離。妹須知我軀殼中。所有之心。乃非我之心。而爲妹之心。我心何之。蓋早納諸吾妹。驅殼中矣。特我所不解者。我儕既相愛如是。而若卽若離。妹何以始終不置一辭。曰。我固眞眞愛汝也。相愛者。決不忍相離。而妹爲我計。不爲聚首之謀。而惟別離是圖。何也。我或時爲親膩之態。而妹輒正言規戒。或拂袖竟去。此又何也。凡此種種。皆爲我所不解。而待解於妹者也。願妹示我以端倪。則我此行宗旨。可定。若果舉世無相愛之人。而家

庭又險惡。如是我生。復何樂哉。言外之意。妹必能解之矣。

意珠接讀是書。幡經驟亂。幾不能辨。良久曰。根深。擊重矣。彼既以隱事自白。吾將何以爲情。使我而自承。爲愛彼。則不免有嬌羞之心。何能以私情形之筆墨。不然。彼又將以我爲無情。未免殺彼歡心。籌思多時。始決然曰。關雎之什。房中之詩。都爲男女情愛。而作我決計。屬意於黃生。至死不變。終當爲黃氏婦也。於是報之以書曰。

鶴兄愛鑒。辱教聞命矣。我之所以不宣示愛兄之言於口者。誠以羞恥之心。不泯且未知兄愛我之心。爲何如耳。相處既久。肺腑自見。生不逢辰。彼此同病。妹幸有慈母。而椿堂已萎。兄縱不幸。而二老健在。相形之下。妹固較兄爲尤不幸也。年來愛我之情。身受者敢不銘感。古人有言。士爲知己者死。兄既以我爲知己。我雖爲兄而死。亦所願也。總之使事而有濟。則如天之福。不濟願以死繼之一言。重於九鼎。不貞者之所爲。我固恥之。卽事出不已。當灘血二丈。報吾兄相知之恩。前途無量。諸維自重。惜別依依。兒女恒情。兄以責我。未知我心也。我豈忍與兄作勞燕之分。飛亦欲爲兄謀幸福耳。區區之心。幸鑒察焉。但祝此行有合。則他日再爲兄進椒酒之頌。妹倘有福。箕帚井臼。誠不敢辭。一身名節。均以付兄。願兄爲我慎圖之。

黃鶴得書。喜不自勝。旣又悲梗。以爲此行未知何日再得聚首。正結想間。而鶴母之嫡母已入。謂之曰。從軍艱苦。百倍家居。我數數阻之於汝。父不能相從。汝雖非我所生。而珍愛則過之。此行或卽汝母之計。汝當自圖。鶴見母神色倉皇。欲安其心。不得不以實情告之。惟不言此計。創自意珠。母始歡忭曰。此計良佳。

好 女 兒

人。心。冷。暖。靡。有。定。時。果。此。行。汝。能。得。志。汝。歸。則。汝。母。必。且。珍。愛。汝。異。於。平。日。也。鶴。曰。此。亦。難。言。卽。有。萬。一。之。希。望。此。行。亦。賴。舅。父。之。功。母。乃。無。言。既。又。曰。我。有。一。言。未。知。汝。意。云。何。男。大。當。有。室。汝。年。非。小。而。中。饋。尙。虛。我。爲。汝。物。色。得。一。人。當。汝。意。否。鶴。自。思。曰。我。已。與。意。珠。訂。終。身。約。矣。而。嫡。母。又。有。此。議。誠。足。爲。吾。二。人。之。梗。乃。柔。聲。謂。母。曰。母。固。愛。我。然。兒。力。弱。既。不。能。自。立。又。何。敢。有。此。分。外。之。望。乎。母。駭。曰。鶴。兒。汝。謂。分。外。乎。豈。汝。分。內。不。當。有。妻。耶。我。實。告。汝。珠。兒。人。才。兩。美。足。以。匹。汝。吾。早。有。斯。意。然。面。癯。而。頰。削。恐。此。兒。福。薄。故。未。嘗。言。也。鶴。初。聞。母。言。狂。喜。既。而。心。中。似。有。所。感。不。禁。淒。然。欲。淚。母。見。其。瑩。瑩。之。態。以。爲。惜。別。則。略。慰。數。言。而。去。

(未完)

六

小說世 新上海現形記 (續)

毘陵李定夷著

第二回 酒綠燈紅巧逢舊友 金迷紙醉初入歡場

話說陸香文本是白衣出身，由十成足監，捐了知縣，分發到江蘇候補。當下便在省城裏打起公館來。他因向來瀝羨江蘇風景繁華，頗想借此暢遊一番，所以不帶家眷，免得受着拘束。他和夫人談氏本來也不甚和睦，現在有此遠行，也落得推託江蘇百物昂貴，候補費用浩大，不攜家口，究竟省些。等到補得實缺，再派人迎接便了。初到蘇州時候，帶着兩個二爺，一叫陸貴，是他父親從前的老僕，一叫周升，是一位朋友薦給他的。香文爲人素來慷慨不吝，一旦入了仕途，愈加歡喜，應酬總想出人頭地，洗盡酸態。因此一到蘇州，便去訪問在省的江西同鄉，就有位姓吳的，是一向相熟識此人，也是州縣班次。在江蘇約摸已有十年，當過差使，倒也不少。香文認他爲識途之馬，愈欲去聯絡他，從此酒肉往還，殆無虛日。吳姓飽經世故，見香文納袴氣派，知緩急可以相助也，落得和他親熱，不上半載，香文靠着吳姓的介紹，結識了百外位朋友，就有撫台衙門裏的師爺，有司道衙門裏的僚屬，香文極力把應酬工夫去巴結他們。他們在上峯前，狠是讚他不說他才具開展，便講他少年有爲，後來藩台居然委他一個上海碯礮局的差使。他在省裏謝委辭行，自然有一番忙碌。這上海地方的繁華熱鬧，本是香文向來耳食心醉的。到了上海，起初人地生疎，猶覺拘拘束束，不上半月，豪興勃發，再也遏他不住。一天晚上，和局裏幾位同事到那一家館子裏去喝酒。香文的酒量本來很好，這次因爲好久沒有放浪形骸，更加開懷暢飲。但衆人因爲他是省裏來的委員，不敢飛箋叫局。香文是無從叫起，更不用說了。鬧了一回酒興，雖然極酣，總

不免冷清清的有些乏味。隔壁房間裏面一陣陣的管絃嘔啞之聲笑語雜沓之聲傳到耳邊不由不生羨慕心腸。只是面面相覷。大家不好啓齒。便了香文偶然到外邊去小解。剛走出房間門口。迎面遇着人。彼此打了一個照面。不覺目瞪口呆。停步不行。倒是那人先拱手道。香文兄。你是幾時到上海的。我們多年不見。幾乎靚面不相識了。香文道。原來是伯謀兄。我真喝醉了。你向在廣州做買賣。怎麼也來上海。今朝真算是他鄉遇故知了。伯謀道。說來長哩。你在那一間裏喝酒。有朋友麼。香文指着告訴了他。轉問伯謀。伯謀道。我就在隔壁一間裏。香文方悟。纔叫局鬧酒的豪興。就是伯謀。一輩子伯謀道。今天是我的東道。你能到我那邊去坐。一回麼。香文道。我們正要散座了。等一回兒。我就來罷。說罷。兩人拱手道別。到散座時候。堂倌來關照。香文說酒帳已經隔壁魏老爺付去。香文正要結交。伯謀也就不以為意。當下便到隔壁去看他。道了謝意。這時候已是杯盤狼藉。坐客散了大半。祇剩伯謀和一位妓女在此談心。伯謀是有意等香文的。不然也早去了。這位妓女見香文坐下。恐防他們有話說。便立起身來。對伯謀道。別笑盈盈的走了。伯謀便和香文敘起舊來。香文把近年來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伯謀道。原來老兄已身登仕版。像你這樣一表人材。定然指日高陞。可賀。可賀。香文謙遜一回。伯謀也把來上海的緣由說起。原來這人和香文是同窗學友。自小就情投意合。狠算說得來。後來伯謀跟着他叔父到廣州地方去貿易。兩人蹤跡就此疎闊了。起初還通信問候。久而久之。簡直音信隔絕。這幾年來。廣東屢起兵亂。生意狠不好做。伯謀跟他叔父十多年。手頭已有些積蓄。現在他叔父已死。生意更是難做。他因為洋貨生意有些經驗。上海市面比他處活動。就跑到上海。開了一家大舖子。牌號叫做瑞和。現在這個瑞和洋貨舖。

生意倒也不惡。當下伯謀把這種情形告了香文。彼此又說了寓所。香文公館在法大馬路合興里。伯謀住的是白克路修德里。香文道：我初到上海，對於這裏的人情風俗，一概不得而知。要常到老兄處來討教呢？伯謀笑道：我們二十年的老朋友，怎麼說起客話來呢？我明晚有個東道，是在清和坊花靈英家。雙敘你倘有興，不妨賞光賞光。香文道：我到了上海，還不會跨進堂子哩。伯謀道：那麼，你真是道學先生了。我們羈旅之人，落拓無聊，一肚子的塊壘，沒處可以消去，惟有糊糊塗塗，常去和這班粉頭厮混，倒可忘却許多心事。只要目中有妓，心中無妓，逢場作戲，不入迷途，罷了。香文道：你這番議論，正合我意。我在蘇州時候，也曾混鬧過數月。此間熟人很少，就只好望門却步了。伯謀道：我認識的幾個粉頭裏，面有幾位，狠是清高。我將來可薦給你。香文欣然應諾。當下二人談了一回，走出館子，也就散了。明天晚上，香文如約到清和坊花靈英家。伯謀早在那裏碰和。見香文來到，起身出迎，後面站着一位信人，便坐下代他。香文連忙請伯謀不用多禮。伯謀道：並沒什麼事。客人大半將到我本要起來招呼他們代碰。正是道理。說話之間，姑娘送上茶來。伯謀就和香文坐下。說道：你有興竹戰麼？我還可湊一脚哩。香文自忖閒着無事，也就答應了。房裏的一般侍兒，聽說另起一局，自然趕忙佈置。不一回，收拾妥當。恰巧又來一位朋友，以前本有一位空着，現已拉攏起來。正是四人。伯謀便和香文介紹。一位姓董，表字潔齋，是洋貨公所的職員。一位姓呂，表字芝倫，是做錢莊生意的。商界中人，大都歡喜巴結官場。董呂二人聽說香文是確橫局的委員，格外來敷衍他。入局之後，不上四圈，又來了兩位客人。伯謀的位置，便讓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叫王紹庭，是伯謀的拜把子兄弟。八圈完結，香文輸了十多塊錢。今晚吃的雙台，台面早已排定。伯謀便

肅客入坐。大家都飛箋叫局。只有香文初來上海。沒得相好。伯謀代他叫了兩個。說是薦給他的。酒未三巡。花枝招展的一個個娉婷而來。燕瘦環肥。秦濃魏淡。各有各的妙處。香文叫的一個是同春沿鮑澆香。一個是本弄劉月琴。月琴年方二八。正是豈蔻梢頭含苞欲放的時候。一種婉戀之情。彷彿依人小鳥。我見猶憐。香文對之。狠是得意。浣香色。僅中人齒牙伶俐。亦復可人。但香文嫌他過於圓滑。不像月琴。這麼天真爛漫。就覺不中意了。月琴看香文氣派。狠是闊綽。伯謀又從旁表揚香文許多好處。月琴有心巴結。新交坐了。約摸一個鐘頭。和香文問長問短。有說有笑。臨走還約香文去打茶圍。這一席酒。足足鬧了個半時辰。伯謀意興勃勃。散席之後。還拉着香文到月琴家去。好在就在本弄裏面。只隔開五六家。香文跟着他就走。一路問他道。你從前做過月琴麼。這孩子到底怎麼樣。伯謀道。我沒有做過他。從前和他的阿姊。狠有些交情。現在他阿姊已經死了。這事慘得狠哩。我將來再仔細告訴你罷。至於月琴呢。我不知他的底細。但從表面看來。却是毫無青樓習氣。且說且行。已到月琴家門口。兩人便不作聲。下面報道客來。上面便有娘姨們到扶梯上迎接。恰巧月琴已應徵回家。連忙出來招呼。笑道。我說陸老爺是不會失信的。這回居然光降了。伯謀道。沒有我做。塞修他那會上門呢。月琴道。魏老爺照應我們。自然感激得狠。我是一輩忘不了的。香文不覺撲嘴的笑了一聲。說道。爲什麼你感激他。到這個地步呢。月琴一時回答不出一朵紅雲。忽上梨渦。香文看來。更是嬌豔可愛。坐了一回。已經十二下鐘。香文約了月琴。隔天來喝酒。方和伯謀去了。正是

一見傾心如舊識。

此身拚作護花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焚鶴琴個兒薄命 揉香碎玉之子無良

話說陸香文自識月琴以後。時常去和酒報効。朝一。夜一。席親密之情。狠是深切。後來忽又賞識了碧玉。花長春樓等幾個。信人不知不覺。把月琴身上的愛情。漸漸淡薄起來。這也是嫖客的慣常行徑。暫且按下不表。有一天。香文閒着無事。想着多天沒遇伯謀。便到修德里去看他。恰巧伯謀在家。兩人都無所事。不過講些嫖經賭經。香文忽然想着一件事。問道。你前回說起月琴的阿姊。死得非常悽慘。到底是怎麼樣一件事呢。伯謀道。我早要告訴你。只是每次遇着你的時候。不是在應酬席上。就是彼此有事。匆匆忙忙。不及細談。可巧今天閒着。我仔細講給你聽罷。咳。人生不幸。爲女子身。更不幸而爲落溷污泥的女子。人美如玉。命薄如雲。猶猶此多。我見猶憐。乃竟有人肆意摧殘。橫加箠辱。沒有絲毫憐惜的心腸。能令人髮指。邀天之幸。一旦遇着解人。護花有主。買屋藏嬌。方獲一線生機。又復入室見嫉。醋海興波。蕭牆起釁。鞭撻從心。遽下不情之杖。毀傷任意。難尋療妬之藥。弱女子身。當此境。真比地獄滋味還苦。其尤甚者。或則空門祝髮。逃避塵纒。或則雉經斷魂。脫離濁世。紅顏化碧。紫玉成烟。說來更是淒涼。香文兄。就我所目。親耳聞的。如此之類。却已不少。但總沒有黛琴這樣的可憐。伯謀說時。現出一種非常憤激的模樣。香文道。黛琴就是月琴的阿姊。你的貴相知麼。聽你這派感歎說話。我已略知梗概。伯謀道。我和黛琴相識。是在前年夏間。他並沒有羞花閉月的顏色。但是亭亭玉質。頗覺楚楚可憐。不由不令人升起愛護心腸。我和他的交情。狠算不薄。他確有抱衾與裯的念頭。只爲我素來主張逢場作戲。不願多此一累。便辜

賈了他一番美意他也並不怪我深體我的苦衷後來有個腹賈看上了他待他比我更好不上三月居然作桃葉迎歸之計我也不以為意反賀他脫離火坑誕登樂境那料這位腹賈是陳季常的轉身牀頭人悍妬非常起初娶了黛琴另外租起房子瞞着他老婆一些兒不知後來便有人到他老婆面前去獻慫慫他老婆聽說這事一怒非同小可當下便帶同僕婦們尋到黛琴寓裏要和丈夫拚命可巧腹賈沒來他老婆不問三七二十一吩咐下手的人把一屋子裏的傢生打個七零八碎不亦樂乎黛琴一個弱女子怎能和這班虎狼抗拒惟有吞聲飲泣聽其所為而已他們這班人嘴裏還罵個不清什麼浪蹄子爛污貨狐狸精等撒野話一連串的亂罵弄得左鄰右舍都來看戲擠滿了一屋子的人黛琴又氣又羞險些兒暈了過去等了半天潑婦不見他丈夫來到方才帶領衆人哄然而散後來腹賈回來看此情形也是無可如何着實安慰黛琴一番黛琴生來從沒受過這樣委曲就是從前老鴇對他也不至如此這回整整的哭了一日一夜滴水不曾入口隔了一天腹賈在外邊從新租定屋子創辦器具遷了進去對他老婆只是說黛琴已經下堂他老婆那裏肯信猜定他必是另築香巢便不動聲色的去探聽到後果然被他查着這回如火上加油比前番更加惱怒仍帶娘子軍前去問罪見了黛琴狠命的毒打一頓黛琴受了這番羞辱再不能忍耐當下便吞生鴉片死了這鴉片還是自己瞞着人去買的死後情形也不用說了你道慘不慘呢香文聽罷也狠不自在說道古人說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像黛琴這回的事有良心的人自然沒有不可憐他替他扼腕的何況是你呢咳彼亦人子同是血肉之軀世無押衙孰誅悍妬之婦誰能上叩天閻爲一般女蒼牛請命呢伯謀道當時也有許多人想代死者伸冤但他有財有勢

黛琴又究竟是自盡的他母族更先受了賄賂還有那個去出頭呢何況這裏的司法衙門最是不可說無錢莫打官司有錢更怕什麼所以黛琴就一輩子的陷在冤海了說罷彼此又傷嗟一番伯謀我前天在迎春坊小橫波那裏吃飯又聽得一件新聞也是堂子裏的事情左右今朝無事且把他來做消閒資料香文聽說這話自然萬分歡迎伯謀道數年以前上海有位蕭寓是堂子裏極紅的倌人他的容貌真是芙蓉如面柳如腰秋水爲神玉爲骨一時走馬王孫墜鞭公子沒個不拜倒石榴裙下他確具有操縱手段做得面面俱到不論生張熟魏都是一律看待生涯之盛舉世無兩他是自家身體纏頭所入歲有贏餘後來有一位在湖南卸任回來的黃道台一心要作金屋藏嬌之計蕭寓覬覦他的財產口口道這一個使不得能夠脫離火坑固是我所樂願但我負債很多怎麼可以累人總須再過一節讓我把債務清了些須那時無不遵命姓黃的早已被他迷住以爲他的說話實具苦衷怎料他欲擒姑縱呢便笑道充乎其量你不過虧負數千金那算什麼你偷情願做我的人我和你更何分別我便代你還去是了蕭寓還是似答應非答應的含糊過去他以爲不是如此不足以堅其心而熱其情假使一口氣便承認下來就沒有聲價了其後姓黃的果然拿出一萬塊錢代他還債又添些衣服首飾其實蕭寓並沒有什麼債不過借此敲一下大竹槓罷了不到節邊居然撤除豔幟當姨太太去了姓黃的從此絕跡章臺專心在姨太太前用功夫姨太太呢千嬌百媚真可惑陽城而迷下蔡起初姓黃的還防他不慣家居後來看見一毫沒得妓院裏習氣平日間簡直戲也不看更加歡喜的了不得寵愛心一天的深一天財產權就一天的重一天不知不覺暗耗了幾千金姨太太的脾氣就漸漸古怪起來一言不合便即反目指東罵西

嬌啼伴哭。初時安慰一番。還可罷休。久而久之。陪罪伏禮。也是司空見慣。不以為奇。了姓黃的被他吵鬧。不過偶趁無事時候。問他到底為甚麼緣故。弄得雞犬不寧。他總說沒有什麼。末後姓黃的被他吵得足夠了。竟然允他下堂。原來蕭寓早已抱定一個湊浴計劃。統計這回所獲約有二萬塊錢。但他此後頗有悔過之心。仍在會樂里掛起牌子。他既有一宗私蓄。狠想在風塵裏頭物色一個白頭相守的如意郎君。有一位姓唐的。是浙江嘉興人氏。外貌很是篤實。而且一表人材。亭亭玉樹。幾如臨風楊柳。直使我見猶憐。在蕭寓家裏也曾做過幾次花頭。蕭寓看上了他。待他格外周到。這番確是一片真心。不比前回待姓黃的那麼假仁假義。有時唐姓要撐場面。他總不準化錢。偶然問起唐姓的家世。知他斷絃未續。蕭寓更是合意。一心就要嫁他。後來兩人居然在那一家旅館裏結了婚。鸚鵡說不盡的恩愛。蕭寓雖閱人甚多。但覺得總比不上唐姓。伯謀講到這裏。忽問香文道：「你看這姓唐的到底是那樣人。他們給局究竟如何呢？」香文道：「蕭寓既知悔過。回頭是岸。或者天公有意成就他這一段好姻緣也未可知。伯謀嘴的一聲道：「這唐姓竟是個拆白黨。這事似乎還有報應在裏面哩。」香文歎了一口氣道：「那麼後來如何呢？」伯謀道：「蕭寓被他捲個空空如也。現在他已逃之夭夭。蕭寓既戀愛情。又傷財物。害了一場大病。一過多月。方才醫好。聽說下節又要掛起牌子。重理舊業哩。」香文道：「這姓唐的也太傷天理良心了。伯謀道：「拆白黨原以騙取婦女金錢為宗旨。說什麼天理良心呢。兩人又嗟歎一回。香文方起身作別。正是：

花落絮飛都恨事。

憐香惜玉有同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談



蒼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說小好之價廉最

說部彙編

第一集十編

本局仿叢書之列新出說部彙編一種
第一集凡十部由李定夷先生總編輯
俱出名人手筆趣味新穎不愧傑作書
名如左

第一種 李代桃僵記 定夷著

第二種 電術新談 蝶衣譯

第三種 虛無黨假相案 少芹著

第四種 情海驚濤錄 英蜚著

第五種 狎邪鏡 綺紅著

第六種 鸚鵡晚香記 蝶衣著

第七種 偵探家之王 濁物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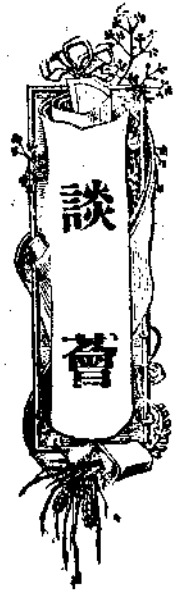
第八種 京華黑幕 指巖著

第九種 戰場絮語 樹聲譯

第十種 紅樓夢補演 雲俠著

本 書 分 訂 十 冊 精 裝 一 匣 定 價 大 洋 二 元 特 價 大 洋 一 元 計 算 每 冊 僅 售 一 角 可 謂 廉 極 但 不 拆 售 也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戊午隨筆

墨隱廬主李定夷著

●種族疑案一

清高宗爲海甯陳氏之子。言者藉藉。顧莫得而證其實。又不能謂必無其事。此事遂成爲千古疑案。顧漢滿種族之混合。尙有前於此者。其事維何。則清世祖亦係漢種也。此說極爲新奇。而言之者亦鑿鑿有據。山東人王臯者。生而魁梧。有神力。精射擊術者。謂其頗具貴相。惟額角有橫紋。恐不得善終。王本編氓之子。家貧。每不舉火。聞術者貴相之言。嗤爲嚙語。因亦不復置念。厥後貧困益甚。乃與其友鄧膀子謀北走奉天。之復州。以行獵自給。及清太宗既都奉天。孝莊后常率諸妃入山圍獵。一日。遇一鹿。共逐之。后連發三矢。皆未命中。適王與鄧膀子負弓矢至。迎面遇之。見其大如驢。有異常鹿而行走絕速。王急彎弓一發。而瘡及后。馳至。見鹿已斃。立召王等至。前見王儀容魁梧。心竊愛之。蓋韃韃人氏。雖不乏赳赳武夫。然剛有餘而柔不足。迥不若漢人之可意。故后不覺爲之心蕩。旋詢鄉土姓氏。甚詳。王俱告之。后喜甚。遂將二人帶回宮內。用爲侍衛。後每出獵。必與王俱。久之。有染而生。世祖世祖七歲。即能扛五十斤之石。鼎不亞王之神勇也。太宗恐世祖異日知此隱秘。宮庭或生非常之變。於是乃有謀殺王鄧之舉。先遣鄧膀子回

南而隱使人要於路以殺之。鄧死又借端殺王寃氣所結王死而尸不倒太宗允其葬於祖塋之側尸始後墜故清代歷世每祭陵寢必祭王臯奉人更有先祭王臯後祭皇陵之諺又有打發鄧膀子起身一語以喻將戕人之生命此皆可引爲證且孝莊后美而好淫叔嫂通好母后下嬪雖史家隱諱不載而世祖尊多爾袞爲皇父死後又追晉廟號固見之載籍者孝莊之不貞又何可諱又如誘降洪承疇一事紆母儀之尊至於自薦枕席以此例彼則王臯之事安謂其不可信耶使其然也則二百六十年之域中依然漢家之天下滿清云乎哉特宮闈曖昧之行終難據爲信史千百年後存而不論謂爲疑案可也

●種族疑案二

世祖出自漢人既爲清史上一重疑案而世宗生母傳者亦言漢女使其言而確雖我國崇尚男統不能以母爲漢人而遽謂可移其統然龍種之非純粹滿系固已久矣聖祖平定三藩統一宇內雄才偉略洵有清令主惟是生性好色不檢細行未免爲盛德之累而納姑爲妃尤乖倫常又如誅孫延齡而奪其妻孔四貞亦失人君之度綜此二事其縱淫概可想見一日上微服出宮意將獵豔道經一家有女子倚門而立容光絕豔驚爲天人默誌其居而去既還宮以語宦者探訪女之家世知爲衛某之妾上遂與宦者謀將女召入宮內而以御前侍衛酬其夫女既入宮寵幸冠諸嬪不及八月卽生胤禛上不以爲忤且因寵其母而及其子有立爲儲君之意顧皇子將及十人一時未能遽斷會女病故而胤禛性情殘忍漸失上心立儲之念遂止後上病革遺詔傳位於十四皇子衛某竊改十字爲第字第四皇子卽胤禛也此事知者殊衆而知爲衛某所改者則又尠矣據是以論世宗已非純粹之滿洲血統顧亦不能證其必然總

之宮闈之事。隱諱愈甚。疑竇愈多。此亦存而不論可也。

●清宮大牀

清帝退政以後。政府年給四百萬金。以爲皇室經費。其數不可爲不巨。顧皇室豪奢成習。猶復入不敷出。宮內珠玉珍寶。年來屢經出售。藉爲補苴之計。東安市某木器舖。近日收買一檀木大牀。其尺寸類一小室。上下四週之紗窗。共達二百餘面。雕刻之精。花紋之細。實爲世所罕覩。頂上盡鑲翡翠珊瑚之屬。內外撐架。凡分四層。其他一切附屬品。亦與普通牀式迥殊。舖主自言得自巨室。而見者皆謂必係大內之物。或由巨室承轉於市。或舖主故爲隱諱耳。如孝欽之寵靴子李。彭明較著。幾無所諱。實則后之所嬖。不僅一李。從來蕩婦淫娃之慾念。決非一人所能鑿足。則長枕大被。左擁右抱。當亦意中之事。大牀之出自禁內。又何疑義乎。

●台站

台站爲蒙古特殊之路政。元創於前。清承於後。元時設備不完。其制度今已無存。清則以此項台站屬諸兵部。當平定準噶爾時。增設塔爾巴哈台等處。台站曾派大學士督理其事。用款至千餘萬之鉅。攷其設立之故。約有二端。一因地方廣漠。每數百里無人烟。若無台站迎送。則辦公人員殊感不便。一因運輸軍隊馬匹。不勝遠任。因設此項機關。以便按站更換。而第二原因尤視前者爲重。此所以不隸於理藩院。及太僕等。乃屬諸兵曹也。自台站設後。凡送迎官吏運輸軍隊傳遞文書等事。其道經蒙古者。卽由台站供差。而各站應出馬匹。及供應飲食。則由蒙人派充。其車馬與內地不同。彷彿大車之制。每車須三四馬御。

之。每馬之上載一御者以蒙古馬匹大都野性未馴若無御者騎坐往往叫囂奔逸且道路不平石沙相雜尤有顛仆之虞車行絕迅中有木桿乘車者以兩骸夾桿可免下墮此類車輛號稱加桿兒車每日至少能行二百里甲站之夫馬送至乙站乙站之夫馬接送至丙站而丙而丁皆如之向例凡官員經過台站所供夫馬視品秩之高卑而定設如一品大員准隨帶若干人即應供夫馬若干口二品以下則依次遞減定例極嚴不稍假借也飯食亦由台站供給多寡以隨帶人員爲準但食者僅羊肉麻姑飲者僅牛乳耳惟僕從人等每不免藉端訛索其後竟有乾折羊腿每名兩金之例故蒙人之於台站無不憾之屢請於朝乞廢此制顧台站在交通未便之蒙古地方終不能一日廢也嘗憶前清末年某邸赴庫倫查案行至某站時前站供差之夫馬例應折回而某站應派者忽爽期不至若任前站夫馬折回不僅一步不能前行并飲食亦不可得某邸囑前站御夫加送一站御夫竟抗王命謂牲口已極疲若再前驅勢必倒斃某邸無如之何後幸某站夫馬趕至始解此厄是台站之重要概可知矣

●古塚

江北鹽城廟灣地方有古塚一座歷年既久碑碣無存塚中人之爲誰何無有能道之者土人稱其塚爲皇墩然稽之史冊前代帝王又無正邸首於此者不知其名之所從來也塚佔地可三十畝想見當日規模之大外人察知中多寶物屢思購取其地而不獲如願有師範生陳某者素工心計號於衆曰此非古塚特泥墩子曾經驗其土質極合於燒窯之用吾已組織公司興辦窯業毋使遺利於地事苟有獲當與鄉父老共之鄉人腦筋簡單利之一字易動聽聞遂任陳某孤行毀墓無過問者先挖得大圍楠板數

十幅私鬻於市獲利頗豐楠板既除中有二樞鋸而視之棺內硃漆棺外紫漆顏色鮮明幽室之內陳列木人二十餘尊猶未腐爛緋色古瓶九口皆遠年古窰所製上有似篆非篆之文莫能辨識更有一瓶內貯金質圓彈十六顆口有銅蓋蓋亦刊有古篆又有古香爐三隻亦屬貴重之品拜盒四雙其內所藏悉爲珠玉珍寶地下散落半兩五銖錢約有數百枚兩棺之屍俱屬男身棺頭皆有篆書福字棺內滿鋪硃砂寶劍二柄柄係玉質又有金章八方古鏡一雙屍口各含純潔之漢玉識者議爲前代大員之御葬者也屍體骨髮俱全狀極魁梧若文王之身長一丈關帝之身長九尺識者又議爲前代之大將也陳某既盜其寶物復將屍骨毀裂任意拋散鄉人既惡其忍又涎其利欲控之官後知地方官實預其事故於陳某發塚之時派警爲之彈壓遂不果行聞陳某所獲者不過什之二三餘則爲官吏朋分矣

● 詩史

中法安南之役彭剛直辦理防務於廣州有海南軍次秋興詩二十四首詳敘當日戰况堪與信史並傳洵非弄月吟風之作可比卽以詩論洋洋百餘韻信手拈來都成妙句此才亦非易覩而况剛直之大節凜然又非僅於尋章摘句中見長耶詩云(一)九重宵旰切深憂大將綏邊志未酬鄂渚波濤洋船險虎門風雨海天秋屢思滅竈兵難撤無計量沙餉費籌幾度荒遐驚日暮笳聲倏起動邊愁(二)八月秋高暑氣刪西風吹冷大刀環深閨有憾憑誰寄荒檄長征若箇還戎馬關山金鼓震浮鷗滄海夢魂間賈生痛哭渾閒事我獨啣杯淚亦潸(三)遠戍天南未奏功蕉廬凋敝透西風松寒夜月營棚白柏鎖斜陽砲壘紅巧婦作炊空妙手征人無策遣離衷卅年粟六奔江海難把愁懷訴碧翁(四)營門濱海景徧饒炎

嬌。秋。心。柳。不。凋。芭。島。蕉。花。紅。黯。淡。葵。田。溝。葉。綠。飄。蕭。歌。聲。直。起。收。魚。網。帆。影。中。流。送。晚。潮。十。里。長。洲。充。要。
隘。砲。台。高。聳。壓。山。腰。(五)雄軍十萬病侵尋。白骨黃沙淚染襟。毒瘴秋來迷遠岫。輕寒夜半入愁砧。風聲
帶。怒。掀。濤。立。雲。影。橫。空。接。地。陰。悵。望。鄉。關。何。處。是。峯。頭。回。雁。寄。懷。深。(六)白雲山聳白雲隈。烟樹蒼涼翠
作堆。秋草黃開盤馬路。夕陽紅射釣魚臺。征袍寒浸西風緊。賜藥恩從北闕來。水陸三軍均感泣。天顏起
死慶生回。(七)瀟湘子第八千人。同戍天南共臥薪。玉帳枕戈眠夜月。雕鞍橐箭逐紅塵。瓊崖木落飛黃
葉。珠海霜清老白蘋。歸去幕僚緣底事。秋風鄉思切鱸莖。(八)異族凶橫恨夜郎。登壇老将鬢添霜。平洲
漸落蒼烟迥。合浦珠沉碧月涼。匣劍長鳴充酒胆。枕戈待日擴詩腸。何時得作金饒曲。一箭天山瘴白狼。
(九)星斗光寒劍氣橫。零丁洋面待燒兵。匈奴未滅家何用法寇披猖穴應傾。軍報羽馳憑電速。砲聲山
裂擬雷鳴。營棚一夜瀟瀟雨。濕透征袍著未成。(十)草滿平原戰馬雄。秋高肥透五花驄。風敝池沼凝深
碧。露冷芙蓉墮淺紅。屢見雲龍騰鱗島。任憑霧蜃幻蛟宮。霜天曉角清聲越。塞上旌旗掃玉虹。(十一)霜
降遐方懷誓師。五申三令肅威儀。邊防知此宜知彼。守戍忘安莫忘危。藩鎮軍書疲手腕。蕭何戰陣拚頭
皮。南飛鳥鵲星稀夜。傳叫風生有健兒。(十二)鼙鼓蓬蓬靖塞氛。千年驅鱷有韓文。錢塘破陣留軍樂。越
石吹笳散敵羣。南海三秋銷厲瘴。西風萬里掃愁雲。黃龍痛飲知何日。九伐權司未立勳。(十三)風煙塵
莽未消兵。協力防邊秉至誠。事劇人和籌範密。秋高氣爽地天清。官軍慎守亞夫壘。鬼卒難攻衆志城。一
片公忠勤豹略。湘江濤靖海潮平。(指倪豹岑張香濤)(十四)惶恐曾經十八灘。拋開舟楫據征鞍。小臣
慣立軍前狀。大局難教壁上觀。瓊島日傳波浪險。金風時透戰袍寒。不才深愧肩防務。白晝籌謀到夜闌。

(十五)幾回抗疏動天顏。塗炭蒸民切痛癢。撲鼻香來清草瘴。攔腰波闊紫泥關。羊城後路嚴防密。鱗渚中流擁御閑。分付麼須子細陳。倉暗度不生還。(十六)遠戍朝陽路。八千湘江作別。又經年紅黃霜葉。營前柳黑白雲花。海外天萬里。秋風悲旅雁。一村斜日噪寒蟬。樓閣不斬心難死。汗馬何時謝錦韉。(十七)詔書屢奉到天南。西貢深巢未易探。牢補五羊憑虎視。涎垂八閩恨狼貪。佛郎縱有機心在海國。終歸聖澤涵。寄語蠻夷早收拾。免教烈日萎優曇。(十八)從來戰守賴堅心。戎狄陰謀古至今。蛋雨漸增秋漲冷。颶風時撼敵舟沉。越南捷報飛來屢。台北孤軍繫念深。終夜傍徨緣底事。噬人豺犬未成擒。(十九)颿挂白鵝潭外舟。蓮花塔古峙中流。狄蘆瑟瑟秋無主。禾黍離離歲有收。圖畫今朝磨盾鼻。檣槍昨日落矛頭。從來草野多賢傑。策上平戎費盡籌。(二十)瓊島孤懸海外難。深愁餉絀又兵單。但期水陸藩籬固。倖保城鄉枕簟安。若箇功勛躋李郭。有誰奏疏抗蕭韓。大山十萬欽廉境。內訌猶虞起揭竿。(二十一)秋風頻冷到珠江。火熱惟留血一腔。野竈炊烟穿葦壁。荒營暮雨逼蕉窗。灰飛馬尾船遭劫。兜剿鷄籠虜受降。滿地干戈嗟敵醜。也應夢醒曉鐘撞。(二十二)頻看蒼狗幻雲根。塊壘都教付酒尊。新鬼紙錢焚白打。忠魂靈糲奠黃昏。投鞭氣壯流能斷。按劍雄心海欲吞。敵愾同仇舒義憤。縱橫掃盪答君恩。(二十三)瘴氣蠻烟有病侵。來鴻去燕信秋深。回生不在珍奇藥。却敵惟堅忍罵心。帳下貔貅皆奮發。海中鯨鯢付升沉。一腔熱血知誰在。義憤同申賴赤黔。(二十四)嶺南風土異尋常。草木頻年不見霜。萬里秋澄營細柳。一林花好豔扶桑。獻俘有日欣消息。興歎如今甚望洋。炎嶠重陽猶溽暑。九重難照正當陽。按剛直作詩之日。正軍情吃緊之時。憂心悄悄。故多奮發之語。今則國步凌夷。每况愈下。使泉下人而有知其感慨。又

何如乎。

戊午隨筆

●新世界

崇明孤懸海中。適當揚子下流之衝。海線以內。島嶼林立。頗多未設官治者。羣嶼之中。以泗礁爲最大。此外有落花馬跡黃龍花鳥嶼山諸島。嶼山爲魚汛薈萃之所。花鳥位於海道之衝。土地視諸島獨肥。居民極衆。因自然之利。捨捕魚而外。不操他業。俗尙野蠻。民風獠狃。固純然一未開化之部落也。島民築室各山嶼中。嶼之大者三四百家。每年以夏令黃魚汛收入爲最。冬令帶魚汛次之。海蜃則來源無盡。利尤無窮。故島中漁戶大都充裕。人情多懶惰。無文字。好私鬪。婦女尤淫蕩。無閑強陵弱。衆暴寡。子逆其父。弟忤其兄。爲至平常之事。其地未設官治。一切裁制之權。悉憑諸神。故嶼無大小。莫不有廟宇。一所名之曰宮。凡事之請命於神者。謂之兆卜。設遇兩事爭持不決。則請兆於神。神之所示。無不唯命。卽有曲直顛倒。亦惟以生前因果信之。蓋捨此而外。直無理直處也。年來日人頗垂涎其地。島民糧食全仰給於東隣。而所獲之魚亦多。日人承購出入之價。或勒拾或低抑一任其意。島民無如何也。前年蘇議會。有改設縣治。以保主權之議。至今亦未實行。吾恐不出數年。此大好之新世界。終必入於他人之版圖也。

●才媛薄命

南海徐葉英。以才華噪於鄉。生長大家。幼承家學。及長。雅擅詩詞。兼工繪事。後歸於山陰何炯文。何客粵。旣久。鄉訊未免隔膜。其母復爲聘同里胡氏女。兩未之知也。越數年。葉英已生二子。乃從葉英還浙。胡本巨富。聞之怒極。欲控之官。何懼。竟逐葉英。并及二子。幼者以悸死。葉英不得已。乃借棲於尼庵。其後藉資。

卜資始獲返里。其遭際可謂慘矣。葉英所著有詩三卷。尙未梓。其聞雁云。何處飛來絃上聲。人間天上共悽清。莫爭先後爲賓主。寧識炎涼有弟兄。萬里翱翔雙翼健。一江搖落早寒生。十年去國懷鄉客。此夕樓頭夢易驚。詞旨悽惻。寄託遙深。袁菊云。寒闈久病無良藥。借洗秋心一字愁。感懷云。少陵猶說文憎命。何況詩詞屬女兒。固皆可誦之作。

●梁上赤血

吳君東園自伍祐寓書於余。述鹽城異事云。戊午春正月下旬。鹽城第一樓旅館中有浴室。一夕有僧浴而出。經浴堂門。汽水滴頭上。色赤。僧以手拭之。視屋梁上滴血如故。堂博士以盆貯之。頃刻注滿。則赤血也。臭穢之氣不可嚮。邇明日主人析屋視之。絕無所見。遠近人傳爲異事。此紀實也。

●談鬼

齊諸誌怪。東坡說鬼。幽冥之說。由來已久。近人進而深究靈魂。一學大噪於世。粵東有所謂攝青鬼者。不知何所得名。其作祟也。惟擾仇家。苟無夙恨。則不至也。相傳此鬼可由人變。人有仇恨。無可伸雪。則化鬼以報之。聞其化鬼之法。先齋戒七日。虔禱於神。七日後往叢塚中。覓一空棺。脫衣臥其內。至四十九日。卽成此言。雖誕而攝青鬼爲祟。固粵中常見之事。是殆精神學之一種歟。有王某者。商於美洲。凡十餘年。獲資極鉅。某歲滿載而歸。卜居羊城之南。未數月。忽有攝青鬼臨其家。初不知之。偶啓箱籠。衣服盡化灰燼。封鎖固未稍損。疑其啓他箱視之。莫不如是。王爲詫極。忽聞承塵上有聲。曰。子毋怒。偶與戲耳。尙未稍申。吾憤也。王大怒。以告人。僉曰。此必攝青鬼也。子殆與人有怨乎。王曰。無之。卽日延羽士逐之。方設壇誦經。

壇上。貝葉之屬。皆不翼而飛。羽士袍忽被火。以水潑之。始熄。羽士遁去。鬼語曰。我豈羽士所能驅逐耶。自後作崇益甚。衾帳几椅。每無故自焚。王大窘。踞而哀之曰。大仙仁慈。乞示緣由。某與人素無仇隙。何遽如此。鬼應聲曰。仇與不仇。我兩人各自知之。今緣分未了。不能已也。王問緣分云何。鬼擲一磚曰。此卽緣分也。王無如何。遷往他處。鬼亦從之。而作崇漸少。一月後始去。統計前後所損。幾逾兩萬。豈夙怨之報復耶。然王終不自知其所以。王嘗語人曰。吾最危懼者。爲中夜火。燃蚊帳。自分必死。乃其火不救。自熄。則鬼亦有幾分天良也。聞者爲之咋舌。

白雪紅梅館隨筆

(爛柯山樵)

●炎涼

某君題湯泉詩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水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世態不炎涼。於人世之情態。頗能解脫。吾謂人身之對一己。已有軒輊之分。如耳目口鼻手足。其為人身之體具一也。而手略污。輒洗滌之。足則非數日不得一濯。此其對己。已不免有炎涼之分。而况對人乎哉。今人對富貴者。恭對貧賤者。傲對有力者。恭對無力者。傲恭傲之別。大約視其於己有益與否。此不過自便己耳。自便者。天下之恒情。則炎涼亦世界之公理。安得謂之有背於常情。

●冷暖

炎涼者。世態而冷暖。則人情曷言乎。此蓋世未有趨涼而排炎者。有之。決非恆人所能。至故曰。世態冷暖。則全視乎時。機譬之男女交際。其初不相識也。繼而相見矣。通訊矣。訂婚矣。結婚矣。後則反目而詬詈。而退婚。則是冷暖之程度。固因乎人。因乎時。而變者也。而娼妓之冷暖。則無足異。蓋初無不暖。而終則尠有不冷者。順乎心則暖。反乎心則冷。故曰。人情。

●善惡

為善無不報。而報施之理。往往不爽。永叔固早言之。余年幼時。輒好辯。以為歐陽氏之言。殊不當。古來大賢哲。大忠臣之死於非命者。如比干。龍逢。關羽。張飛。張巡。許遠。岳飛。楊繼盛之倫。何嘗非為善不報。既長。

而思之。覺前之所言實為猖說。臆詞。彼此千之儔。初雖死於非命。而終必留芳千古。此天之所報為善者。比之錦衣華袞。其相去為何如哉。若奸慝之遺臭萬年。任後人口誅筆伐。實比之刀鋸鼎鑊。猶為烈也。是故錦衣不足為賞。刀鋸不足為罰。惟身後之口碑。斯足為真正之賞罰。

●氣數

氣數之說。人或不信。其實天下事不外乎數。所謂一飯一啄。莫非前定也。庸閒齋筆記。陳子莊自記生平事。謂真若有數存乎其間。道光癸卯七月。子莊在杭鄉試。得都中書知所候銓之訓導。已將到班。囑其將三代履歷寄都註冊。便可得選。時子莊有友陳星垞者。方任金華縣教諭。乃往閱履歷開式。星垞立草一單見付。且笑謂子莊曰。現在本學訓導朱君欣甫。方擬終養。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間金華二生調之云。此皆門下士矣。乃十月。都門又來信。謂前單舛錯。不能註選。否則九月分已選義烏矣。於是子莊更正寄之。十二月。朱君丁內艱。子莊竟得金華。使爾時星垞之單不誤。則子莊早選義烏。更何於金華。故余亦有一事。關於氣數者。父執胡先生。性忠直。其夫人尤幹練。丙辰二月。寓其家。夫人欲以女公子下嫁。余自慚形穢。又梗於他故。以為齊大非偶。却之。翌年。竟央李君為蹇脩。香雪中紅梅市裏。使余領略無限風光。因緣前定。何莫非氣數為之主宰哉。

●避諱

避諱所以示尊敬也。子諱其父。臣諱其君。卑諱其尊。相沿成習。固無足奇。然後世帝王。竟有異想。天開以古人姓字與已諱相同。因而改易他音者。此誠費解之事。或者臣下諛事其君。故以此媚之。亦未可知。然

被改之字有復其原稱者亦有終不能復者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子爲嚴子莊助爲嚴助今後爲莊子莊助矣而莊光之嚴光終不能復唐高祖諱淵改淵明爲泉明景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今泉明復爲淵明而虎林之爲武林至今尠有易之者鮑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後世但知鮑昭不復知有鮑照甚至有以鮑昭鮑照爲兩人者他若筆畫沿訛遂致音義俱失如孫傳庭之訛爲傳庭稍加攷核者咸知之而皇甫暉之誤爲皇甫暉卽素稱淹博者亦未嘗不忽略也春窗無事偶閱前人筆記因縱筆及之

● 第一

人恒好稱第一名家以自雄其實不值識者一笑如小達子之稱環球第一文武鬚生汪笑儂之自稱寰球第一哲學大家伶人無學至可嗤鄙姑不具論自今追溯而上如唐人稱李杜詩爲第一此實不通之論夫旣曰李杜則已二人矣使李爲第一乎則杜必爲第二反是李爲第二則杜爲第一安有二人並爲第一者乎且詩人之不聞達於世者多矣安知李杜之詩便無人能與京耶降及近世人人均有自稱第一之概使天下人盡爲第一誰則爲第二者余嘗戲謂恨不能招天下人均赴攷試俾得品評誰爲第一誰爲第二旣而思之卽有如此破天荒之大攷試決非人人盡能應試旣不能人人俱應則不免有遺珠之憾此所選定之第一仍不能謂爲公允卽或人人盡能應試而品評其卷者又爲何人卽有人評閱卷紙又不免有左右袒之顧慮於是益歎第一之難爲證實也無已其改天下第一爲天下第一人則愜當矣蓋人人之品質面貌俱有不同天下一人四字無論何人當之可無愧色譬如爛柯天下決無同式之爛

柯。卽。或。有。人。冒。稱。其。名。其。名。雖。同。其。實。必。異。故。覺。較。天。下。第。一。爲。當。也。醉。後。謔。語。漫。無。倫。紀。靜。言。思。之。亦。足。助。諸。君。一。笑。

●壽夭

世。人。每。以。壽。高。爲。美。事。而。深。惡。夭。折。然。儘。有。老。而。受。禍。夭。折。而。免。難。者。於。此。可。見。壽。夭。實。不。必。介。介。也。徵。之。載。籍。如。明。代。梁。致。育。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涇。口。深。處。白。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壽。攷。而。終。而。必。遷。延。殘。歲。以。遭。此。難。耶。此。其。一。余。就。學。時。聞。故。老。言。宸。濠。叛。逆。比。於。九。五。其。幼。子。年。纔。九。齡。宸。濠。愛。之。若。命。珍。惜。不。啻。掌。中。寶。期。年。無。病。而。夭。宸。濠。悼。痛。幾。不。欲。生。又。翌。年。王。守。仁。擒。宸。濠。夷。其。族。而。幼。子。以。先。天。免。刀。鋸。之。禍。此。其。二。覘。於。以。上。二。事。足。證。壽。夭。非。必。關。乎。禍。福。塞。翁。失。馬。安。知。非。幸。事。一。切。衆。生。均。當。作。如。是。觀。

●神童

童。子。神。慧。何。朝。蔑。有。至。遠。代。傳。其。詩。文。者。寡。矣。汪。洙。字。德。溫。九。歲。善。賦。詩。牧。鶴。鬻。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銓。補。成。集。以。訓。童。蒙。今。私。塾。廢。而。學。校。興。將。失。傳。矣。

●破天荒

破天荒一語。至今大盛。諸凡書肆梨園。莫不號其所出之書曰破天荒之傑構。稱其所編之戲曰破天荒之名劇。然用之既濫。非獨不足號召。反自失其價值。而其出處。鮮有人能道之者。偶閱前人筆記。乃知破天荒之語。蓋宋時已有之。似為郡縣初發科者言。荆南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至劉銳始及第。號為破天荒。開禧初。南溪登第者。由史子申始。人謂之破天荒。又播州冉從周舉進士時。亦號為破天荒。

●春風世情

諺云。秀才人情紙半張。以喻世情已見其薄矣。不謂世情之薄。更有酷於此者。則以春風喻世情是也。此說不僅見於晚代。唐羅鄴詩云。芳艸含烟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檢點。人間世惟有春風。不世情。又王丹麓(暉)亦有春風詩云。聞說長安花滿城。看花但覺馬蹄輕。多愁不為予吹去。堪笑春風亦世情。世情至此深堪浩嘆。丹麓文有九日陰雨有感詩云。薄寒細雨怯登臨。羞對黃花白髮侵。漫說人情多反覆。重陽也是變重陰。重陰謂濃陰也。東坡詩積霧開重陰。此則為人情反覆。進一解。聊復解嘲。猶言人情之冷暖無定。由天時開其端。人又何憾於世情之薄乎。可謂達觀已。

●自由

自由之說。盛自革命以後。男女均奉此說為圭臬。而各行其是。猶曰不自由毋寧死。無論其所行之是否合乎範圍。輒復以自由二字自解其罪。林先生紆謂自由之罪。浮於諸逆。然矣。而其歸咎於革命。猶未之深思也。果欲自明。元而上溯之。自由之說。厥創於周禮。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是蓋自由之濫觴也。然奔非踰牆鑽穴之謂。稼軒氏為之解釋甚詳。其言曰。古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

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例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之家，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稜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周公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既亂而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若以奔為淫冶之私，雖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然而制一法也，有利必有弊。周公有是法，後生小子遂以為淫奔者，雖周禮亦不之禁，必不見阻於法而毅然而為之矣。余意奔之云者，或對於父母之苛於禮備而言也。往往有已聘之女，而因其禮備未全，父母梗其成婚，必待其六禮周全而後始允其迎娶者，於是反動力生，有以一與數人強劫者，有與女相謀而宵奔者，此則非奔者之罪，實父母之罪矣。

●河豚

河豚味甚美而食之輒死，世人鮮知其害，故服之而死者比比焉。倪鴻生有句云：將無忠義事不及食河豚。陸雲士取此意而廣之作離亭燕詞以戒人，詞云：三月桃花春水網撒江鮮，初起不使纖塵沾鼎俎，乳炙西施甚美，下箸且徘徊，此事不如已矣。昨日傳聞西第醉飽翻成流涕，子孝臣忠千古事，只是難拚一死，口腹亦何為竟肯輕生如此。

●推時

偶閱堅瓠補集，得鄧宗文推闔歌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算大小盡，決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歲冬至後餘日為率，譬如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六日來歲之閏當在六月，或

小盡則止。餘五日當閏五月。若冬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止。十二日則復一閏數也。推立春歌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又推節氣歌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

●人心

人心不知足，恆情也。如袁氏之貴，為總統而猶欲希冀為皇帝，終至身敗名裂，不可謂非不知足之禍。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君子正命之道。葵軒瑣記：有人心難足歌云：終日奔波亦為飢，才教食足又思衣。衣食若還多，充足洞房冷。便思妻娶得，妻來駕被煖。奈何送老恐無兒，有妻有子雙雙樂。終日思量屋舍低，起得高樓并大廈。又無官職受人欺，縣丞主簿皆嫌小。欲去朝中掛紫衣，人心似海何時滿。奈被閻羅下帖追，詩雖俚俗甚有見解。彼不知足而擅為威福者，讀此詩之結句，其亦覺瘖栗乎。

●飛來之日記

余曩主某報筆政，嘗得自署懶紅者投一日記，筆畫絕似女郎，而措詞雅非閨媛。其詞曰：吾愛之愛我甚厚也。我猶憶去年今日，吾愛正從校中歸來，吾俟之於火車之次，相見之頃，愁眉俱展，車行路次，路人咸目視，手指謂一對佳偶相映，生輝。吾聞之眉黛之間，輒流露得意之色，而不自覺。歸旅次，相對賭餐，頃刻即盡。四器婢媼咸笑，蓋皆知我儕食量儉也。午後無事，彼則踞牀小息，以養路中之奔疲。吾細語之曰：我儕之事不成，將如之何。彼則曰：我同心汝同心，誰能干涉。吾儕吾聞之大快，而彼又以約指加吾之手曰：

爾此以爲紀念也。今婚期過矣。而彼人者。乃棄吾而去。雖不得謂之薄情。而心亦太忍矣。吾初以結婚之。後我儕之愛情。必有增而無減也。不知竟如水之就下。是豈人之意料所能及耶。早知婚姻之結果如此。則又何必吾亦不知近日以來。心何忽冷。忽熱。無一定之準。則心中非不念彼。而又恨彼之寡情。則彼雖二三書。至盈千百語。而吾報之。百數十字。長此以往。我儕之欲久爲佳偶者。亦正難言。然此事之起。點實彼釀成之。非作俑於吾也。余聞此飛來之日。記不禁心有所感。以謂彼二人者。一失於忍。一失於癡。總之。都是可憐蟲也。

鈿影釵光錄

(塵父)

●蔡鳳雲

蔡鳳雲。浙人。其父忠純。爲珠寶商。頗小康。鳳雲生而映麗。豔名噪遐。邇忠純奇愛之。欲婚於高門。以故問名者雖衆。無一當忠純意。而閨閣世家。又不肯下婚商人。蹉跎蹉跎。鳳雲年且二十餘矣。鳳雲母王氏。有從姪。佚其名。行三。入咸呼三郎。三郎才華卓越。英雋不羣。王兄無子。以三郎爲嗣。鳳雲以三郎磊落。甚相欽敬。戚鄰間咸謂一對好兒女。堪結絲繡。或媒於忠純。忠純以三郎貧。弗謂可議。旣梗。三郎蹤跡。乃漸疎。鳳雲已心許三郎。聞父拒婚。鬱鬱不樂。遂病。肝鬲月常三數發。醫藥卜筮。胥無靈效。王知鳳雲隱。就詢曰。果爲三郎。吾當與老匹夫。拚必遂汝志。鳳雲默然。紅暈兩頰。王曰。恣言之。吾爲汝母。何羞澀爲。鳳雲嗚咽曰。兒爲三郎。病不聞三郎爲兒病也。男子多薄倖。三郎豈必可恃。自顧病入膏肓。去死不遠。亦無意人間俗情。母不必再爲兒念。王亦泣曰。久知汝情。奈老悖不肯相諒。以致此也。前日三郎來。甚落落無歡。少坐問妹子起居。不久便去。窺其意。似終不忘兒。再來當以言探之。果情真。我任其難。爲汝曹成之。鳳雲無言。王翌日歸母家。問三郎有意鳳雲否。三郎面頰不能語。王曰。吾非有責於汝。欲爲汝助。鳳雲之病。大致爲汝。汝將何如。三郎涕泣長跽曰。鳳雲所愛。彼爲姪。姪爲彼。廢寢忘食者。亦有時矣。惟姑母有以命之。王曰。意果真。可誓之。三郎指天爲誓。王歸。謂忠純曰。鳳兒年長矣。以子所求。恐難如願。盍稍降格乎。忠純不可。王怒與爭。且言定許三郎。忠純疑女與三郎有私。大怒。逼問鳳雲。將杖之。王護鳳雲。鳳雲亦力辯。方

相持。問三郎。忽至忠純。遷怒三郎。遂去之。且禁其再來。由此三郎與鳳雲。遂絕忠純家庭之間。夫妻父女。大生惡感。鳳雲病勢。亦日益加劇。王日夜愁哭。不知所計。忠純始悔之。允以女嫁三郎。而三郎繼父。素商於杭。既聞鳳雲姻事不成。已爲三郎另聘杭城徐氏女。業下定矣。而三郎未之知也。方喜鳳雲事就。馳書稟父。父亟電阻止。三郎大哭曰。是足以殺鳳雲有餘矣。秘其事。未敢宣布。而忠純轉促三郎下聘。三郎窘甚。更以苦情告父。父怒。馳函切責。三郎不得已。密稟王。王大驚。囑暫秘。弗令鳳雲知。小婢金姑聞之。潛告鳳雲。鳳雲嘆曰。好事多磨。一至此極。其命也夫。三郎既不能娶我。我亦不忍令舅父絕嗣。且我心已許三郎。不能懷二心。以事人。遂削髮求爲尼。父母有勸之不應。乃從所譚。普壽庵尼某者。爲徒。青髻紅魚。了此青春歲月。三郎聞之。慟哭嘔血。叩庵求見。不許。立終日不去。鳳雲使傳語曰。百歲良緣。不過一場春夢。不如就此分手。省却多少煩惱。三郎知不可見。大哭而歸。翌年。娶於徐。更三年。舉一子。三郎曰。此可以報父矣。遂遠去。不知所之。終身不復歸家。鳳雲年五十餘。其師圓寂。偕道侶北去。亦不返。

塵父曰。觀三郎鳳雲事。甚可憐。然鳳雲之言曰。百歲良緣。不過一場春夢。能如是。觀世上悲歡離合。都以電光石火視之。可也。什麼可憐。什麼可喜。

●白玉蟾

白玉蟾。其母夢玉蟾投懷而生。因以爲名。玉蟾生而穎悟。父某爲秀才。飽於學。奇愛玉蟾。親授以書。玉蟾領會不凡。常能舉一返三。年十六。能爲詩古文詞。靡弗佳妙。貌不甚美。而秀麗之氣。自然流露。有太原生者。邑之名士也。與白氏有葭莩親。夙奇玉蟾才。常嘆曰。以玉蟾之才。倘使美貌。不幸爲俗子所賞。則魔劫。

生矣。玉蟾聞之。以爲知己。常相倡和。或忌太原生。因造蜚語。相中傷。及玉蟾既嫁。夫亦名士。而性多疑。聞浮言。以玉蟾爲不貞。頗疎之。玉蟾無以自明。抑抑成疾。疾革。求歸母家。夫遣人舁往。玉蟾臨別。以書一束。留別其夫。述永訣辭。且聲明己實。無他母爲奸人所賣。情旨哀怨。悱惻。其夫亦察知玉蟾冤。逾數日。躬自往迓。輿到之時。聞哭聲作於內。玉蟾已魂歸。切利矣。其夫撫屍大慟。嘔血升餘。未幾亦死。廬父曰。無才是福。俗語有之。究竟無甚理由。如玉蟾之事。非嫁得多疑。儻夫。何便致此結果。或謂畢竟玉蟾命薄。命簿卽緣多。才余爲對然。

●彩娥

彩娥。蕭邑華氏婢也。華爲商人。有子。改而讀。年十五。已青其衿。才名藉甚。彩娥之父。嘗爲華氏個人。因欠華租。故以彩娥爲質。彩娥美姿容。亂頭粗服。益增媚媚。華子劇愛之。主婢也。而儼若兄妹。後彩娥父以資贖彩娥。歸華子。言於父。願畀彩娥工資。乞留弗遣。華正慮子年輕。恐爲彩娥所惑。方欲遣去。得子請。怒曰。汝不上進。乃寵一婢女人。其謂汝何。因決遣彩娥。彩娥臨行。華子潛送至門。涕泣相對。彩娥停眸。欲有言爲其父所迫。匆匆去。子歸。咄咄書空。若有所失。未幾。遂病。病中常囁呼彩娥。華疑子與彩娥有私。因急爲子婚於王子。潛告母。非彩娥不娶。華聞之。大怒。欲嚴與懲處。而子病日劇。亦姑忍之。華妻欲以彩娥爲子妾。試商王。王怒不允。轉相諂讓。華因使人語子。僞言彩娥已嫁。子不信。華復召彩娥父。使證其事。子撫牀起曰。有是哉。彩娥之無情也。霍然數日而痊。華厚賜彩娥父。且囑曰。倘遇公子。但道彩娥已嫁。毋直告也。且無以彩娥來我家。彩娥父允諾。會清明節。華子下鄉掃墓。墓故與彩娥家近。祭畢。有老嫗致一碧玉曰。

彩姑甚念公子。公子不可不一往視。華子視玉。卽曩賜彩娥者。因問彩娥已嫁。今安在。嫗曰。彩娥在家。日念公子。何言嫁也。華子大驚。旣而悟。因言曩或訛傳。今請從嫗去。家人知其事者。欲阻不得。奔回告華。華親至佃家。覓子。佃婦言。頃公子來。借彩娥去。不知焉往。或在近村耳。華亟使衆共覓。未得。俄村人譁言。河中有二屍。浮起。視之。彩娥及華子也。兩手互挽。不可擊。華大哭。暈絕。言於佃人合葬之。盧父曰。一雙同命鳥。可憐亦復可敬。觀此事者。未嘗不太息。婚姻專制之苦。然吾聞西國結婚。雖許自由。而門閥階級。亦辨之甚嚴。初與吾國無異。讀稗家所紀。緣門第尊卑。演情界慘劇者。不一而足。然則欲言真正之婚姻。自由。當先打破此層階級。

●徐氏婦

蘇有徐氏者。世卅爲邑紳。勢赫甚。至清同光之間。乃中落。然猶擁數萬金。稱富人。方是時。其主人曰徐晉卿。晉卿爲人。窮窮然。蹢躅然。長厚君子也。牛子履康。亦聰穎好學。而性懦弱。殆過其父。一日。從母金氏赴外祖家觀劇。同座有女子。年可十六七。裙布荆釵。容光煥發。履康不覺魂迷。屢目之。女亦秋波流睇。若不勝情。履康大惑之。歸卽忽忽若有所忘。母疑而問之。履康具告之。母曰。此何難事。亦值顛倒至此。汝第安心。吾爲汝致之。履康喜。從母至外祖家查問。母歸。面現不豫色。履康請其故。母曰。汝所言。乃村中賣漿者褚姓女。其母嘗服役外祖家。其人至賤。安能相匹。汝姑息念。行爲汝別。締良緣。履康不懌。母以告晉卿。晉卿怒責履康。履康怙病。夫妻咸憂之。晉卿親往視褚女。果豔絕。夫妻因相商。設法召女來。使慰履康。女至。自言願執役。不計酬。晉卿告履康。且使女侍疾。履康病頓愈。而女侍履康及晉卿夫婦。勤甚。又敏慧。善親。

意。自一家。咸。愛。之。晉。卿。終。以。女。微。賤。不。願。娶。爲。婦。因。循。久。之。履。康。已。與。女。私。且。娠。晉。卿。不。得。已。使。告。女。父。爲。消。吉。完。姻。女。以。下。婢。一。旦。爲。少。主。婦。絕。不。自。驕。竭。盡。孝。道。翁。姑。咸。大。悅。女。有。表。兄。某。常。來。省。女。或。留。數。日。不。去。女。意。殊。落。落。頗。不。加。禮。翁。以。爲。非。囑。女。善。待。之。女。曰。彼。自。言。欲。執。役。吾。家。優。待。之。恐。彼。自。忘。身。分。翁。曰。此。何。害。問。識。字。否。曰。不。多。能。持。籌。握。算。翁。曰。可。令。爲。我。司。賬。女。囑。某。叩。謝。女。因。監。查。賬。目。常。至。某。所。一。夕。方。與。某。談。雜。務。因。涉。諧。謔。僕。某。過。之。女。不。懌。翌。日。僕。病。腹。瀉。甚。劇。女。賜。錢。米。令。回。家。休。養。去。數。日。女。言。家。事。繁。僕。久。不。來。命。某。另。覓。僕。人。某。問。甲。可。乎。女。以。問。翁。翁。曰。汝。太。小。心。此。瓊。事。自。主。之。可。耳。何。必。問。女。召。甲。來。替。舊。僕。職。甲。亦。女。之。戚。也。而。舊。僕。某。者。揚。言。女。與。司。賬。某。私。事。聞。於。翁。翁。不。信。告。婦。婦。曰。盍。試。察。之。其。夕。翁。夜。出。搜。溺。經。某。室。婦。怪。其。久。不。返。秉。燭。往。視。翁。已。斃。庭。中。莫。測。其。致。死。之。由。女。哭。甚。哀。某。亦。涕。淚。如。雨。未。幾。姑。亦。死。未。幾。履。慶。亦。死。狀。皆。如。翁。於。是。相。譁。以。鬼。魅。女。挈。司。賬。某。及。僕。甲。遷。去。不。知。所。往。廬。父。曰。褚。女。大。才。使。爲。男。子。居。外。交。界。其。功。業。必。有。可。觀。晉。卿。父。子。庸。劣。可。哂。以。女。當。之。如。牛。刀。而。割。雞。也。

●柳芳華

金陵女子柳芳華。其父爲軍人。隸某標統麾下。標統性躁急。不能容人。芳華父偶忤意旨。標統命斬之。將柳赴刑場。俄白有女子求見。標統大惑。曰。入之。入。則一婉妙女郎。斂衽而拜。秋波蹙蹙。珠淚未霽也。標統竒之。曰。若何人。來此何爲。女長跪曰。妾柳芳華。聞父犯法。當斬。妾願聞父罪狀。標統不能答。欲大怒。顧實愛芳華。未能發。因作色曰。我有生殺權。汝安得顧問。念汝柔弱。不予罪。汝今行也。叱去之。芳華伏地不肯。

行標統沈吟久之曰。汝有孝思。難得難得。我今枉法。爲赦汝父。芳華叩謝。標統命釋其父。復戒曰。憐汝女。孝故相宥。後弗復爾。父女復拜謝。芳華偕父歸。入夜有華服者來。芳華父識爲營中書記標統之舅也。大樽不知所爲。客撫其背曰。子弗懼。將以厚汝。父肅客坐。客乃言標統深愛君女。倩某致意。君能相允。富貴可立致。君必許之。芳華父出不意。不知所答。客促之。父言須問小女。某曰。可。父入問芳華。芳華躊躇者再。曰。曩在堂上。觀彼目灼灼似賊。固知不懷好意。兒觀彼亦具福相。性雖躁心無壞處。此可以情感而不能以理屈者。父卽不許。彼更致父於死。不如許之。拚費一腔心血。規正而匡救之。其益於兒者小。而全於衆者大也。因教父作答。父出再拜曰。弱女蒲柳之質。不足以辱將軍。然旣承謬愛。辭之恐益罪戾。敢不肅遵。客喜報命。標統亦大喜。擇日迎芳華。而拔其父爲長官。芳華旣嫁。爲標統第三姬。標統御閫極威。自夫人以下。咸畏懼。匪敢爭執。標統雖甚寵芳華。衆無能妬芳華。以班次後。一一事以禮。衆大悅。芳華因勸標統戒躁。妄習和易。以收衆心。進賢人。退宵小。以樹勢力。標統從之。芳華又曰。古來名將必有學問。將軍青年正求學之時。不宜自暴棄。因爲標統延師誨之。讀標統初不耐。芳華強之。每標統公畢。芳華出書件讀。標統不忍却。常勉從其請。已而學漸進。標統亦沾沾自喜。能致力於學。由此暴行頓改。非復曩時態度矣。辛亥秋。光復軍起。芳華爲標統畫策。起兵響應。連戰克敵。屢奏膚功。標統卒以是爲光復偉人。人第知標統才高識廣。類古名將所爲。而不知皆出閫軍師力也。

塵父曰。標統善治兵。由於芳華善將之。方今軍人半無知識。驕悍狂妄。不可悉紀。安得千萬柳芳華捨身下嫁。一新軍界氣象邪。

憶紅樓漫錄

(綺緣)

工詩得偶

陽羨儒生陸某博學能文嗜詩成癖旦夕手名人集一卷呶唔不忍稍釋舉凡室內案上以及臥榻之側無一非詩手有所執口有所述亦莫不于詩有關係者性怪僻鮮友朋有來與談詩者則色然以喜必供以酒食雖典衣質物羅掘一空非所惜也若涉及他事則變色疾走終且下逐客令矣于是其戚族無不望望然以去罕有近之者羣以詩癡名之其狡者且曰此子不近人情異日終必以詩死生聞之亦勿以爲惡笑曰能因詩而死則吾夙願已遂方欣喜之不暇又何憾哉然生詩亦日工直追古人里中人無有能與之抗者人亦有羨其才而冀以女托之生每却之曰吾嗜詩成癖擇偶勿求他長工詩足矣苟此而勿能者則非吾偶矣人咸却步曰阿誰有咏絮嬌女來適詩癡耶遂終不果會同邑張氏女工爲詩詞風流獨擅有不櫛進士之譽然擇偶甚苛謂非投詩百章來而能饒有神韻較勝於妾者則事終難諧其親溺愛之亦勿加禁且笑曰古人雀屏擇婿子且徵詩求偶誠無愧風流韻事然不知阿誰懷七步八斗才得入珊瑚之網也女惟莞爾不答生聞而躍起曰嗜詩如我已不多覩不圖閨閣中轉有解人今當竭此菲才踵門小試了此一段詩緣則雖鐵羽而歸亦當深自慶幸正不必以雞蟲得失爲爭也遂易服以往造門請題時里中少年已有獻其著作往者顧女眼高於頂鮮有當意至是聞生來乞題則笑顧侍婢令傳言曰姑姑字梅卽以爲題草律絕各十首惟詞意均不得與古人所咏相合違者卽以犯規論生笑諾

之。生屏外冥思逾時。卽揮管染翰。有如春蠶食葉。颺颺作聲。數十韻。應手而就。婢以呈。女不置。可否。惟堯爾曰。能若此。誠非易易。父會其意。笑曰。此生以嗜詩。故幾傾其家。自有異常人。吾固知癡兒之必加青眼也。遂邀媒妁。以女歸生。消吉成禮。自此水晶簾下。吟出雙聲。雲母屏邊。揮成疊韻。此一雙癡兒女。豔福正未有艾。然飲水思源。猶當感五言七律之功不止也。

清宮詞

宮詞可據爲一代宮闈詩史。殊非無意之作。故所紀當以翔實爲主。不必僅恃詞藻之富麗也。歷來作者殊多。已皆真然成冊。卽清代所記亦復不鮮。以余所見。則吳士鑑先生所著詞意俱佳。不落痕跡。爲此中上品。茲持錄之以餉閱者。七載金膝奉至尊。宮闈秘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姚淒涼喀喇屯。(睿宗親王娶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和屯病卒)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鏡作臺。薤露凋殘千里艸。清涼山下六龍來。(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咏世祖時蕭鄂氏事。按卽爲董小宛)吳娃終歲譜離鸞。朱邸金樽進合歡。盛鬢豐容驚絕世。過墟一志未叢殘。(過墟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劉氏事)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關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卽空。(雍和宮有塑像名歡喜佛)雛鬢生長媿羌西。鈿合無情寵劍移。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回部某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按卽香妃事)秦簫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寂寞。馬神廟外馬塍花。(仁宗之女下嫁蒙藩。賜地在得勝門內。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捧硯調硃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愁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日羊車繫。夢思(宣宗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日遺出。亦不加以他罪)

中使傳宣急召蝦。乾清宮。日龍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帶血花。（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叱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授以寶刀令隨宮監至某宮第幾室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爲何事也王某黃巖人嘗爲其從孫改夫太常言之滿州語侍衛曰蝦）纖步金蓮上。卸埠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奴在頭白。誰吟滌綺詞。（咸豐間有牡丹春等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壬父園明園詞按吾鄉指嚴先生已詳記其事見十葉野聞）大雅齋中寫折枝。丹青鉤勒仿筌熙。江南供奉雖承旨不及滇南女畫師。（內廷畫工皆吳人光緒間昆明女史繆素筠承直垂二十年大雅齋爲孝欽日畧齋名）女伴三旂結隊偕。縮襦錦襪映宮槐。礪牙未命南征將。選秀惟聞摺綠牌。（文宗時某秀女事亦見湘綺樓文集滿州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摺牌子）翔鸞飛艦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蓑。（孝欽皇后妃照像用漁家裝）嬾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好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自繪林巒綴小詩。（穆宗之瑜貴妃自號嬾夢山人能畫）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庚子之變珍貴妃死於宮內井中）穠李天桃一笑中。詔書吹下玉清宮。而今屈殺兒皇帝。姑把封銜借太公。（順治入關攝政王多爾袞豔太后色通焉及卽位行下嫁禮王自擬詔書有朕不忍太后獨處等語自攝政王銜上復增父王二字及順治長聽其所爲乃削去）風摧紫玉化。輕塵寶帳秋寒夢。亦嘖願入洪都隨道士。股毀扇合證前身。（順治有妃某氏最有寵年十七殂順治哀之棄家祝髮走五台按此亦似指小宛不知與前者孰是）宮闈闕寂禁門關。月下何人響佩環。剗襪步階春夢醒。不堪回首譚離山。（康熙庶妹有殊色強納之爲妃允禩卽所出也）更籌響盡燭凝灰。報道

將軍奏凱回。一紙捷書新讀罷。小車還載美人來。（三藩之亂孔有德之婿孫延齡襲有德爵亦助三藩及三藩平孫亦授首孔女四貞因有功德赦不問其實已爲康熙納入宮矣）但傳官家一紙書何須插竹引羊車紅羅十丈人如玉紙醉金迷進御初（康熙定例后妃宮女進御由內監承旨宣詔卸衣裹綢負之而入以防行刺）昨夜宣傳選俊娃長袍厚烏髻雙釵凌波閑煞生塵鞮悔到宮門看鐵牌（康熙于宮門立鐵牌一大書禁止漢裝婦入宮故采選秀女三年來漢人賴以免）原詩共三十首或謂廿五以下爲又一人作惟已佚其名今擇其乏味者刪之

●黃兒

余嘗以謂自許爲情者必非真情且時輒流于肉慾若漠然忘情者流或處于不能用情之地位或時則每有真情流露斯情也非普通之情乃爲天真之一種當有生以來卽挾之俱來至純粹亦至清潔非餘者可比也因觀于鄰邑黃姓兒事益信因泚輩記之黃兒生而敏慧四齡卽入學然父母溺愛慮其在弱勿令多讀兒值暇時輒攜乳媪手立戶外閑眺指點道上行人以爲笑樂時其對戶亦爲巨家有一少女年與兒相若貌絕俊秀亦時立戶外嬉以是其婢乃與兒之乳媪相識互相酬答以遣岑寂兒等初畏羞面未嘗稍相向久之漸稔時輒然微笑繼則且共作嬉戲矣嗣後習以爲常女非與兒遊則不樂兒一日不見女且哇然哭誓其乳媪不止故歷時數歲終如一日兒與女未嘗稍稍齟齬也及兒八齡有世家爲之論婚兒父允之兒殊勿願啼泣求却父戲之曰若勿願此將何所欲耶兒拭淚曰願得鄰家女爲偶父縱聲狂笑曰乳臭小兒纔屆抓梨覓棗之年乃已知自行擇偶耶厚顏甚矣遂勿許兒痛哭跳躑入夜

寒熱交作。翌日而愈劇。醫藥不能奏效。未幾奄奄一息。竟以不起。死時微喘息曰。阿爺不允我。我寧死耳。父始審爲是故。亟曰。兒但靜攝爾疾。我必允。兒然已無及。父哭之殊痛。母適遠道歸寧。蓋猶未及返也。越日。女仍癱立戶外。默默如有所思。乳媪拭淚謂之曰。若小侶亡矣。女驚問曰。子言何謂。乳媪曰。我家公子死矣。瀕逝猶念汝不釋。女聞言噉然而號。立返身奔入。臥牀不起。其家猶不知何故。亟爲療治。殊無稍效。數日亦歿。待後始悉其事。兩家皆爲悲悼不止。後始聞諸于外。若是者謂之至情。誰曰不宜。

●古塚

中州某鄉民。因墾荒地。且夕營營勿息。一日。鋤忽觸一物。鏗然作聲。撥土察之。則一石板也。廣可數尺。且絕厚。掘而起之。下露一穴。似不甚深。然幽黑不可見物。疑有寶藏。因歸告其家人。以巨索縋某下。未丈許。已足踐實地。秉燭四察。則其中宛如一室。中置一棺。漆作朱色。碩大無朋。且作方形。有類今製。其側且雜列瓶盜等物。光怪陸離。不可名狀。然多重不勝舉。某因取其較小者數具。欲挾他物。乃籠燭忽滅。陰森之氣。觸人幾欲暈絕。急縱聲狂呼。緣繩而上。復見天日。氣息始舒。所持物有類瓶。而有四耳。首尾廣而中則絕纖細。旁復鑄有字跡。惟十九。漫漶不可辨。且鄉人亦無有識之者。審爲古物。遂視同奇貨。會邑紳某下鄉取租。即以數十金易之。乃餘衆以爲有利可圖。爭欲往取之。保甲恐因攘奪滋事。仍發土封之。且請縣吏出示嚴禁。始已。終不知爲誰氏之塚也。

●靈犀幻影

心心相印。可鑄深痕。地久天長。不歸漫滅。蓋精誠所感而然。決非可得而矯揉造作者。其事當金代已有。

之後人筆記多所附會。且有加以改竄。用爲說部資料者。漸失其真。轉令閱者目爲僞飾。實則固有其事也。金時松江有名妓翠眉娘者。亦名麗容。才色俱佳。可冠當世。以是琵琶花下。車馬常盈。其母張姥。因街其才色。不常令應客。且夕坐一小樓。適與李牛彥直所居相接。偶於太湖石畔相遇。便爾款語。生慕女色。女羨生才。時相過從。遂成莫逆。擇良夜效長生之誓。盟證雙星。以在天比翼。在地連理。自期生既歸。告諸父。父固執不許。生思之甚。竟成危疾。女亦閉門自守。誓不更見生。客生父不得已。遣媒聘焉。婚有期矣。而參政阿魯台適任滿赴京。謀所以悅右相。則選才色俱備之官妓二人贈之。女亦其一也。生父子奔走萬端。謀有以援之。終不得脫。女瀕行。寄緘謝生。期以死報。生痛甚。徒步追舟。以行伏寢。水次凍餒。皆匪所顧。凡踰時兩月。舟抵臨清。跋涉三千餘里。足膚俱裂。無復人狀。女自窗中窺見。痛甚而絕。良久始甦。密以重賄。挽舟子往說生曰。妾之所以不即死者。徒以阿母未去耳。母去妾即死。郎可速歸。毋以妾爲念。生聞之大慟。投地氣絕。舟子憐之。爲埋岸側。是夕女痛哭不已。竟縊舟中。阿魯台怒。命焚女屍。屍盡心終不化。有指大一物。具有人形色。如金堅如玉。衣冠毫髮皆畢。肖生阿魯台。駭曰。精誠之感。果能至是乎。命更發生屍。焚之。心中物亦如前狀。惟爲女容耳。阿魯台狂喜。以爲此希世之寶。必可以媚上。爰囊以異錦函。以香木上題以蛟螭之字。曰心堅金石之寶。厚贈張姥。使治兩喪。既至京。即以函呈右相。述其由。右相亦喜。躬自啓視之。則惟敗血二泓。臭不可運。右相大怒。以爲辱已也。則立下吏。坐以強奪人妻之罪。阿魯台竟因是死。聞者咸稱快云。

劍光軒零墨

(劍山)

孝女

孝女佚其姓。蘇之淮安人。家貧。父洪。爲鹽場衛卒。時盜其息。以養母畜女。某年。事發。當死。刑有日矣。其女靜娥。叩見場知事。泣訴曰。妾五歲而母亡。祖母憫妾之孤弱。躬親撫養。然家境貧困。實難度日。妾父每盜官錢。衣食僅繼。父之犯法。皆以妾故。今日坐法。當刑。妾願以身代。苟不能請隨。坐之場。知事陸某。義之。乃以減死論。靜娥曰。育妾者。父再生妾者。實公。自今以後。願削髮爲尼。皈依我佛。爲公祈福。言次。乃袖出短刀。割左耳。交於官。以爲信誓。陸某爲之泣下。因釋其父。以歸。靜娥遂入尼菴。終身奉佛云。

趙鶯娘

趙鶯娘。寶山趙苞益主事之女也。雍正初。苞益以言事失職。遣戍新疆。未至而卒。僚友憫其貧苦。公贈賻銀五千兩。趙妻鄭氏欲受之。以供窆葬用。其女鶯娘獨不可。曰。吾父生前廉而好施。與今受厚賻。是違先人遺訓也。至於葬禮之豐儉。稱家之有無而定。若受人厚賻而葬之。親不亦輕吾父而羞當世耶。鄭因力辭。僚友曰。我輩輦金來。不敢謂厚。念公爲官清正。感激下懷。特以此爲報耳。卽不以爲窆資。亦可爲子女嫁娶用。又何傷。鶯娘曰。用於葬事。猶爲不可。况用以嫁娶乎。苟用以爲嫁娶者。是使妾姊弟幸。父喪而因以爲利也。卒不受。時論賢之。

胡大經婦

胡大經妻劉氏爲吾邑劉望之女。順治五年。大經以羅店起義事。與劉同戍甯古塔。垂至宿黑陵山麓。夜半有虎來。曳大經去。及劉覺。已不見。劉卽持刀追之。可四五里。始見虎跡。又二三里。而及。逕刺虎。虎負痛。舍大經去。劉視大經猶生。曰。君可忍痛。妾當負君。他往居此。必無幸矣。乃負大經。涉水以逃。天明。及雲羊堡。訴於成長侯猛。爲之救藥。軍中咸爲淚下。半年。大經傷愈。侯以事上之朝。順治帝惻然憫之。乃捨大經夫婦歸。

●酒翁

酒翁張姓。名希聖。明禮易。治五經。通百家言。內外圖典。無不諳熟。又善屬文。詞清論美。遠方負笈來者。常數十人。性恬靜。除講授子弟經史外。無他嗜好。惟嗜飲。飲非五六斗不歡。因以酒翁自號。其妻陸氏。厭其飲。乃投酒器於河。希聖遂病。陸氏恐夫病之加劇也。乃許爲購置酒器。沽酒奉之。希聖聞言。自牀躍起曰。若然。我頃刻可離牀褥矣。某日夜飲。醉甚。其妻仍以前法治之。而希聖亦似前狀。如是者非一次。希聖頗爲不快。顧以性質溫厚。終無反目之占。旣而陸氏病歿。希聖哭之哀。人有勸其再娶者。曰。子富家財。非貧士比。猶患無妻耶。希聖曰。我妻非不賢者。實厭我嗜飲耳。苟再娶。而不如亡妻者。則我之受苦。又當何如。久之。終不娶。某年。縣令登門詣謁。希聖曰。明府下降。有何見教。令曰。太守女年逾三十。能詩能文。今尙待字。聞君高義。特爲執柯。君其有意乎。希聖曰。某一酒徒耳。烏可匹太守女。令笑曰。彼實與君同志。否則焉有太守之女。至今未適人耶。希聖得太守女。意甚愜。而太守女以希聖性質溫婉。亦甚樂。夫婦相得。家庭間常怡然也。嘉慶初。郡守薦爲賢良方正。不就。屢徵之。終不屈。乃謂其妻曰。吾惟不能遜形。遠世故。勞郡

守之。薦若隱。退山林。日與木石居。鹿豕遊。何至聞此不入耳之言耶。卿苟有意願與偕隱。至若子女。我弟亦能子女之。不勞我夫婦之念。遂偕隱。天平山范公墓旁。死後亦葬於其地。友人郭恂。嚴光漢等嘉其高蹈。乃共刊石碣。謹以宏德先生。

●郭必振

嚴子陵不屈於漢光武。千古傳爲美談。惟郭必振不屈於明太祖事。史所不載。因亟述之。必振爲郭子興從子。與太祖爲總角交。太祖幼時。所爲或過舉。必振常面責之。謂君爲非常人。豈可與世間牧牛兒比。太祖因是奮發。卒有天下。及卽帝位。思召之。而必振變易姓名。隱去。太祖嘗爲嗟嘆。詔天下物色之久。之莫能知也。後浙人或言有郭翁者。冬披羊裘。夏着葛衣。釣於鴛湖之上。太祖知爲必振也。遣藍玉往聘之。三往而後見。必振曰。天子遣君來何事。藍曰。召君入朝。敍舊耳。必振曰。旣欲敍舊。何不自來。而必欲邀某耶。藍曰。聞皇上佩君高義。已除諫議大夫矣。必振曰。野人不諳禮節。那可居官。嘗聞唐堯著德。巢父洗耳。虞舜賢明。善卷退隱。士各有志。欲相強耶。子其善爲吾辭。藍求報言。必振曰。已言矣。尙有何說。藍少之。必振曰。君爲天子使。某不與君賣買。乃有益耶。且多則遺忘。君何少焉。藍曰。請君作一書。不更詳且明乎。必振曰。我實不能書。卽書亦盡此言耳。藍歸。以狀奏太祖。太祖笑曰。此固癡人故態也。後竟命駕幸其處。必振方持竿以釣。太祖伺其後。不加呼喚。必振亦絕不回顧也。日當午。得一大魚。乃喜曰。自垂釣以來。未嘗有也。侍衛乃曰。皇上在此。故大魚來投。必振回顧曰。皇上耶。皇覺寺中一和尚耳。今日果何爲而至此。左右或疑皇上震怒。咸爲驚恐。而必振則自若。太祖亦以和顏相對。旣而太祖曰。必振必振不可相助。爲理耶。

朕竟不能下汝耶。咄咄何太不情。必振乃仰天大笑。太祖則惟俯首太息耳。洪武十八年復徵之。仍不至。年七十六終於家。此余門人郭章孫所述。必振其始祖也。

●沈婉珠

婉珠定海沈氏女。性情和厚。品學兼優。明末流賊四起。劫掠郡縣。殆無虛日。遇良家婦女。輒擄之去。婉珠奉母避難。遇賊千餘人。縛其母去。婉珠佯曰。汝等釋我。母我當從。汝等去。匪信之。及行遠。乃大罵之。或欲斬女。或謂不可歸而獻之魁。魁設宴享賊夥。披以錦繡。贈以金飾。以誘婉珠。婉珠盡棄之。且大罵曰。男兒不知衛國。四出擾民。真逆賊也。妾雖不才。肯從賊耶。魁不忍加害。撫其頰。以示親愛。婉珠出不意。直前扼其吭。魁因是死。左右執而縛之。婉珠誓曰。我清白女子。不甘死賊手。乃奪刀自刎。以死。聞者咸稱其烈云。

●陳武雄夫婦

陳武雄太倉人。父樹聲。本郡庠生。早故。武雄以是廢讀。自幼以勇力聞。家富有。多奴僕。有老奴名程保者。本盜也。後以逮捕急。遂脫身爲奴。精技擊。武雄素與善。程乃授以拳技。五年而盡其術。其時邑中多盜。武雄乃集村中。年少勒爲部伍。立旗分職。日夜訓練。有犯規者。痛笞之。於是行伍肅然。觀者稱嘆。盜賊不敢入也。某日。村中無賴陳埔者。竊鄰村某甲瓜。某甲訴於武雄。武雄痛笞之。陳埔控之縣。并力言其不法事。卽逮之入縣。縣令黃某見其狀貌不羣。知非碌碌者比。擬開脫其罪。而武雄亦力陳。與辦團練。爲保衛地方。并言陳埔竊瓜事。黃遂釋之。武雄自是益折節交正人。崑山富室張毅者。欲妻以女。女名鶯貞。身負絕技。素持不嫁主義。聞武雄精武藝。故願嫁之。武雄不應。張氏固請。武雄始允。某日吉期將至。武雄乃僞爲

盜賊以往。登張氏屋頂。靜坐竊聽者久之。鶯貞謂婢曰。今時尙早。汝竟睡熟耶。婢曰。我非熟睡。竊聽窗外風聲耳。鶯貞曰。風聲何若。婢曰。窗外似有人窺伺耳。鶯貞曰。若然。汝可出外一觀。婢躍登屋上。於暗中見一黑影。乃曰。汝何人。敢來此行。劫耶。武雄曰。數日來。生意不佳。來此借川資耳。婢笑曰。川資耶。可將去言時。卽握拳直擊其胸。武雄乃緊握其柔荑之手。笑曰。此等川資。實無所用。然女子有此身手。亦殊不易。今姑舍汝。遂躍屋而下。既而吉期至。該婢亦隨嫁以來。洞房之夕。婢熟視武雄而笑。鶯貞問故。婢曰。前日之盜貌如新郎。今見新郎似見盜也。鶯貞以告武雄。武雄笑不言。鶯貞大怒曰。妾以君爲正直人。故願託以終身。不謂君一盜賊耳。妾雖不才。乃大家女。寧肯嫁汝盜賊。武雄乃自陳曰。余之來。實欲覘卿之技術。非行劫也。見汝婢手段。已是不凡。故未與卿相角。於是夫婦相視而笑。數年。黃令升湖州守。湖州地傍太湖。故多盜。號稱難治。遂令武雄夫婦從其行。其時有劇盜王保。嘯聚山谷間。爲害閭閻。牧令苦之。武雄夫婦自請平之。乃入山寨。適以劫得巨金。方在宴會。羣盜皆失色。惟保力抗。終被擒。上峯嘉其勇義。因授千戶云。

●王宮偉軼事

月浦王宮偉。訟師也。某年夏。歸自城中。行未遠。忽雷電交作。黑雲四佈。大雨將至。見有鄉人持傘行其前。乃哀之曰。雨將至。乞同傘以行。其人怒斥之曰。爾王某耳。作惡一生。今亦有求人之日乎。後雨至。宮偉立其肩旁以避雨。且數傘骨查看傘店字號。牢記之。及至城中。訟之於縣。謂余持傘歸。途遇鄉人。劫之去。以力不能敵。故來哀訴。今其人行未遠。祈飭究爲幸。縣令卽飭差拘鄉人至。各謂已有令。乃問曰。有據可證。

李宮偉曰。骨若干。某店牌號。令驗之。若合符節。卽杖鄉人。鄉人極口呼冤。令曰。汝旣奪人傘。尙呼冤乎。杖已逐之出。宮偉伺其出。以傘還之曰。余與汝戲耳。其人受之。宮偉又奔告令。謂彼釋後。卽奪傘去。令又出差拘之。其人曰。此係彼還我者。令曰。彼旣告汝奪傘。而又還之。天下有此理耶。又杖之。宮偉乃得傘歸。其人旣失傘。又兩被杖。徒呼負負而已。

同鄉張福生。酒後毆父。父訴於縣。縣捕之。福生大窘。持金往求宮偉。宮偉受其金。謂之曰。縣令提審時。解衣鋪於父之膝下。佯作孝狀。如此。卽可了矣。福生登堂。如其所教。令曰。如此孝子。猶言忤逆。世間尙有孝子乎。斥父出。福生竟得無事。

豐麗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真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捌圓（橫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叁圓陸尺肆圓

叁尺單張掛屏三圓

貳叁尺炕屏每堂四幅陸圓（琴條同）

帳銜每尺壹圓（冊頁斗方手卷同）

執摺扇每柄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倍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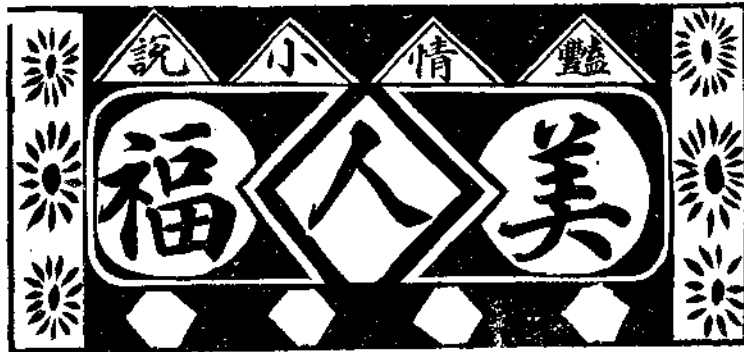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民國六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初集五版



續集再版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以來海內爭誦梨園且編為劇本續集自二十一回至四十回

塞茲優點（接初集第二十回）乘滿洲將鐵路而俄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紀程風景古蹟無不舉遊歐者可作指南餘人亦優點一賞菊即席聯詩律可常臥遊

詩一唱九和固己不易而詠此秋末晚香句句富麗堂皇不作一衰澀語恰合各人身分尤為新小說界優點一二美人福所紀多豔麗所僅見

集第三十回衆美舉行酒令忽大書特書語語令人噴飯以言情而兼滑稽時下無此名著

優點三黃氏別墅經改造而後佈置周

優點四濕上愛儂園為第一名園惜係私家性質非盡人能遊第三十

四回紀黃劉吳三家來濕詳載遊愛儂園之情

形園中九十八景無一遺漏遠道未來遊者及來而不能往者優點五瑤華客倫敦時皆可作臥遊觀優點六以彼邦風俗歸告讀之可以知英國之狀況優點六除若現而啓發國人世界知識優點六結局謹嚴措辭工緻皆先生所優為留學仲羅無待贅述又若彭叔瑤仙之締姻華之結

瀟湘室李衡締姻華之結

青麟華之結

皆屬書中重要情節此則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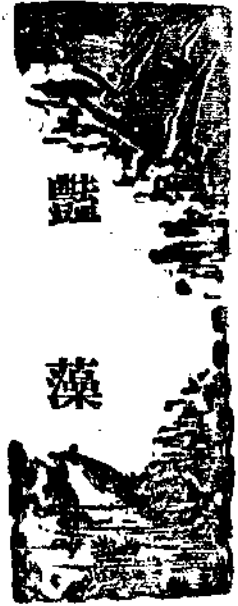
讀初集者不可不讀也定價大洋

角六外埠函購加寄費七分半

續集再版

續集再版

續集再版



燕支詞 沁園春五閱

(長木)

錦陌深坊。雲母燈微。紫扉半開。看幾叢野蝶。遙牽翠幌。一聲啼鳳。引上花臺。剗襪簾前。整鬢。外一朵嬌雲。去不回。傳呼遍道。踏青歸晚。油壁停纒。怪儂心小。多猜怎。慙倚雲屏未許。挨顧錦鴛。幫細繡鞵。緊束靈龜。盤穩腕玉。慵搔。衆裏端詳。愁邊迤逗。舉舉師師一字排。重來也。睇輕盈。珠箔。踏過香階。迤邐銀屏。一笑燈前。錦筵待開。自昨宵。瞥見都勞。夢想今宵。重遇隱。愜懷茶。撰才傾。煙紗細。裏碧。溫呼傳。鸚鵡杯。并刀瑩。看。甘瓜割罷。纖手親揩。匆匆良宴。追陪便。麟脯。鴛漿。僅意猜。喜訶。黎斜倚。聞香漸近。錦幃乍握。促坐曾借。爾汝多情。淺深任意。把酒減柔腸。日一回。婦人處。怪蠻箋。疊疊鈿。轂頻催。十二樓中。青鳥能飛。錦箋自裁。喜王昌得侶。紅牆不隔。秦娘有妹。畫轂勞催。叱撥聞嘶。阿環遣報。搖曳藕花衫子來。相俛傍。把勝常道了。笑溜金釵。鴛鴦六六。休猜看。遞瑣傳情。若箇諾。愛新橙。半擘斜叉。親付素馨。微暉替整。伴推壺箭。無情錦筵。易散攜手。迎風下玉階。相俛久。幸繡輿同載。莫任徘徊。北斗闌干。今夜倡家。月華倍佳。指銀屏。屈膝也。都倚遍。桃羹杏粥。幾度勞催。鵲篆頻消。魚更疊。報畫轂。無聲猶費。猜凝眸。久見燈飄。蓮箔簇上層階。倚奩倩卸。鸞釵笑久。渴相如。願始諧。喜微醒。略解蓮膚。帶暈

衣香更辣杏靨羞。回被浪輕翻。帳鉤急。窳莫認。桃源夢裏來。休辜負。待明朝。酥頰射日妝臺。
 白玉堂前。腰鼓冬冬。畫筵夜開。看花陰正午。燈枝如畫。十番圍響。八角新排。酒霧迷濛。臉波隱約。履舄翩跹。
 往復回阿姨笑。喜銅山合徙。迭喚傳杯。妝成半面。猶佳。歎影裏恩情彼此。皆更西。施刻畫。幾人提挈。
 倩娘瘦損一綫身材。疊雪羅輕。遏雲曲妙。可是曾施步障。來。佷郎久。道風流夢幻。一霎登臺。

念奴曲

(寶甫)

(北南呂四塊玉) 信物存。情詞在。看了他美貌。端莊錦繡文才。好教我病懨懨。愁冗冗。看看害。害的我頭
 懶擡眼。倦開錦。繁花無心戴。

(南梧桐樹) 繁花滿目。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誤得人忒毒。害前生少欠他。今世裏相思債。廢寢忘食。
 倚定門兒。待房櫺靜悄。如何捱。

(北馬玉郎) 冷清清。房櫺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圍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歡愛。到如今
 孤另另。怎計劃。愁戚戚。酒倦醺。羞慘慘。花慵戴。

(南東甌令) 花慵戴。酒慵醺。如今燕約鶯期不見來。多應在那裏那裏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
 陽臺。只落得。泪盈腮。

(北感皇恩) 呀。只落得。兩泪盈腮。多應是命裏合該。莫不是你緣薄。怕命蹇。都一般。運時乖。怎禁那攪閑
 人是非。施巧計。栽排。撕擗。碎合歡帶。硬分開。鸞鳳釵。水滄場。楚陽臺。

(南鍼線箱) 把一牀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繡。傍妝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

只怕蝶使蜂媒不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早先改

(北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只怕梁山伯不戀你個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這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南解三醒)頓忘了誓山盟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設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囊紅繡鞋說將起來旁人見了珠泪盈腮

(北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了三月恰便似隔了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妝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投心相愛早成就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南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勸夫書

(鬢雲女史)

江上之梅花又放折來未贈羈人陌頭之柳葉纔舒望去已愁少婦撫流光兮如駛瞻遠道而馳思蓋草草勞人縱未極天涯海角而依依魂夢實常繞海滋山阪也第因遠志之難羈遂爾當歸兮莫寄縱使自我不見傷哉于今三年思子爲勞苦矣不可終日而悲懷勉抑強飯自持凡若此者爲信君子並非薄倖斷無糟糠見棄之憂儂家縱或不才未有葑菲被遺之罪耳乃者傳來密息惡比罡風致令攪盡愁腸淚如急雨蓋少年逆旅不無春花秋月之襟懷遂令羈客閒愁雅有香草美人之寄託惟是偶然作戲慧心人縱善識迷津而率爾登場多情者恐終纏綺障究之不逢紅拂誰識英雄世乏李香孰憐公子而牀頭

金。盡。致。來。白。眼。之。橫。加。囊。內。錢。空。卽。感。青。衫。之。淪。落。者。則。比。比。皆。是。故。儂。通。盤。打。算。爲。君。借。箸。代。籌。與。其。曲。譜。求。風。頻。年。無。益。不。若。崖。危。勒。馬。早。日。見。機。也。矧。飄。零。書。劍。功。名。已。遲。滯。數。年。落。拓。江。湖。事。業。復。坎。軻。半。世。高。堂。二。老。傷。白。髮。兮。蕭。條。膝。下。嬌。兒。算。青。春。而。長。大。緬。懷。瑣。事。不。免。煩。憂。若。猶。以。海。上。閒。情。擾。雅。人。之。清。思。揚。州。舊。夢。絆。遊。子。之。歸。蹤。致。上。煩。老。人。以。思。念。之。勞。而。里。門。常。倚。下。令。孺。子。有。淒。涼。之。色。而。飯。籩。屢。空。其。奈。之。何。甚。可。慮。也。妾。主。持。中。饋。屈。指。已。屆。十。年。嘆。息。飛。蓬。轉。眼。亦。交。三。載。才。殊。蘇。蕙。不。能。織。錦。以。寫。迴。文。德。乏。孟。光。未。得。齊。眉。而。學。舉。案。幸。恃。同。心。之。愛。敢。伸。瀝。膽。之。忱。女。流。之。見。幸。乞。鑒。之。君。如。不。諒。而。以。妾。身。未。化。望。夫。之。石。先。登。妬。婦。之。津。見。責。則。妾。知。罪。矣。而。實。非。妾。之。本。懷。也。春。風。如。剪。珍。攝。爲。宜。位。望。雲。天。不。盡。縷。縷。

擬爲某君覆髮雲女史書

(潁川秋水)

天。涯。遲。滯。驚。心。淪。落。者。三。年。客。路。蕭。條。行。迹。飄。零。兮。千。里。概。異。方。之。獨。處。每。歸。夢。之。常。縈。上。念。白。髮。高。堂。愧。矣。旨。甘。久。缺。下。顧。垂。髻。稚。子。傷。哉。效。養。無。方。而。幸。居。廡。下。者。雖。異。伯。鸞。自。慚。高。行。而。處。室。中。者。無。殊。德。曜。雅。負。賢。名。親。井。臼。而。不。辭。煩。米。鹽。以。無。怨。槩。匪。供。奉。佳。婦。雅。善。承。歡。丸。荻。劬。勞。賢。母。良。多。懿。訓。因。深。叨。夫。內。助。特。略。慰。其。離。懷。處。境。若。茲。僕。亦。烏。忍。以。俯。仰。期。望。之。身。效。世。俗。荒。唐。之。舉。乎。乃。者。忽。逢。驛。使。獲。聞。消。息。於。南。中。誦。到。魚。書。偏。犯。嫌。疑。於。北。里。夫。人。非。杜。牧。豈。敢。落。魄。江。湖。才。乏。榮。陽。何。致。縱。情。花。柳。而。家。人。未。及。深。思。莫。加。曲。諒。遂。因。人。言。之。藉。藉。致。成。來。書。所。云。云。雖。曰。事。屬。過。辭。要。亦。尙。非。無。故。蓋。淒。涼。旅。館。不。無。瀟。瀟。風。雨。之。愁。寂。寞。征。途。遂。有。戀。戀。烟。花。之。好。或。金。尊。檀。板。聽。清。歌。以。抒。牢。騷。或。綠。酒。紅。燈。借。濁。醪。以。

澆。塊。壘。或。適。違。知。已。借。曲。院。以。敘。離。情。或。偶。約。嘉。賓。藉。綺。筵。以。聯。交。誼。事。誠。有。之。不。必。諱。也。然。而。青。樓。偶。涉。本。來。作。戲。逢。場。綺。障。相。纏。曾。慮。騁。情。墜。劫。所。幸。情。禪。之。久。悟。此。心。非。握。而。不。牢。知。色。界。之。原。空。妙。悟。亦。勘。來。早。破。矣。矧。吾。輩。貧。逾。司。馬。存。筍。無。鷓。鴒。之。裘。富。異。石。崇。在。室。鮮。珊。瑚。之。樹。撫。客。囊。其。羞。澀。愧。行。篋。之。空。虛。亦。何。堪。持。千。金。買。笑。之。錢。而。妄。稱。豪。客。擲。百。匹。纏。頭。之。錦。而。自。詡。狂。生。哉。因。陳。愚。志。用。慰。芳。心。維。願。上。慰。尊。章。下。撫。孺。子。俾。遠。人。稍。靜。客。中。之。念。略。紓。內。願。之。憂。庶。一。俟。諸。端。就。緒。卽。可。早。整。歸。鞭。也。茲。奉。上。平。安。一。稟。望。卽。代。呈。堂。上。以。慰。慈。懷。特。另。泐。數。行。用。答。來。書。盛。意。相。見。在。卽。幸。抑。思。懷。寒。煖。不。時。務。希。珍。攝。

●寶山風俗談(二)

三月二十八日最熱鬧之場合。莫如東嶽廟。廟中另有二佛。一曰忠顯王。一曰丞明王。是日即充爲招待員。城廂吳淞兩區之神佛來貢餉者。則二千輛而迎焉。二區神佛之貢餉者約有十餘處。如城隍、楊王、水關、龍王、中軍府、石港司、靖海公等。我不能盡舉其名。每廟至少有大元寶十餘座。而尤以吳淞之靖海公爲最富。因其廟界概爲商家故也。每解一次。寶塔元寶之多。約八十座至百餘座。其他之單座元寶及錠鏤等項無論矣。是日上午。各廟界鳴鑼齊集人員。盡出其儀仗。排而列之。推挽元寶者。皆服從前綠營中之號衣。手中多執舊時之兵器。如刀槍鋼叉之類。且行。且鑼鑼鳴之。恐野鬼之擾其餉銀也。有一人焉。披甲帶胄。坐馬上。背負黃袱。袱中所裹者。餉銀冊也。俗稱之曰押餉官。殿之餉銀之後。壯嚴之軍樂。鼓吹於前。幽雅之細樂。悠揚於後。爐香煙裊。靜坐於轎中者。每廟之神佛也。神佛既抵東嶽廟。迎接而進。先行朝賀。獻帝禮。禮畢。然後將其餉銀焚化。營焚化時。每廟之神佛及押餉官在旁監察焉。朝賀之禮。極爲莊嚴。朝賀之神佛。稱之爲朝賀官。朝賀時。朝賀官先易朝衣朝帽。端冠正笏。候於朝門外。待鳴鐘擊鼓後。贊禮員高呼朝賀官進班。朝賀官乃飛奔而入。抵墀下。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復跪而讀表。讀畢。復行三跪九叩禮。鳴鐘而退。行禮時。奏細樂。且鳴鑼。進班退班時。吹大樂。秩序整齊。狀至嚴肅。紅男綠女。老少奔波。皆棄其業次。而往觀之。待各神佛朝賀既畢。乃大排筵席。卽默飲壽酒矣。宴畢。仍排儀仗而回轅。

(左 丹)

齋

齋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狀 褒 種 甲 頒 部

著 名 之 生 先 夷 定 李 陵 昆

淚 娥 湘

告 商 行 採 圖 省 部
提 會 各 購 書 通 飭
倡 佈 省 並 館 俗 各

角 三 洋 大 價 定 册 每

原 評

是書可作列女傳讀文筆亦極雅雋
寫林烈婦婉儂尤能動人凜若冰霜
而慈孝過人自是難能可貴此記事
小說之上乘也宜列上等給甲種褒
狀

加 評

是書情節有類悲劇作傳記觀讀之
令人愴然作小說觀專記亂離悲慘
之事視他書蹊經獨絕原評列為上
等尤可無愧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遊 戲 文 章

●禁煙節詔煙鬼文

(穎川秋水)

數詔華之百六。又屆清明。交冷節於廿三。剛逢寒食。(本年寒食爲夏時二月廿三。循介之推焚綿故事。非所謂禁煙令序耶。夫此禁煙令序。已垂數千年矣。初與諸癮君子如風馬牛之不相關。吾何事奔走呼號。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告語。取厭於諸癮君子。然諸癮君子。獨不憶及前年禁煙之文告耶。禁煙文告。以四月一號爲禁絕吸食鴉片之期。此等紀念。固與寒食之禁煙相隔無多日也。奈何寒食之禁煙已成陳迹者。後人尙遵龍忌之禁。永矢弗諼。四月一號之禁煙。煌煌功令。紙墨猶新。諸癮君子。竟視同官樣文章。而莫肯奉行。維謹。豈真烟氣薰蒸。耳目糊塗。毫無聞見耶。抑爲烟魔蠱惑。腦筋紊亂。泯其知識耶。非也。推諸癮君子之心理作用。直以鬼自待耳。諸癮君子若曰。清明鬼節也。寒食鬼節之前一日也。寒食因介之推。綿山被焚。而烟火是禁。乃爲鬼而禁也。今四月一號之禁煙。與寒食之禁煙相隔不遠。吾何難步介之推之後塵。而以鬼自待乎。以鬼自待。雖曰深自菲薄。而對於烟禁。則可以陽奉陰違矣。况燕窩蓬密。一鬼窟也。烟燈黯淡。一鬼火也。橫簫嗚咽。一鬼嘯也。鬼氣陰森。鬼計詭秘。暗中吸食人莫之知。禁煙之令。雖嚴

豈能奈何吾哉。殊不知烟土來源已屆告終之日。烟窟深密亦有破獲之時。此際雖富有金錢何處求陳膏入口已陷繯綫那再得密室藏身故僕為諸癮君子借箸代籌不如及早回頭之為妙也。蓋諸癮君子雖以鬼自待究尙視息人間未嘗身入鬼門關一步果能及早戒除是猶鬼之還陽則鬼而人也不則名副其實人之入冥真人而鬼矣。夫至人而忽鬼彼森羅殿上幸而不下禁烟之令則固諸癮君子之洪福不幸陰陽一體大張曉諭勒令戒除則前日雖陽奉者可以陰違今日陰奉者已不及陽違矣。諸癮君子至此將奈之何吾知亦必計無復之祇得入鴉鳴國為聾耳（事見袁枚新齊諧）此時悔之庸有濟乎故僕不憚詞費於此禁烟令節為諸癮君子大聲疾呼也。諸癮君子有翻然覺悟丟煙燈劈烟槍斷烟籤擲烟盒碎烟缸願撥雲霧而覩天日者乎。果有之則異日鬼趣圖中可免為諸癮君子留一寫真也。

●戲為花神女夷討封家姨檄（做略寶王討武臣檄）

（潁川秋水）

十八姨封氏者性非溫順志實輕狂背充異二下陳曾以披襟見寵泊乎日久盜竊威權潛以庶人之雌陰僭大王之勢憑空矚氣虎威不讓將軍跋扈稱雄獅吼偏同潑婦招飛廉於海角糾卷舌於天根加以怒隼先驅大鵬作偃呼號萬變任意猖狂颺潮激雨挾石飛沙四時任其寒燠萬物為所摧殘猶復包藏禍心憑陵香國石家醋醋因懼而求旛世界花花憑誰以作障嗚呼吳真君（沈汾續仙傳吳真君常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之不作雀處士（名元徽即石醋從以求旛者見鄭還古博異記）之已亡曲奏虞廷乏薰時之入軫詩賡衛邑痛暴噎之成歌女夷謬管羣芳忝司百卉荷玉皇之重寄撫花國而深憂杜少陵之傷枿良有以也（杜甫有枿樹為風雨所拔嘆）屈靈均之悼蕙豈徒然哉

(楚詞九章悲回風之搖蕙兮)是用盛氣干雲。樵心誓日。懼枝柯之萎。地結草木以成兵。爰舉桂旗并擊。蘭。橫。北。連。北。勝。南。結。南。強。(牡丹稱大北勝茉莉稱小南強見清異錄)棘矢盈干。桃弧維百。金錢花盛。軍儲之積。靡窮。鐵樹繁。兵器之需。無盡。馬纓動而班聲起。鼓子(花名)發而軍氣揚。嗚則箕伯驚心。叱咤則孟婆喪膽。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君等或居仙島。或處芳園。或呈紅紫於春朝。或逞芳菲於秋日。原同一體。幸勿兩心。保障之力不堅。摧折之威立至。果其互相策應。彼此維持。庶成護花之勲。豈維小草之幸。凡諸爵賞。同指花封。若其眷戀蓉城。徘徊柳巷。坐視披猖之敵。必貽蹀躞。(花名見古今註)之誅。須知花國之尊嚴。全仗花心之擁護。

● 懺淫文 并序

(詩 隱)

僕自幼耽吟詠。長愛駢儷。好爲入韻之文。喜結鍾情之侶。然而天涯地角。早賦馳驅。因之茅店板橋。每傷孤寂。數萬里輪蹄跋涉。三十年琴劍飄零。歎影事之成塵。轉作曠觀之念。笑癡人之茹苦。翻存解脫之思。於是到處皆甜。無境非樂。眼前景物。盡成適意之端。腕底文章。多作稱心之句。從此胡言亂語。編來滿紙荒唐。居然幻想冥思。演出深情繡綵。甚至窮形而盡相。更效雄辯以高談。非徒曲曲描摹。并且津津樂道。亦明知羣倫月旦。公論難逃。乃偏謂兩字風流。人情猶是在。譽之者以爲錦心繡口。無非略迹以原情。而毀之者以爲片紙單詞。實屬傷風而敗俗。流光如駛。爐筆更移。殘稿猶存。巾箱檢點。迄今回思舊事。悔念前非。覺萬種離奇。紅豆譜纏綿之曲。實一生罪孽。青衿開佛誕之風。既已往之難追。猶未來之可道。爰憑寸楮。藉懺重愆。敢云質諸鬼神。亦聊以盟吾幽獨爾。

蓋聞茫茫宇宙。無非兩字空。虛滾滾風潮。終是一般消滅。乃謂青天可補。猶傳往事於媧皇。銀漢雖遙。尙會佳期於織女。何況相逢邂逅。自當別有因緣。從茲自作解人。每涉冥鴻之想。遂致頓忘。色相忽生。彈雀之思。或冀目成。謬誇心許。甚至烟花隊裏。詎知音而舍此。靡他。有時風月場中。受苦况而怡然。自樂。縱有當頭之棒。難為及腹之鞭。兩苦風淒。賦兼葭而溯洄。一水霜嚴。雪厚訪梅花而消受。重寒結妄想於填橋。擲靈魂於迷陣。愛河水淺。無端來一葦之杭。醋海興波。偏欲作中流之柱。每謂三生之有。幸必能兩好。以無猜。採濮上之花。情牽夜合。拋籬邊之豆。種下相思。由來自命。風流到處。相煩月老。隔牆和韻。數聲吟。君瑞之詩。鄰院調琴。一闋奏相如之曲。既若癡而若醉。更如夢以如醒。羨快活於秦宮。良緣非偶。學綢繆於杜牧。薄倖何甘。巫山寄雲雨之思。洛水祝神仙之遇。夢回栩栩。聽嚶語以方酣。書作眞眞。呼芳名而欲出。且也望梅止渴。因物興懷。拍手帕以留痕。餘馨猶在。蕪心香而下拜。轉念難忘。無謂情形。頓成歌詠。儼然口啣。自託纏綿。要皆本性之疎。狂難免。此生之罪。過豈知孽。由意造。色莫眞。看臨去秋波。何嘗有意。醒來春夢。總是無痕。自茲還我本來。斬斷情絲。萬縷遮莫。寬其已往。豔稱福慧。雙修爰書座右之銘。俾作燈前之誓。一言既出。難教駟馬以相追。四大皆空。當照靈犀而自鑑。

●同室操戈篇 八股文體

(東園)

戈操同室。非武也。夫止戈爲武。若戈操同室。豈得謂之武乎。今夫同類相殘。誰爲戎首。同胞相害。誰釀禍胎。民之元氣傷。國之和氣滅矣。顧內訌不息。西南則蒿目沙蟲。外侮已乘。東北則棘心風鶴。民如此困。國如此窮。吾恐夸父之戈。將化鄂林之樹矣。吁。可慨已。蚌鷓撐持。漁人之利。偷列宿化。除意見棄嫌。修

好同心同德以奠金甌。觸蠻爭鬪邦國之憂果羣。雄息事寧人同節同和以明玉燭。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止戈爲武。此其時矣。而况旱災之後繼以水災。當此青黃不接之時。呼庚弗輟。而况兵劫之餘。因之盜劫。值此蒼赤不安之日。解甲宜先。而况萑苻多盜。守土者任其滋蔓。利用之而不克芟鋤。而况草木皆兵。典軍者除有來蘇。撫綏之而難爲管轄。此何時乎。戈操同室可乎。督軍同室中之家督也。鎮守使同室中之留守也。師長旅長團長同室中之庶務長也。年長者同是父兄。年少者同爲子弟。同袍同澤。表裏山河。衽席咸登。無待戈矛之征服。所以承平之世。耀德不觀兵。位尊者同爲師保。位卑者同隸編氓。同軌同文。消融畛域。車書一統。無庸戈戟之交綏。所以隆盛之時。阜財而解慍。盡亦思闔牆非福也。佳兵不祥也。操戈同室非武也。願諸公悟既往之非求。將來之是聯。之以一體貫之。以一心弭芥蒂之嫌。鮮枝梧之處。願名思義。尙其止戈爲武哉。

●戲測未來之鼠疫治療法

(穎川秋水)

中國人乏科學思想。而醫術則確有專門。蓋自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來。代有成書。卽名家亦多輩出。降至近世。荒廢殊甚。吾雖不敢謂盧醫扁鵲。世無其人。然名家者二三。濫竽者七八。一遇疑難雜症。醫者既雜。藥亂投。以病夫爲試驗之器械。而病家亦因厥疾之弗瘳。往往以巫覡符籙並進。幸而愈也。醫士與鬼神並爭厥功。不幸而無效。醫家與術士各卸其責。而有病者之家族。亦以百術俱窮。任之天命。以可告無罪數字了之。悲夫。今者鼠疫發生。蔓延數省。其通都大邑。防護之術既周。固不難立時撲滅。而窮鄉僻壤。治療既乏。良醫風俗尤多迷信。則其治法之謬誤必多。爰以猜測之詞。擬議其治法如左。非刻論也。風氣

未開科學不講其流弊必至於是。雖然吾亦甚願吾言之不中耳。

一治鼠疫必有妄用六百零六者。施治鼠疫必有良方。惜予非醫生不能妄指而自作聰明之江湖術士必有妄投藥劑者。然則其三百零三乎。抑九百零九乎。曰非也。直六百零六耳。何以知之。曰前有某處庸醫已誤認梅毒爲鼠疫矣。彼既桃僵李代。誤斷病源。此豈不可指鹿爲馬。濫開方藥耶。

一治鼠疫必有殺貓以爲治療法者。語曰。醫者意也。故醫家於望聞問切之餘。以意逆志。時獲着手成春之妙。然而剛愎自用。近人已爲習慣。安知不有藉口醫者意也之說。而援貓涎可治魚骨。舊例謂貓肉可治鼠疫者。况近人最善識別字。又安知不有誤讀淮南子狸頭療癩之語。謂狸卽狸奴。癩卽鼠疫而一試其靈。諸理想之妙技乎。

一治鼠疫必有用符籙者。符籙果足治病與否。吾不敢知。但符籙果可治病。則靈樞素問可不作。古人早以符籙代醫方矣。故可決其必無成效也。然而彼藉符咒以騙取人財者。日日願地方有疫癘發生。以增其三倍之利市。今幸鼠疫爲厲。此正若蠶歛財絕妙之機會。吾故決其必有恃三脚貓之手術。施鬼畫符之技倆。藉取病家財物者。好在有效與否。彼輩可以毫不擔責任也。

一治鼠疫必有杜撰疫神名目以設齋建醮者。牛且有鬼。蛇尙有神。况現正風頭甚健之鼠子乎。故吾謂鼠疫不入彼窮鄉僻壤。風氣閉塞之地。則已不幸而傳染及此。彼師巫卜祝。必有杜撰神號。謂鼠疫者乃鼠神作祟。而齋醮紛紛矣。蓋愚民無識而易欺。本不知鼠疫以鼠體寄生之虱爲媒介。故得任彼假借神道以播弄之也。

滑稽新語

(少芹)

●倒讀病假兩字

甲問乙曰。外國人常常譏誚我中國。爲東方病夫國。這是甚麼講解。乙曰。此係比喻之詞。外人見我們中國人。個個萎靡不振。弄得國家慳慳無生氣。因此送我們這個徽號。你若說是真有病。未免成笨伯了。甲曰。據你說。現今政界諸公。不是某國務員告病假。就是某督軍告病假。難道他們的病。不是真的麼。乙曰。真假我却不得而知。然而我有個解說。告訴你。自然會明白的。甲問何說。乙曰。你試將「病假」兩字。倒過來讀。一讀便知了。

●三寸不爛之舌

近年國民發起救國儲金會。一般愛國志士。無不踴躍輸將。時有某女士。會上書袁政府。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至南洋羣島。游說華僑。除儲金外。再募集大宗巨款。項城知此事難達目的。未允女士所請。嗣爲某報偵知其事。因就「三寸不爛之舌」作一諧文。篇中最後數語。真令人讀之噴飯。今錄之如下。「倘被南洋人一口咬住。當做江瑤柱。嚼得精光。吾恐夫子大人（某致書袁稱夫子大人）得此消息。惟有在千里萬里之外。而拍碎牙牀。」可謂隴矣。

●強盜有六十五人

鄰間土佬初至上海。寓居法界某旅館。一日行經法巡捕房門首經過。見有懸賞緝拿盜匪之佈告。懸掛

贖上土佬卽入內報告。謂適見強盜有六十五人。在某店內。請從速派人往拿。捕頭信以爲真。隨調全班中西各捕。偕土佬同去。土佬且行且顧。比及一店舖門外。步遽止。謂捕曰。在這裏呢。速進去捉人。捕頭看時。乃一家煙紙店櫃枱旁。懸一牌大書曰。強盜六十五。則出賣強盜牌香煙之市招也。知爲土佬所給。連批其頰。土佬抱頭鼠竄而逸。

●有其父洵有其子

一小兒伏水缸邊頑耍。見水中有一人向己嬉笑。兒不知卽已影也。因向之。嗷嗷罵不已。而水中人亦口翕目張。勢甚洶洶。兒怒取瓦片擲之。致水濺其面部。泣而奔告其父。謂有人預匿缸中掬水潑己。父怒甚。亟至其子所立處。伸頸凝睇。下注果見一人在父乃指而罵曰。你這老忘八。看你這偌大年紀。還欺負人家小孩子麼。

●罵人也怕被人罵

甲問乙曰。現今各報館裏先生。慣會罵人。不是說某黨瞎鬧意見。便是譏某人辦事糊塗。他既有如此見識。何不出來替政府幫忙。也不愧爲國民一份子。乙曰。休說政府裏不見得聘請他。即使聘請他。我料他們一定不肯出山的。甲曰。這是什麼緣故。乙曰。那班先生們。但能說不能行。萬一入了政界。他不怕別人再罵他麼。語雖調侃。實有至理。

●恃人之報

某甲罷官歸里。積資甚富。有一子精於鈎稽術。外樸實而內欺詐。其父不知也。凡日用起居之度支。悉其

子經手。子從中侵蝕之。不數年。父之造孽錢。悉入子之囊橐。所存者僅田房兩產而已。會甲官興又作。欲出資運動起用。以無現金也。因向親友告貸。親友謂公子富有蓄積。苟出其緒餘。則目的不難立達。胡必舍近而求遠也。甲然其說。歸而與子謀。子不可。甲不得已。邀親友間接商諸其子。願以產業契券爲抵押品。向子轉貸數萬金。子笑曰。他的產業。將來總是爲我所有。他用契券向我抵押。我不是白白地費了錢麼。親友語塞。竟無辭以對之。

●看他如何送出

土佬初至上海。其友人邀至家中吃酒。友以土佬遠道而來。家饌殊不足供客。乃遣僕往酒館叫菜。久之。菜尙未送至。友甚惶急。遂打電話催之。土佬問曰。那家酒館。子便開設在這小匣子裏麼。友漫應之。電話打畢。土佬呆立不動。目注電箱。不少轉瞬。友邀之入座。土佬不可。友問其故。土佬曰。這匣子裏。既有人和你說話。那菜必由此匣送出。我偏瞧他如何送來呢。

●拍馬

鄉民嘗聞人言。某某因拍馬而升官。某某因拍馬而發財。心輒豔羨之。乃欲效其所爲。一日。該管知事下鄉。踏勘災情。遂止鄉董家休憩。鄉民乃往觀焉。見柳樹旁繫有白馬兩匹。自念境况甚窘。盍拍其屁。而達發財之目的。於是近前。力拍數下。馬驟爲人擊。咆哮而鳴。顛鄉民丈餘外。傷其股。鄰人掖之起。蹣跚而歸。歎曰。馬屁。不曾拍得着。倒被馬踢倒了。

●第二寰球何在

某舞台之戲目於楊瑞亭名字之上大書特書曰「禮聘第一寰球文武鬚生」云云或問余曰彼戲目上既謂第一寰球想必有第二寰球特不知第二寰球又在何處余竟無辭以對

剽



醒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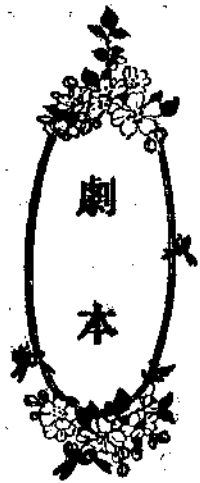


本

敬謝百代公司
戲片療疾



啓者鄙人歷年奔走政商兩
界時運不齊所如輒阻因中
心鬱鬱萬念盡灰遂構氣體
衰弱之症幾於世無望矣一
日友人勸購百代公司留聲
機遍唱各名角唱片以事消
遣不覺神志爲之舒數禮拜
後更覺津津有味不一月而
宿疾全去心思活潑所營各
業亦遂順手鄙人反躬自思
皆百代公司之賜也特呈數
語以誌謝忱揚州李有慶謹
上



新言
凱旋

卓
徐半梅編

第二幕

場上布置與第一幕同。乃翌日之夜間也。

石翁之裝束較前稍佳。坐椅上吸烟深思。四

嫂執茶器及信一封入。

(四嫂)夏先生的信在此。

以信置桌上而出。石翁呼之。

(石翁)喜兒的病如何好些麼。

(四嫂)不見好。

(石翁)如何好呢。

石翁徐步默思。心青手捧花籠。慌張入室。

(心青)喜兒還不見好麼。

(四嫂)昨夜起發了熱。今天還沒有退。

劇 本

(心青)苦了。會一會他不要緊麼。不多講話就是

咧。

(四嫂)不行。不行。

(心青)會一會。打什麼要緊。

言已欲行。四嫂止之。

(四嫂)不可以去。剛纔使他神經安靜一些。再和你見了面。又是……

拭淚。

(心青)我好容易買了花來。要看他的笑容也罷。請你帶給他去。

以花籠授與四嫂。旋坐椅上。失望之色。溢於

顏表。四嫂發冷淡之聲。

(四嫂)好花啊。好花。喜兒一定喜歡的多謝你。

攜花籠即出。心青立起。

(心青)老先生。

(石翁)做什麼。

一

(心青)我和喜兒的事。似乎他們別有密謀。你老人家偷曉得。不妨告訴我。他母親的狀態。從昨夜起。好像變了。見我有些厭煩哩。

(石翁)這也論不定。但是年輕女孩的心。也未必靠得住。

橫在椅上吸烟。

(心青)竇老先生。喜兒昨天明明白白說愛我的。(石翁)或者愛到昨天爲止。也論不定。年輕的女孩。心是隨着母親變的。你一個人想他。也是徒然。

心青獨語。

(心青)什麼病呢。有些奇怪。顏色。雖是不佳。這是向來如此的。他自己說。明天可以好了。怎麼回到家。中沒有一點鐘。忽然發熱了。不許見人。不許講話。更是稀奇。竇老先生。叫我怎樣纔好。

石翁徐徐起身。作裁判官之態度。威嚴發聲。

(石翁)心青。我和你住在一起。你的事情。我決不能旁觀的。我爲着你也大大的在此煩悶哩。

(心青)多謝。

(石翁)你聽好了。我們……我們二字。有些可笑。我也是個無妻的男子。所以姑稱我們。我們結婚問題。還是第一次遇着。實在你和那女子的婚。也是自出母胎第一回經驗。但是結婚一件事。談何容易。豈是你愛我。我愛你就可以做夫婦麼。一定要兩面父母的合意。身分財產的高低。沒有障礙。件件解決了。方得着手。現在從你的地位看來。我同你煩悶的。不在喜兒的病。也不在不能會面。這些都是簡單的表面上事。這裏面有什麼障礙物。要先研究研究。

(心青)這是什麼。

(石翁)就是令姑母。

(心青)姑母。

(石翁)令姑母把自己爲中心。看他的樣子。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慣用他的冷酷手段。不管人家的利害。

(心青)當真如此。

(石翁)令姑母要早把你和喜兒割斷。快與自己的女兒成婚。見被下等女子奪去自己的女婿。自然生氣咧。

(心青)不錯。對我的手段。果真冷酷。昨天來了。立刻差我到國民旅館去。晚上飯也在此吃的。一刻都沒有離開我。

(石翁)令姑母就是你的監督咧。

(心青)晚飯完了。被他拖到公園。玩了一回。又到勸工場去。以爲可以回去了。不料又要到青年會館的音樂會去咧。

(石翁)使你不能動。一動。手段真妙。

(心青)音樂會完了。以爲是回旅館去。那知住在

此地。今天朝飯。仍舊一起吃的。

(石翁)月底算起賬來。要吃驚咧。

(心青)朝飯畢了。到彙羅公司去買東西。我道是什麼貴品。拿了種種東西出來。翻翻檢檢。僅買了一方手巾。

(石翁)不過要你伏侍罷了。

(心青)彙羅公司出來。就到博物館。博物館出來。到動物園。肚也餓了。足也累了。我多方用了計策。方始逃脫。從昨夜至今。真是一行書都沒有看。

(石翁)坐在家中。只管想喜兒。還不如出去的好。就是忘却了一分鐘。也很有益於你的身體。

(心青)喜兒的事。那裏肯一分鐘忘去。姑母的話。一句都不入耳。好容易脫離虎口。路上買了花來。要想見見喜兒的笑容。豈料不能如願。從昨夜至今。喜兒的消息。雖近在咫尺。無從知道。宛

如。隔。了。一。個。世。界。
劇 本

門外有足聲。

(石翁)什麼人來了。是令姑母麼。

(心青)寶老先生。請你老人家去看一看罷。

石翁開門。楓姑一人站立門外。

(石翁)呀。楓姑娘。

(楓姑)心青在家麼。

(石翁)在家。請進來罷。

楓姑入室。心青驚惶。

(心青)楓妹。你一個人麼。

(楓姑)因為有秘密的話。所以一個人來的。

(心青)原來如此。姑母呢。

楓姑微笑。

(楓姑)在旅館內。是約着一起出來的。但我先走了。

石翁聳肩吐舌。

(心青)是。

助楓姑脫外衣。

(楓姑)今夜本來要到民國劇場去看慈善演劇會。所以我趁着母親在旅館內預備。留了一個字條。就來了。哈哈哈哈哈。

心青笑之。楓姑作正直之容。

(楓姑)不應該也論不定。

(心青)楓妹。不好了。你母親要大怒咧。

(楓姑)好得他八點半鐘也就來的。

(心青)到此地來麼。

(楓姑)你沒有見信麼。

(心青)信……什麼時候。

(楓姑)早晨不是送來了麼。

(石翁)這是我不是。方纔四嫂送來的。我忘却了。大約還在此地。

石翁慌忙尋覓。

(楓姑)老先生真太過分了。

(心青)有了有了。

心青見信拆而讀之。

(心青)「今夜八時半准赴民國劇場之慈善音樂會。包廂已定。望早預備。」

低聲向石翁。

(心青)竟做不了咧。

石翁視心青之面而笑。

(心青)我一個人太忙了。你也陪陪罷。包廂坐位很多。

(石翁)多謝。我也不高興。不要弄得音樂沒有聽得。令姑母的老調。要聽得頭也痛咧。

(心青)我一個人總難應酬的。

(石翁)你雖是應酬不下。我到這種地方去。衣服也沒有。

(心青)你不是有禮服麼。

(石翁)這很舊的。豈不被人笑麼。

楓姑踏足而發聲。

(楓姑)心青哥哥。有話與你講。

(心青)曉得了。

楓姑低聲。

(楓姑)只管慢吞吞。母親要來了。

心青目視石翁。欲彼暫離。

(心青)寶老先生。

石翁誤爲音樂會之事。

(石翁)我實在不去。

(心青)寶老先生。

(石翁)今夜有些小事。

心青無可如何。於是耳語之。

(石翁)如此麼。曉得了。

遂取椅上之書。及桌上之報紙烟草。而入寢室。

(石翁)楓姑娘失陪了。

(楓姑)請……好一位不識氣色的老頭子。

老人入室。楓姑至廊下察看一回。遂閉門。至心青旁。以手置其膝上。

(楓姑)今天有話要講。所以一個人來的。

(心青)什麼事情。

(楓姑)怎麼這樣的逼着。說話總要一句一句講的。你厭着我們麼。

(心青)爲何。

(楓姑)昨天拖了你一天。不是你受累麼。

(心青)自己的姑母。也是沒法。

楓姑近其身而握手。頭低下。

(楓姑)心青哥哥。今天把你的心事。說說明白。我們二人。從小的時候就是在一起的。所以也不容客氣。

(心青)那自然。

(楓姑)我和你兄妹二人。從小非常和好。但是漸漸長大了。我也以爲沒有變動的。不曉得什麼時候。宛如衣服的長短闊狹。慢慢的。不對我們的愛情也兩樣了。

(心青)楓妹。你到底講些什麼。

(楓姑)但是這也沒法。我們曉得。沒法。就是我們的幸福。所以我也不願意把幼時的舊衣服。拿出來。修修改改。再着咧。你聽了。也可以放心些。我今天要說明的。就是此事。

心青握楓姑之手。

(心青)楓妹。這種沒趣的話。別講罷。

楓姑冷笑。

(楓姑)你以爲沒趣麼。總之你撇了舊愛情。戀着新愛情。這是不是。

(心青)但是……

(楓姑)不曉得什麼時候起。把心變了。不認得人。

咧。這種惡人。我當初却不料的。

(心青)惡人二字。太過分了。

(楓姑)你比惡人還惡得多咧。我也不信你了。……

然而母親還想把我們二人做夫妻咧。

(心青)這樣干涉。我不答應。我和你本來沒有結婚的希望。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豈可任人干涉。

(楓姑)我也如此想。你儘可以娶你的意中人。不過我有一事相煩。請你聽了。

(心青)聽的聽的。只要我做得。

(楓姑)但是並非要和你成婚。你別慌張。我要說明在前的。

(心青)楓妹真利嘴。

(楓姑)我相煩的事。是母舅未回來以前。要請你寫一信去。今天也好說。現在要和何等樣人結婚。把這話詳細的告訴他。母舅現在雖是獨身。他也結過婚。爲了結婚。也吃過一番苦楚。所以

見了你的信。一定表同情的。總之將實在情形。

一齊寫去便了。喜兒的好處。和已經訂婚的話。都可以說的。楓姑的將來。任他自己好了。請你照這幾句寫罷。

(心青)受累了。

(楓姑)這一定要寫的。遲了。就大大的不方便咧。母親性情倔強。無論如何。定要把我們二人配在一起。任你怎樣說法。他總要在母舅面前說壞話。打破此事。恐怕已把喜兒的事。詳細寫信去了。

(心青)那麼我來寫罷。但是沒有功夫。只好今夜回來再寫。

略思。

(心青)楓妹。我看寄信時。加一張喜兒的照片如何。

楓姑微笑。

劇 本

(楓姑)好不。老實。照片都拿來。了。所以。我說。你靠不住。

楓姑坐椅上。心青從袋中取出喜兒照片。授與楓姑。

(楓姑)就是昨夜看見的小女孩子。美極美極。他送你的麼。

(心青)不是。我在竇老先生那裏偷來的。

(楓姑)偷東西的賊。這女子你以為美麗麼。

(心青)你看如何。

(楓姑)也同我一樣。兩隻眼。一個鼻子。一張嘴。賞識他的。真是奇人。

(心青)這不能和楓妹比的。

(楓姑)小小的女孩子。倒也狠省費用。結了婚。把他載在乳母車內。你在後面推着走罷。

把照片反覆觀察。

(楓姑)還沒有我的身體一半重。輕得好玲瓏。今

天在家麼。

(心青)昨夜起病了。

(楓姑)好事多磨。

取出錶觀看。

(楓姑)呀。八點十五分鐘了。母親要來咧。快預備罷。

(心青)是。

心青以楓姑之手接吻。而欲入房。

(楓姑)心青哥哥。如此我們說話定了。我不做你家的。人。咧。你當我客人看待罷。

心青不能答。聳肩入房。門外有叩門聲。楓姑開門。何馨一穿禮服入。

(馨一)夏先生在家麼。

楓姑略驚。

(楓姑)何先生請進來。

(馨一)楓姑娘。

八

馨一入室。楓姑有不妥之態。乃嚙口頗冷淡。

(楓姑)你不知道我在此地麼。我是先來的。以爲你早應該到了。現在心青正在預備。請你暫等

十分鐘罷。

擡椅子。

(楓姑)請此地坐。失陪。

楓姑往寫字桌處坐下。並不寫信。獨語。

(楓姑)真是可厭的人。

馨一坐椅上。望窗外而獨語。

(馨一)天陰了。

楓姑再獨語。

(楓姑)不曉得以爲我在此做什麼。

馨一再獨語。

(馨一)咳。可嘆可嘆……可惡之至。

立起。再坐於長椅上。向楓姑視之。楓姑仍獨語。

(楓姑)事也沒有。只管來胡鬧。

馨一再獨語。

(馨一)什麼意思呢。叫我那裏懂得。

(楓姑)真是沒神經的。

怒目回顧後面。不見馨一。又見在長椅上。

(楓姑)寫信也不高興了。

立起。坐於他一椅。

(楓姑)你喝咖啡麼。

遂倒咖啡。馨一仍獨語。

(馨一)欣喜之至。

聞楓姑語。

(馨一)多謝。

仍獨語。

(馨一)太陽慢慢透出來了。

(楓姑)喜歡濃的麼。

(馨一)好的。天好了。

(楓姑)牛乳如何。

(馨一)牛乳很好。雲也散了。風也收了。多謝多謝。

(楓姑)何先生你來看心青有什麼訴訟的事麼。

(馨一)什麼訴訟。

(楓姑)心青是法律家。所以我以為是訴訟的事。

馨一若別有意味。

(馨一)有的有的。有一件很大的訴訟事。

(楓姑)噢。

(馨一)實是我將來的死活問題。

楓姑仍作冷淡狀態。

(楓姑)那是大問題。

馨一稍興奮。至楓姑旁。

(馨一)這死。活問題。要和姑娘斟酌一下。肯聽我

講麼。

楓姑更冷淡。

(楓姑)我並不懂法律的。到底是什麼事。

(馨一)我的死活問題。並非別事。

(楓姑)你的死活問題。怎和我來斟酌。

(馨一)不對。不對。只要你想。想想定了。我的死。活也定了。

(楓姑)如此麼。

馨一逼視楓姑而進。楓姑退。

(馨一)楓姑娘。

(楓姑)做什麼。

(馨一)我和你途中見面以來。一路同行。親自照拂。竟如家族一樣。是我今生今世不能忘掉的。

楓姑退一二步。

(楓姑)感謝感謝。

再進一二步。作冷淡之語。

(楓姑)我們真是累你。一路上費心不少。并且你救了我。是我恩人。這恩是無論何時永遠不忘的。

(馨一)我現在並不是望你謝我。

進一二步。楓姑退歸本位。馨一亦退歸本位。

(馨一)楓姑娘。我到了此地。仍盼望你和以前旅行時一樣的親密。今天要和心青商量。就是這一個問題。

(楓姑)你 and 心青商量這種事情。他那裏懂得。

(馨一)但是心青是你的親密之友。昨天你們二人坐了車兒一起出去。我也在路上看見的。

(楓姑)是去過的。

(馨一)午後又在彙羅公司。也是和心青一起。

(楓姑)不錯。你好記性。

(馨一)我都曉得。也不止這兩處。還到博物館動物園咧。叫我不羨慕。

(楓姑)敢是你學着偵探。在後面跟着麼。

(馨一)你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一刻都沒離。

(楓姑)對不起。了。真是發。歎。

劇 本

(馨一)自然發。歎。實是發。癡。咧。然而從我看來也。

非發。歎。也非發。癡。老實說罷。我願永久在你旁邊。若不能在你旁邊講話。就是遠看你的形狀。也好。這個原由我嘴裏也說不出。請你表同情纔好。

(楓姑)我性質愚笨。竟懂不得。

即立起。換一椅。馨一獨語。

(馨一)世上和未婚的處女說話。要算最快事咧。

(楓姑)你今夜到什麼地方去。

(馨一)想到民國劇場去。

楓姑低頭向下。

(楓姑)一個人麼。

(馨一)你若看暇。最好同去。若是你要和心青同行。我就作罷。我後天也就打算歸家了。

楓姑稍驚訝。

(楓姑)心青不去。你就和我一起去麼。

一一

(馨一) 那麼我很喜同行。

(楓姑) 這也悉隨尊意。

說罷冷笑。心青穿禮服出口。脚烟。目視錶。

(心青) 楓妹已經八點半鐘了。

楓姑吃驚。至心青旁。

(楓姑) 倒被你一嚇。八點半鐘了。何先生在此。

心青遂見馨一。

(心青) 呀。何先生。

(馨一) 又來討厭咧。

心青輕問楓姑。

(心青) 有什麼事麼。

楓姑亦低聲回答。

(楓姑) 沒有事。

然後聲漸大。

(楓姑) 何先生是母親很喜歡的。

次向馨一。

(楓姑) 何先生是尋家母來的麼。

楓姑與心青相視而笑。馨一大憤。心青作手

勢問楓姑。馨一是否同往音樂會。楓姑亦作

手勢。若馨一去。則不願搖頭皺眉。

(心青) 何先生。我們要往民國劇場去。你願意麼。

姑母也就來了。你若同去。姑母一定喜歡。他很

要熱鬧的。包廂總是空着。

楓姑暗向心青搖頭。

(心青) 但是你若有事。我也不來強勸你。

馨一與心青握手。

(馨一) 多謝。你若不討厭。同去好了。

楓姑不喜。坐入他椅。此時寶石翁穿舊式禮

服出。心青視之。且驚且笑。

(心青) 寶老先生那裏去。

(石翁) 你反問我那裏去。你自己要我民國劇場

去的……不是麼。

(心青)我方纔邀你。你說有事不能去。所以我此刻邀定了何先生。包廂內只有四個坐位。怎麼好呢。

(石翁)既是如此。何不早說。弄得我打扮得同蓬人一樣。豈不可笑。我這件衣服。補起破縫來。裝起鈕扣來。足足費了半點鐘光景。

(心青)呀。我以為你已出去了。這真對不起咧。

(石翁)我也本不想去。何君既去。好極了。年輕人聚在一處。更熱鬧些。

(馨一)但是太對不起老先生。老先生既有約在前。我應該退讓的。

石翁拍馨一之肩。

(石翁)你去你去。像我這種人去了。第一他姑母要討厭。還是你去。

說罷。以帽子投空中。次接之。

(石翁)哈哈哈哈。

(衆人)哈哈哈哈。

此時門外有腳聲。楓姑先聞。面向心青。

(楓姑)母親來了。

(心青)是姑母了。

除楓姑外。一同出迎。石翁開門。夏氏露出半身。面色不快。

(夏氏)心青。楓姑來過麼。

(心青)在此等着。

夏氏入。楓姑見母。

(楓姑)母親。

(夏氏)習着人獨自出來了。做什麼。

(楓姑)母親恕我。

(夏氏)恕我。恕我就了事麼。真豈有此理。寫了一個字條。就出來了。當我什麼人看待。

(心青)請坐罷。

(夏氏)怎樣來的。

(楓姑)坐人力車來的。

(夏氏)好好的電車不坐。反坐人力車。太闊綽了。這一點路。走也可以走得。

(楓姑)人力車快些咧。

(夏氏)那比步行自然快些。我十七八歲的時候。電車也沒有。從未坐過車子的。十里八里。都是步行。現在的女孩子。真太浪費了。

(楓姑)母親別生氣罷。

(夏氏)那麼何以一個人先來。

(楓姑)和心青哥哥有句話談。所以先來的。

耳語。夏氏顏色忽和。

(夏氏)既是這樣。何不早些告我。你和他鬧過麼。

(楓姑)沒有鬧。說話已經明白了。

夏氏大喜。

(夏氏)原來如此。

引楓姑至室隅。低聲談話。

(夏氏)那麼。今夜回去後。你告訴罷。

(楓姑)詳細告訴母親。就是咧。

(夏氏)好了。好了。我也安心咧。

心青看錶。

(心青)姑母去罷。

(夏氏)幾點鐘了。

(心青)八點三刻了。開演咧。

(夏氏)如此去罷。楓兒好麼。

(心青)姑母多了一個人咧。

(夏氏)是老先生麼。

(石翁)我失陪了。

夏氏驚訝。

(夏氏)呀。老先生在此麼。失照失照。老先生去麼。

(心青)是何馨一君。

夏氏回願馨一。

(夏氏)呀。你也在。此麼。竟沒有留心。

馨一艘勤行禮。楓姑與心青耳語。次以小聲

語之。

(楓姑)好麼。你對馨一說罷。

(心青)好。

一壁與夏氏除去外衣。一壁向馨一。

(心青)何君對你不。起請你和姑母先走一步。我和楓妹路上買些東西。咧我們脚快定能追到的。

夏氏笑而獨語。

(夏氏)我方始定心。

撫心青之肩。

(夏氏)一准如此罷。討厭人不在旁邊的好。何先牛。我們先去罷。

馨一見事出意外。頗覺不平。仍獨語。

(馨一)我真是癡漢。如此先走了。

向楓姑心青二人一看而隨夏氏去。

(心青)竇老先生如何。

(石翁)你去罷。

(楓姑)如此我們去了。

二人攜手而出。

理髮人陳三入。狀甚狼狽。

(陳三)老先生。

(石翁)做什麼。

陳三取出手巾拭汗。

(陳三)放肆了。

(石翁)今天朝晨你來過麼。我起身不早。所以不用了。你顏色不佳。有病麼。

(陳三)那王四嫂怎樣了。

(石翁)四嫂麼。

(陳三)實在我和他十五年了。

(石翁)你講些什麼。

(陳三)這是實在的話。我也不瞞老先生。我和他

……

(石翁)喂。你不是發瘋麼。

(陳三)十五年前就和他要好。一星期內來此二

三回。看看他也快樂。所以拍了一張照片。

取出照片。石翁苦笑。

(石翁)你幾歲了。我看你也有五十光景。怎麼還做這種妄想。

(陳三)自己也覺可笑。頭也禿了……

(石翁)你少年的習氣。還沒脫盡。哈哈。這種話講

來。不怕我笑麼。

(陳三)現在也不能顧臉。要和老先生商量。

(石翁)商量四嫂的事麼。

(陳三)今天心中煩悶。覺得不能不見他了。跑

到此地一看。裏面很是奇怪。

(石翁)如何。

(陳三)見他很忙。正在收拾東西。

(石翁)收拾東西做什麼。

(陳三)我細細察看。並非別事。實在有遷居的樣子。

(石翁)搬家麼。

(陳三)老先生還不知道麼。

(石翁)一點都沒有知道。

(陳三)他在此十五年。連老先生這裏一句話都

沒有。忽然遷居。其中必有緣故。

(石翁)慢來慢來。我去看。

石翁慌張出室。少頃。即歸。

(石翁)喂。

指自己寢室。

(石翁)你且往裏面躲一躲。

(陳三)是了。

陳三入寢室。四嫂推門。探首入。

(四嫂)寶老先生在家麼。

(石翁)四嫂麼。且進來。

(四嫂)夏先生和幾個人一同出去了。他回來得早不早。

(石翁)夏先生赴民國劇場去了。非到十一點鐘不會回來。你且坐坐。我本想來看你。

(四嫂)如此麼。

向廊下。

(四嫂)喜兒喜兒。

(石翁)喜兒一同來的麼。

四嫂挈喜兒入。喜兒作外出之裝束。顏色蒼白。雙眼紅腫。

(石翁)喜兒怎樣。病好一點麼。

四嫂引喜兒至身旁。

(四嫂)請你別和我女兒說話。他眼淚正在等候。打算出來咧。

(石翁)四嫂你做什麼。

(四嫂)我此刻要搬家咧。

(石翁)搬家麼。立刻去麼。

(四嫂)特地來辭行的。

(石翁)究竟什麼事情。何以如此要緊。又不來封你的屋子。何不遲一二月。慢慢的搬呢。

(四嫂)我不欠什麼債。自然沒有封屋子的事。但。是不立刻遷居。我大大的不方便咧。

(石翁)無論何事。都可以商量的。我當儘力幫助你。你今夜千萬別搬罷。

喜兒哭。四嫂令喜兒坐下。

(四嫂)多謝。以前蒙先生處處照拂。大恩還沒有報。不敢再勞先生。所以打算不來商量。暗暗搬去的。無奈這女孩子。一定要到這裏來一躺。因此只好帶他來了。

拭淚。

(四嫂)今夜不能不搬的緣故。難以說明。望你別

止住我。

垂淚。石翁點頭。

(石翁)明白了。爲着心青的事。要往什麼地方去躲躲麼。

喜兒抬頭。

(喜兒)是的。

四嫂仍流淚。

(四嫂)都是夏先生不是。他不愛我這女兒。我也決不致受這苦楚。他宛如盜我這寶貴的女兒。他未來之前。我家中髒髻堆積着黃金一點。也不知苦楚。雖住在很髒的屋中。非常快樂。絲毫沒有什麼不自由。母女二人安樂度日。人家何等羨慕。自從他一來……

(喜兒)母親。我爲着母親。雖赴湯蹈火也不辭。請你千萬別說夏先生半句。

石翁亦激昂。

(石翁)以爲心青不是。實是你的誤會。此事很複雜。我在事前已知道。可憐心青也很哭着。

喜兒倚石翁身上。

(喜兒)夏先生也哭着麼。當真麼。

四嫂向石翁。

(四嫂)別說這種話了。快明白說咧。

喜兒向室外去。

(石翁)四嫂你且聽着。

(四嫂)且慢。我一切都瞞他。你別多說罷。

(石翁)爲何要瞞他。

(四嫂)也不能說是瞞他。實是在我女兒處。聽得夏先生向他求婚。夏先生身分既高。學問又好。求也求不到。不過好得太過分了。所以我不答應。我嘗對女兒說。你且想想。他義父開着銀行。有幾百萬財產。我們是窮人家的女孩子。常言道。貧富不均。反目之因。即使一時能夠結成婚。

姻。你既無財產。又無教育。他娶你爲妻。他的名譽豈不傷盡。朋友們自然也要瞧不起他。在他的前途。大有妨礙。夏先生至此。也必定自己懊悔。不應當做這種事情。如此一來。無論怎樣的愛你。一定漸漸厭倦。到後來將你驅逐。也說不定。便弄得無可挽回。你且細想。你既愛他。應當想到他的將來。不使他受損害。纔是真的愛他。不管夏先生怎樣說。你須看破這一層。我好好勸了他一番。他纔肯聽。寶老先生。我却是對不起。上帝這非出於本心。此外還有不能說的苦情咧。

(石翁)此外還有什麼苦情。

(四嫂)萬一喜兒嫁了心青。我一生的秘密。豈不被他知道。這秘密到了喜兒耳中。不但我做母親的要失去威信。併且對不住他家的。

石翁低聲詢問。

劇 本

(石翁)什麼秘密。

(四嫂)這不能說了。此話我到臨死。還是藏在我一人胸中的一生的秘密。實在可憐。十八年間無意無味。枉生在世上。也是爲着此事。我愛我喜兒。幸虧喜兒足以安慰我。我方始忘却這苦痛。喜兒漸漸長大。我歡樂漸生。希望漸大。現在豈肯好端端使他變化的麼。

石翁默然。組兩手於胸前。四嫂拭淚。

(石翁)這秘密你不能說。我也不能強要你說。你有這種苦情。我十五年內。竟夢中也沒有猜得。四嫂伏椅上哭泣。喜兒拭淚而入。

(喜兒)母親早一點預備罷。我可以和寶老先生講一句話麼。

(四嫂)那麼我去了。在家中等你。別講得太長久。立起向石翁。

(四嫂)說話盡在其中了。望你也把這意思再勸。

喜兒一回罷。

向喜兒。

(四嫂)那麼等在家中。

向石翁。

(四嫂)種種費心。感謝之至。

欲出。石翁止之。

(石翁)搬往何處。告我一個人。行不行。

(四嫂)連喜兒也沒使他知道。別怪我……再會罷。

石翁與之握手。

(石翁)十五年的熟人。從此分別了。

(四嫂)將來有緣。或能再見。你老人家保重身體。年紀大了。你喜歡的酒。只管多……呀。你戒

了酒咧……再會。

出門。石翁悄然坐椅上。

(喜兒)寶老先生。

(石翁)喜兒。

(喜兒)母親說夏先生若和我們這種人結了婚。朋友們都要瞧不起他。真的麼。他又說一時愛。我和玩具一樣。過了幾天。就要拋撇咧。夏先生。是這種薄情的人麼。

石翁答辭困窮。

(石翁)是。

(喜兒)老先生和夏先生最要好。他與你老人家。商量過我的事麼。你不是告訴他這小家女子。不配和他結婚的麼。

伏案哭泣。石翁不解。

(石翁)什麼……我……豈肯說這話麼。

(喜兒)你若不說。他自己一定有這心思了。

石翁頗難回答。乃改語氣。

(石翁)是。我也如此想。

(喜兒)真是把我做一時的玩具。將來要拋撇的。

麼。

(石翁)等到後悔。來不及了。前幾天很寶貴的玩具。現在丟在玩具店的門口了。

喜兒立起。後退。

(喜兒)不對。不對。惟獨夏心青沒有這樣的薄情。
(石翁)你雖以為如此。然年輕男子的心。很靠不住。你且把母親的話想想罷。

(喜兒)夏先生的心。我。很。知。道。

(石翁)無論是你是我。總沒有你母親明白。你依着母親做去。決不錯的。快回去罷。母親等着咧。遲了不行的。

(喜兒)立刻回去了。請你許我寫一封信。我不能見夏先生的面咧。真只要寫一筆好了。

(石翁)遲了不行的。快回去罷。

(喜兒)真不過一筆罷了。

至寫字桌處。坐下。隨書隨念。

劇 本

(喜兒)「哥乎。哥乎。呀。從此不是我的哥了。」

涕泣。另換一紙。

(喜兒)「夏先生鑒。承蒙雅愛。不勝銘感。喜兒竟不能再見先生矣……」

又泣。

(喜兒)「以前所約之事。請先生以夢幻視之……」

……」

再泣。

(喜兒)「喜兒之外。當有極佳之夫人。在望。即娶之。」

再泣。

(喜兒)「貴體務祈保重。再會再會。」

伏案大哭。石翁聞之。亦頗悲傷。取桌上茶壺。倒茶。僅剩二三滴。遂四面迴顧。至架旁。取一酒杯。再視喜兒。喜兒仍哭。不能仰。老人取酒瓶。置桌上。獨語。

111

(石翁)心青。今日望你想我。我和你約定了戒酒。

今日要暫破這戒。不能不喝咧。

倒酒於杯中。一飲而盡。咳嗽一聲。四圍環視

一周。再下窗帘。

(石翁)望君再許我一杯。

再酌再飲。目視酒杯。

(石翁)心青。我破了戒。抱歉抱歉。今日總須許我。

再飲。漸次興奮。

(石翁)你來辭行。怎麼還不去。

立起。至桌前取紙。書數字。入封袋中。

(石翁)喂陳三。方纔把他藏在什麼所在的。喂陳

三。

至寢室處。低聲呼喚。

(石翁)陳三。

陳三露出半身。老人突然捕之。以信與陳三。

(石翁)這很急的信。你送到民國劇場去。把夏先

生喚來。快些。

催急陳三。陳三飛奔而去。

(石翁)呀完了。若使他們二人相見。叫我那裏對

得起。方纔託我之人。喂陳三回來。

至門口。

(石翁)呀陳三已去遠。叫不住了。

仍返原處。此時宋某現戶外。半白之老紳士

也。

(宋)寶老先生在家麼。呀恰好恰好。正是有話商

量。

(石翁)宋先生。

(宋)我適從銀行裏回來。見你窗上有燈光。曉得

你一定在家。

熟視石翁之面。石翁作醉態。指椅子。身體搖

動而行。至喜兒處。喜兒隱入屏後。石翁再搖

至原處。以酒與嗜。水相交飲之。宋某取出

信件示石翁。

(宋)醉得怎麼處呢。

石翁復飲酒獨語。

(石翁)喜兒的母親要怨我咧。

宋某從中間取出一信。

(宋)寶老先生。

石翁以手招之。

(石翁)如何來乾一杯罷。

宋某語氣冷銳。

(宋)多謝。

(石翁)不行麼。快喝快喝。辦了一天的事。喝一點

兒。反有益於身體。一杯是不打緊的。

(宋)夠了。

(石翁)什麼夠了。你一杯也沒有喝。你不肯喝。我

來代你喝罷。

再酌再飲。

劇 本

(宋)寶老先生。我有正經話在此。請你聽着。令堂之兄。就是你的母舅。……

(石翁)母親之兄。自然是母舅。這是一定的。

(宋)令母舅石先生死了。

(石翁)那老獅子死了。可憐他惡運盡咧。我也不

替他擔憂。十幾年來。斷絕往來。想都沒有想起

過他。他竟上西方去了。

(宋)這石先生的遺囑上。有十五萬八千元的遺產。都傳與你。本來你做過他的養子。究竟又是最近的親。所以很應該的。

石翁急抬頭。

(石翁)母舅的遺產。傳與這窮漢寶石翁麼。多少。

(宋)十五萬八千元。

(石翁)十五萬八千元麼。那個吝嗇漢。他常說一

個錢都不給我。豈肯寫在遺囑上。

(宋)那是清清楚楚都在我這裏。這是遺囑。這是

財產的調查書。

使之觀看。

(石翁)萬歲萬歲。平空得了十五萬八千元。喂宋先生。不是做夢麼。什麼時候給我。

(宋)慢來慢來。這十五萬八千元。是城北銀行的存款。……

石翁再飲一杯。

(石翁)城北銀行萬歲。

(宋)再有一句話。要你聽着。這銀行一來爲近來股票界之變動。二來因協理左公經理田公二人作弊。將存款盡入私囊。於是大磐石一般的人。銀行忽然停付存款了。

(石翁)出款停付了麼。

宋某由衣袋中取出電報。

(宋)今天早晨得這電報。說協理經理二人逃去了。

石翁接電報視之。

(石翁)什麼話。這十五萬八千元的財產。仍舊不到我的手麼。

(宋)你運氣不佳。銀行倒了。怎麼處呢。

(石翁)銀行倒了。掣不着了。

忽然失神。坐長椅上。此時心青手執信而急入。

(心青)寶老先生。

(石翁)呀心青回來得好巧啊。

心青見之大驚。

(心青)老先生你又喝酒麼。

(石翁)不對。

指宋某。

(石翁)這是我的友人宋君。

二人寒暄。

(宋)先生醉了。不能講話。明天再來細談罷。

向心青。

(宋)失陪了。

出門而去。心青推石翁之肩。

(心青)寶老先生。你這信什麼意思。我一句都不

懂。

(石翁)十五萬八千元的銀行匯票。

心青搖其肩。

(心青)到底什麼話。喜兒有什麼變動麼。

石翁之知覺稍恢復。

(石翁)不錯。喜兒留一封信在此。

拍屏風處。心青至是處。見喜兒。

(心青)喜兒。

喜兒立定。

(喜兒)夏先生。

二人相抱而泣。

(石翁)被他母親看見了。我難爲情的。躲到房裏

劇 本

去罷。心青。這是禁酒的末日了。今天望你許我。

取酒瓶與杯。蹣跚入室。心青扶喜兒入長椅。

子。喜兒開其哭腫之目。

(喜兒)夏先生。

(心青)喜兒。

(喜兒)我方纔寫了一封信。想給你的。

(心青)信麼。

至寫字桌取信。

(心青)可以讀麼。

(喜兒)現在見了面。可以不用信了。還我罷。

(心青)好。

還信與喜兒。喜兒急塞入袋中。

(心青)喜兒。病全愈了麼。

(喜兒)誰病。

(心青)我很憶念。要想會你。不料被不知進退的

姑母。一天拖到晚。我偷着空跑回來的。你母親

又不放我見你的面。

(喜兒)我也見了。和你說話。母親不許我出來。

(心青)我原曉得我們是海誓山盟的恩愛。那有忽然心變之理。喜兒。我的說話。你永久信着麼。
(喜兒)我永久信你。我若不信你。我便無人可信了。

掩面。

(心青)我若能養你這樣小而可愛的花。雖犧牲我。一生也不可惜的。

(喜兒)你的一生。肯犧牲麼。

執心青之手。注視其顏面。

(喜兒)真肯如此麼。

(心青)喜兒。請你放心。我現在當你的面。下個血

誓。

(喜兒)不必。不必。你的心。我很明白。

放手而立。大哭狂呼。

(喜兒)母親。別帶我往他處去了。我不願去。母親。哭倒。心青大驚。

(心青)喜兒怎樣了。你說母親怎樣。

抱之使起。喜兒哭泣漸止。忽見柱上時鐘而驚。

(喜兒)母親在家中等着。我還不去。恐怕被他訓

斥咧。

(心青)喜兒時候還早。又不睡咧。再等一下。有話

和你講。

(喜兒)母親等了好久咧。蒙你種種親愛。實是對

不起。望你保重身體罷。

(心青)你回去麼。

(喜兒)萬一我們二人不能聚首。你切勿忘卻我。

(心青)我們又不離別。你何以這樣掛念。

(喜兒)話雖如此。或者你出門旅行。我到遠處去。

養病說不定的。這時候請你別把以前的愛情消滅。我是總把你的事掛念着的。

(心青)這是我懇求你的話。

(喜兒)我乃無教育的小家女子。向你有身分的說這些話。很不恭敬。無論我遇着什麼境地。總天天在上帝之前祈禱你的幸福。我身不死。決不忘你。

再取出前信。授與心青。

(喜兒)這信請你明天朝晨看罷。放在抽屜內。下

了鎖。

心青哭而授之。

(心青)好。我不看鎖。他起來。

至寫字桌處。以信鎖入抽屜內。

(心青)這樣好麼。

(喜兒)多謝你。請安睡罷。我去了。

將出門。忽然門外有足聲。喜兒將門略開。顧

劇 本

躊躇。

(喜兒)門外那一位。

(心青)寶老先生的友人麼。

立起。親自開門。心青之父夏靜庵站立門口。

心青大驚。

(心青)呀。父親。

喜兒亦驚。隱入屏風後面。心青引義父至椅

上。靜庵年五十餘。極肥胖。作旅行裝束。置帽

子及手套於椅上。

(心青)父親安好啊。什麼時候到的。

(靜庵)剛纔到咧。

(心青)孩兒以為父親在那邊。再住幾天咧。

(靜庵)本來打算再耽擱一二星期。後來得了你

姑母的電報。只得來了。

(心青)有電報麼。什麼大事。

(靜庵)就是你的事情。

(心青) 姑母打的電報說是我的事。不曉得究竟爲着什麼事。

(靜庵) 不獨是電報。後來又來了一封詳細細的信。不是你要娶妻麼。

心青有疑惑之狀。

(靜庵) 所以他要問我肯不肯。

(心青) 娶妻又不是今天明天立刻要娶的。併且我也並沒和姑母商量。我的事又尙未決定。

靜庵稍現威嚴。

(靜庵) 不必隱瞞。姑母信上一齊寫着咧。

心青搔頭。

(靜庵) 你自從幼時九死一生之熱病外。從沒費過我絲毫的心。我看你很是用功。以爲將來一定是個極體面的承繼人。前幾天我和你姑母與楓姑三人講起了。還非常欣喜……那知仍舊是叫你父親受累。

(心青) ……………

靜庵從皮包中取出電報與信。帶眼鏡觀之。

(靜庵) 此地近旁有個洗衣服的女孩子。

(心青) 是。

(靜庵) 怎樣的女子。

(心青) 美麗而正直的姑娘。

(靜庵) 無論怎樣美麗。怎樣正直。第一要講身分。

這種女子。可以和他結婚麼。你太不知好歹了。

(心青) 如此也難說。總之請父親會他一會。就曉得了。

(靜庵) 胡說。我和那種人會面麼。

(心青) ……………

(靜庵) 此地也不是講話之所。我們且去。銀行裏把我出面做了總理。我雖不必天天到銀行內。會議的時候。是總要到的。從明天起要忙了。你到我旅館裏去罷。

取物件而欲去。

(心青)父親。我已決定。請你立刻許我與喜兒結婚罷。你老人家若不允許我……

靜庵再放去手中之物。至火爐旁。取出烟捲。點火吸之。心青目視其父顏色。靜庵徐徐啓口。

(靜庵)心青。前車覆轍。這一句話。未曾經驗過的人。不能知道。我現在先把從未告訴過人的一段經驗說出來。我無妻無子。弄得成一個獨身漢。也是像你這樣年輕之時。做了不知好歹的事情的報應。這是什麼話呢。我從前也和你一樣。與一個小家女子。有過關係的。

(心青)……

(靜庵)這女子也是沒有財產。沒有身分。一個下等人。我們約定了婚。將成夫婦。咧。忽然我更變念頭。立刻停止了什麼意思呢。我把自己的位

置。境遇和將來之希望。一忽而恐懼。良心上受了打擊。曉得這種女子到底不能做我之妻。但是當時強行打斷自己。也很苦楚。那女子也很可憐。那時萬一自己的決斷力遲鈍一點。被女子的愛情吸引了。結了婚。我一定不能像今日的樣子。在社會上做個人物。但是從此以後。我也沒有第二回想結婚的勇氣。併且對不起這女子。所以弄到如今。年紀雖大。仍舊是個獨身漢。當我學生時代。有一個知己朋友。他死了。有個兒子。我領來做了養子。作爲紀念。這就是你。你把我失敗的事。照樣做去。我要對不起你。地下的父親。我見了你。將要踏入我從前幾乎溼死的深淵裏去。那肯不教你細想罷。

(心青)深累父親擔憂。

(靜庵)也不擔憂。只要你自己醒悟。我把數十年前自己醒悟的事來。要你醒悟。叫你和喜兒斷

絕關係。你將來的幸福基礎。就在此舉。快到我旅館裏去罷。一盃酒。一盃還可以講話咧。

再取物件而欲行。心青默思無語。

(靜庵)一起去罷。

(心青)父親。無論怎樣。我不能醒悟。

靜庵發銳利之聲。

(靜庵)不能醒悟麼。

(心青)是。

(靜庵)這女子和自己一生的幸福比較起來。那

一樣重大。

(心青)這是明白的。總要請你老人家許我與喜

兒結婚纔好。

此時竇石翁從寢室內發聲。

(石翁)心青心青。

(靜庵)什麼人在那裏。

(心青)這是同居的二位竇老先生。

至房門口

(心青)有人在此。請你安靜些。

開門。石翁執電報而出。

(石翁)你看這電報。方纔銀行裏的宋先生掣來的。我忘却了。

(心青)我義父在此。請你靜些。

(石翁)原來如此。靜庵先生請了。我是和令郎同居的。喚做竇石翁。

(靜庵)失敬失敬。小兒蒙先生照顧。感謝之至。

(石翁)不敢不敢。請看這電報罷。

授與靜庵。

(石翁)是貴銀行麼。

靜庵看電報。大驚。

(靜庵)這電報……

(石翁)好像是城北銀行停付存款。

此時有叩門聲。石翁至門口開門。心青侍立。

父傍看電報。靜庵執電報而不語。

(心青)父親怎樣忽然有這種事的。

靜庵深思不答。石翁開門。夏氏楓姑馨一三人入。夏氏母女卽至靜庵旁。馨一與心青握手。老人不關門而入原座。

(夏氏)哥哥。

(楓姑)母舅。看見報館裏的傳單麼。載着銀行裏的事。

(靜庵)什麼。有傳單麼。

(楓姑)不錯。

(夏氏)不曉得真的假的。

(靜庵)傳單帶來麼。

心青取馨一之傳單。授與乃父。

靜庵默誦一遍。

(靜庵)左田二人逃去了……………什麼時候弄出這大事來的。

此時王四嫂在

(四嫂)喜兒喜兒。

四嫂入。向石翁。

(四嫂)喜兒還在此討厭。我等了好久咧。

心青至屏風後。靜庵聞四嫂之聲而回顧。二人互驚。

(靜庵)你……………

(四嫂)你呀……………

二人默然互視。此時喜兒至母旁。四嫂不語。執喜兒之手。掩面出門。靜庵目送之。右手掩面。漸次失神。倒於椅上。心青急來扶之。

(心青)父親什麼事。父親父親。

(閉幕)

●寶山風俗談(三)

元寶之種類。可別爲兩種。一曰錠鏤。一曰大元寶。錠鏤以錫箔糊成。高約寸半。長三寸餘。闊寸半。用綿線綴合成串。或裝入箱中。卽各戶繳納者也。大元寶以篾竹荊藤紮成。高約八九尺。外先糊以桑皮紙數層。然後再裱貼金銀箔。每座價七八元至十數元不等。下駕轎轎。用四人推之。元寶陣中。豎一旗竿。斗之四周。寫風調雨順四字。竿上掛一紅旗。旗上書某廟貢餉。元寶之後。翼上立一紙紮小神。俗稱之看財童子。此單座元寶之構造也。城廂一區。廟宇中概如此。吳淞則又有寶塔元寶。用五座或七座。重疊紮成。高可二丈餘。遙望之。宛如寶塔。故名。每座約三四十元云。

焚贖之灰燼。掃而藏之塚中。登至城內城隍廟。加貼封皮。待至四月半。由城隍司。委任某廟某佛。督解錢灰。某廟得令。卽排儀仗至城隍廟。領取錢灰。傾之於東門外小沙青之玲瓏壩上。稱之曰解紙錢灰會。蓋玲瓏壩上。水勢最猛。俗謂將紙錢灰傾倒其上。可滅水勢。不至猛潮衝擊。飄沒全城也。

(左 丹)

報

餘

醒獨



著 名 之 版 再 新 最

寶 界 女

● 婦女之韻事
 ● 婦女之奇蹟
 ● 婦女之趣談
 ● 婦女之秘史
 ● 婦女之黑幕
 ● 節孝之婦女
 ● 義俠之婦女
 ● 多情之婦女
 ● 美貌之婦女
 ● 普通之婦女
 ● 怪異之婦女
 ● 邪正之婦女
 ● 哀樂之婦女
 ● 賢奸之婦女
 ● 剛柔之婦女
 ● 善惡之婦女
 ● 高年之壽母
 ● 半老之徐娘
 ● 青春之少婦
 ● 妙齡之女郎
 ● 此書無所不備
 ● 蔚為女界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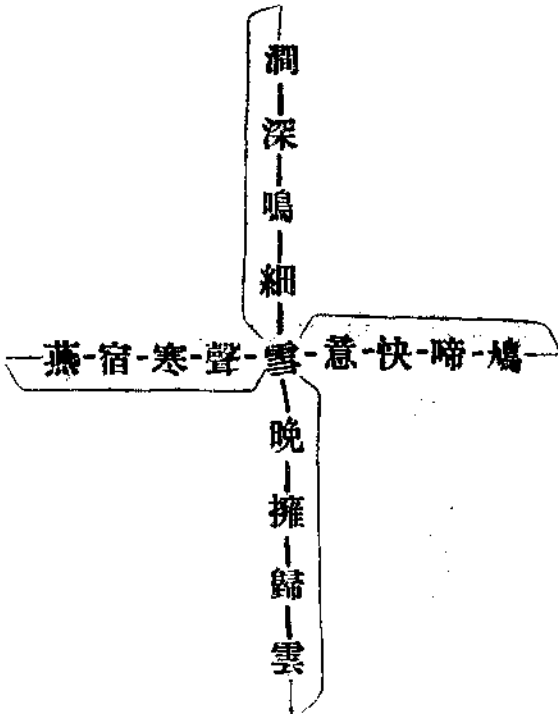
冊 大 六 共

比來坊間出版書籍較雜以蚯蚓蠹蝕玉魚目混珠使此高尚生涯價值江河日下其故由一知半解之文人與惟利是顧之書買狼狽為奸污我斯文言之殊堪痛憤本局新出版之女界寶獨能痛懲此病撰述則盡屬名家蒐輯則包羅萬象第一痛洗編纂之弊端由毘陵李定夷先生總纂先生合文學小說為一手久蜚聲於著作界分撰者如廬山逸史許指巖苦海餘生江山淵徐吁公倪軼池吳綺綠貢少芹黃花奴朱劍山許廬父零丁山人等皆當代知名之士內容凡分八集悉記近來婦女之軼事形形色色皆屬未經人道計足四十二萬言無一篇非專撰之稿情節婉麗趣味濃深不特為女界之寶亦男界無上之消遣品 與借廣告以吹法螺者實有天淵之別分訂厚冊定價大洋二元加贈錦匣一只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六言四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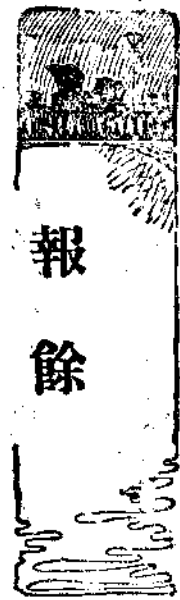
右圖從上一字跳歸雪上半字讀出左。從下一字跳歸雪下半字讀出右。從右一字跳歸雪上半字逆

報
餘



●秘
本 梔子同心圖續編

燃脂織錦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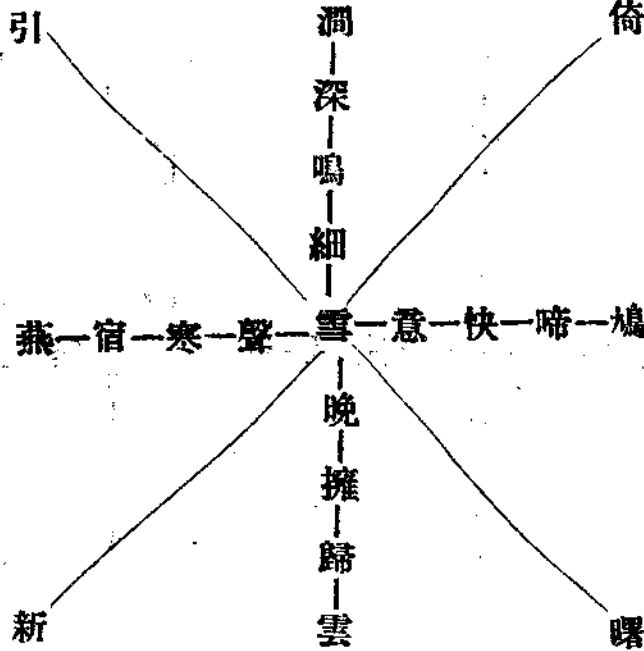
應葵園著

六 言 四 句 圖

報 餘
上讀。從左一字跳歸雪下半字順下讀。

六言四句一首

引
新
倚
曙
澗雨聲寒宿燕。雲山意快啼鳩。鳩雨細鳴深澗。燕山晚擁歸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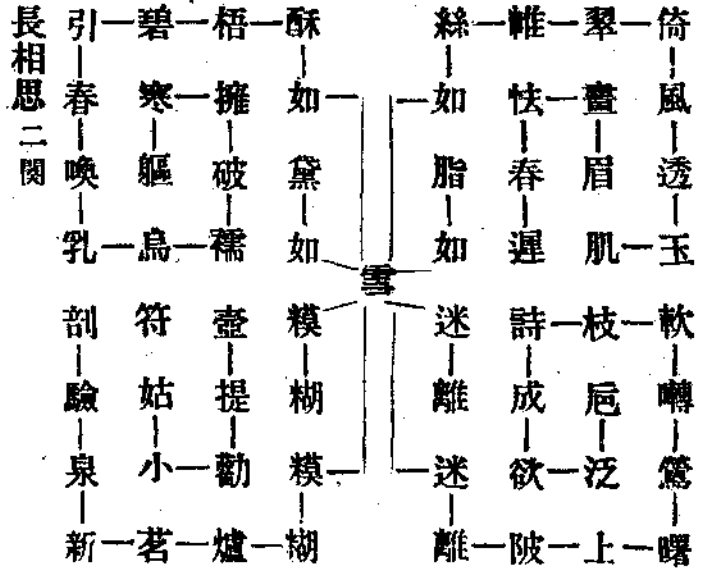


右圖從四鬮角歸中心。又從中心讀出上下左右。

六言四句一首

引雨細鳴深澗。倚山晚擁歸雲。新雨聲寒宿燕。曙山意快啼鳩。

長 相 思 圖



山如脂。雨如絲。惟翠倚風透玉肌。遲春怯畫眉。
 山如黛。雨如酥。梧碧引春喚乳烏。襦破擁寒軀。

雨迷離。山迷離。陂上曙鶯轉軟枝。詩成欲泛卮。
 雨糝糊。山糝糊。爐茗新泉驗剖符。壺提勸小姑。

方 言 新 解

越 諺 解 (袖 滄)

報 餘

三

(二 厂)

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

飢所以鍊人心。寒所以堅人骨。古來賢人君子皆從飢寒中製造出來。膏粱文繡中無佳子弟也。觀舜發叀畝一章可見。然則飢寒二字。詎僅足以安小兒耶。

早起三光。遲起三忙。

甚矣天下人之忙也。仕者忙升調。商者忙買遷。農者忙作息。忙忙碌碌。何日得了。然則惟有惜陰耳。早起固惜陰之至道也。

喫飯弗可忘記種田人。

此朱子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之意也。

一個銅錢逼殺英雄漢。

此言金錢勢力之大也。一錢可以逼殺人。并可逼殺英雄人。而可以不知撙節乎。

有借有還。再借弗難。

借債而不還。非難也。所難者再借耳。還之者所以清已往之借。而將來之借。即根於其從前之信用也。

有事總是無事好。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自有此庸人而無事之世界。變爲有事之世界矣。國家之亂。亂於有事也。人心之壞。壞於有事也。戰鬪之起。起於有事也。民生之窮。窮於有事也。故曰有事不如無事好。

遠親弗如近鄰。

親與鄰較。鄰疏而親親。遠親與近鄰較。遠親疏而近鄰親。雖然視遠如近。則遠者近矣。視近如遠。則近者遠矣。

關門養虎。虎大傷身。

此譬喻也。真正之虎。人可避之。未必傷人。最險者。門內之虎耳。

雌雞報曉。不祥之兆。

雄者飛。雌者伏。失其常。殆矣。

飽人肚裏。不知餓人飢。

飽人知飽。思及餓人。則餓人或者有飽時。否則飽者自飽。餓者自餓。而禍根種矣。

墳地好。不如心地好。

陰地葬身也。心地葬心也。託之鬼神。以求福。不如正心立身。之易得福也。

一字入公門。九牛二虎之力。拔弗出。

此本朱子居家戒爭訟之意。

種田勿離田頭。讀書勿離案頭。

業精於勤。荒於嬉。費有恆也。

濁富不如清貧。

貧富乃財產問題。清濁則關係人格。人格固重於財產也。

好男弗喫分家飯。好女弗穿嫁時衣。

分家飯何嘗不可吃。吃分家飯而不於分家飯外有所籌。久之而分家飯匱矣。嫁時衣何嘗不可穿。穿嫁時衣而不於嫁時衣外有所計。久之而嫁時衣罄矣。此勵人之自立也。

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已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

人偷能喻此理。亦免許多無謂之爭競。營營擾擾。果何為哉。

千年田八百主。

此卽十年田地三反覆之義。比喻貧富無常。而警人之刻勵也。

做日和尙撞日鐘。

撞鐘和尙之天職也。和尙而不撞鐘。則不成爲和尙。然世有和尙而不願撞鐘者。亦有撞鐘而並非和尙者。於是失其天職。而秩序以紊。

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皮。

秦始一中國。而猶欲伐匈奴。多吃也。苻堅帝秦地。而猶欲下江南。多吃也。卒之有閩左之變。八公之敗。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家弗和防鄰欺。鄰弗和防外欺。

惟口出好興戎。故和字从口。一家無違言。則家和矣。四鄰無違言。則鄰和矣。既和矣。又誰敢欺。

求人不如求己。

壽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

鐘聲吟什

●梯園詩鐘 (子威摘錄)

●淚 冰 (鴈足格)

血。漬。蜀。鴟。家。國。淚。	清。如。衛。虎。婦。翁。冰。	(樊山)
平。仲。豪。遊。堆。蠟。淚。	休。徵。純。孝。感。魚。冰。	(樊山)
南。望。崖。州。齊。下。淚。	北。來。滄。水。竟。堅。冰。	(孟符)
西。堂。花。落。泉。流。淚。	登。酒。詞。成。調。打。冰。	(子威)
珠。還。張。籍。雙。重。淚。	玉。映。昌。齡。一。片。冰。	(穎人)
宮。奠。勅。臨。多。急。淚。	閨。詞。怨。寄。牛。春。冰。	(蓮塘)

●肥 笛 (分詠格)

椒。躑。裏。紉。昇。阿。箏。	蓼。樓。借。玉。妒。寧。哥。	(樊山)
鶴。曲。南。飛。腰。有。玉。	燕。妝。北。倚。肉。多。環。	(實甫)

報 餘

報 餘

盛。度。方。慚。丁。謂。瘦。
廉。夫。樂。府。聲。吹。鐵。

顧。眉。頻。召。卯。官。吹。(揆東)
齊。邸。豐。肌。瘦。服。丸。(子威)

●王小二過年

(碎錦格)

蓬。過。十。三。吟。小。杜。
小。戊。同。年。雙。鼠。子。
王。衍。小。時。神。采。異。
五。馬。過。江。王。相。佐。

瓜。年。二。八。嫁。王。昌。(寶甫)
天。潢。多。過。二。驢。王。(樊山)
孔。融。過。二。盛。年。傷。(揆東)
二。蟲。搶。地。小。年。知。(閔仙)

●夷則

(轆轤格)

正。則。雲。車。膠。赤。豹。
正。則。被。讒。因。奪。薦。
曲。譜。則。誠。傳。歷。下。
莊。子。則。陽。無。象。注。

外。生。夷。鼓。誕。影。魚。(樊山)
淮。陰。夷。族。歎。藏。弓。(虞生)
臺。夷。明。遠。賦。燕。城。(揆東)
希。夷。睡。法。有。龍。傳。(石甫)

●空青石

(鴻爪格)

清。角。空。城。吟。白。石。
白。石。道。人。雙。槩。至。
丹。青。萬。古。空。凡。馬。

貞。魂。斜。日。弔。青。陵。(叔進)
青。州。從。事。六。壺。空。(樊山)
鱗。甲。秋。風。動。石。鯨。(吉符)

李。怯。空。房。悲。錦。瑟。

劉。興。離。石。痛。青。衣。(子威)

燈市謎場

吾不如老農

四子一

我。豈。若。處。吠。畝。之。中。

妻者齊也

四子一(卷簾)

子。男。同。一。位。

呈遞國書

四子一

使。之。一。本。

閒步

四子一

行。其。所。無。事。也。

庶人之妾

四子一

民。以。為。小。

放勳乃徂落

四子一

是。堯。而。已。矣。

終身忻然

四子一

所。樂。不。存。焉。

可以無飢矣

四子一

食。八。人。

報道花開也

四子二

或。曰。放。焉。

未婚妻

四子一

他。日。歸。

人王

四子一

始。條。理。也。

商會選職員

四子一

舉。於。市。

江漢曾為客

四子一

南。辱。於。楚。

報餘

舊游

四子一(卷簾)

歷年多。

鬼死爲靈

四子一

終亦必亡而已矣。

妻噓飢

四子一(遺珠)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

評

四子一

予欲無言。

一人有慶

四子一

不與民同樂也。

自以爲是

唐詩一

孰云吾道非。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唐詩一

幼爲長所育。

立秋桐葉落

唐詩一

一歲一枯榮。

斷絕交道

唐詩一

來往不逢人。

無鬼論

唐詩一

但聞人語響。

雲棧縈紆登劍閣

唐詩一

迢遞三巴路。

齋母

唐詩一

白雲無盡時。

故宮今罕見

唐詩一

御宇多年求不得。

鬼道

唐詩一

惟有幽人自來去。

妄以穢亂春宮入告

唐詩一

讒之天子言其私。

天有陰晴原不幸

唐詩一

雨淋日炙野火燎。

突兀撐青空

唐詩一

迴崖。疊嶂。凌蒼蒼。

游子暮何之

唐詩一

老夫。不知其所往。

輪臺下詔之前

唐詩一

武皇。開邊意未已。

施棺

禮記一

盛德。在木。

閉門家裏坐

禮記一

啓戶。始出。

環游地球

禮記一

周天。下。

白華

禮記一

水泉。必香。

憂時

諺一

關心。者亂。

上二字是妓女特別名詞
下二字是妓女普通名詞

諺一

好好。先生。

草綿綿

諺一

藕斷。絲連。

明月出林杪

諺一

大樹。底下好遮陰。

(以上買叔香著郭蔭葵述)

中元節亦名鬼節。世俗大都聚資建設孟蘭會。以超度野鬼孤魂。十年前粵中某名士。曾爲醮壇撰一聯云。嗟我大國衆民。貧弱如此。捐之不已。又復花捐酒捐。煙捐房捐。牛捐屠捐。大捐小捐。輕捐重捐。尙令捐官捐爵。捐捐剝剝。可謂任勞任怨。念爾孤魂無主。衣食闕然。鬼若有靈。何論男鬼女鬼。老鬼幼鬼。新鬼故鬼。肥鬼瘦鬼。高鬼矮鬼。勿用鬼頭鬼腦。鬼鬼崇崇。其速來格來饗乎。於專制時代。能作此言。終算是名士胆大。

洞庭女子蘭真玉。遭亂投漢陽江。流至壽昌。士人憫而瘞之。獲寸帛於衽衣。封裏密固。拆而視之。爲絕句十首。僅傳其四首云。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記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息猶憶挑燈讀。楚辭當年闕閣惜如珍。何事牽裾繞水濱。報與雙親休眷戀。入江原是女兒身。生平猶未遇簪笄。死後狂瀾嘆不齊。河伯有情憐薄命。東流爲繞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

(慶霖)



圖中寓意

兜安氏秘製保腎
丸為治腎病及膜
脫各各種雜病

之良藥治愈
既眾遐近信
服性平味甘
去病服之可
以却病延年
治主

- | | |
|------|------|
| 背脊疼痛 | 膀胱發炎 |
| 腰穴酸楚 | 夜多小便 |
| 骨節酸痛 | 沙淋石淋 |
| 酒風脚痛 | 水蟲腫脹 |
| 濕風癱瘓 | 小便渣滓 |
| 四肢虛腫 | 小孩遺尿 |
| 眼簾浮腫 | 婦人白帶 |
| 經年頭痛 | 月經不調 |
| 小便頻數 | 諸虛百損 |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打瓶洋一元四角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